郭建龙 著

三千佛塔烟云下

东南亚五国文化纪行

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
这里曾经被战火吞噬，这里曾经被贫穷肆虐，这里却有最虔诚的信仰。
消失的王国、永恒的公主，战争、爱情与风景。
这里属于远方的旅人，这里属于你。
跟随文化行者郭建龙，一边行走，一边阅读。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郭建龙 著

三千佛塔烟云下

东南亚五国文化纪行

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

这里曾经被战火吞噬，这里曾经被贫穷肆虐，这里却有最虔诚的信仰。

消失的王国、永恒的公主，战争、爱情与风景。

这里属于远方的旅人，这里属于你。

跟随文化行者郭建龙，一边行走，一边阅读。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录

引子 当印度遭遇中国

第一部 越南，解不开的中国缘

第一章 中国王子的悲剧姻缘

第二章 分裂和统一

第三章 寻找陈兴道——爱情，战争和民族标志

第二部 占婆，消失的王国和永恒的公主

第四章 越南的印度文明

第五章 南北争霸的越南

第六章 公主的爱情与江山更替

第三部 吴哥，远去的婆罗门

第七章 追寻穆奥的脚步发现吴哥

第八章 吴哥之前的高棉国度——扶南和真腊

第九章 跟随元朝人游高棉

第四部 蒲甘，缅人的心灵故乡

第十章 骠人的世界

第十一章 缅人来了，蒲甘永存

第十二章 马可·波罗笔下的蒙缅战争

第五部 暹罗和澜沧，泰人的族系

第十三章 故土中原？

第十四章 泰人王国的兴衰

第十五章 阿瑜陀耶之魂

第六部 你方唱罢我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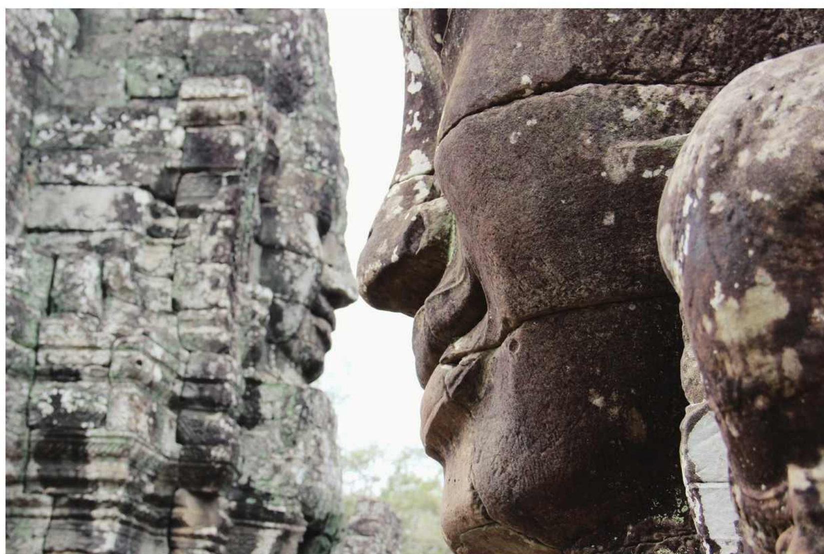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 两个最伟大的国王相遇了

第十七章 大明天子陨落地缅甸的曼德勒。

第十八章 假冒皇帝进北京——蓝山和西山的更迭

第七部 中印远去，英法来临

第十九章 贡榜王朝的最后辉煌
第二十章 壮烈将军和缅甸陷落
第二十一章 访问法国的越南太子和开创帝国的传教士
第二十二章 印度支那
第八部 当传统遇到现代
第二十三章 泰国模范生
第二十四章 印度支那的爱情和战争
第二十五章 当正义让位给权谋
尾声 今天的中南半岛
附录一 中南半岛五国旅行地列表
Vietnam 越南
Cambodia 柬埔寨
Thailand 泰国
Myanmar 缅甸
Laos 老挝
附录二 东南亚历史朝代及大事简表
越南
占婆
柬埔寨
缅甸
泰国境内的泰人王朝
老挝境内的泰人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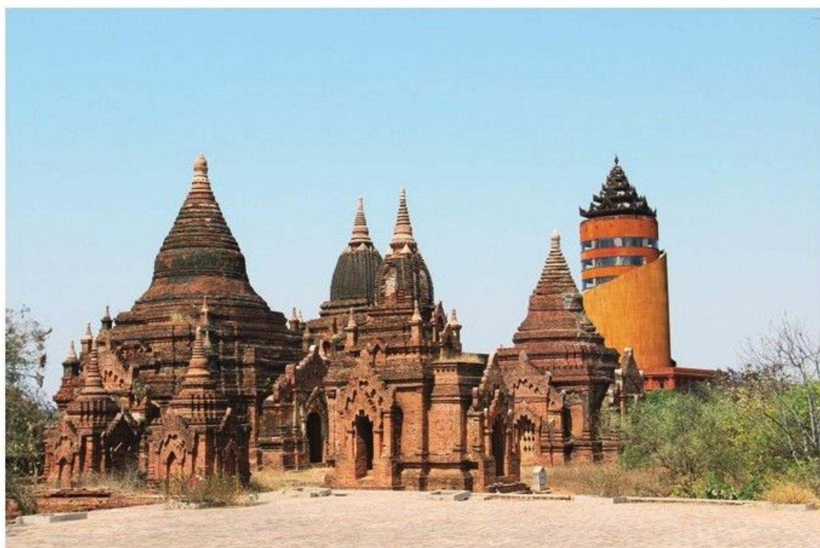
柬埔寨巴戎寺的巨大石脸。高棉帝国曾经是东南亚的中心，它的遗址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



越南美山的占婆遗址。占婆是越南中南部一个古老的国家，曾经与柬埔寨的高棉人争霸，最终却被北方的越南人吸收。



老挝琅勃拉邦的皇家佛寺。老挝这个懒洋洋的山国至今仍享受着出世的悠闲与愉悦。



缅甸蒲甘的佛寺遗址。蒲甘是缅甸人心中的骄傲，这里的佛塔是东南亚唯一可以与吴哥媲美的建筑。



泰国阿瑜陀耶遗址的佛像。阿瑜陀耶是泰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在被缅甸人攻陷和焚毁后，阿瑜陀耶城的残垣断壁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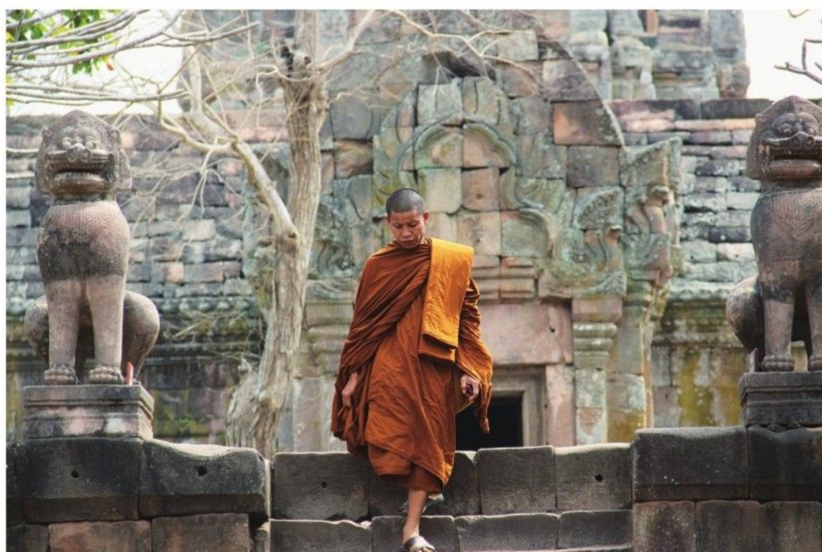
越南芽庄塔附近的海滩。由于有一条河流汇入大海，海面呈现沙黄色，小船仿佛停在沙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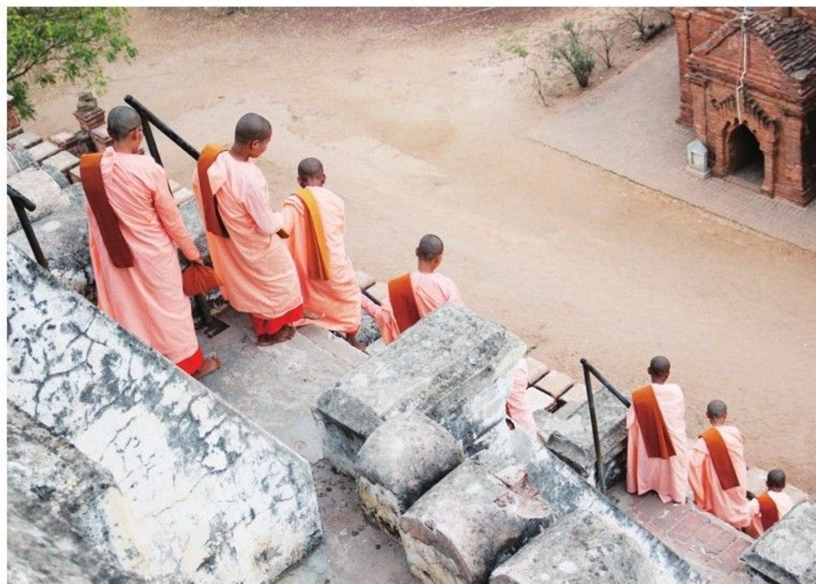
日出时的蒲甘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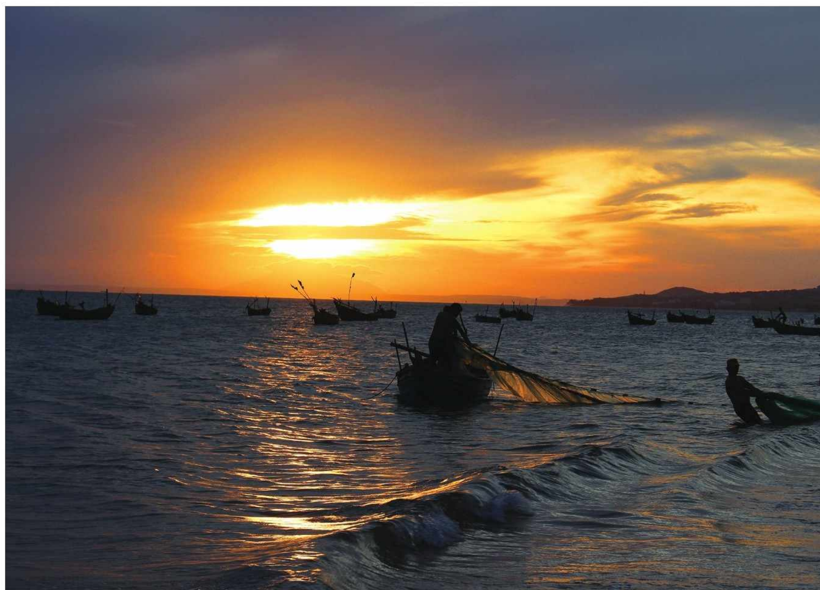
沐浴在阳光中的吴哥窟东墙。



游览朗山寺庙的泰国僧人。



从蒲甘瑞山都塔上走下去的尼姑们。和尚的猩红色和尼姑的粉红色袈裟是缅甸佛教的主流色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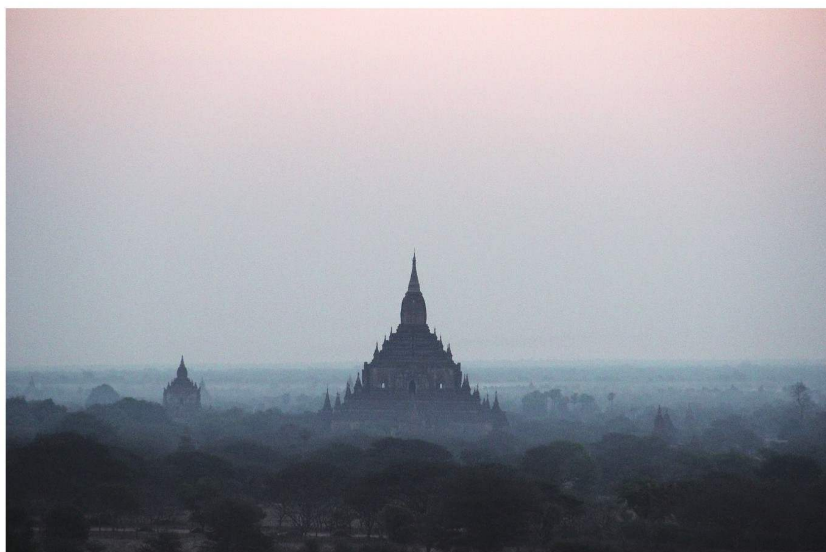
越南美奈的落日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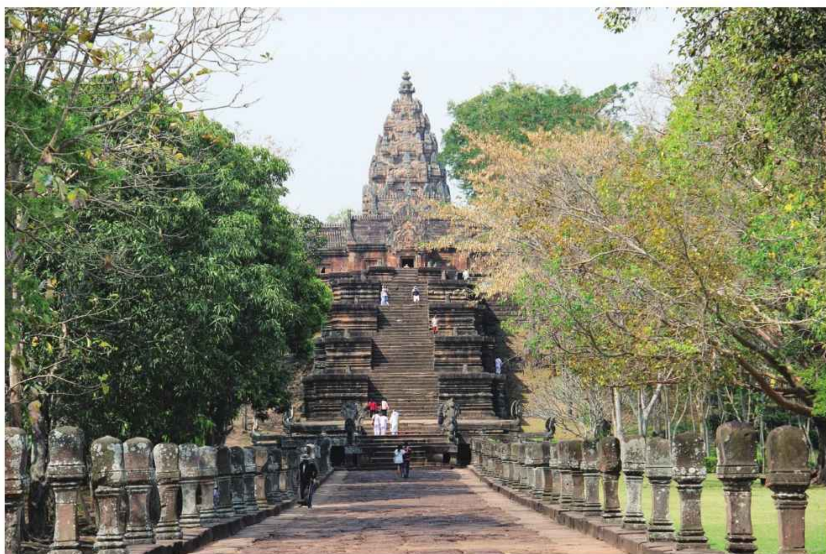
美丽的越南下龙湾。



披迈寺庙群。泰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吴哥遗迹。



蒲甘，黎明中的苏拉玛尼。两个侧门如同眼睛一般闪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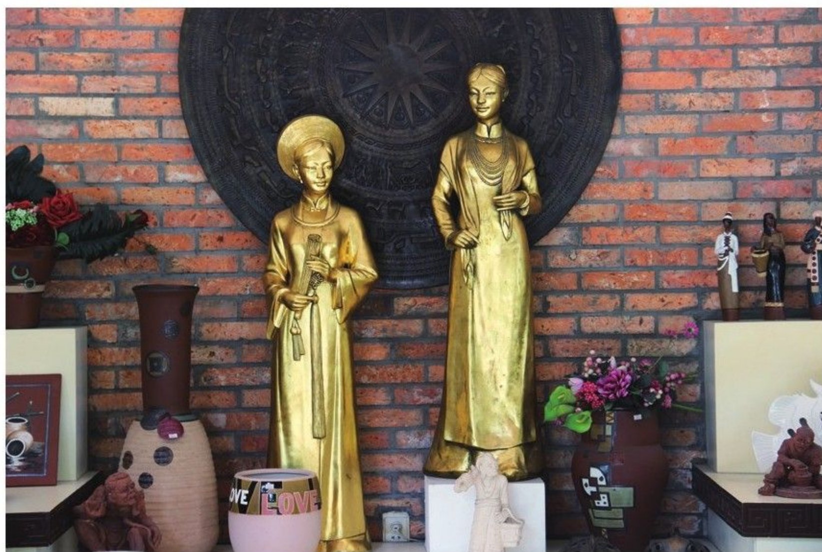
泰国朗山寺庙远景。高大的朗山寺庙高居在小山的顶部，睥睨着四周的平原，不远处就已经是柬埔寨的领土。



蒲甘，从瑞姑塔远眺阿难陀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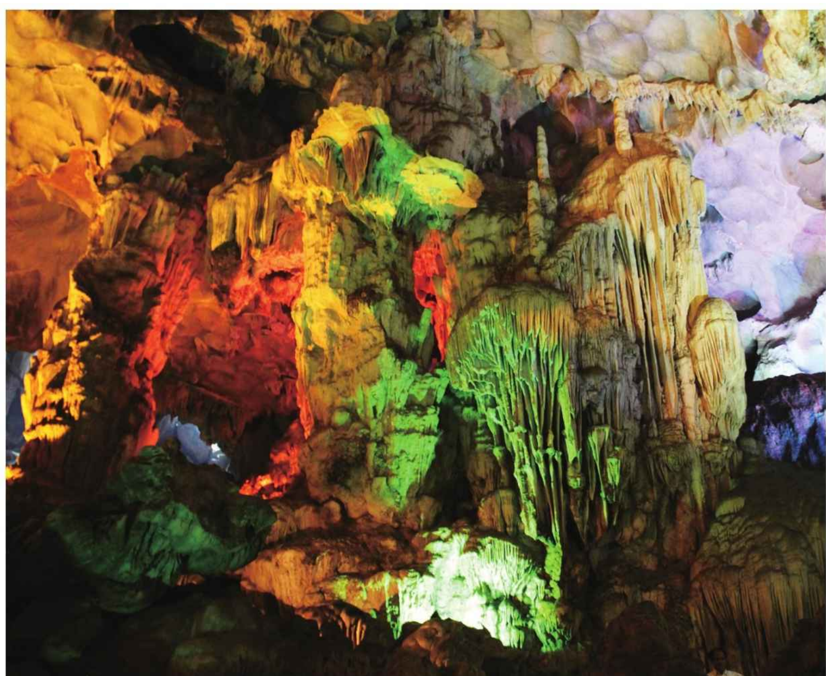
清迈的三国王雕塑。



美丽的越南少女。巴斯德街头店铺里的民族雕塑。



黎太祖像。对抗明朝的后黎朝太祖黎利，还剑湖的名字得自于黎太祖。



下龙湾石灰岩溶洞的梦幻景象。



在皇宫广场上玩耍的小男孩。远方，西哈努克仍在注视着这个他已经离开、却无限热爱的国度。

引子　当印度遭遇中国

对于怀旧的人来说，到了春节，国内的“年味”反而不如国外保留得更地道。

2013年2月13日，也就是中国春节的大年初四，泰国的一座小城佛统（Nakhon Pathom）举行了一场春节集会，热闹的场面和喜气的景况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人共度佳节图景。然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里我见证了“印度”遭遇“中国”。

佛统曾经是传说中的城市，泰国人普遍认为这里是整个泰国历史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佛教传入泰国的第一站。这里的佛统大塔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塔，吸引了众多的游人，从火车站一出来，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金光闪闪的大家伙，它有100多米高，在周围低矮的建筑群中如同一座巨大的金山坐落在路的另一头。

在中国春节时，围绕着佛塔举行的一系列集会成了当地人逛街的好去处。寺庙的院墙内，小贩们摆出了糯米竹筒、烧烤，各式各样的水果、果汁、冰雪冷饮等食品，还有各种日用品;孩子们游戏于集市间，成人们则在拜佛的空隙里购买各种物品。

拜佛的人摩肩接踵，有的人祈求象征好运的铃铛，再请僧人利用滑车将其升到佛塔的顶端；有的人将硬币挨个儿投入面前的几百个碗中；还有的人在募捐箱前布施。僧人们在给游客算命祈福，印度教的教士用舌头把咒符舔一舔，然后贴在信徒的额头上。

但吸引我注意力的，却是在寺院门口举行的分别带有中国和印度色彩的晒神活动。

活动就在街道上举行。在佛寺院门口的右侧街道停着十几辆汽车，每一辆汽车的后斗都拉着一个印度的神祇，在这里我看到了吹笛子的克里希那、象神甘尼许、蓝颜色的罗摩和大神湿婆，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神祇。这些神像旁边坐着的是泰国面孔的男女祭司，喇叭里放着喧嚣的印度音乐，这些使人一眼就看到了印度教和印度文明对泰国的影响。

在历史上，也许没有其他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超过印度文明，它给这里带来了印度教、佛教的信仰，也带来了宗教化的社会结构，当然还有贸易和文化，以至于我们行走在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时，都能感到东南亚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印度文明的延伸部分。

然而，就在车队的前方，正对着寺院大门的地方，却是九顶大红色的中国轿子，轿子上抬着的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观音娘娘、太上老君、孔夫子和关二爷。一群泰国人在轿子的旁边吹吹打打，舞狮子的人们穿着戏服等待着上场，几个年轻人组织着游客从轿子下面的空隙里钻过，献上他们的供奉，并获取神祇的祝福。

在不远处，一群衣着红色的姑娘举着手中的佛牌，佛牌上分别写着“瑶池金母”、“太后圣母”、“哪吒太子”、“玄天上帝”、“财神老爷”、“大圣佛祖”、“圣母娘娘”。看见手拿相机的我时，她们扭头偷偷地笑着，仿佛更多是出于好玩，而不是虔诚。

中国的宗教善于制造热闹，于是大批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一个穿着红色娘娘服的姑娘尤为活跃，后来我才看出来，她就是这次活动的主角，或者说主持人。她戴着凤冠，一会儿拍着手，一会儿吆喝着，把周围人的情绪越炒越高，人们如同痴迷般跟着她唱着、笑着。警察们维持着交通秩序，既要保证活动的进行，又要保证来往的汽车通行，要知道活动的场地就在当地最重要的街道上。售卖的小贩、拜佛的人群堵满了整条街道，戴凤冠的姑娘用枝条沾上水，向人

群播撒着，人们纷纷涌上去希望能够沾点儿福气。

与中国神祇的风光不同，旁边的印度神祇逐渐断了香火。游客们喜欢热闹，印度教车队除了拜佛之外，没有安排众多的表演，更没有安排群众参与活动，几个祭司无聊地坐在汽车上等待着。一个守护神祇的中年妇女站在募捐箱前，见我来来回回路过，总是大笑着向我招手，看她轻松的神色，仿佛根本不在乎我是否捐钱，也不在乎有没有人捐。而在中国轿子旁，人群满满当当，随从们汗流浃背。

戴凤冠的姑娘一声令下，从中国轿子旁冲出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很快分成了两拨，一拨带着仿佛永远放不完的鞭炮，另一拨则抬起了轿子。戴凤冠的姑娘如同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条不紊又故意制造点混乱地指挥着她的人马。舞狮子舞龙的人已经出动了，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红色的狮子翻腾着经过印度车队，青年们抬起神祇坐的轿子拼命颠簸着，他们要把轿子上插的花朵全部颠簸到地上，却又不能把神灵摔下来。有的轿子上花插得松，一颠就掉了，有的插得很紧，到最后还有一枝花顽强地保留在了关二爷的轿子上。

他们又跳又笑，折腾了一个小时，等鞭炮放完的时候，戴凤冠的姑娘也许感觉到小伙子们累了，一声令下，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

歇了会儿后，小伙子们扛起轿子，离开了大塔寺院的大门，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向远方走去，众多的善男信女缓缓地跟着前行。指挥交通的警察们松了一口气，我这才明白过来，活动已经结束了。

中国神祇们离场之后，印度教的神祇也开始离场，他们懒洋洋地坐着汽车，带着不多的信徒离开。在我游印度时，总是被奔放的印度乐曲吸引得想要随风摇晃，但此刻的印度音乐却显得有些无精打采。在他们离去之前，我走到那位不断跟我打招呼的中年妇女身边，向她守护的募捐箱里投了20个泰铢，她笑得更甜了。

当他们都离开后，我望着突然空荡荡的大街，才知道我见证了一

次“当印度邂逅中国”的场景。对于中南半岛而言，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因为这样的邂逅已经有几千年了；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初见者，却第一次意识到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这一块巨大区域在历史上的地位：它继承了印度的宗教、贸易和中国的文化、政治，在这里，两个超级文明相遇了。

当西方人创造“印度支那（Indochina）”这个词的时候，也许恰好发现了这个特点，这个词由一半印度（Indo-）和一半中国（-china）组成，暗示了这个半岛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延伸。

可是，东南亚又在继承中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品质，以至于当我这个中国人来到这里的时候，感到的不仅有熟悉，还有陌生、好奇和探究，仿佛在看一个堂兄弟，虽然是亲戚，却早已不是一家人。

Indochina，这个词除了暗示文明来源之外，还暗示了两大文明的影响次序。2000多年前，当中华文明还局限在中原，南方仍然属于未知区域的时候，从南亚次大陆来的商人们已经将印度教和印度文明介绍给了半岛的人们。于是，Indo来了，China缺席。

印度人带来了印度教，更带来了贸易和文明，除了越南北部之外，大部分的中南半岛都进入了印度文化区域，占婆人、高棉人、孟族人相继建立了伟大的国家。

秦汉的统一使得中华文明终于扩张到了半岛地区，秦朝在两广、越北一带建立了三郡，汉代在靠近如今中缅边境地区设立了永昌郡。

中国对半岛的影响不是宗教式的，而是把中央帝国的模式输出到这里，从此以后，半岛的王国被纳入了中华政治圈：在中央王朝的眼中，它们如同围绕太阳旋转的星星，不仅要向中国称臣，还要纳贡。甚至有的国家开始学习中国模式建立属于自己的小星系，比如，缅人建立的三个王朝都更像是一个小型的中央帝国，统治着周围的众多部落。

转眼之间，占婆王国消失了，孟族衰亡了，就连强大的高棉人经过了极度的繁盛之后，也衰落了。在旧民族离开的同时，一批新的民族来了，越北的越族（京族）人成为主导，最终将占婆王国吞并、吸收；缅甸的骠人来了又走了，把舞台留给了最后来到的缅族人；出自于中国境内的泰人则占据了半岛中部广大的土地，从这里诞生了现代的泰国和老挝。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印度教也逐渐让位给了佛教，从印度来的宗教文明仍然在半岛居于统治地位。但是政治和民俗上，半岛却进一步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特征，使得中国对半岛的影响逐渐超过了印度。

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影响更大，也和中印两国本身的历史有关。当半岛采纳了出自印度的小乘佛教作为国教时，伊斯兰的铁骑却横扫了印度本部，使得半岛和印度之间文化的传承关系中断了。而中国虽然经历了众多的王朝循环，但在每一个王朝鼎盛的时期，都可以对半岛施加强烈的政治影响。

19世纪（清末）中国的移民潮再次改变了半岛，大量中国人的涌入将半岛的许多地区汉化了。现在在许多地区仍可以看到写满了汉字的唐人街，那儿的传统甚至保留得比中国本土还地道。

于是，我在佛统见到的一幕仿佛又有了象征意义：作为精神领袖的印度虽然对本土宗教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但它的吸引力却已经下降；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更加强调实用的中国式世俗信仰正渗透半岛的方方面面。

1949年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与中国的联系中断，使得半岛再一次开始了去中国化的历程。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主义的兴起，半岛本土的特色得到了加强。

然而，当我们刻意把半岛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它与印度、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不管看历史，还是看现在，半岛上

几个国家的差别之大，也许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

在历史上，除了泰国和老挝之外，其余几个国家的主导民族来源都是不同的。

越南人在半岛上是最接近于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的人种，但越南却在宋代时就从中国独立出去了，因此越南文化虽然与中华文化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有许多独立的特点。与中原一样，他们信仰儒、道和大乘佛教，却又有自己独特的高台教。他们崇拜孔夫子、关圣人，却又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圣人陈兴道。

越南南部曾经是占婆人的天下，占婆这个已经消失的历史大国，信奉的是印度教，甚至它的人种也和北部的越族人毫不相同，他们来自于海上，使用南岛语系，与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和菲律宾地区土著，甚至新西兰人、南太平洋海岛民族的亲缘性更大一些。

柬埔寨的代表高棉人与越南的越族和占婆人又完全不同，他们拥有辉煌的历史，这个勤劳的民族用最原始的工具建立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宫殿：吴哥窟。不仅仅是吴哥窟，在暹粒（Siem Reap）周边数百公里内，甚至一直扩展到泰国和老挝境内，有多少吴哥时期的遗迹啊！可惜，如此辉煌的文明最终埋没雨林之中无人知晓，以至于西方人来到时，以为只有罗马人才能建立如此伟大的奇迹，并设想了罗马人跑到东南亚的神话。

记录高棉人成就的，反而是一个中国人。他在元朝时期记录下的吴哥与今日之吴哥完全吻合，更反映了东南亚和中原的特殊关系。

柬埔寨北面的老挝和西面的泰国又有着不同的历史。他们是后来才到达这片奇异的领土的，却拥有最强的活力，建设了这个地区最为稳定的政权。泰国，作为东南亚的稳定剂和平衡剂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了泰国的东南亚，那只会意味着更多的战斗和纷争。这两个泰人建立的国家信奉小乘佛教，却又拥有着截然不

同的制度，一个是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另一个则选取了社会主义，它们虽然在一千年前属于同一文化同一民族，到现在却已经千差万别了。

在中南半岛最复杂的国家是缅甸，这个拥有着昂山素季[1]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举世瞩目的变革。统治了几十年的军政府试图走向民主之路，但前景如何？是一片光明还是充满荆棘？实际上，将军们为了寻求治国之路已经摸索了几十年，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理想，没有向世俗低头。这种理想使他们设计出了最独特的政治制度：军事独裁与佛教传统相结合。这也让世人见识了佛教这个世界上最温和的宗教，是如何与独裁共存的。

人们常常提到，越南是一个小中国，但实际上，从政治上来讲，缅甸更像一个小中国。它的中原地区是以缅族人为主的几个省份，位于伊洛瓦底江平原之上，而在平原之外的山地地区，则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就像中国的汉人居住在中原，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在周边一样。缅甸的少数民族都拥有着辉煌的过去，不管是孟人还是掸人，都拥有着光荣的反抗传统。缅甸的制度就是一个中央帝国制度的翻版，充满了矛盾，又被铆接在一起。政治改革掺和着经济改革，独裁与稳定，民主与民粹，使得它的现实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抛开政治，即便从语言上讲，中南半岛各国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惊人。

越南语、占婆语、高棉语、泰语、缅语来源几乎都不相同，只有老挝人所持的语言属于泰语的一个分支，以至于在中南半岛旅行时，语言问题始终无法避免。

在第一天进入越南的火车上，我向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学习了越南语的数字说法，“嗼、嗨、叭、嘣、喃、哨、呗、哒、噤”（1、2、

3、4、5、6、7、8、9）。根据我的经验，你可以不会一个国家的语言，但是你必须学会一个国家的数字。

到了芽庄（Nha　Trang）的时候，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一天，我和一位路上认识的朋友在菜市场购买水果。我们指着香蕉用英语问道：“多少钱？”

买香蕉的妇女看出我们是外国人，但出于习惯还是用越南语轻声地说了一句“嘆唉喃”，接着开始拿手中的钞票，她拿出了两万五千越盾，指了指香蕉，意思是两万五千盾一公斤。

“可是你刚才说，嘆唉喃，对吗？”我用英语问道。我掏出笔写了个一万五，又指了指香蕉。

妇女没有想到我能听懂数字，她显得有些尴尬，害羞地笑着点了点头。于是我们花了一万五就买到了香蕉。

当然，这并不是说越南人喜欢欺诈，实际上，中国的小贩们看见了外国人（或者陌生人）也喜欢抬一点价钱，其他地方也一样。

事后，我们再到这位妇女那儿买水果，她总是讨好般地多给我们一点儿，内心似乎还充满了内疚。

然而，当我从越南到达柬埔寨的时候，却发现这招用不上了。柬埔寨作为旅游国家，有许多人都会英语，而在不会英语的偏僻地区，当地人淳朴得不会虚报价格，以至于我学的数字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到了泰国，更加用不着学习数字了。这里的英语普及率也很高，我甚至还能遇到许多说汉语的人。泰国人的好客与热情也让人印象深刻。中国有一些背包客在这里甚至可以不花一分车费游遍泰国，原因在于泰国人虽然收入不见得比中国人高，但由于土地私有，许多人在乡间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他们并不渴望大城市生活，而是会买一

辆小汽车，自由自在，再有多余的钱就习惯于做一些布施。这些人开着车在路上时，碰到背包客总是乐于免费搭载，丝毫不去算得失。

只有到了缅甸，才感觉又回到了越南，有学数字的必要。在这里不仅要学习怎么说数字，还要学习怎么认识数字。缅甸用来表示数字的符号并非阿拉伯数字，而是特殊的符号。比如，数字“3”在缅文中像一个朝左的小螃蟹爪子，“4”则像一个向右的螃蟹爪，于是，我每次向非缅甸的朋友介绍缅甸的43路公交车时，总是告诉他，车的前面画了一对螃蟹爪，你只要看见了，准错不了！

另外，几个国家的交通规则也是不一样的。在越南和柬埔寨，车辆都是左驾右行的大陆规则，到了泰国则变成了右驾左行的英美规则。在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界桥上，行人先是右行，走到中间后就必须换到左边去。更为神奇的是缅甸，它综合了两种规则的不便利，驾驶员在右侧，行驶也是在右侧，据说这是缅甸当局为了抹去殖民地的痕迹，一夜之间下令改变的规则。至于到了老挝，就等于没有规则了，各种车辆行驶规则和道路规则都会碰到。

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3月的四个多月时间，我从国内出发，游览了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和老挝的70个地方。

当北京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寒的冬季时，我却在东南亚的热带气候中挣扎，除了在泰国北部和老挝找到一丝凉爽的气息，其余的地方始终充满炎热、蚊子和蚂蚁。

没错，那儿的昆虫是人类的大敌。在越南的胡志明市，一群蚂蚁乘着夜色潜入了我的房间，把我当成一条肉虫，趁我睡觉时往我的身体里注射了许多蚁酸，半个月后我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最后，我只能把伤口重新打开，把里面的蚁酸全部清洗掉。不仅是在越南，在柬埔寨、缅甸我也遭到了蚂蚁的叮咬，一只很小的蚂蚁就能让人体会到钻心的疼痛。

那儿的蚊子也和国内不一样，它们不带嗡嗡声，总是无声无息地落在人的皮肤上，又悄悄地离开。在缅甸，由于我在火车站睡了一夜，脚被一种蚊子叮咬过后开始肿大，并且长期不消肿，接着我开始发烧，浑身的关节疼痛难忍，被咬的部位开始溃烂化脓。那些天，我的包里随时装一大瓶Grand Royal（缅甸皇家威士忌），随时拿出来喝一口，再往脚上的伤口上喷一口消毒。在仰光的旅馆里，一个意大利妞惊讶地发现我提着酒瓶子从洗澡间里歪歪倒倒地出来，以为碰到了大号的酒鬼，我只好指了指脚上的伤口，让她明白那酒主要是给脚预备的。

在我的行程中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汽车和火车。除了柬埔寨和老挝没有火车之外，其余三个国家的火车各个不同。越南的火车路轨比中国窄，硬座是木头的，由于票价不便宜，根据我的观察，始终没有坐满过。泰国的火车四通八达，票价差别大，最便宜的一档只相当于汽车价格的三分之一，有时候花几块人民币就可以坐半天的火车。有时候甚至还会碰到免费火车，售票员会打出一叠免费的票放在窗口，票面上除了标明上下车地点，还会刻意标出一个“0”，表示免费，任何人都可以去领一张。到了火车上，检票员还会装模作样地在标价为“0”的车票上打一个孔。

当我花钱超过了预算、想省钱的时候，就坐上火车去旅行，下车之后睡在车站上，几天下来，旅行成本就降入了预算以内。

然而，在泰国的方法用到缅甸就行不通了，一是缅甸车站上的蚊子太毒，最好不要去诱惑它们；二是因为缅甸的火车像兔子一样会跳跃。当人们躺在火车上休息的时候，火车会突然跳起来把人们扔到地上；有时候火车又像难以驯服的烈马，上蹿下跳一刻也不停歇，到这时人们必须跟随着它的节奏调整自己的身体，掌握不准技巧的外国人甚至会把茶杯扣到脸上。

但不管经过多少折腾，当我完整无缺地回到中国的时候，才发

现，相比于北京的寒冷，我还是更喜欢热带的温暖。在泰国，人们可以光着脚四处逛庙；在越南的海边可以把自己泡在海水里，直到身体泡胀；在缅甸，男人们也会穿上花枝招展的裙子卖弄风骚。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回那遥远的北方，而是停留在广州，至于我的思绪，却已回到了那片一半印度、一半中国的土地。那么让我们开始这历史和现实的回忆吧。

第一部　越南，解不开的中国缘

越南离中国有多远？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需到古老的还剑湖和玉山祠去看一下，就有了答案。

在越南的首都河内，有一个著名景点叫还剑湖，它紧靠在旧城的南部，如同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红河平原之上，湖岸绿树成荫、柳暗花明。

如今的还剑湖已经成了旅行者的大本营，也是本地人晨练、活动的地方，但在历史上，这片湖水的地位却很像北京的什刹海、南京的玄武湖、杭州的西湖，是越南王室的休闲地。唯一不足的是，还剑湖的面积并不大，围湖走一圈只需要半个小时。

它之所以叫还剑湖，是因为越南后黎朝的开国皇帝黎太祖在反明起义中曾经得到过一把名剑，正是依靠这把名剑，他赶走了明朝的驻军，建立了后黎朝。建国后的黎太祖有一次在湖上玩耍，突然从水中出来一只大乌龟，将他的剑带入了水底。按照传说，这把剑是上天赐给黎太祖的礼物，又由大龟拿走归还给了上天。从此这个湖就成了还剑湖，这个小小的湖泊本身也成了河内乃至越南的象征。

在湖的北侧，湖水环绕着一个小小的岛屿——玉山岛，岛上有一座祠堂叫作玉山祠。从位置上说，玉山祠建立在王国的心脏地带，是国家权力传承的象征。那么，到底谁才有资格被供奉在这个祠堂里呢？

跨入祠堂的前殿，映入眼帘的是大名鼎鼎的关帝、吕祖和文昌帝

君，三位圣人的出现印证了越南和中国的文化传承关系。在法国人入侵之前，越南文化很像是中国文化的复制品，他们信奉的是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佛教信徒也大都信奉从中原传来的禅宗（北传大乘佛教的一支），而不是泰国、缅甸那样的小乘佛教（南传佛教）。

他们的文人墨客用汉字书写，学习的是汉文经典。在越南旅行，至今仍然可以看到文物古迹上无处不在的汉字。他们的朝廷形制也与中原相差无几。可以说，越南和中国的相似度比朝鲜更大。

但如果仅仅把越南当作中国文化的复制品，那又错了。如果接下去参观玉山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从供奉三位圣人的前殿再向后走，进入最后一间大殿，里面又供奉着谁呢？

后殿里供奉的人头戴金冠，面色红润，目光炯炯，在他的头顶上悬挂着巨大的匾额，上面写着“千古伟人”四个金字。在他面前的牌位上写着他的名号——兴道王陈国峻，而历史上人们则习惯于称他为“陈兴道”。

从殿堂的布局来看，陈兴道才是整个祠堂乃至整个玉山岛的主人，前面三位圣人只不过是给他作陪衬。

越南人在继承了中原文化之后，又找到了属于自己民族的人物，他并非是一位帝王，也不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又做过什么？为什么能够把开国的帝王都比下去，成为一面旗帜，将越南文化从中原文化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门派呢？

乍一看，陈兴道并不是一个有特色的人物。越南向世界介绍陈兴道的时候，只是谦逊地称他为一个杰出的学者，贯通儒道，精通兵法，并写得一手好文章、诗词（用汉字书写）。他看上去更像是汉代

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但这并不足以让他成为标志。那他又是凭什么脱颖而出、成为越南的民族标志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越南2000多年来的历史，或许从历史的线索中，能够发现陈兴道的奥秘。

那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河内的北部，一个叫作古螺的小村子……

第一章　中国王子的悲剧姻缘

在越南河内的北部，有一个中国人一般不会去的景点叫古螺（Co Loa），这个如今的小村落被一堆残垣断壁包围，中间有几座建了又重建的寺庙，整体风格看上去破破烂烂，以至于崇尚辉煌和宏大的中国游客完全不上眼。

然而，这个景点却展现了中越复杂的历史关系，将我们带到了越南的上古时期。古螺是越南被中国古代政权统治之前，独立的古越南最后的首都，也是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后建立的第一个首都。从这个角度说，古螺摘取了越南多个第一：第一个堡垒化的城市，第一个有迹可循的首都，第一个独立自主的象征。

关于越南人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属于中国古代的百越民族。在现在叫作越南的疆域内，曾经出现过一种被称为和平文化的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出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公元前1000年前后，越南人开始制造一种叫作东山铜鼓的器具，这类铜鼓在中国境内也有分布，至今在广西、云南等地仍有人使用。不管是和平文化，还是东山铜鼓，都表现出与中国云南、广西一带少数民族的相似性，却迥异于中国的中原文化。

接着，越南逐渐从考古学时期走进历史和传说混合时期。

传说一个叫作文郎国的国家曾经统治着越南北部的土地，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叫作瓯雒国的国家。瓯雒国定都封溪，封溪的所在地就是如今河内以北的古螺城。

秦始皇时期，中国的汉人政权终于将它的势力扩张到了广东、广西一带，居住在越南的古人终于与中原文化直接相撞了。

秦朝攻占了瓯雒国的北部地区，并在百越地区建立了三个郡（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其中象郡已经深入越南北部。

不过，此刻的瓯雒国虽然被削弱了，却仍然存在，它只是丢失了北面的领土，王室却仍然保持着独立。

但就在这时，那位叫作媚珠的姑娘出生了。她和一位中国王子的不幸婚姻成了越南历史的转折点，并影响越南达千年之久。

我从河内挤满了背包客和相机的旧城区走出来，顺便搭上一辆公交车，就到了东部的美亭（My　Dinh）汽车站，从那儿搭乘46路公交车晃荡一个多小时，终点站就是古螺。

一路上，汽车窗外都是一片片的水田，由于时间不对，水田还没有变绿。刚刚到达越南的我由于旅途的劳顿，在车上迅速跌入了深层次的睡眠，直到司机到站后把我叫醒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已经到地方了。

从车上下来，我才发现自己大意了，古螺只是个村庄的名称，如果我寻找的遗迹不在村庄最显眼的地方，由于语言问题，我很难向当地人打听清楚该怎么走。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多虑了：只有去了那儿，才知道古螺在它辉煌的年代到底有多大。

实际上，现在的古螺遗迹群是一大片地区，这片地区分布着复杂的水系、城门、城墙以及庙宇。这些遗迹大部分都以土堆和水坑的形式存在，可是，当你第一眼看见它们，就会立即明白这里曾经出现过

一座多么大的城市。

在城市的正中心，是一个矩形的区域，这里就是城墙的所在，在矩形区域外面，还有至少两道城墙遗迹，遗迹上分布着一座座城门。从空中俯视，这一圈圈的城墙就像蜗牛的螺旋线一样绕来绕去，你会发现古螺城这个名字对于它显得多么贴切！

在矩形区域的正中心，有几座寺庙。这里祭奠着那些越南的历史人物，从把越南失去的瓯雒国王到夺回越南的吴权大帝，他们都和古螺联系在一起。在城中主寺中祭奠的恰好是瓯雒国的最后一任国王安阳王。

然而，我最关心的却是在主寺旁边的一座小祠堂，这个小祠堂只占据了主寺左边的一个小角落，如果游客不仔细看，甚至发现不了在那儿还有一座小祠。在祠的门口写着两行对联：

千载上是耶非谁能辨之？龟爪弩机传外史；五伦中父与夫果孰亲也？蚌胎井水独深情。看到上面的对联，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为媚珠姑娘建设的小祠了。也正是这个媚珠，演绎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越南的王室历史上盛产多情种，从皇室到庶民，无不为了爱情如痴如狂，我将要寻找的陈兴道就是这样的情种之一，而间接帮助陈朝从占城夺得了顺化地区的玄珍公主更是敢爱敢恨。但这些情种的源头，却是那个叫作媚珠的瓯雒国公主。

和媚珠悲剧相联系的几个角色，一个是中国著名的南越王赵佗，另一个是越南最后一任独立国王——瓯雒国的安阳王蜀泮。

秦末之时，群雄并立，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乘乱世崛起，不仅夺取了秦在越南的权力，还自称皇帝，建立了南越国。

建国之后的赵佗立即决定向瓯雒国进军，继续向南扩张，但赵佗

此刻却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对手：安阳王。

根据传说，安阳王有一种厉害的兵器叫龟爪弩机，是用神龟的爪子做的。凭借这种武器，安阳王几乎是无往不胜，赵佗的屡次进军都无功而返。

为了获取安阳王的秘密，赵佗派他的太子仲始[2]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赢得安阳王公主媚珠的欢心。

于是仲始前往瓯雒国。他果然赢得了公主的心，经过求亲，他们喜结连理，并且相亲相爱。

但这时，赵佗却指示自己的儿子从公主的口中套取武器的秘密。爱情的快乐已经迷住了媚珠的双眼，对于年轻的公主而言，到底是父亲更重要，还是对丈夫的爱情居首，成了这个不幸女人必须要做的选择。在那副对联里，后世的文人对媚珠姑娘充满了同情，也道出了这个千年的困惑：五伦中父与夫果孰亲也？

公主最终选择了丈夫，将秘密透露给了仲始，并约定将和丈夫一起逃往北方。赵佗的军队破解了武器的秘密长驱而入，瓯雒国的军队瞬息瓦解，从此越南从属于中国长达1000多年。

当安阳王知道泄露瓯雒国军事机密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媚珠时，他毫不留情地杀害了自己的女儿，使得这位痴情的公主成了两国关系史上著名的牺牲品。

悲伤的仲始听说了妻子的死讯，这才意识到，所谓的王朝野心，和妻子的生命比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他选择了跳井而亡，于是，赵佗的帝国功业使得两位相爱的年轻人只能在地下相聚了。

在距离公主祠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池塘，在池塘的正中心有一口圆形的井，井和外面的池塘仅仅由一圈薄薄的井壁隔开，井壁上长满了绿色的野草。据说这里就是仲始跳井的地方。

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为国牺牲，也不同情被父亲利用的仲始太子，却知道，一个人为了爱情能够怎样的疯狂。仲始的确更像中国人主张的那样，个人的命运比所谓民族和国家大义要卑微得多，但如果没有个人，又何来国家？多情的公主被她最爱的人所利用，变成了家国天下的工具，更是这个悲剧的核心所在。

越南人似乎并没有因此怪罪那位让他们丢掉国家上千年的“罪女人”，把古螺城的主寺献给了她失国的父亲，还为她树立了那座充满了同情的小祠。

走过了媚珠的年代，古螺城仍然存在着。并在一千年后达到了另一次辉煌：越南的吴朝太祖吴权借着唐后中原的纷争，再次脱离了中国人的统治。经过了几个短暂的小朝代之后，与宋代并立的李朝和与元代并立的陈朝终于保住了独立的果实。

不过，李朝时的首都已经迁往了升龙，也就是现在的河内，那座见证了千年兴衰的都城归于沉寂，那些复杂的工事再也没有用处，只有当年爱情的见证还在被人们修了再修，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第二章　分裂和统一

越南人似乎是个天生懂得爱情的民族，除了媚珠为了爱情而身死国灭之外，越南的上古史中还记载了一位为了爱人不惜搏命的女人。

公元40年东汉光武帝时期，南越王赵佗早已经成为冢中的灰泥，广州潮湿的天气不足以保存他的尸骨，而他建立的南越也已经不复存在，他征服的越南也并入了中国汉帝国的疆域之内。

这时，越南一位叫作诗索的人被中国派来的太守苏定所杀。在越南的历史上，往往将苏定描写成一个见钱眼开、肆行苛政、横征暴敛的人，但更可能的情况则是：汉政府的政权与越南本地的豪族本来就

有严重的利益冲突，以至于作为太守的苏定无法履行其统治权，只能杀掉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人来威慑当地人。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他遇到了一位刚烈的越南女子，他的麻烦来了。

诗索的妻子叫征侧，和她的妹妹征贰并称为“二征夫人”，征侧在越南也被尊为“征王”。丈夫死后，征侧揭竿而起，应者如云，开始了抗汉斗争。太守苏定仓皇逃窜，征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试图脱离统治。

然而，这一次，越南人碰到了强大的对手：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41年，55岁的马援临危受命，率兵进军越南。两年后，征氏姐妹投河自尽，存在了三年的独立政权宣告覆灭。

二征夫人的故事只是越南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却是越南挣脱北方锁链的一次脉动，这样的脉动还会继续下去，直到一千年后。

但在这漫长的1000多年里，中原给越南的文化和历史烙上了深深的印痕。从北方派来的郡守们有贤有恶，越南人就在这些集权官员的管理下默默地生存。

久而久之，越南人在汉人的管理下也发生了类似于中国长江、珠江地区的改变。这些地区曾经都属于蛮夷之地，然而，随着汉文化的扩张，昔日的蛮夷之地逐渐都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不仅官僚制度是中原的延伸，就连政治思想和社会结构也由儒家学说统领，文字使用汉文，阅读的书籍也是中国的经典。经过若干年后，长江、珠江的蛮夷已经彻底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不仅在文化上，在血统上也融合了。

越南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一些位于社会顶层的越南人由于羡慕汉文化，开始抛弃了当地的类似萨满教传统，接受儒家学说，学习汉文经典，与其说他们是越南人，倒不如说是汉人的外围。

但越南融入汉文化的过程一直没有完成，另一种异质的成分一直存在，并最终占了上风，到最后，它成了一个用汉文化武装的独立国家。之所以会这样，在于它地理位置的偏远，以及中国各朝代稳定性的缺乏。

要同化一个地区，需要几百年时间持续不断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本身就处于不断崩溃和重建之中，在重建后，它们能够保持对越南强大的控制力，但在崩溃时，作为边缘地区的越南迅速沦为半独立地区，占越南总人口少数的汉人无法形成文化上的优势，使得越南总是保持着足够强的离心力，避免被中国完全吸纳。

于是，越南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贵族阶层不断反抗中原统治的历史，虽然它的北属时代长达千年，其间贯穿着的却是一次次的起义和反征服，以及北方王朝的镇压。

公元40年的征氏姐妹斗争是越南北属后的第一次独立运动，以姐妹俩的投江自尽作为结束。胜利者马援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权，这时候，向心力的作用大于离心力。

到了中原的三国时期，随着改朝换代的进行，东吴政权控制了越南，不过这时越南人独立的梦想再次复活了，这次领兵起义的仍然是一位英雄女性，人们称她为赵妪，又号称娇蕊将军。

赵妪年幼时父母双亡，跟随自己的兄长赵国达长大。赵国达是一位越南的将领，也因无法忍受东吴政权的欺压而反叛。

赵妪年轻时就表现得不像个女人，因为遇嫂不良，赵妪竟杀掉嫂子亡命山中，拉起了一班人马。赵国达找到她，劝说妇人应该结婚生子，养些花花草草安度时日，不要随便舞刀弄枪，既然已经杀掉了嫂嫂，就不要再杀别人了。赵妪回答说："吾欲乘劲风，踏恶浪，斩决东海长鲸，荡平域内，救民出水火，绝不效法俯首屈膝之辈做人姬妾。"

公元248年，赵国达起兵攻打吴军，赵妪义无反顾，率军加入了兄长的阵营，她骑大象、披金甲，受到了军士的拥戴成了指挥官。但几个月后，更加强大的吴军战胜了赵妪的部队，赵妪牺牲，她死的时候只有23岁。

赵氏被东吴镇压后，越南又默默地等待了300年，才找到了下一个机会。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无数的纷争和战乱，东吴不存在了，于是越南归于西晋。西晋由于五胡乱华而灭亡，由东晋继续控制着这片南方的土地。

南朝期间，宋齐迭兴，越南一边忍受着战乱所带来的苛捐杂税和贪官酷吏，一边等待着时机。与此同时，在南方兴起了一个叫占婆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成为本书第二部的主角，此刻，占婆开始了对北方的侵略，使得越南更加腹背受敌。

到了梁朝时期，一位叫作萧谘的交州刺史终于引燃了火药桶，越南人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苛政。于是，公元541年，李贲拉起了起义的大旗。

关于李贲的起义到底是一次割据战争，还是民族战争，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划分。李贲生于越南，却曾经在梁朝当过官，回到越南后，担任一个地方的武官。他起兵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号称万春国，他自称南越帝。一切看上去仿佛是一次地方军阀的割据，却成了鼓舞越南人独立梦想的先锋。

李贲遇到了一位强劲的对手——梁朝将军、也是陈朝的开国皇帝陈霸先。在陈霸先的打击下，李贲节节败退，几年后病死。他的部下赵光复和李佛子继续从事反对北方王朝统治的斗争，并一直坚持到了公元602年。

这次，越南人又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个新的中原王朝崛起——隋文帝已经统一了全国，腾出手来对付这群反叛的人们了。

李佛子最终选择了投降，也结束了越南人的又一次独立梦想。他们坚持了60年，距离独立已经那么接近，这场烈火虽然被压了下去，火种却已经埋下了。

唐朝给越南带来了新的元素——大乘佛教，或者说，大乘佛教的中国分支禅宗。佛教在这里与早先传入的道教和儒教一起塑造了越南人的性格。

如今，在越南境内拥有着大大小小的佛寺。与汉地的佛寺喜欢用红色装点不同，这里的佛寺大都是黄墙青瓦，显得格外秀气。寺庙的规模往往也不大，比起中原地区来显得更加有灵性。但是，几乎所有的佛寺都必须使用汉字来装点，这一点或可以看出越南的中原传统。

不过，新宗教的传播并没有拉近越南和中原的关系。唐王朝统治期间，越南人起义的频率明显加快。公元722年，梅叔鸾起义建立了政权，号称梅黑帝，后被镇压。公元791年，冯兴和儿子冯安起义，民间把冯兴称为布盖大王，时人称父为布，母为盖，所谓布盖大王，就是把冯兴当作了自己的父母，后冯安在唐朝政府的招抚下投降。

唐朝中期，在云南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南诏。处于南诏火力范围的越南立即陷入了入侵的阴影之中。南诏人在短短的20年里数次三番征战在越南的西北地区，直到唐朝大将高骈将他们驱逐出去。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越南愈加走向了独立，并最终在强大的唐朝灭亡时找到了良机。

关于越南独立的故事，仿佛是发生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充满了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

公元906年唐朝昭宣帝（也是末代皇帝）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控制力已经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越南各地强人纷起，百姓不堪其

苦。在如今中越边境的交州地界内也出现了各种匪帮豪强，为了对抗这些势力，人们自发地聚集在一位叫作曲承裕的人身边。曲承裕是当地的富豪，为人颇具侠义色彩，又性情宽厚、善待民众，于是人们纷纷推举他来治理交州。唐朝的统治者由于对当地已经没有了控制能力，在事后追认曲承裕为静海节度使。

世事无常，曲承裕一年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曲颢[3]和孙子曲承美先后继承了静海节度使之职。但此刻，唐朝已经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曲氏政权迎来一个强大的敌人：十国之一的南汉政权。

南汉政权的首都在广东番禺（今广州），其开创者刘隐原本也是一方诸侯，唐亡后，后梁封他为南平王兼任清海和静海节度使。到了他儿子刘岩的时期更是选择了称帝。

公元923年，南汉进攻曲氏俘虏了曲承美，结束了曲氏三代的统治。

但曲颢的部将杨廷艺（部分文献写成杨延艺。——编者注）却继续了抗汉的斗争，并在公元931年赶走了南汉的军队，成了新的节度使。6年后，杨廷艺被部将矫公羡所杀，矫公羡依附于南汉，眼看越南独立又成泡影。

就在这时，对越南独立贡献最大的人物出现了。在杨廷艺的部将中，有一个叫作吴权的将领，他才智双全、为人仗义，杨廷艺因为爱惜他的才华，收他做了女婿。当矫公羡篡权后，吴权迅速领兵进攻篡位者。

矫公羡求助于南汉的军队，为了平定越南，南汉君主刘岩派出了太子刘弘操领兵在前，他亲自率军押后，摆出了必胜的态势，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吴权独自的力量是否能够抵挡矫汉联军？事实上，这是一场决定了越南命运的战争。

南汉的失误在于，没有把军队合二为一，形成合力，所以给了吴权各个击破的时机。当南汉的军队到达一条叫作白藤江的河流时，吴权已经率先解决了矫公羡，并做好了新的战斗准备。

南汉太子刘弘操和吴权的战斗在江面上进行。双方交战后，南汉占据了先机，吴权的船队在对手的逼迫下，退过了江心，眼看就不得不弃舟登陆，然后逃之夭夭了。

就在胜负关口，吴权的号令突然一变，原本逃跑的舰队突然间恢复了士气，转头继续进攻，南汉军队经受不住，向江心撤去。但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南汉的船只突然之间都如同触礁般，纷纷沉入了江心，人死了大半，连太子刘弘操也死于此役。

原来，吴权事先在白藤江的中间布满了包着铁尖的木桩，白藤江直通大海，如同中国的钱塘江一样，也有潮汐的变化。

双方交战之初正值涨潮时间，所以舰船能够通过江心。等吴权进攻导致南汉船只撤退，已经到了退潮时，随着水位回落，江底的矛尖刺穿了南汉的舰船，使得吴权大获全胜。

等到南汉皇帝到来的时候，除了对着江水洒下眼泪、哀悼自己的太子之外，已经无力回天了。

白藤江上的战斗使得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了，吴权在古螺称王，开创了越南的独立自主时期。

古螺城也在这时迎来了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辉煌。这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它的城墙建了一圈又一圈，从空中望去，仿佛螺旋线一样依次展开，或许古螺正因此而得名。到现在，城墙已经成了无名的土埂，城门也变成了一堆堆的黄土，若非越南人在旁边立了碑，已经没有人能够看出这曾经是座名城了。

在越南历史上，还有另一座更加有名的古都，古都的名字叫华闾

（Hoa Lu）[4]。

如今华闾所在的城市宁平（Ninh Binh）位于河内以南一百公里的地方，这是一座如同桂林一般美丽的城市，四周充满了喀斯特地形的石灰岩小山，小山周围河流环绕，来到宁平的游客大都是冲着一个叫作三古（Tam Coc）的小村落去的。三古如同阳朔一样是石灰岩最密布的地方，石山下是成片的池塘、蜿蜒的河流，当地人大都使用小船作为交通工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坐在船上用脚划着桨，悠闲地漂流在水面上。由于地貌的相似性，三古也被称作陆上的下龙湾。

华闾在三古以北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坐落在群山中间的一片平地上。

我和一位路上遇到的年轻人决定骑车前往三古和华闾。这里是一片仿佛仙境的世界：在片片的水田中间，往往会有一些田埂般的小路向石灰岩小山延伸着，并从两座山的山缝挤过，如果我们过了山缝，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我们到达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平地上，只有几个山缝能够通向外部。不过，如此美丽的景致，当地人却用做了墓地，星星点点的坟墓点缀其中，令人感到惋惜。

从三古出来后，我们沿着乡间小路打听方向，向着华闾骑去。一路上，稻田和小河占据了大部分的视野，水牛们懒洋洋地在田埂上寻找着野草，小黄牛撒娇似的钻到母亲的身下，用舌头舔着奶水，一群水鸟在水中寻找着小鱼，几处插秧的人累了，正在路边休息着。

这里呈现的是一派田园景象，村子隐藏在树的中间，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村姑在村子的路上闲谈，并好奇地望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在路边的水塘里，摸田螺的大娘用善良的目光望着我们，面对镜头的时候带着羞涩。

寻找华闾花了很长时间。在我们的想象中，总以为它是一片残垣

断壁，或者仅仅残留着几块城墙上的石头。但一路上，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地方。询问当地人的结果显得互相矛盾，以至于到了下午，我们都怀疑还能不能找到这座曾经的古都。

在寻找华闾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见到了不少古建筑，当地人在一处曾经的宫殿遗址上建了一座新的建筑，命名为长安；在另一处，则是越南丁朝时期建的一处山寨，在独立的早期，国王们与山大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了防止北方的入侵或者内部的杀伐，必须依山修建几处山寨作为防卫系统。

但我们却一直没有见到古都本身，以至于都要放弃。就在这时，看过一处寺庙之后，细心的同伴发现了一条通往山缝的小路。这条小路如此不起眼，以至于我们认为是条死胡同，只是出于好奇，前往探查一下。

但出乎意料，穿过山缝之后，一片巨大的山间平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虽然仍是四面环山，但却非常开阔，大片的水田中点缀着几座村庄，这不就是一个现代的桃花源吗？

我们兴奋地骑车继续前行，想看一下前方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美景。在一座山脚下，一台小型的拖拉机经过，但由于山脚的回声作用，听起来就像一个巨型的搅拌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山脚向左拐，我们沿着一条小路似乎顺着另一条山缝正在离开，然而就在此刻，我们却看见了一个石头做的牌坊，上面写着“南门”两个字。

我们误打误撞找到了华闾古都！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华闾会坐落在一座桃源的中心。

这座古都是越南历史上丁朝和前黎朝的首都，也就是古螺之后的下一个首都所在。这也可以看出越南刚独立时处境的危险：古螺城由于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当中国的朝代更迭过后腾出手来对付这个刚刚诞生的地方政权时，古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于是，越南后续王朝

只能选择更加靠南、位于山区的华闾作为统治的中心。

盛世时的首都往往建立在最为富裕的平原上，而乱世时，则必须考虑它的防御价值。

坐落在山间平地的华闾依靠周围的山峰形成了极好的防御系统，在不远处，还有更加保险的山寨，一旦无法守住平原，就可以退入山寨继续抵抗。

如今的华闾，当年的防御系统大都已经无存，剩下的，只是一片广场、广场上的一座亭子、几座小型的牌坊、几座寺庙，以及纪念丁朝丁先皇和前黎朝黎大行皇帝的两座庙宇。庙内古树森森、彩旗飘扬，但规模却比不上中国的一个亲王府。

我们不妨把吴权独立后，越南独立早期的历史补全。

最初，吴权建立的吴朝只不过如同南汉一样，是一个分裂于中原的小政权，这样的小政权在中国陷入混乱时就会纷纷从四处冒出来，可一旦中原恢复了统一，就会将它们一一消灭，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

比如，与吴朝对立的南汉就是如此，当赵匡胤统一了北方后，挥师南下将南汉收服。如果吴朝也像这些小国一样被重新收复，那么吴权所开创的王国也并没有太大意义。

最初的事实也在向着这种预测发展。

吴权死后，他的小舅子杨三哥（杨廷艺的儿子）篡夺了皇位，赶走了本应继承王位的外甥吴昌岌。不过，杨三哥收留了另一个外甥吴昌文做养子，日后，正是这个养子打败了他，迎回了哥哥吴昌岌。

越南建国之初的历史也充满了温情，吴氏兄弟打败了杨三哥，却不仅没有杀他，还保留了他的封爵。而吴氏兄弟也并没有因为谁当国

王的问题而争吵不休，他们两人共同担任了国王，直到哥哥去世后，弟弟才独自掌权。



佛统大塔。佛统被认为是泰国境内的第一座城市。我在这里见到了一场混合着中国和印度元素的节日聚会。



中国式的游行队伍。最近处的人在舞弄一条假蛇，代表着中国蛇年的到来。



印度教的花车和佛像。活动就在大街上举行。



中国式女神。女神在指挥她的人马抬着轿子，地上放着大串的鞭炮。



还剑湖和玉山岛。还剑湖的名字得自越南后黎朝太祖黎利，但玉山岛上祠堂里纪念的却另一个人。



玉山祠前殿。供奉着来自中国的儒道释三位祖师。



玉山祠后殿。陈兴道塑像，他也是这座祠堂的主人，地位高过前殿的三位祖师。



古螺故城内的龟爪弩机雕塑。传说，越南的瓯雒国就是靠这种武器抵御了南越王。



瓯骆王祠主殿。越南人并没有忘记这位兵败失国的君主。从他开始，越南进入了漫漫千年的北属时期，丧失了独立。



古螺城内的古井祠。媚珠的丈夫仲始跳井殉情之处。



三古的山水。有人把三古称为陆地上的下龙湾，足以媲美中国的桂林。



华闾的南门。我们误打误撞找到了这座古都。



寻找华闾的途中，遇到的古老山寨。越南早期的国王们类似于山大王。



华闾遗址。正中央的亭子或许标明了当年的首都所在。

只是，当弟弟单独掌权的时候，越南已经再次进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在北方国家强盛的同时，越南却进入了各地豪强并起的时期。这时候的越南人还不习惯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政府，并不尊重它的地位，也不服从它的命令，于是出现了军阀林立的情况。越南人把这个时期叫作“十二使君”，意思是出现的十二个豪强势力都有着割据一方的实力。

最后，一个叫丁桓[5]的将领从中脱颖而出，统一了越南，他开创的短命朝代（968～980）被称为丁朝。

由于世事的不稳定，丁先皇将古螺的政府迁往了华闾，不仅由于他出自华闾，更因为这里易守难攻的地形。

丁朝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正准备完成最后的统一，大举进军南汉。丁桓意识到宋朝的强盛，为了自保，连忙向宋称臣。宋朝大军灭亡了南汉之后，由于路途遥远，暂时接受了丁朝的供奉，没有派遣军队。

但这时，越南的危机并没有过去，中国统治者还没有把越南当作国家，在他们的记忆中，越南仍然是那个唐朝的属地而已。只要时机合适，宋朝绝不会满足于只接受朝贡，而是要对越南重新实施直接统治。

宋朝的机会在公元979年到来，这一年，丁桓被他的臣属刺杀了，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宋朝看到越南的内乱，知道时机已到，连忙派遣大军前来，存在不过几十年的越南独立政权眼看就要倒塌。

但是乱世时期，也正是一些人的机会所在。宋朝的皇帝宋太宗绝对不会想到，他哥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一幕会在越南重演，而且借助的就是宋军进攻的时机。

这位仿效者叫作黎桓，是丁朝的十道将军，也是丁朝太后的情人。

在率军迎击宋军之前，黎桓的部将突然召集军士，宣称现在的皇帝太弱小，只有黎桓当上皇帝，才有足够的威信抵御宋兵。士兵们立即高呼万岁，逼迫着丁朝太后把一件龙袍披在了黎桓的身上，这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落幕，越南的统治者也更换了姓氏。

事实证明，黎桓的确是那位能够抵抗宋军的人，成为君主之后的他快刀斩乱麻一般击溃了宋军的进攻，表明他在军事上也和北方的篡位皇帝一样内行。

不过，宋朝的君主即便暂时失败，一旦时机成熟，还会想着继续出兵。统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离心力永远是小于向心力的。

黎桓此刻展现出了他的第三幅面孔：柔软。获胜后的他没有继续炫耀武力，他知道北方王朝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若继续进攻，自己会处于劣势。他迅速开展外交活动，表示尊重北方王朝的宗主权，心甘情愿当一个藩王。此外，北方的另一个少数民族也帮了他的大忙，

北宋和契丹族的辽国正进行着漫长的战争，腾不出手来对付这个南方小国。既然黎桓求和，宋太宗也做了个顺水人情，册封黎桓为节度使，后来又加封交趾郡王、南平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他的独立。

黎桓对内称大行皇帝，对外称藩王，长袖善舞维持了越南的独立。

黎桓的军事和外交胜利加强了越南的独立性，甚至有人把他的统治当成是越南独立的真正起点。他开创的前黎朝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只有不到30年，但接替前黎朝的李朝同样和平上台，并获得了宋朝的承认，成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王朝。李朝维持了217年，由于没有男性继承人，再次和平地禅让给了陈朝。

当政权通过继承和禅让出现了连续转移的时候，越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了。另外，李朝的建立还带来了一个持久的首都，经过了丁朝和前黎朝两代之后，华闾也到了落寞的时候。李朝的君主由于政治稳定，将首都迁往了升龙府，也就是现在河内城，河内这个位于红河三角洲上的著名古城进入了历史。

华闾小城如今还是那么漂亮，却缺乏了河内那样的政治意味，这或许是它的不幸，但也许又是它的幸运。

不过，当越南的独立意识越来越明确的时候，中国的皇帝们仍然沉浸在唐代以前对越南直接统治的思维中，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成了“外国”。由于两者认识的差异，摩擦还在继续着。

最著名的一次摩擦与中国一个著名的人物王安石有关。

公元1069年，王安石推动了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在变法中他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方式，目的是想拯救经济，却不料对经济造成了更严重的破坏。在军事上，王安石在南方也采取

了更为激进的措施，试图将越南重新纳入中央的怀抱。

宋朝的边将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于是决定采取经济战争——断绝与越南的贸易，认为天朝地大物博，贸易一断就会困住这个小小的政权。然而，边将没有想到的是，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引起了南方人民的不满，于是摩擦越来越大，最终发展成了战争。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越南最初占据了上风，杀死了近10万宋朝官兵和平民，之后，宋军反攻将越南的北方数州攻克，越南被迫求和，双方休战，一切又恢复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

对于越南来说，这场战争是失败的，不得不割地称臣；对于北宋来说，这也算不上胜利，表面上占领了越南的几个州，却加剧了宋朝经济和军事的失衡，在北方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因为在南方的越南损失了十数万官兵，给辽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当越南和北宋的鏖战结束之时，越南作为独立的国家虽然存在了100多年，它的危险期却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个时候，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在北方集聚，它呼啸着掠过了整个欧亚大陆，弱小的越南政权到底是被它席卷而去，还是在与之对抗中最终找到自己的民族性？

这股强大的力量就是蒙古人……

第三章　寻找陈兴道——爱情，战争和民族标志

如果把蒙古人入侵前的越南和位于现在云南省境内的大理以及位于西藏的吐蕃做一个比较，就会明白蒙古人对于这个小小的政权意味着什么。

云南省的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经进入过中国统一的版图，然而，

在唐代时出现了独立国家南诏，之后，一个叫大理的政权成了云南西部的主宰。独立政权的更替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典型特征。

在西藏，吐蕃王国在唐朝时是唐朝皇帝和亲的对象，作为蛮人与唐朝以甥舅相称，但实际上这样的王朝却是独立的，甚至在唐朝中后期屡屡侵扰中原和西域。

云南的大理政权存续到了蒙古人时期，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消失在历史之中，蒙古人的占领也成为云南历史的分水岭，如果说之前大理所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有可能发展成为独立国家的话，那么蒙元之后，这种进程彻底被另一种进程所代替，云南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吐蕃从一个独立辖区变为中央王朝的一部分，也是从蒙元时期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了现代。

可以说，对于东亚历史，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不包括其他几个汗国）是近代政治史的发端，如果一个地区被蒙元所征服，那么它很可能从此就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之中，再也无法分离，如果一个地区抵御住了蒙元的进攻，那么它将独立于中原政权，学习独自上路。

如果说当宋朝灭亡、元朝兴起，越南已经经历了两百年的独立政权，逐渐培养出了独立的倾向，那么，随着蒙古人的到来，检验这种独立倾向的时机到来了。

陈兴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到底他帮助越南寻找到了民族的象征，还是屈服于蒙元的压力，重回中央王朝？也许当时的区别只在须臾之间。

在我没有到达越南的时候，就听说从河内去往下龙湾的路上，有一个叫作昆山（Con　Son）的小地方，这里曾经是陈兴道的家乡，并建有一座美丽的宫殿劫泊殿（Den Kiep Bac）。

越南人每年都会到这里举行陈兴道节，算是对他们民族英雄的纪念。

从河内出来后，我决定前往昆山继续寻找陈兴道的痕迹。

虽然在还剑湖的玉山祠内已经见到了他的塑像，但总是感觉，只有到了劫泊，才算是真正见到了他。

越南的长途公交车售票时只在城市设立站点，如果要中途在某个小镇下车，则必须支付到下一个站点的全程票。从河内到昆山的路程只有到下龙的一半，但由于之间没有站点，我只能买了全程票。于是，寻找陈兴道的第一步就不顺利。

几个小时后，司机示意我下车。然而下车的地点是在一个三岔路口，去往昆山还有好几公里的路程，这段路程不远不近却极为尴尬。为了摆脱摩托车司机的纠缠，我拦下了一辆开往一个北方城市的汽车，上车后才发现，虽然只有几公里，还是要买全程票。

但这辆汽车又把我放在了一个路口，距离昆山还有两公里的路程。于是，我只好背上沉重的行囊，甩开步子前进。由于刚刚开始行程不久，身体还没有调到最佳状态，背着巨大的包裹颇为吃力。

所谓的昆山就是附近的一座小山，在山脚下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寺庙。但这座寺庙不是为陈兴道而设的，它是为了越南的另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人物阮廌而设的。阮廌是越南后黎朝的一个悲剧人物，他辅佐皇帝击败了明朝的进攻，维持了越南的独立性，最后却得到了灭三族的遭遇。

我这才知道，在昆山主要分布着两个景区，一个是为了纪念阮廌，而另一个更重要的是纪念陈兴道，两个地点相差七八公里。我走到了第一个地点，而第二个要从我开始步行的那个岔路口，向另一个方向前行。

于是，我又背着包走了两公里回到了岔口，这时一辆公交车又出现了，我上了车，又是全票。然而我的屁股还没有坐热，这辆车开了不到一公里，售票员就示意我下车。此刻又到了岔路口，售票员指了指岔路示意我应该往那边走。

这时我才明白，只要方向没错，售票员就会让我上车，但这些车都不是直达的，而是通往下一个岔路口。

也就是在这儿，被岔路口折腾得火冒三丈的我把水瓶往地上一摔，转身离去。我和陈兴道的约会就这样错过了，寻找以失败告终。

在搭车前往下龙的路上，我还在为这次失败的寻找备感遗憾。那准备了多时的邂逅之旅就这样飘然而逝，心里感慨着不得不与这个难得一见的情种说告别了。

是的，他不仅是一位越南独立的精神人物，还是一位绝世的情种。

中国的民族标志大都以完人的形象出现在后人的纪念中，他们形象高大、威严，不食人间烟火，还带着点儿禁欲色彩。

比如关圣人是一位雄赳赳的武夫形象，他的身上仿佛有一个电门，上面写着忠义两个字，只要一有什么事触发了忠义的电门，他就会立即挥舞着大刀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圣人实际上是个随和、中庸的老好人，编写的诗歌集里也充满了男欢女爱，但后人仍然把他变成了不苟言笑的圣人形象。

可是，越南人却选择了一位情种作为民族标志，他不仅偷情，还偷了一位公主。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如果一位痴心少年爱上了一位公主，那可是世间最悲惨的事情。每个国家的少年都有千千万，公主却少得可怜，具体到陈兴道所在的时期，也就是越南陈朝的陈太宗时期（中

国的宋元时期），本国公主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早已出嫁，而待分配的只有一个。

如果这位未嫁的公主还是痴心少年的亲姑姑，那么婚姻的大门更是朝他紧闭，没有任何可能。

年少无知的少年就是后来被尊为兴道王的陈国峻。他面临的情况实际上还更加复杂，因为他日夜期盼的亲姑姑天城公主已经订婚了，她的兄弟、皇帝陈太宗把她许配给了另一位宗室子弟，公主出嫁的日期都已经确定，甚至公主已经住进了未婚夫的父亲家里，只等着成婚的日期到来就要圆房了。

按照儒家的传统，陈国峻或者接受现实写几首郁闷诗，或者找根绳子吊死，再留份遗书嘀咕两句来世再见，这是小说家最喜欢的套路。

然而，就在这时，小说家们失败了，陈国峻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也不想一辈子抱着别的女人怀念公主。

他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婚姻的本质就在于谁捷足先登，不要和姑娘的父亲讲道理，而是赶快把生米煮成熟饭。

在接近公主这一点上，至少他还有一个优势，公主的姐姐瑞婆公主是他的干妈，自幼看着他长大。正是在瑞婆公主家的时候，年轻的陈国峻见到了姑姑天城公主，并深深地爱上了她。

对于天城公主来说，风流倜傥的陈国峻也远远好过那个不知脾性的未婚夫。陈国峻是当朝皇帝的亲侄子，他的妈妈不仅是前朝（李朝）的公主，还是当朝的皇后（这一点容下面解释）。他还是当时有名的风流才子，写诗作文样样精通，做事深谋远虑。哲学上也是儒道释通吃，一副全才的模样。

陈国峻和天城公主两心相映，于是上演了一出《西厢记》。

本来公主按照皇帝的意思已经住进了未来公公的家里，可是公主不甘心这么出嫁，她里应外合将后门打开，让自己的侄子闪入内室，他们的缠绵足以写成无数首朦胧诗。

当皇帝陈太宗率领着一众人马到来时，陈国峻还在和公主缠绵着，没来得及逃走，被撞了个正着。

为什么皇帝这个时候到来？原来陈国峻的干妈瑞婆公主向皇帝告密，说陈国峻卷入了桃色纠纷，被公主未来的公公杀掉了，于是皇帝急急忙忙来察看究竟，但他没有看到侄子的尸体，反而看到个志得意满刚吃饱的风流子。

皇帝大怒。陈国峻猥亵公主的忤逆大罪既然暴露，他面临的又是什么？是大逆不道被处死刑，还是被赶出宗室不知所归？

都不是，他竟然成功了，抱得美人归。

由于完璧已破，公主的未婚夫毫不犹豫地退货了，皇帝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奈何，连忙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妹妹交给了侄子，成全了他们。

皇帝之所以如此迁就陈国峻，还在于他对陈国峻的父亲陈柳有份夺妻的良心债要还。

越南陈朝兴起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宋末元初，陈朝的首任皇帝陈太宗并非是以武力打天下，而是从李朝手中“禅让”来的。公元1225年，李朝皇帝李惠宗因为精神病禅位，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他把皇位传给了女儿李昭皇，是为李朝最后一任皇帝，也是一位女皇帝。

当时李朝的朝政已经把持在权臣陈守度的手上，陈守度把握机会，让他的两个侄儿瓜分了两位公主（其中一位还是女皇），李昭皇嫁给了陈煚，李昭皇的姐姐顺天公主嫁给了陈煚的哥哥陈柳。到后

来，李昭皇意识到自己的皇位是不可能坐长的，顺水推舟将皇位禅让给了丈夫陈煚，于是陈煚成了陈朝的开国皇帝陈太宗。

陈煚成为陈太宗的时候才8岁，12年后，他和李昭皇的婚姻没有维持下去，因为李昭皇没有生儿子，于是，陈守度如同一个搅屎棍一样开始折腾，把陈氏兄弟和李氏姐妹的婚姻打乱进行重组，逼迫陈太宗放弃了李昭皇，改娶李昭皇的姐姐顺天公主。

顺天公主原本嫁给了陈太宗的哥哥、陈国峻的父亲陈柳，现在被逼改嫁，就像当年明皇杨妃或者高宗武后一样，带着乱伦的色彩，更重要的是，陈守度的乱点鸳鸯谱还给几位年轻人都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两位公主的阴影不用多说，太宗和陈柳兄弟俩也都不好受。

陈柳勃然大怒，迅速决定反叛。陈太宗深爱自己的哥哥，不忍看到兄弟阋墙，他受的内心折磨甚至比哥哥更大。皇帝最初想像贾宝玉一样当和尚，后来又不顾大臣的劝说，离开了首都升龙府（现在的河内），跑到乡下不出来，把叔叔陈守度晾在了一边。陈守度无奈，只好命令文武百官去乡下陪着皇帝办公。

陈柳虽然反叛，却和弟弟保持着联系。他扮作渔夫出现在弟弟身边，和太宗相拥而泣，不明白为什么闹成了这样。扮演搅屎棍角色的陈守度这时正好出现，拔剑要杀掉陈柳，太宗连忙跑到他们中间，要求叔叔除非踩着自己的尸体过去才能杀掉哥哥。最后，陈家叔侄集体和好了。

陈太宗以仁慈著称，虽然和哥哥陈柳的关系以喜剧收场，却让他总觉得亏欠了哥哥。所以陈国峻和姑姑天城公主上床后，不仅没有受惩罚，反而抱着姑姑回了家，又是皆大欢喜。

从这段皇室姻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南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发展不同的道路，当中国逐渐陷入程朱理学、变得越来越保守时，越南还保留着汉唐时期较为开放的民风。

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爱情，陈国峻显然无法变成后来为整个越南所纪念的兴道王，当人们把他叫作陈兴道的时候，甚至把他的本名都忘记了。

如今越南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里，都会有一条叫作陈兴道的大街，并且绝大部分都是主街。在胡志明出现之前，陈兴道被越南人当作第一名将来纪念。不，不仅是第一名将，还是战神和民族的象征。在领兵作战方面，他的智慧堪称集淮阴侯韩信的勇武、留侯张良的才华、相国萧何的文治、绛侯周勃的忠贞于一身。而作为民族象征方面，他代表着击败蒙古人之后，越南民族精神的正式形成。

关于蒙古人的入侵，早在陈兴道年轻之时，就已经发生。

公元1257年，正是蒙古人横扫中原的时期，成吉思汗已经死去，执掌大汗之位的是托雷的儿子蒙哥汗。蒙哥汗一边进攻南宋、包围钓鱼城，一边派出自己的弟弟忽必烈攻下了大理，并派遣大将兀良合台到越南招降。越南的陈太宗拒绝了蒙古人的要求。

蒙古人的大军呼啸而至，陈太宗闻风而逃。当时陈朝最著名的将领是搅屎棍陈守度，当陈太宗向陈守度询问是否要投降时，陈守度回答：我的头还没有掉，陛下就别担心了。

陈守度说到做到。由于蒙古人孤军奋进，离根据地太远，不久之后出现了疲态，陈守度果断联合各地武装共同反抗，赶走了蒙古人。

蒙古人这一离开，就是20多年。1284年，陈太宗和他的儿子陈圣宗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在位的是圣宗的儿子陈仁宗。

曾经的搅屎棍陈守度也不在了，当年不惜性命和姑姑偷情的少年已经年近花甲。但是，这一年，蒙古人却再次来到了。

此时的蒙古已经分裂成了几大汗国，统治中原的是元帝国，当元帝国将周边的反抗镇压下去之后，决定继续寻找新的扩张点，东南亚

在这时进入了蒙古人的眼中。

1284年，蒙古人决定对越南动手，尝试另立国王，但被陈仁宗识破了。之后，蒙古人借口征伐越南南方的占婆国，需要从越南借道，派大军出兵越南。蒙古人的50万大军让越南人惊恐不已，更令人恐慌的是，在第一次战役中，作为越南总指挥官的陈兴道就吃了败仗。

在形势最紧张的时候，陈兴道写下了千古名篇《檄将士文》。这篇文章足以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相比，但在气势上又远胜于《正气歌》。

这篇文章体现了越南文化的复合特性：它是以汉字写就，陈兴道如同当时的越南文人一样，是通过汉字交流的，同时，这篇文章里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的案例说明忠臣义士是如何在危机的关头显示出自己的气节的。在文中他写道：

余常闻之，纪信以身代死而脱高帝，由于以背受戈而蔽昭王。豫让吞炭而复主雠，申蒯断臂而赴国难。敬德一小生也，身翼太宗而得免世充之围；杲卿一远臣也，口骂禄山而不从逆贼之计。自古忠臣义士，以身死国，何代无之。设使数子区区为儿女子之态，徒死牖下，乌能名垂竹白，与天地相为不朽哉？接着，陈兴道担心他的武将们不懂得中国历史，决定不再讨论古代的事情，而是拿现代人说事。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宋朝的王坚固守钓鱼城，阻挡蒙古大汗蒙哥百万军的故事：

汝等世为将种，不晓文义，其闻其说，疑信相半，古先之事姑置勿论，今余以宋鞑之事言之。王公坚何人也，其裨将阮文立又何人也，以钓鱼琐琐斗大之城，当蒙哥堂堂百万之锋，使宋之生灵至今受赐。这篇文章虽然深受汉文化影响，却成了越南版的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越南文化的诞生。越南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民族英雄，并将他神话化来取代来自中原的偶像们。

不过，在陈兴道写完文章后，他面临的却是更加危险的战争局面。蒙古大军继续南进，为了避开蒙古人的锐气，越军甚至彻底退出首都升龙城（河内），继续向南撤退。

在撤退中，陈仁宗开始担心蒙古会将他们一直赶到无路可走，他尝试着探了探陈兴道的口风，陈兴道回答：若陛下欲降，请先斩臣首然后降。

在陈兴道的坚持抵抗中，蒙古人一度占上风的势头终于到了衰竭时期。陈兴道率领部下，接连击败了蒙古人，斩首蒙古将领唆都（两位元帅之一），取得了完胜。

失败后的蒙古人在1287年由脱欢率领30万大军再次赶来。这一次，决定胜负的战场又设在了白藤江。

300多年前，吴权正是在这条江上击败了南汉太子刘弘操，赢得了越南宝贵的独立。300年后，历史又仿佛回到了起点。只是这次对垒的双方变成了陈兴道和蒙古人。到底是越南再次赢得独立，还是中原王朝失而复得？

历史的吊诡在于，这次陈兴道的战法也和当年的吴权一样，在白藤江心埋下了大量包着铁尖的木桩。在大海涨潮的时候，连通大海的白藤江水遮住了木桩，使得船只能够安全通过，陈兴道的士兵们纷纷挑衅着蒙古人，可一到蒙古人出击，越南人则立即撤往了江的另一侧。潮退时，江心的武器已经做好了准备，陈兴道开始布置反攻，将蒙古人赶向江心……

这一战，蒙古人数百条船只或沉或俘，北方的士兵死伤无数。

这是蒙古人最后一次尝试进攻越南。陈兴道凭借着他的勇气和智慧，赢得了越南的独立。

在世界范围内，蒙古人已经成为一种测量标准，不管谁打败了蒙

古人，他所在的民族就会将他封为圣人。

在印度，打败了蒙古人的是当时最伟大的伊斯兰国王阿拉—乌德—丁，他在德里的锡里（Siri）城堡之外彻底击溃了蒙古人，使得印度成为蒙古人扩张的最南端，阿拉—乌德—丁的胜利使他成就了德里苏丹国的巅峰时期，即便在现在，人们也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印度君主之一。

而新独立不久、缺乏自己民族精神领袖的越南人则更加感激陈兴道。这个貌似风流却又情真意切、不仅文雅还充满了智慧的将军成了越南历史文化中最杰出的代表。他写的兵法成了越南军事史上的杰作，他的《檄将士文》则成了文学典范。他熟谙汉文化，精通儒道释，却又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集王室忠贞和民族大义于一身。这一切使他成为越南人永恒的纪念。

当我离开了昆山时，心中还对没有拜访劫泊殿感到有些遗憾。仿佛我在寻找一位山中的隐者，我明知道他就在那儿，最后却放弃了寻找。

直到之后我在越南游览了更多的地方，我才感到这样的遗憾是不必要的。因为，陈兴道不仅存在于昆山，还会出现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

在宁平附近的三古，当我们欣赏着喀斯特地貌的美景，为这个“陆上的下龙湾”感到陶醉时，却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了一处古庙。

这座古庙没有像其他的寺庙那样刷上黄墙，而是保留着砖石的颜色，显得古色古香。在寺庙的大门外有两匹年代久远的石马，显示出这座庙的身份。

进入寺庙后，我却惊奇地发现，在大殿里供奉的是陈太宗、陈圣宗、陈仁宗等陈朝的皇帝，而陈兴道的彩色塑像也供奉在了显要的位

置。这是一个为了纪念越蒙战争而建立的寺庙，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宁平附近的华闾是丁朝和前黎朝的首都，我没有想到在这里竟然能够遇到纪念陈朝皇帝的寺庙，既意外又惊喜。

之后，陈兴道如同一个标志一般伴随着我，直到离开越南。在芽庄的海边，也高耸着陈兴道的塑像。这个越南英雄一手握着剑柄，另一只手指向前方，显得目光炯炯，仿佛为越南指出了一条拥有独立文化的道路。

在胡志明市，旅行者居住的区域叫作范五老（Pham NguLao）区，这个区旁边的一条街道也叫范五老街。范五老是陈兴道手下的一员大将，为抗蒙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陈兴道大街则和范五老街在最繁华的滨城（Ben Thanh）市场附近交汇。在距离市场不远处，另一座陈兴道的雕像高高耸立。

击败了蒙古人之后，越南的陈朝又维持了100年，随着国力的衰落和权臣的弄权，一位叫胡季犛（原名黎季犛）的权臣掌握了朝政大权。胡季犛留给越南的财产是一种叫作“通宝会钞”的纸币，通过发行纸币，胡季犛把民间的铜全都收归了政府，不服从者，或者敢于隐藏铜币者罪可至斩首。

当陈朝的经济在纸币的刺激下出现了大面积失控的时候，胡季犛认为还是自己当皇帝更能治理好国家，于是在1400年篡夺了王位，建立了胡朝。

然而胡季犛选择的时机显然不好，当他篡位之时，恰好是中国的明王朝建立不久，并正想收回越南的时候。1402年，明成祖朱棣打败了侄子建文帝，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不像之前的皇帝那样对越南的政治那么容忍。

胡季犛篡位后一直假托陈朝宗室已经灭绝，他才被推举为越南的

君主，而恰好此时一位自称是越南陈朝宗室后裔陈添平的人前往南京请求明成祖帮他复位，这给了明成祖干预越南事务的借口。当护送陈添平的明军进入越南后，立即遭到了越军袭击，陈添平被擒并凌迟处死。随后，明朝的大军在著名将领英国公张辅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此刻的胡季犛已经传位给儿子胡汉苍，然而这对父子由于是篡位，并不得人心，越南军队在明军的压迫下崩溃，二胡被俘押往南京。

明朝取得了越南统治权后，并不准备恢复陈朝旧室，而是想建立自己的政权，甚至镇压了一个由陈朝宗室建立的小王朝（后陈朝），完成了对越南的全面征服。

这样，越南从公元939年建立的独立国家再次灭亡了，它存在了400多年，经历了吴朝、丁朝、前黎、李朝、陈朝、胡朝、后陈朝，最长的李朝217年，最短的胡朝只有7年（后陈朝只有6年，但只是偏安一隅的小王朝，当时越南已经被明军占领）。

从表面上看，独立再次成了幻影。但对于越南人来说，自由已经深入骨髓，这400多年的文化发展已经将它与中原文明隔离开来，北方的政权即便一时恢复统治，也很难长久维持了。

明朝的统治还间接帮助了越南南面的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已经不存在，它的土地变成了现代越南的一部分，但在古代，这个国家却是东南亚的强权之一，它的建筑遗迹遍布越南南部，它的文化至今还对南部有着重要影响。

它就是占婆。明朝出兵越南之前，强大的占婆已经到了衰亡期，在越南政权的进攻下摇摇欲坠，明军占领北方使得南方的占婆又有了喘息的机会。

第二部　占婆，消失的王国和永恒的公主

第四章　越南的印度文明

越南中部的小镇会安（Hoi An），是一个旅客云集，充满祥和的所在。小镇在越南的大城市岘港（Danang）的南部30公里左右。如果说岘港是一座较为现代化的大都市，那么会安则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回到古代的地方。

这里也是华侨集聚的地方，清代晚期，由于海禁的松弛，从福建、广东、江浙一带来了许多迫于人口压力而外迁的中国人。小镇靠着一条河修建，沿河的一条街道只比河水高一尺左右，一到涨水的季节，这条街道有时会被水淹没。河水蜿蜒流淌，几公里外就是大海。

当我来到会安，恰逢越南中部多雨的季节，从顺化到会安一路上都是阴雨天气，只有到达南部之后，天气才好转起来。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路上结识的小伙子一同去看海，在路上遭遇了暴雨，风刮着豆大的雨点打在我们的身上，衣服全部湿透。我们在雨里走了两个小时才看到了汹涌的海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迄今最后一次看到狂风暴雨中的大海。

小镇本身非常像中国的周庄，只是周庄的色调以蓝灰色为主，仿佛是黑白的水墨画，而会安却像是彩色的水粉画，那儿的墙壁大都是黄色的，配上一些中国式的红砖绿瓦。琳琅满目的旅游商品、游客们多姿多彩的服装、夜里悬挂的灯笼，仿佛让我们回到了明清时期的水

乡。

但越南文化和中国文化并不能涵盖岘港和会安及它们的周边地区，实际上，这里在历史上以一种叫作占婆的文化而闻名。

占婆（Cham），也叫占城，其居民也称为占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在越南历史上还出现过这样一个迥异的文明，这个文明与现在的越南文明差别之大，甚至比中国中原文明和四川三星堆文明的差别还大得多。

在距离会安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片神秘的土地，这片土地深藏在越南和老挝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曾经完全不为人所知。直到法国人到来，才发现这里有一片规模宏大的神庙群。

如今，去往美山（My Son）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会安参加一个半日游的小团，越南的公共交通并不算特别便利，但旅游产业却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游客们只需花几美元就可以享受很不错的行程。比如，在芽庄只需要4美元就可以在海上玩一天，并包一顿船上具有本地特色的中饭。从会安出发的美山旅游团也很便宜，比乘坐公共交通还划算。

在路上，一位说话铿锵有力的导游向游客们介绍着越南的占婆文化，以及现在的越南社会，当谈到越南经济的时候，他特别指出：越南的GDP增长率已经超过中国了。在车上的几位中国人听到这里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到达美山后，我们仿佛彻底进入了一个绿的世界，由于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湿气的浸润下，一种明亮的绿色成了山上的主色调。

我们沿着泥土小路在丛林中穿梭，突然间，一片高大的遗址群出现了。这片遗址群的建筑也带着整座山的特色，它们的身上长满了亮

绿色的野草，仿佛是经过了伪装的战士。

在越战时期，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军队把这片遗址群当成了一个营地，这个营地恰好位于胡志明小道的中间位置，许多游击队员从越南北部过来后，在这里经过短暂的休息，再继续向南方前进，渗入越南共和国（南越）的地盘中。

还有的人以这里为基地，打击东方的大城市岘港及其周边。

美军的轰炸机则从岘港出发，开始对这个遗址群狂轰滥炸。轰炸消灭了不少游击队员，也让这个千年古迹遭遇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最大限度地暴露目标，美军还破坏了这里的植被，大量的化学物质（橙剂）从飞机上撒下，使得曾经森林密布的山头变成了秃山。现在的绿色植被都是后来又长起来的，树木虽然众多，却并不高大也不粗壮。

按照考古学家的习惯，古迹分成了许多组，我们先参观了连在一起的B组和C组，在遗址的前方，巨大的弹坑还保留着，弹坑里长满了野草，时时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的悲剧。

一些神庙成了出土文物的临时展览馆，与这些文物在一起的，还有美军没有爆炸的巨型炸弹，仿佛在控诉着战争的罪行。

美山的神庙很容易让人想起越南的邻国：柬埔寨。柬埔寨的吴哥窟更加庞大，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美山的神庙规模较小，且是砖结构的，这说明美山遗址的建立时间比吴哥窟要早。

在柬埔寨的磅同（Kampong Thom）有另一个前吴哥时期的遗址群——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据说是吴哥之前的王朝真腊的首都，那儿的神庙也是砖制，规模与美山类似，或许他们的年代是比较接近的。

美山神庙与柬埔寨神庙的共同点，是他们大都供奉着从印度传来的神灵。美山圣地供奉最多的是湿婆神，这里处处可以见到象征湿婆

的林伽和磨盘，除此之外，也能看到其他神灵的影子：象神、毗湿奴神……

与越南现在更接近中国的文明形态不同，占婆是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以印度教为国教，这里距离印度有数千公里，却出土了众多仿佛只有在印度才能看到的文物。

导游忠实地履行着他的职责，给我们讲解着文物的来历，并向我们演示着古人建筑技艺的高超：神庙上所有的砖块都没有用粘合剂，却对接得严丝合缝，看不出任何的缝隙。后来，法国人曾经对部分建筑进行了修整，他们大量地使用了水泥，出来的效果却显得寒碜，一看就是劣质品。

我们跨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了另一个遗址群：A组遗址群。在这里，我们的导游突然变得愤怒起来，他指着一个高大的废墟说道："在战前，这里曾经耸立着整个美山遗址群最壮观的神庙，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站在这里的人们望见的只是一个砖堆，以及疯长的野草，那曾经的雄伟建筑大概只存在于导游的脑海中。

后来，当我去过岘港的占婆博物馆，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愤怒。在博物馆里有一座法国人制作的A1（也就是A组遗址群的主建筑）神庙的模型。岘港的博物馆建于殖民地时代，那时候的A1还没有被炸毁，考古学家仿照它制作了精美的模型。这是一座如同火焰一般的神庙，神庙奇特的装饰效果就像升腾的火，产生出令人敬畏的效果。在被摧毁前，它也是最为完整的建筑，代表着美山圣地的最高水准。也难怪导游会如此愤怒。

看完了美山的人们都会对占婆这个神秘的王国感到好奇，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是如何建立，又如何消失的呢？答案隐藏在越南的政治地理学之中。

越南国土的形状，按照越南人自己的说法，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粮筐。在北面是以河内为中心的红河三角洲平原，在南面是以胡志明市（西贡）为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这两个地方出产了越南大部分的稻米，是越南最重要的农业中心。在两个三角洲中间，则是一系列山脉组成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带如同扁担一样将两个粮仓连接起来。但是，不要小看了这根扁担，正是由于它的连接作用，才使得两个三角洲之间有了联系，而扁担本身也成了重要的商业区域。

在历史上，红河三角洲是现代越南文明的发祥地，湄公河三角洲长期以来被柬埔寨的高棉人政权所占据，而那条扁担则诞生了占婆文明。

越南的地形也注定了其在历史上分裂的时间远远长过统一的局面。但最初并非是两个筐之间的竞争，而是筐和扁担的竞争。

考古学家认为，占婆国居住的占族人并非来自大陆，可能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岛屿上漂泊来到越南的，他们使用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而北方的越族则属于南亚语系。南岛语系是古代世界分布最广的语系之一，从中国的台湾岛以及菲律宾，再到中南半岛南部以及印尼诸岛，并穿过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分布在那一座座珊瑚礁组成的小岛上。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佩服当年航海者穿越大洋的勇气。

在中华文明影响这个地区之前，从印度过来的商人们已经将印度教带到了这里。在希腊人时代，印度和东南亚就开始了繁忙的海上贸易，其中一条线路以南印度为起点，到达现在属于缅甸的马来半岛附近，再横越泰国的克拉地峡进入柬埔寨和占婆；另一条线路则从南印度到达斯里兰卡，再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从爪哇岛前往占婆和越南。

占婆人到达越南所走的路，就属于后一条道路的一部分。

在越南的中部狭长地带，有几个小型的海边平地，每个海边平地

从百公里见方到几十公里见方不等，这里拥有着大量的优质港口，又是建立堡垒、守护南北海道的最佳地点。

在这些地点中，最突出的有两个：靠近北方的顺化和靠近南方的岘港。占婆人选择了顺化到岘港之间的地区定居了下来。在他们的北方是臣服于中国的越族人，在他们的南方，则是另一个强大政权扶南（属于高棉人），扶南曾占据了现在的柬埔寨，以及现在属于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带。

占婆人的领地由于缺乏平地，出产粮食很少，这也注定了这个民族依赖海洋贸易，他们通过海上贸易获得金钱，来购买粮食和其他必需品。

在中国的史籍中，占婆人建立的国家最初被称作林邑，根据《晋书》记载，汉朝曾经在占婆人的区域内建立过象林县，但不久这里就独立了，“后汉末，县功曹姓区，有子曰连，杀令自立为王，子孙相承”。独立后的林邑定都于因陀罗补罗（Indrapura），在如今美山附近的东阳（Dong Duong）还能找到后期占婆人的都城遗迹。

林邑立国后，越南的北部地区还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距离独立还有好几百年，因此，林邑就成了中国的主要边患之一。

公元248年、269年、347年、359年等，林邑在不同国王的领导下，都曾经率军北侵，但边疆战争注定是拉锯战，双方在你来我往、耗费了无数兵力之后，往往又退回到固有的边界，没有太大进展。

古代的政治边界往往和地理边界是统一的，占婆（林邑）的自然边界是越南中部的崇山峻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只有狭道可以通过，北方侵入南方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南方也很难长久占据北方的土地。

另外，占婆势力的扩张还与中国的中原政权起落有关。比如，晋朝灭亡时曾经引起了占婆人的一阵猛攻，而到了隋朝建立之后，中国

军队为了惩罚占婆，曾经占领了它的首都，逼迫它的国王屈服。

由于占婆王国已经无存，这个带着印度教神王色彩的国度也因之充满了神秘感。到底它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它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到底怎样？

在现代人对于占婆的研究中，法国人乔治·马斯培罗（Georges Maspero）的《占婆王国》[6]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乔治·马斯培罗生于1872年，他的一生很可以代表当年居住在殖民地的法国人。马斯培罗家族盛产学者，他的父亲加斯东是一位埃及学家，曾经担任过埃及的文物局局长，他的异母弟弟亨利（Henri Maspero）则更为中国人所熟知，亨利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特别是《道教和中国宗教》一书，让他成了世界汉学界的权威。相比较而言，研究越南的乔治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显得更为陌生。

乔治·马斯培罗本人同时是法国殖民地的官员，这种学者和官员的双重身份，使得天生对殖民地反感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其实，这只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出生在巴黎的人因为在学校学习了越南语，他的一生就和法属殖民地连接在了一起。

1897年，马斯培罗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在法国的殖民政府中就职，之后，他成了印度支那官僚政府中的一个零件，按照正常的流程升迁，又利用政府提供的资源进行越南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他甚至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担任过法属交趾支那的代理总督。不过，到现在，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的两部描写东南亚历史的著作《高棉帝国》和《占婆王国》。

《占婆王国》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占婆史研究著作，马斯培罗博采众长，几乎将一切史料都采集个遍，从中国的二十四史，到各种汉文的笔记著作，再到越南国史、私史，柬埔寨、爪哇能够找到的史料，以及发现的占婆碑铭材料，都有涉及。

在马斯培罗笔下，一个消失的王国渐渐地为我们所知晓。

早期的占婆国从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部落特征，是一个宗教神王、部落联盟的混合体。在这个国家，有两个活跃的“超级部落”，分别是北方的椰子部落和南方的槟榔部落，占婆的历任国王就出自这两个部落。

占婆的政治体制可能是联邦君主制，即两个超级部落又分成五大区，每个大区都有自己的首领（酋长），首领是世袭的，而君主则是靠武力夺取，并伴随着两大超级部落和五大区的妥协。

这样的结构更像是一种没有发育完全的国家体制，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罗马建城的早期以及中国的商王朝早期阶段，也注定了占婆的内斗并不亚于它的外患。

马斯培罗又把占婆分成了15个王朝，从公元192年它出现于历史记载，到公元1471年北方的后黎朝将占婆变成自己的一个藩属为止。

中国史籍对于占婆的记述，在前4个王朝时（截至公元757年）称为林邑，之后又改称环王，从第六王朝（公元860年）开始则改称占城，最后才被称为占婆。

占婆的文化经济巅峰恰好在被称为“环王”的那段时间。

彼时，占婆的周边国家恰好都处于衰落时期，在柬埔寨境内，强大的扶南王国已经分崩离析，取代了扶南的真腊王国分裂成了水真腊和陆真腊，无法与正好处于统一和强盛期的占婆相抗衡。在它的北方，河内地区仍然处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而唐王朝也已经接近衰落期，在歌舞升平中消磨着自己的斗志，直至出现了安史之乱，自身难保。在东南亚半岛，只有占婆还保持着锐气和活力。

然而，虽然周围的政权都处于衰弱，东南亚的贸易却正好处于一个活跃期，从印度和海岛上来的各种商船遍布南中国海，作为唯一稳

定政权的占婆享受着贸易带来的繁荣。也正是在那时，占婆开始在美山的地方修建它的皇家圣地，成就了属于占人的霸权。

第五章　南北争霸的越南

如果要更加了解占婆的文化，那么岘港的占婆博物馆是必去的选择。越南中部的大城市岘港在会安北面约30公里处。

这个法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博物馆也紧紧地与一位法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人叫亨利·帕门铁尔（HenriParmentier）。当占婆的文物从各地层出不穷出现的时候，法国人开始意识到，到了需要研究和保护这些文物的时候了。

帕门铁尔是研究占婆文物的先驱之一，在他和同僚的努力下，占婆文化的最核心区域显露了出来。历史上占婆最辉煌时，正定都于美山附近的东阳（Dong Duong）和查乔（Tra Kieu）。

东阳在美山以南20公里左右，查乔在美山以东30公里左右，连同美山一起，这片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了考古工作主要发掘的地区。

在这些发掘中，帕门铁尔发现了大量的文物，除了将一部分送到了巴黎之外，大部分的石雕都成为越南当地法国人的私人藏品。面对这种情况，帕门铁尔开始考虑如何保存这些文明记忆。他和朋友们奔走呼吁，建议法国政府成立一座博物馆，以当地法国人捐献的文物为基础，向公众开放。

帕门铁尔呼吁了17年才得到了回应。1915年，法国政府拨款1.1万盾，开始建立占婆博物馆。1.1万盾的钞票现在只值半美元，但在当时却是一大笔财富，足以建造一座美丽的花园式建筑。

即便到现在，占婆博物馆最精华的藏品仍然来自于当年法国人的捐献。最重要的莫过于从美山、东阳和查乔三个遗址中发掘出的石雕。

一提起印度教的石雕工艺，人们头脑中的印象首先是：它的装饰风格很强，显得较为笨拙和古朴，写实性不如西方古典雕塑。的确，占婆博物馆中的造像，大部分仍然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现实中不存在的神兽，身上布满了花纹，后蹄双双离地，仿佛在狂欢一般；滑稽的鸟嘴怪兽扎着弓步正准备推出双掌，如同要打降龙十八掌……

但是有几件藏品上却又反映出强烈的写实化倾向。我在一座湿婆像的跟前驻足良久，如果有人说，这座石像来自于希腊世界的某个部分，也不会有人怀疑。也许希腊人的影响通过亚历山大的军队传到了中亚，再传入了印度，并最终由印度人带到了这个亚洲的边缘地带。

由于战争，东阳的神庙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占婆博物馆里却保留下了神庙最精华的部分，高高在上的国王、神态各异的神祇，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思索着当年神庙的雄伟壮观。

这里还展出了一尊美山遗址中发现的象神甘尼许，圆滑的刀工勾勒出憨态可掬的象神形象，让人过目难忘。

在这里，才会感觉到当年占婆王国的呼吸，从不拘小节的刀法看出占城人的爽朗和豪气，属于商人阶层的占城人比农业民族更加放任和自由，可是，从大量的神像中又看出了他们的虔敬，这个属于大海的民族当把生命托付给海洋的时候，已经体会到了自然神们的喜怒无常和随心所欲。

但这个自由和虔诚的国家却最终消失在了迷雾之后，以至于除了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已经很难找到另一个地方能体会占婆的社会全貌了。

占婆的衰落是随着北方的崛起而到来的。

公元968年，豪族丁桓（丁部领）击败十二使君，统一国家，建立了大瞿越国（即丁朝）。

此前占婆的战事主要是和它西面的高棉族国家扶南，以及扶南的继承者真腊。然而，当越南独立之后，占婆才发现自己的身边多出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比起高棉人更加凶险，战争也更加残酷。

越南和占婆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更加激烈，是由地理原因决定的。高棉人的真腊国虽然占据了湄公河三角洲，但它的政治核心却在如今的柬埔寨境内，与占婆的政治核心岘港之间隔着重重山脉，两者的距离相对遥远。但是当越南独立之后，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却与占婆直接接壤，非常容易到达。在越南首都河内与占婆的北方重镇岘港之间，能够称得上障碍的只有岘港以北一道浅浅的海云关。越南国土的扁担部分虽然狭窄，但在绝大部分地方，在海边都会有一条平坦的走廊横亘在海水和山地之间。只有在海云关附近，位于越南和老挝交界地带的山脉突然伸出一个支脉，向海洋延伸，并消失在海潮之中。这条山脉和海水之间形成一个山崖，北方的人如果南下，即便紧贴着海边行走，也必须翻越这座山才能继续南下。

在南北争霸的早期，占婆的势力在海云关以北，没有任何天堑能够阻止两国的互相攻击。到了后期，占婆撤退，海云关慢慢变成了越南和占婆的天然界限。但是，这道关并不高，翻越难度也不大，使得两国之间缺乏更进一步的纵深来防御对方。两者国土上的紧密接触变成了连绵不断的战争。

根据马斯培罗的记载，双方的战事绵延数百年，直到其中一个被另一个逐渐蚕食、吞并为止。

最初出击的是占婆人。占婆由于更早形成独立的国家，当看到北

方统一后，决定率先削弱北方的军事实力。

公元979年，正值北方丁朝时期，当时丁朝的首都还在更靠近南方的华闾。占婆第六王朝的国王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决定支持丁朝的敌对方获得政权，大举入侵北方的首都华闾，但远征的部队在海上遭遇了风暴，损失惨重。982年，黎桓篡夺丁朝皇位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寂寞，开始向南方进军，他们击败了占婆，攻占了首都，杀死了国王，占人的残余政权逃往更加南方的区域。[7]占婆的这次失败，似乎为以后的战事发展奠定了基调。作为农业君主国，越南人显得更加有纪律，也有更多的人可以调遣；而占婆作为贸易国家，人口本来就不如越南多，商人们冒险精神十足，却缺乏必要的纪律性，在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时候就显得颇为吃力。

到了公元11世纪，占婆的历史就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公元1044年，越南人再次给占婆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攻破了占婆的新首都佛逝，又一个占婆国王被杀害，悲剧性的第七王朝结束了。

一位新的贵族建立了第八王朝，为了复国，他不得不尽量采取妥协的态度，默认越南对北方的控制，但在南方，却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通过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周旋和腾挪空间，悲剧性的占婆国得以苟且偷生。但即便这样，这个软弱的王国仍然麻烦重重，1061年，占婆王律陀罗跋摩三世继位，他无法忍受在强权之间的腾挪和苟且，决定向越南人发起进攻，然而，进攻的结果却是占婆的又一次惨败，越南的大军再次进入占婆的首都，将其付之一炬，被俘的国王受尽了侮辱，被迫将北方的三省正式割让给安南（即越南）。1074年，当他死去的时候，充满了黑色的第八王朝也随之灭亡，他给后继者留下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孱弱的占婆，那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三古的古寺庙内，陈朝前几位皇帝像（左）与陈兴道像。作为臣子的陈兴道像是彩色的，几位皇帝却保留了红铜的原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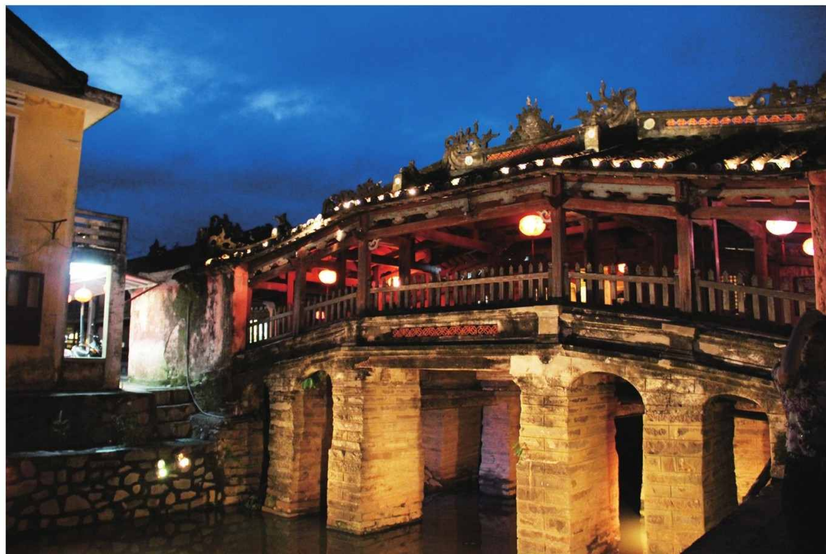
芽庄的陈兴道雕像。



会安小镇的河流。从占婆时期开始会安周边地区就是文明的核心区域。



会安的市场。



会安的日本桥。



美山遗址。B组寺庙群。



美山寺庙的雕塑。雕塑的头部已经被法国人取走，进了巴黎的博物馆，在美山的大部分佛头都是复制品。



岘港占婆博物馆中的美山。



岘港占婆博物馆中带有希腊化风格的占婆雕塑。



美丽的占婆佛像。



东阳遗址中的占婆雕塑。规模庞大的国王和诸神像。



后期占婆雕塑的代表作。后腿朝天的瑞兽。



美山遗址出土的神像。世界上最美的象神甘尼许雕塑。



芽庄小岛上美丽的海滩。白色的沙滩映衬着海水，水中的热带鱼追逐着船底，游人在浮潜。



芽庄塔前的巨柱。这里曾经是一片祭祀区域，如今只剩下了一片柱子。



芽庄塔全景。

第九、第十、第十一王朝时期的主旋律变成了三国演义，占婆人和西方邻居、柬埔寨的高棉人之间的杀伐逐渐成为主基调，越南人与占婆人之间虽然战争不断，却已经逐渐退居幕后。柬埔寨和占婆的历史会在下文中提到，战争中的占婆曾经有攻陷敌国首都的兴奋，也有着被敌人灭国的屈辱，当100多年的纷争过去之后，占婆人发现除了国力更弱之外，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

到了第十二王朝时期，占婆和安南迎来了共同的敌人：蒙古人。

与北面的越南人相比，南方占婆人遭受蒙古人袭击的可能性本应该更小。然而，事情却这样古怪地发生了：公元1282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借口占婆扣押元朝派往暹国、马八儿国的使者，派唆都元帅进军占婆。由于元朝和占婆并不接壤，唆都元帅在没有飞行器的时代就剩下了两种选择：第一，经过越南前往占婆；第二，从海路前往占婆。

如果经过越南，那么又有两种选择：第一，向越南借路，经过越南允许后通过；第二，不理睬越南的抗议直接通过，甚至征服越南。

唆都元帅经过考虑，认为从越南借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越南人一定知道，如果北方的元帝国征服了南方的占婆，那么越南就成了夹心饼，灭亡只是早晚的事儿，而如果强行通过，代价也很高昂。

他选择了由海路前往占婆。但是，当元军到达后却无法展开攻势。占婆人虽然是海洋民族，但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又摇身变成了山地民族。当元军到达时，占婆的军队大都撤入山区，并不断对元军进行骚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游击战法让元军很不适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战与反游击战，忽必烈认识到，为了彻底打击占婆，必须借道越南，于是他从陆路派遣援军，浩浩荡荡地向越南开去。

在元军的逼迫下，曾经两个敌对的民族终于决定联合起来。也许是感到了唇亡齿寒，越南的陈朝拒绝了蒙古人的借道提议。于是战争从占婆转向了越南，蒙古人决定先征服它。

但战争的结果却是：越南的陈兴道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也结束了忽必烈征服中南半岛的梦想。越南人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象征，不仅从政治上，也从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独立性。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但为了平息蒙古人的怒气，占婆人决定恢复对元朝的朝贡，用有限的让步获取了独立。1292年，蒙古人的舰队从占婆擦过，进攻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占婆的舰队一直尾随着蒙古人，担心他们会在占婆登陆。但蒙古人没有登陆的意图，而是直接前往爪哇吃败仗去了。远征爪哇的失败使得蒙古人连东南亚的海岛也不敢靠近了，忽必烈征服东南亚的尝试就此结束。

那段时间，是安南和占婆的黄金时代，也是两国难得的和平时期。

然而，当北方的越南获得了独立精神，在文明的轨道上大步前进的时候，南方的占婆却又回到了萎靡的惯性之中。它的文明已经过于成熟了，很难通过一两次刺激获得新生。

在整个越南中部和南部，还分布着许多零星的占婆遗迹。

在著名的旅游胜地芽庄，就有一座美丽的芽庄塔，在一座小山上高高耸立了近千年。

所有的越南城市中，芽庄无疑是让人感到最舒服的一个。

来到这儿的人们都忘不了越南最美丽的海滩和岛屿，在炎炎的夏日里，花几美元到船上去消磨一天是最好的娱乐。

早上，我们登上了一艘叫作“天天（Tien Tien）”的游船，游船的

导游是一位瘦高的男人，他拿着话筒突然告诉我们：“请叫我奥巴马。”我们才注意到他和奥巴马长得非常像。

自从奥巴马当上了美国总统后，东南亚有许多人立即兴奋了起来，他们发现自己长得都非常像总统先生。我们的导游皮肤晒得黝黑，不完全像普通的越南人面容，反而更像是从占婆博物馆的雕刻中走下来的，要是他戴上眼镜，相信奥巴马的夫人也会认错。

游船先是带我们去了一个海岛，在那儿可以练习浮潜。海水清澈碧蓝，如同宝石一般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在海水中游荡。这里是越南最漂亮的沙滩，在远方，两个海岛的中间，还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芽庄的高楼大厦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缥缈。

浮潜过后，我们登船开始用餐。船上旅客的座位是可以折叠的，当把座位翻开的时候就可以连成一张巨大的桌子。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菜品和水果，春卷、炒面、海蜇、大虾，应有尽有。吃饭过后，就到了游客们最喜欢的开心表演了。

所谓开心表演，就是我们的导游带领大家唱歌跳舞。在开场乐之后，导游换上了他的表演装，只见他扭扭捏捏捂着胸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当把手拿开的时候，立即引得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我们的“奥巴马”带上了一个醒目的乳罩，穿着裙子扭着屁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一举一动，甚至说话时撇嘴的姿势都模仿着美国总统，却又毫不做作。他唱了几首滑稽歌曲，又带领着大家上台边唱边跳，他似乎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邀请着不同国籍的人一起跟随他表演。其他的船员则用吉他、架子鼓等乐器伴奏着。看来，如果有人想在船上找份工作，必须是个全才，除了行船、做饭之外，还必须具有娱乐精神，最好会乐器。

开心表演之后则是水中吧台游戏，需要人们从船的顶部跳到海里去，一个船员则坐在水中的浮动吧台上为每一位勇敢者倒酒喝。到了

最后，几乎所有会游泳的人都跳了下去，就连最胆小的女士都不例外。

下午，游船把我们载往另一个沙滩，到了傍晚再送回芽庄，一辆汽车则负责把每个人都送到旅馆。这一切的花费只不过是4美元，不到30元人民币。

芽庄之美，并非现代人的发现，从占婆王国开始，芽庄就被利用起来，成为占婆人的一个海港和据点。根据记载，芽庄塔的建造年代从公元8世纪持续到公元13世纪，之后的历代政府都对它有过修缮，至今仍然保持得比较完整。在寺庙旁的附属建筑里，还有当年阮朝时期绍治皇帝用汉文写的诏书，当时的占婆已经灭亡，继承了占婆统治权的越南阮朝帝王们仍然尊重占婆时期的古迹，将之与当地人的信仰和生活联系在了一起，予以保存和修缮。

在芽庄的更南部，是另一个占婆的文化中心宾童龙（Panduranga），晚期的占婆曾经将都城迁到了宾童龙，到最后继续南移，到达美奈附近。只是，到了那时，占婆已经彻底衰落了。

第六章　公主的爱情与江山更替

占婆晚期的历史是和一位越南公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在越南中部的古都顺化，我苦苦寻找着这位公主的痕迹。

根据资料记载，这里有一座叫作玄珍公主的庙宇，为了纪念那位追求生命和爱情的女人。我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骑着自行车，躲避着路上的水洼，向四周的越南人亮出手心，在我的手上写着玄珍公主的越南名字：“Huyen Tran Cong Chua”。

“玄珍公主在那边。”在南校（类似于北京的天坛）的附近，一位

老者指着右边对我说。

然而另一位老妇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她指着左边告诉我应该这样走。

他们商量了半天，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示意我向左边走。

我听从了他们建议，却因此错过了玄珍公主庙。到后来，我才明白了两人为什么争执。在右边很远的地方，有一座玄珍公主庙，而在左边较近的地方，有一条充满了泥水的小街也叫玄珍公主。老者断定我要去找庙宇，老妇人却以为我要去找那条街。

当我在街道上来来回回骑行了几圈，才看到了写着公主名字的路牌。这条路在前方蜿蜒上山，在山的两侧是绵延的坟地。由于附近也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皇帝的埋骨地，这块风水宝地上密密麻麻地聚集着古老和现代的坟墓。从玄珍公主路上望去，就像一座森森帝陵。

如今的顺化已经成为人们的怀古之地，也是越南保存最好的宫殿所在地。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个古老的城市之所以是现在的面目，和这位叫作玄珍公主的女子有着莫大的联系。

越南的陈朝是一个盛产爱情的朝代，它在越南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汉唐。除了出了不守规矩敢爱敢恨的陈兴道之外，玄珍这位远嫁的公主也被人们一直纪念着。熟悉中国典故的古代越南人甚至将她称为越南的昭君。

不过，与昭君远嫁塞外归程无期相比，玄珍公主的命运却要好得多，她仿佛是一个混合体，前半生像昭君出塞，后半生则像文姬归汉。

玄珍公主是陈朝第三位皇帝陈仁宗的女儿、第四位皇帝陈英宗的妹妹。当越南击退了蒙古人的部队，使得越南和占城都进入了和平时

期时，两国的关系再次紧密起来。

有一年，两国进行了互访，占城国王制旻派人到陈朝进贡，并邀请了太上皇陈仁宗去占城游玩。游玩期间，占城王制旻提出想与越南结亲，陈仁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当时玄珍公主不过只有13岁，而占城王却已经有了王后，他的王后来自爪哇。

四年后，占城王派人带来了聘礼，陈英宗才开始认真考虑起这门婚姻来。这是一门如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式的婚姻。

在历史上，松赞干布已经有了尼泊尔的金城公主做正妃，唐朝的文成公主去了只是小老婆，但出于政治目的，皇帝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那么，面对着更加弱小的占城，越南皇帝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心爱的妹妹送给别人做小老婆呢？

有人提出这门亲事是老皇帝答应的，虽然太上皇还活着，可新皇帝有权力不同意这样的安排。

作为孝子的陈英宗经过仔细思考，同意了婚事。

公主的出嫁为越南带来了两个新的州——乌州和里州，英宗皇帝将其改名为顺、化。这是“顺化”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越南的历史之中。

当1306年公主出嫁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宗多么危险的婚姻。

第二年，占城王制旻死了。占城继承了印度的宗教，在印度婆罗门教中有一个习俗叫作“萨梯”，即当丈夫死后，寡妇必须殉葬。在印度诸侯的城堡中，城门的墙壁上都有许多红色的手印，那就是城堡主人死后，他的后妃们在殉葬之前留在墙上的。每一个手印都代表着一个活生生被烧死的人，她们有着鲜活的生命，却因为丈夫的死亡失去了活着的权利。

刚刚出嫁、还不满20岁的玄珍公主命悬一线，按照占城的风俗，她无法逃脱死亡。

绝望的公主立即给北方的哥哥发出了求救信号，接到了消息的陈英宗立即决定派人把妹妹接回去。接受这个任务的是朝廷的官员陈克终，然而，陈克终的使命并不容易：占城人已掌握了公主的命运，如果硬来，只会让占城人更早地将公主杀死，如果来软的，人家根本不予理会。

陈克终想出了个主意，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只能假装顺从占城的要求，表示公主要遵从对方的习俗，但是，为了让公主的魂魄在死后能够回家，必须到海边举行招魂仪式之后再行殉葬。

占城人同意了陈克终的请求，他们让陈克终带着公主来到了海边。就在这时，几艘准备好的小船突然从海边冲出，陈克终带着公主登船出海，等占城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小船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海面上。

如果故事发展到这里，那么还只是一出忠诚的将军救出皇家子嗣的宫廷大戏，然而，越南人的浪漫随时隐藏在历史之中：大难不死的公主爱上了舍命救人的陈克终。

这对相爱的人如同消失了一般，不仅南国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连北国的人也不知道。这趟行程只需十几天，他们却走了一年。等他们在北国首都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两国从外交争端走向战争之时。

占城的人们认为自己上当了，不仅没有得到公主，还丧失了两座处于关键地理位置的城市，随着这两座城市的丧失，占城的腹地已经暴露在了越南的军事打击之下。他们认为既然公主已经离开，越南就应该把城市归还。而越南认为，公主回来是因为丈夫已经死了，既然有过婚姻，那么城市是不必退还的。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双方展开了数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曾经的占婆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家，新王被俘，越南人为他们立了一个傀儡国王，并接管了几乎一切权力。

与政权的更替相比，我更在意那位不幸而又幸福的公主的命运，虽然她的后半生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我却相信，她在那位敢于为她拼命的男人那儿找到了毕生的幸福。

后来，就连越南的文人在记录这个事件的时候也发生了分歧。许多注重程朱之道的人开始从理学的角度来贬低玄珍公主的命运，在他们看来，玄珍公主只不过是一出悲剧，丈夫早死，无法守节，还有骗取城池的嫌疑。但民间却喜欢这个敢爱敢恨敢选择的公主，于是，她从庙堂走进了民间，成为游吟诗人和走唱的戏班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

如今的顺化早已经不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边城，它曾经是王朝的故都也是当今旅游的圣地，只是，在这里仍然给玄珍公主留下了一席之地。一座玄珍公主庙成为情人们喜欢的旅游景点，他们似乎相信，这位近800年前的女人能够保佑他们一生幸福。

玄珍公主帮助越南取得了对占婆的优势地位，然而，占城的命运并没有就此终结。世界的政治势力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当越南的陈氏政权由于明朝的攻势变得摇摇欲坠的时候，占婆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诞生了，越南人称他为制蓬峨，中国的典籍中将其称为阿答阿者，而占婆人称他为比那索尔王。

甚至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上台的，只知道他上台之后开始大力发展军备，按照印度惯用的模式训练象阵。越南此时恰好处于陈裕宗和陈睿宗时期，陈朝早年的锐气已经退化为朝代中后期的萎靡不振，随着内部问题的越来越多以及周围国家的更新换代，当年的强者已经不复存在。

制蓬峨对越南发起了多次入侵，并三次攻陷越南的首都升龙府。在第二次攻陷中，他甚至击毙了陈睿宗，使得北朝彻底陷入了混乱之中。

然而公元1390年，制蓬峨在叛徒的出卖下，被越南军队击毙。

任何一个靠武力称雄的君主都会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制蓬峨死后，占城的军事实力迅速衰落，北方开始向南方进攻，占城人背井离乡向南逃窜，这一刻，似乎它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但历史却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转折：北方的陈朝被人篡位灭亡了，取而代之的胡朝并没有成功地控制住局面；七年后，明朝的军队攻入了升龙府，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南方的占城再次获得了喘息的良机。

但占城人并不只想休养生息，一旦解除了北方的危险，本已经非常虚弱的它不仅没有选择和平，而是向半岛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开战。

这个超级大国就是建立了举世闻名奇迹的吴哥政权。占婆和吴哥，这两个信奉印度教、却又战争不断的老冤家再次打成一团……

第三部　吴哥，远去的婆罗门

第七章　追寻穆奥的脚步发现吴哥

1860年，当探险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拨开丛林，看到“东方所罗门神庙”的那一刻，西方对于东南亚的认识就被改写了。

他发现的神庙在一个叫作洞里萨（Tonle　Sap）的大湖之北，深藏在柬埔寨的热带丛林之中。这座大湖如同湄公河旁一个巨大的“肿瘤”，在雨季里还会因为水位暴涨，面积更加膨胀，当地人在湖面上搭建了木头的高脚屋，在旱季，可以沿着干涸的湖床前往高脚屋，而到了雨季则必须坐船。这些当地人的房子显得破破烂烂，十分简陋，看不出他们能够建造更复杂建筑。

然而就在洞里萨湖之北的丛林之中，穆奥却见证了奇迹。

这些神庙体型巨大，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它们长满了苔藓，有的已经变成了一堆石头的废墟，有的浑身缠满了藤蔓和树根，仿佛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神庙的来历，当地人传说这是一些巨人民族建立的。根据这个传说，穆奥认为可能是来自欧洲的人建立了这些比罗马、希腊建筑更加雄伟的遗迹。

他没有想到自己站在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废墟上，这个文明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中国和印度，它的建筑不仅比欧洲的雄伟，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建造的奇迹更令人惊叹不已。也正因为这个偶然的发现，穆奥被人们称作吴哥窟的“发现者”。

当造物主把不同的性格赋予人类的时候，就注定了每个人的生命

历程都是不同的。有的人会安稳地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则天生要走遍四方、探索冒险。

在东南亚的所有西方探险者中，穆奥是我最尊重的一位。

仿佛在冥冥中已经注定，这位法国青年要不远万里来到这片热带丛林，发现一个逝去了几百年的王国，并记录下来，传播到西方世界。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现时，穆奥却已经长眠在了老挝的地下。

生于1826年的穆奥只活了35岁，但他的一生已经足以让人铭记。在短短的35岁中，他前面的33年仿佛一直在为最后两年做铺垫。这个年轻人曾经当过语言教师，又曾经跟着哥哥学过绘画，最后，他突然想当自然学家。

穆奥的经历和许多欧洲人也有着相似之处，当时的欧洲最令人敬佩的职业是博物学家，他们并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个科目内，而是想成为通才，并踏遍世界的未知土地。最成功的博物学家是德国的亚历山大·冯·洪堡，这位出生于1769年的博物学家在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个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并踏遍了南北美洲的大部分领土。达尔文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跟随小猎犬号的旅行就是一种远游、考察和发现的过程。

年轻的穆奥一直也在为这条路做着准备，他甚至娶了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Mungo Park）的后代，这位后代极有可能是帕克的孙女。在非洲探险史上，帕克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当人们试图向西非内陆探险时，帕克是一个光荣而又悲惨的里程碑，他放弃了一切只为探险，但他最终的结局，却是消失在西非的丛林和河流上，不知所终。直到20年后，才有人打听到了他最后的消息：他的归宿在尼日尔河上，他尝试着从这条未知的河流漂向大海，却在途中遭到了土著人的袭击，他的探险队全军覆没了。帕克死的时候也是35岁，与他的后

辈穆奥一样，不屑于死在家里的床上。

1858年，年轻的穆奥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最初向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申请去东南亚考察，遭到了拒绝。反而是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决定资助他，把他送往了亚洲。

穆奥经过新加坡来到了泰国（当时称为暹罗）的首都曼谷，并以此为基地开始了探险活动，他考察了暹罗古老的首都阿瑜陀耶（也叫大城），之后前往柬埔寨境内的吴哥，在那儿，他听到当地人谈论那些消失的神庙，并跟随着他们进入丛林，发现了古老的城市遗址。

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

在吴哥，这里的废墟是如此壮观，以至于人们看第一眼时就充满了崇拜之情，他们不得不疑问，到底建造这些巨大建筑的种族是谁？这个种族看上去如此强大、如此文明、充满了天启。这些神庙中的其中一座足以和所罗门神庙相比，它是由古代的米开朗基罗建造的，足以跻身于我们最漂亮的建筑之中。它比希腊罗马给我们留下的任何一个建筑都要雄伟，却与现在（当地）这个国家的野蛮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奥把充满了诗意的文字和插图的日记寄给了他的妻子，这些日记在他死后的1863年获得了发表。之后，人们根据他的记载开始了对吴哥的考察活动，并将其称为吴哥的发现者。

实际上，在他之前，已经有数位西方人踏上了这片土地，并看到了巨大的神庙，他们有的没有留下足够的文字记载，有的影响力不足，而后来的穆奥重新踹开了发现之门。

命运是残酷的，它只给了这个年轻人发现的荣耀，却剥夺了他的生命。

当时的琅勃拉邦是一个从属于暹罗的小王国，当穆奥北上进入现在老挝境内的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地区时，突然病倒了，他

发了高烧，并且越来越严重，十几天后，这个年轻人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近了，在日记上留下了最后的话，向上帝祈祷着：“怜悯我吧，上帝……”

但上帝并没有多给他时间，他死了。

死后的穆奥被埋葬在了琅勃拉邦的河边。六年后，当法国占领了老挝并将其变成殖民地的时候，人们想起了这个孤独的探险者，为他立下了墓碑。然而，这个墓在随后的日子里遭到了破坏，并被人遗忘了。直到1990年人们才再次注意到这座隐藏在老挝乡间的墓葬，并恢复了它的荣耀。

当我的旅程接近结束时，也跟随着穆奥的脚步到达了琅勃拉邦。与它的邻国中国、泰国、越南不同，老挝的时间仿佛是停滞的。这个国土面积比越南小不了多少、但人口却只有几百万的国家仿佛是专门留给未来的一块飞地，告诉人们曾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里丛林密布，山峦起伏，充满了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和山峰。由于人口稀少，生存压力不大，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显得懒洋洋的。

当穆奥到达这里的时候，他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疟疾。西方早期的探险者对于东南亚的疟疾总是体会深刻，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是由一种叫作疟原虫的寄生虫引起的。人被蚊子叮咬后，疟原虫进入了人体，并首先入侵肝脏，通过肝脏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并感染红细胞。由于疟原虫具有明显的生理节奏，总是选择在同一时间离开受感染的红细胞，去寻找新的健康血球，使得人体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症状，一会儿冷得浑身发抖，一会儿又开始发高烧（中国人俗称打摆子），在冷热两极间最终耗尽自己的精力而死亡。

在东南亚，老挝北部由于气候凉爽、人口稀少，相对于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丛林，这里的疟疾并非是最厉害的，但不幸的是，穆奥

在气候最凉爽的琅勃拉邦却一病不起了。

琅勃拉邦仍然保持着穆奥当年到时的某些特征，这里虽然已经没了国王，但那古老的皇宫、众多的寺庙，以及可以俯瞰湄公河的小山都还保留着。穆奥墓在湄公河的一条支流附近，一个小村子的旁边，仿佛他的命运已经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

穆奥之后，吴哥又迎来了另一位访客，一位曾经在宫廷担任教师的女士，她就是安娜·李奥诺文斯（Anna Leonowens）。

安娜是一位特殊的探险家，最初，她跟随家人一起旅居印度，并在那里嫁给了青梅竹马的恋人。然而她的丈夫在1858年去世了，那一年也是穆奥动身开始探险的年份。安娜在亚洲又待了四年，之后应邀去了暹罗国王的宫廷，成了王子们的家庭教师。

当时暹罗国王是蒙固王（拉玛四世），一位为了保持国家独立而尽心竭力的国王。泰国的西面是占领了缅甸的大英帝国，东面是占领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法兰西帝国，蒙固王一生都坚持着暹罗的独立，却又不得不在两大列强的压力下割让领土、让出特权。在这样的压迫下，他知道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不仅要在科学和技术上向西方看齐，也要在政府治理方面做出转变。安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王室开展教育，她的学生其中就有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国王朱拉隆功（拉玛五世），泰国的现代历史和朱拉隆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进入21世纪，安娜的名字再次被人们所提起是因为一部电影的热映，这部由周润发和朱迪·福斯特出演的《安娜与国王》，所表现的正是安娜在宫廷的经历。在电影中，这个来自西方的女人独立、富有主见，并最终获得了东方国王的认可，甚至开始了一段感情经历。

现实中的安娜充满了文学细胞，也有着冒险的冲动，在泰国期间，她和朋友们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旅行，前往刚刚“发现”的吴哥。在路上，安娜写道：

早晨，彩虹般的雾气在平原上低回，微风中沁透着香气和歌声，雾气尚未散去。高高的树梢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们骑着大象前进，色彩缤纷的野花像地上铺的毯子。大象迈着四方步子，沉沉的样子，却没有发出嘈杂的声音。她们向东越过了扁担山脉，进入了柬埔寨，在洞里萨河谷地带徐徐行进，并最终到达了吴哥。当她们看到了雄伟的吴哥窟时，安娜回忆道：

我们一边走，一边惊叹，真是为之倾倒。寺内区的院落、回廊以及庙宇好像迷宫一般，我们走在里面，转弯抹角，新奇的东西到处都有。以前，这些东西我们闻所未闻，连做梦都没有见过。然而，不管是穆奥的发现还是安娜的来访，都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些建筑到底是谁建造的？

穆奥认为建造者可能是某个从欧洲或者中国的来的“米开朗琪罗”，而安娜也不认为是当地现有的民族建造的，原因和穆奥认为的一样：他们看到的当地人住在简陋的木头房子里，房子的建筑水平与神庙相差甚远，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建造吴哥窟？

甚至连当地人都不认为这些建筑是他们的祖先建造的。他们臆造出了一个传说，一位仙女偷了一个庄稼汉的花，被大神因陀罗惩罚下凡与庄稼汉结婚，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天生是能工巧匠，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被母亲接往天上去学习建筑技术。正是他接受了建造吴哥窟的任务，并建造了这座世上无与伦比的宫殿。

西方人当然不相信这样的传说，他们开始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寻找到了两个征服者，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和古罗马的图拉真皇帝，希望证明他们曾经东征到达过柬埔寨，并建立了雄伟的宫殿。但这样的证明是徒劳无益的，亚历山大只到达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境内，而图拉真甚至没有进入波斯。

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遗迹、铭文被发现出来，西方人最终认识

到，这些伟大的建筑的确是本地产生的，建造它们的人，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高棉人。这个不起眼的民族，也曾经有过最辉煌的历史。

甚至吴哥旁边的暹粒（Siem Reap）这个名字也透露出蛛丝马迹，因为“暹粒”的意思就是“战胜暹罗”。这说明，柬埔寨的国王们当年建立这座城市的时候，曾经战胜过西方的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人。这个名字间接暗示了吴哥王国曾经的辉煌和强大。

经过人们的考察，一个强大的帝国残影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这个帝国不仅曾经统治着现在的柬埔寨，它的疆域还包含了整个湄公河下游地区、越南两个粮筐之一的湄公河三角洲，包括南部中心西贡（胡志明市）都属于这个帝国。老挝的南部也曾经臣服于这个帝国，人们在一个叫作占巴塞（Champasak）的地方发现了一座类似的神庙建筑。泰国的东部也包含在了帝国之内，这里至今存在着一系列的神庙，被追溯到了吴哥时期。

为了查看这个帝国的疆域，我曾经去泰国和老挝拜访过那些和吴哥相联系的古迹。

占巴塞的神庙建在了距离湄公河不远的山上。这里的山有着不一般的外形，一座山头如同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庇护着神庙。坐落在半山腰的神庙下方的，是三个巨大的池塘，其中一个已经干涸了，但另两个还在使用。池塘的背后是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向神庙的方向。道路的两旁竖立着两行石柱，石柱上雕刻着象征着神的花纹。

所有的吴哥神庙都有一种叫作那伽（Naga）的怪兽，它是一种有着多个脑袋的眼镜蛇。一般在神道的两头，或者桥梁的两头，都会有那伽的护卫，这样的桥叫那伽桥。

过了这条路，首先看见的是两个配殿，配殿的屋顶早已经坍塌，但是墙壁经过千年后仍然耸立着。配殿后的道路则是由一系列的台阶

组成，当人们随着台阶逐渐升高的时候，附近的美景也渐渐收入眼帘。从山腰上，我看到湄公河两岸的平原上星星点点的绿树、成块的稻田以及远方的河道。在穆奥的时代，这里覆盖着大片的森林，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已经逐渐开辟成了稻田。

继续向上，就到了主建筑，也就是叫作瓦普的神庙了。神庙的主体还在，屋顶已经坍塌，显得破破烂烂。庙宇本身在数百年里也被当地人从信奉印度教改为佛教，当地人在神庙内部树立了一座菩萨像，而印度的毗湿奴神像则成了山下的一座门神。悬崖上也刻上了佛教的符号，在一处山洞里，洞壁上正向下滴着水，被虔诚的人们当成圣水。

这里曾经是吴哥王朝北方的中心，拥有着肥沃的土地。

在山下，仍然可以找到那条笔直地通向帝国首都吴哥的大路痕迹。

同样通往首都的大路痕迹也可以在泰国的遗迹中找到。在泰国东北部的高原上，有一个名称复杂的城市叫作那空叻差是玛（Nakhon Ratchasima），它还有一个简化的名字叫作呵叻（Khorat），起源于泰国东北的呵叻高原。这座城市是泰国东北部最重要的中转站，不管是公路还是铁路都在这里分成三叉，要么向北通往老挝的首都万象，要么向西通往泰国首都曼谷，要么向东经过老挝的占巴塞进入柬埔寨。

从呵叻开始向东，一路上都充满了吴哥时期的古迹，整个泰国的东北部在古代都纳入了吴哥帝国的统治之下。

当我听说呵叻附近就有两处保存最完好的吴哥建筑，立即决定前往参观。这两处地方一处叫作帕侬隆（PhanomRung），另一处叫作披迈（Phimai）。

从北方的乌隆府（Udon Thani）坐车赶到呵叻的时候，已经是夜间11点钟了。由于没有预定旅馆，我离开车站进入市区找了半天，发现旅馆不是价格高昂，就是已经没有了空房，到了午夜过后的1点钟，我决定不在呵叻住下，于是又回到了汽车站。我惊奇地发现，到这时竟然还有前往南隆（Nang Rong）的汽车。泰国的交通十分发达，在东南亚的国家中首屈一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要去帕侬隆，必须先经过南隆，于是我在深夜上车，在凌晨3点多到达了南隆，并在汽车站的长条椅子上睡到了天亮。

清晨，我四处寻找着从南隆开往帕侬隆的宋苕车。所谓宋苕车，是泰国和老挝流行的一种公交车。它实际上是小型的皮卡（也有大型的卡车，但很少见）改装成的客车，后厢里不是装货，而是放了三条长条凳。在泰国，长途车多半是质量不错的大客车，而短途则主要靠宋苕车来运客。

为了到达帕侬隆，我必须在旧市场附近坐宋苕车到达帕侬隆附近的停车点，停车点距离帕侬隆还有八公里，在这里，另一趟宋苕车会把去帕侬隆的客人带到目的地。在泰国，寻找市场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意味着可以好好地填一填肚子，因为市场上什么食品都能买到。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上了宋苕车，手上还拿着味道可口的烤鸡翅。

然而，到了帕侬隆附近的停车点，下车后我却找不到去往帕侬隆的车了，据说由于客流少，这班车已经停开了，只有一位摩托车司机愿意带我去，但价格不便宜。于是我决定扛着大包步行7公里。

但是，在泰国的旅行者很难有机会在公路上进行长时间的徒步。泰国由于土地私有，人们并不担心土地被政府没收，于是生活在乡间的人们大都比较富裕，他们一般会买一辆车开，并乐于免费搭载路上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人。

果然，我走了不久就碰到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他示意我上车免费搭载我一段。我感激地道谢，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

然而，上车后我却发现这人有些奇怪，他的身上飘荡着摄人心魄的香水味，他的头发很长，扎着辫子，动作有些女性化。当他发现头发被风吹起到了我的脸上，连忙把辫子抓到前面用嘴巴咬住。

接近帕侬隆山脚的岔路口，还有两公里的山路要走，我示意他把我放下来。他不可能专门去帕侬隆，而一定是顺着主路去往别的地方，我不忍心让他继续送我上山。

然而在这时，他的手开始不老实，把一只手伸到后面来抚摸我的裆部。我的双手一只扶着车，一只扶着背后的旅行包，没有第三只手阻止他。而我由于感激他的搭载，也不忍心呵斥他，于是只能大笑着说：不，不，我不喜欢这样。

他不情愿地住了手，把我放在了路口，离开了。

然而几分钟后他又追了上来，把大拇指放在嘴巴里向我示意，并暗示是他帮我做。他的执着让我再次笑了起来，并严肃地告诉他，我不是同性恋，但我感谢他搭载了我。他再次不情愿地离开了。

走了不远，一辆小型的皮卡车突然停在了我的背后，一个男人从驾驶室里问我从哪儿来。当听说我从中国来，他一挥手让我上了后厢，并一直把我送到山顶的景点门口。“我是警察。”他自豪地告诉我。

帕侬隆所处的位置已经接近泰柬边境，从帕侬隆山向下望去，可以看到柬埔寨的群山和平原。这座神庙的规格要比老挝的占巴塞更大，也保存更完好。与它的邻居们比起来，泰国的景点都显得整洁有序。

在史前时期，帕侬隆山曾经是一座火山，这里留下了大量黑色

的、充满了空洞的火山岩石，硕大的神庙就在山顶的最高处。装饰着那伽的长长道路在山顶处交会，交会点上耸立着一座印度风格的高大塔楼。虔诚的人们在神庙外举手礼拜着。在神庙的中间，放着一头神牛石像。一座穿越了历史的武士像立在门口，仿佛守卫着帝国的秘密。

当我离开神庙，准备下山的时候，另一辆车又停在了我面前。车里坐着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几乎不会英语，更不会中国话，但他们友好地示意我搭车。

上了车，漂亮的女士递给我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我们用手势和几个简单的发音交流着。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决定把我一直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南隆去。我表达了对友好泰国人民的感激，却无以回报。这一趟旅程印象最深的，不仅是那雄伟的神庙，还有那儿友好的人们。

到了南隆，我坐车回到了呵叻，马不停蹄又上了另一辆车，这次我的目的地是披迈，在那里，拥有着泰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吴哥时期遗迹。实际上，披迈的四周星星点点分布着大量的吴哥建筑，表明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居民点，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地区中心。

如今，在披迈城市的最中心是一座高耸的塔楼，中心塔的两侧还有两个小塔，组成了建筑群的核心部位，这些被围绕在第一层的宫墙以内。在宫墙之外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庭院的四角带有四个水池，一条如同小狗般强壮的蜥蜴在水池的岸边，看到人后立即钻进了草丛。庭院里分布着其他的宗教设施和宫殿，接着是外宫墙。

外宫墙之外，就是披迈的城市区了。自从吴哥以来，这里的居民已经完成了换代，在吴哥时期是高棉人，而现在已经换成了泰人。但是泰人仍然以这座了不起的建筑为傲。

在庞大的居民区之外，是城市的城墙，这已经是从巨塔算起的第三重墙了。墙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池、公园以及人工的小山，山上

耸立着建筑遗迹，墙外则是宽阔的护城河遗址。

城墙的南门如同一个凸起的三角，三角的底边是著名的胜利门，从神庙通往胜利门的大道继续向南延伸，直达几百公里外的吴哥遗址群。

这个涵盖了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的帝国用宏伟的建筑展现了它的强大，那么，这个王国是怎么诞生的，又如何变得如此衰落不堪？

西方人花了很久才确信，现在的柬埔寨人就是当初庞大帝国的残留，而这个帝国早期的痕迹，除了考古学的证据之外，还保留在中国的史籍之中。

第八章　吴哥之前的高棉国度——扶南和真腊

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中央市场像是用复杂的积木拼凑起来的，它戴着庞大的穹顶，却显得低矮和庞大，加上黄颜色的色调，如同是一个巨大的荷包蛋摊在了地上。

金边虽然拥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以及王宫、独立纪念碑、沃翁山，但对于游客来说，中央市场才是金边真正的中心。市场外车水马龙，市场内人流攒动，这里还是柬埔寨钱商聚集的地方，周围又分布着数家长途汽车公司，到达金边的游客们都喜欢到这里购物、换钱和中转。

我在中央市场西南角的一个停车场登上了一辆去往茶胶（Takeo）的长途车。茶胶位于金边以南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距离海边不到一百公里，距离越南边境只有几十公里。

谈到城市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想到拥挤不堪、人头攒动的景象，

但作为外省省会的茶胶却显示了柬埔寨的另一面。

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只有在一片市场区里有拥挤的人流，出了市场，就很少见到人了。甚至很难说清楚哪里是城市中心：竖着纪念碑的广场上长满了野草，却没有人光顾；在市政厅的门口停了几辆车，同样看不到人；这里的寺庙也像柬埔寨其他地方一样宏伟，僧人却不多见；在码头上，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在等船，以至于一两个小时后，才凑够了七八个人开船。这里的人们大都生活在乡间，对于城市的需求并不强烈，以至于城市看上去只是一个衙门，没有事不用跑进来。

但是，不要因为茶胶现在的空荡就小看了它的历史，实际上，这里曾经是柬埔寨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我之所以到达茶胶，是为了去一个叫作昂戈博雷（AngkorBorei）的地方，这个小镇，曾经是吴哥王朝之前柬埔寨的首都之一。

要到达昂戈博雷，必须从茶胶码头坐船，沿着一条运河（15号运河）前行。这条运河有着奇怪的特征：在旱季的时候它是一条河，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河道，但到了雨季，雨水淹没了堤岸，运河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湖泊，如果不熟悉河道，很可能把船开到一些奇怪的地方抛了锚。在运河的堤岸上，当地人建立了不少简陋的高脚茅屋，旱季时房子是在陆地上，到了雨季，则仿佛是建在水上。

千百年来，柬埔寨人就是利用无处不在的运河来进行交通，15号运河只是柬埔寨乡间生活的一个缩影。

带有马达和旋翼的船在运河里疾驶，坐在侧翼的人们脸上都被溅上了一层水雾，在运河的两侧，一座座村庄、小镇和寺庙迅速地朝后退去，运河的水并不深，长满了漂浮的水生植物，当地人下水在这些植物上寻找着螺蛳。偶尔在岸边会看到不少的船，那似乎是一个水上

的市场，正是这些本地市场的存在，使得当地人不用依赖于城市贸易而生活。

昂戈博雷距离茶胶有二十几公里，坐船用了半个小时。这座建在河边的小镇横跨运河两岸，拥有崭新的寺庙群和发达的贸易船，由于靠近越南，越南的商品就通过当地人的船只源源不断地运来。

不过，说它的贸易发达也是相对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很难相信，一个叫作水真腊的强大国家曾在这里建都。水真腊统治的区域从这里出发，涵盖了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并一直到海边。水真腊的人们在船上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本领，但奇怪的是，它仍然是一个陆上政权，而没有发展出如同雅典、英国那样的海上文明。

在距离昂戈博雷两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头叫达山（Phnom Da），那儿有一座古老的寺庙，最初建造的年代也是在真腊时期，但后来在吴哥时期又被重建过。如今，它的文物早已经被运到了别处，只剩下一个空壳在山顶孤独地眺望着不远处曾经的首都。

当我到达达山的时候，整个山上除了我，只有一位看寺庙的老人，他坐在寺庙的门槛上，仿佛已经坐了一辈子。达山寺庙已经非常破旧，顶部都没有了。从山顶向下望去，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以及河网纵横的土地，一艘小船在只有两三米宽的河道上行驶。这里曾经都属于一个国家，现在却分裂了：从达山望去，不到十公里之外已经叫作越南。

水真腊信奉的仍然是印度教，但现在的人们已经改信了佛教，于是，在达山的山脚下又出现了一个佛教寺庙，山顶上的印度教遗迹和山脚下崭新的佛教寺庙诉说了柬埔寨上千年的历史。

第二天清晨，从昂戈博雷回到茶胶，一群清晨出门化缘的僧人吸引了我的目光。由于佛教国家僧人地位较高，他们的化缘仿佛是赠予，而非祈求施舍。每一个化缘的僧人都穿着橘黄色的僧袍，打着一

把黄伞，怀里抱一个化缘钵，如果两个人同行，则一个人持钵，另一个人提化缘袋。当他们走到商户的门口，并不登门，而是静静地伫立在门前等待着。商户里的人会出来，谦恭地把钱放进化缘袋，或者把食品放进钵里，再虔诚地低下头，双手合十，请求着僧人的祝福。僧人们嘴中念念有词，背诵着经文，为施舍的人们祈祷着。

这里的人们没有把施舍当成负担，而是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僧人们也保持着简朴的习惯，依靠供养生存。相比国内，许多中国人对东南亚寺庙的淳朴印象深刻，这也是人们来到东南亚拜佛的原因。

茶胶这样的小城也是吃昆虫的好地方，在唯一热闹的市场里，几个摊位上装着成麻袋的昆虫，有蟋蟀、水虿、蝼蛄、蟑螂、蚂蚱等品种，水虿的价格偏高些。另外一个摊位上在卖一种价格便宜的小贝壳，与一般的贝壳不同的是，这里的贝壳即便已经做熟，却仍然是闭合的，人们要用牙齿把贝壳咬开，里面的贝肉带着汤汁吃起来鲜嫩无比。这种小贝壳是整个柬埔寨非常普及的食品，在任何人口聚集的地方都能买到。我买了一袋贝壳和一袋蝼蛄，边等车边和几个孩子分享着，那的确是可口的美味。

离开了水真腊的故都，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陆真腊的首都。在水真腊的北面，随着越来越远离大海，运河系统也逐渐减少，北方的人们生活在平原上和丛林中，陆真腊曾经的首都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就隐藏在大片的榕树里。

三坡波雷古的位置恰好处于柬埔寨现在的首都金边和古代吴哥的首都暹粒之间，如果从金边坐车去往暹粒，在恰好一半的位置有一个叫作磅同（Kompong　Thom）的城市，距离这座城市30公里远的地方，隐藏着这片前吴哥时期的神庙群。

实际上，这片神庙建立的时候，吴哥王朝已经取代了所谓的陆真腊，他们在这个前朝的首都建立了神庙，后来，又移往了更北方，建

立了吴哥窟方圆几百里的遗迹。

为了去往这片比吴哥更古老的神庙，我清晨从金边坐车出发，希望在上午11点左右赶到磅同，再从磅同租一辆自行车骑往三波坡雷古。

由于汽车的晚点，到达磅同时已经接近下午1点，办完住宿手续之后，一位当地人听说我下午还要骑车来回60公里，吐了吐舌头。他告诉我，自己有一辆不错的山地自行车，是一位外国游客卖给他的，他可以租给我。

那是一辆不错的自行车，有八九成新，如果是完全的新车，大约值2000元人民币。在磅同租车是用不着押金的，甚至连查验护照都免了，一切基于信任关系。可是，由于手续太简单，等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我把他家的位置忘记了，为了找到地方，花了很久时间。

一路上，通往三波坡雷古的道路都有明显的标志，但最后15公里的路却并不好走。这里虽然位居柬埔寨最著名景点之列，却只有一条土路通往神庙，加之我去的时候正在修路，自行车在路上非常颠簸，若非这辆山地车质量不错，我很可能早就散架了。

两个小时后，我已经站在了三波坡雷古的外围。吴哥古迹群大都是石头建筑，但由于这里的寺庙时代更早，所有的建筑都是砖结构的。这让我想起了在越南美山看到的建筑，也意识到，真腊时期和占婆的文化更加相似，只是到了后来的吴哥时代，柬埔寨人（高棉人）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特征，开始兴建巨石建筑。

神庙群分成三部分，分别叫作三波寺（Prasat Sambor）、狮子寺（Prasat Tao）和夜奔寺（Prasat Yeai Poeun）。在狮子寺，一对雄伟的狮子雕像雄踞在唯一残存的高大寺塔门前，相比后来在吴哥所见到的无数狮子，这对狮子的雕工相对简单，但它们却是吴哥所有石狮子的祖先，并且在质朴的刀法下已经显露出仰天长啸的气魄。

相比于其他两组寺庙，夜奔寺的寺庙群保留得更加完整，也更加多样。这里的塔体上还保存着精美的雕刻，这些用砖做的雕刻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时间。这里的寺塔不仅有普通的四角佛塔，还有一种特殊的八角形塔，在别处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佛塔。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塔顶已经长满了野草，有的已经崩塌了，有的塔顶已经开裂，从内部看得见裂缝处闪现的天光，还有的塔已经被巨大的树木彻底毁灭了。在夜奔寺的入口处，有一座被榕树毁掉的寺庙，在巨大的树根下，只有塔门的砖头由于嵌在了树根内，还保持着站立，其余的塔身都已经无存，于是，树根如同一个巨大的门敞开着，迎接着来来去去的人们。

三波坡雷古的建筑大多位于道路的南侧，但是，在道路的北侧却有一座更加令人瞠目的塔。一座榕树的根已经将塔身完全包裹了起来，网状的树根如同一顶奇特的帽子罩在塔上，告诉人们什么是岁月的痕迹。

关于柬埔寨早期的历史，人们很难从高棉文化典籍中找到记载，反而是中国的典籍保留了最多的记述，使得我们还可以通过古人的认识来了解这个国家。

当越南的中部被占婆人所占领的时候，在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国东部却生存着另一个人种——高棉人，也就是现代柬埔寨人的祖先。

占婆人是海上民族，来自于海岛，使用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而高棉人则是陆上民族，他们很早就占据了这片土地，使用的语言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高棉人的近亲民族是孟族人，他们使用着类似的语言。孟族人居住在泰国的中部、西部和缅甸地区。但孟族人在一些新民族入侵下衰落了，他们的领土如今被泰人占据变成了泰国，被缅人占据变成了缅

甸。现代孟族人分布在缅甸东部的海岸附近，变成了缅甸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邦。

关于柬埔寨（高棉人）最早的记载在中国的《后汉书》中，公元137年，一个叫作“究不事”的地方的人献来了未加工的犀牛角和白雉。究不事是柬埔寨（Cambodia）的音译，从读音上来看，这个词的变化并不大。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史书中被称为扶南。扶南（Phnom）在高棉人的语言中就是“山”的意思，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山的民族。

《晋书》中从武帝司马炎开始，频繁地记载了扶南到中国来进贡事件。在《北史》中，我们看到人们喜欢使用扶南的犀角杖，可见当时两地之间已经有了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

关于扶南国的来历，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梁书》、《南齐书》、《南史》中都有近乎相同的记载，讲述了一个融合了婚姻、爱情、征服和开化的故事。

《梁书》中提到，从前在扶南国有一个叫柳叶的女王，她的国土上人民裸体披发，不以为耻，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这时，一个身负文明和开化使命的英雄出现了，这个英雄叫混填：

扶南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

扶南国俗本裸体，文身被发，不制衣裳。以女人为王，号曰柳叶。年少壮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梦神赐

之弓，乘贾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诣庙，于神树下得弓，便依梦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叶人众见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张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叶大惧，举众降混填。混填乃教柳叶穿布贯头，形不复露，遂治其国，纳柳叶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后王混盘况以诈力间诸邑，令相疑阻，因举兵攻并之，乃遣子孙中分治诸邑，号曰小王。外来的混填利用武力和恫吓征服了扶南，却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利用婚姻娶了柳叶女王，并教导人民走向文明。这个传说在现代也得到了部分承认，它反映了扶南国接受印度文化的历史。

根据考古学证据，扶南是一个受多方影响的地区。首先，它的语言可能属于孟高棉语族，但又受到南岛语系的影响。其次，它和周边的国家已经有复杂的贸易联系。

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另一种文化入侵了这个地区，这种文化来自遥远的海的彼岸——印度，在它的影响下，扶南选择了印度教作为国教。

关于印度教如何舶来的证据，可能就隐藏在上面那则传说当中：柳叶女王属于更加土著、也更加原始的民族，而混填这个“大山的皇帝”来自于广袤的文明之地南印度，在那儿婆罗门教（印度教）已经盛行，而佛教也作为一种替代品被人接受。在未来，这两种宗教对于东南亚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带着印度文明的混填来到扶南，并娶了当地的女王为妻，印度教也随之在他的朝廷成为主流。随着统治的时间日久，下层民众也开始接受这种外来的宗教，使得柬埔寨地区成为足以和印度相媲美的宗教地域。



占婆遗迹。两座神庙。来自世界的科学家都在想办法修复这里的神庙，但有的神庙已经无法修复，能够修复的，也比柬埔寨吴哥受到的关注小得多。



美山神庙。



顺化的墓地。顺化皇陵附近的诸多山头已经连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这处墓地在玄珍公主路不远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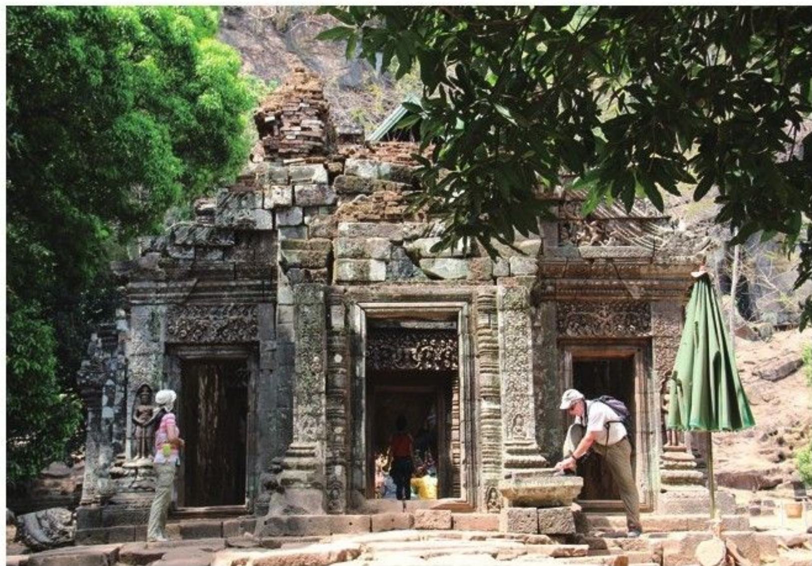
从巴肯山看到的吴哥寺。巴肯山位于从吴哥王城到吴哥寺大路的西侧，是眺望吴哥窟最佳地点。



吴哥王城的鬼门。吴哥王城一共五个门，唯独东侧开有两门，其中一个胜利门，另一个则被当地人称为鬼门。



老挝占巴塞瓦普寺西配殿的大门。两座配殿的屋顶都已经无存，只剩下了乱石的长廊和空白的广场。



瓦普寺正门。主殿的顶部已经坍塌，只留下了下部被当地人改造成了佛寺。



瓦普寺上的雕塑。与柬埔寨、泰国的吴哥雕塑如出一辙。



泰国朗山寺主殿。高大的朗山寺庙高居在小山的顶部，睥睨着四周的平原，不远处就已经是柬埔寨的领土。



朗山寺残留的武士像。在泰国境内的高棉寺庙往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老挝、柬埔寨的情况形成对比。



披迈的主寺塔。泰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吴哥遗迹。



高大的树木和通往古寺群的后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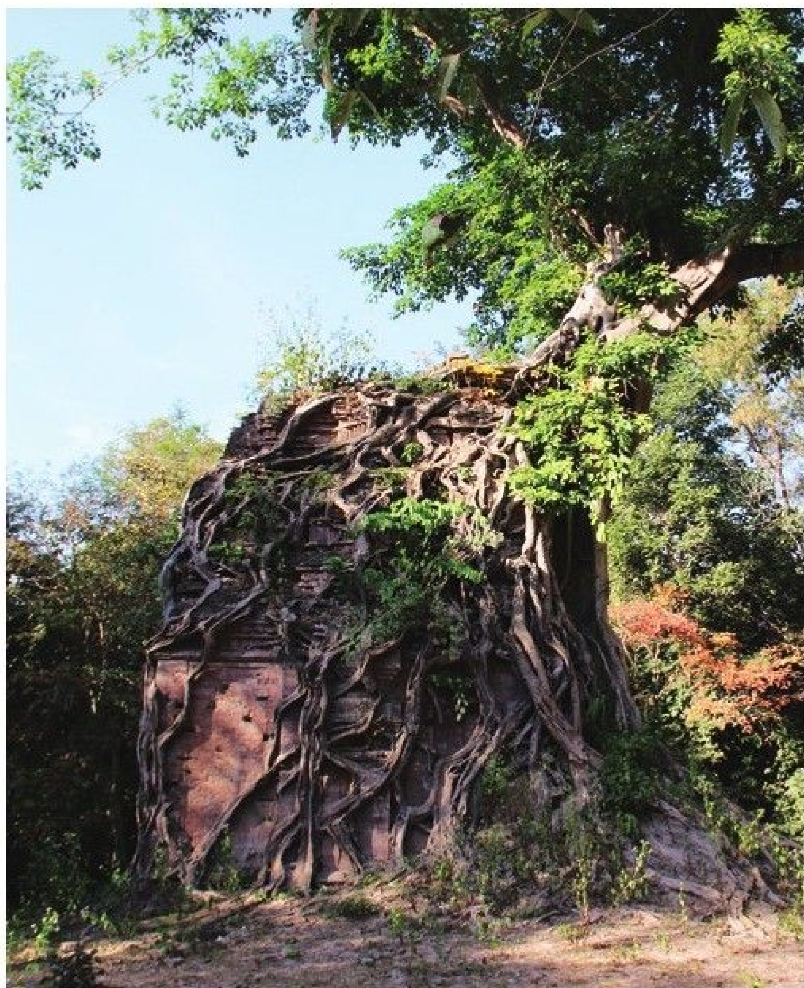
茶胶的化缘僧。僧人们不用祈求，只需打伞站在门外，就会有人从屋里出来施舍。



夜奔寺佛塔上的雕塑残迹。



夜奔寺内的八角塔。



被树根缠绕包裹的寺塔。这座寺塔的年代比吴哥诸寺更加久远，但它在树木的重压下至今仍然站立着。

另一种观点认为，将印度教带到东南亚的，是无所不在的贸易。印度人通过海洋早已影响了东南亚，未开化的东南亚居民接受印度教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今，扶南国的遗迹已经很少，甚至扶南国的首都也无迹可寻。在人们的口头传说中，一个叫作巴山（Ba Phnom）的地方被认为是

曾经扶南的首都，然而那儿的地表上除了一座新建的寺庙之外，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遗迹却早已经无存了。

扶南国的体制很可能是一种帝国模式，即它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的周围仍然有无数的小国，这些小国臣服于它，却又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

在中央集权模式没有确立之前，帝国模式让一个国王能够尽可能大地控制远方的土地，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又有着巨大的弊端：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想去控制别人，而不是被控制，他们争先恐后地通过竞争获得皇帝的地位。在这种模式下，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避免不了由盛转衰的命运。

到最后，一个叫作真腊的国家崛起了。真腊和扶南并非完全不同的种族，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夏和商、商和周的关系，虽然属于不同的部落，曾经臣服，也曾经对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融合到了一起，以至于现在已经没有扶南人后裔还是真腊人后裔的说法。

到了公元6世纪，真腊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和扶南相抗衡的国家。

这时候，一个联姻事件触发了两国关系的变动：一位叫作巴伐跋南（Bhavavarman）的扶南王子娶了一位真腊公主为妻，当真腊的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继位成为了真腊国王。

巴伐跋南的野心越来越大，作为扶南的王子，他清楚地知道扶南已日渐衰弱，而真腊正日益强盛。当扶南国王去世后，巴伐跋南决定开始行动了。他不承认扶南太子的继承权，宣布自己才有权继承王位，并率领大军开始进攻扶南。两国的军队很快分出了胜负，扶南太子匆匆离开了自己的国土，流亡到更加靠南的克拉地峡一带建立了流亡政权，史称夏连特拉王国，而巴伐跋南则兼任了两国的国王。

但这次合并却并没有形成永久性的统一，不知何原因，扶南后来

仍然部分独立于真腊的强权，直到100多年后，真腊的大军再次横扫了扶南，将它从历史中彻底抹去了。从此以后，真腊就成了高棉人的代称，这种称谓一直持续到吴哥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元明时期。

在真腊高棉的历史中，这个国家又曾分裂为水真腊和陆真腊两个王国，水真腊在南方靠近海洋和低地，陆真腊在北方。

我所游览的昂戈博雷和三波坡雷古都曾经扮演过两国首都的角色。

但到了晚期，水陆真腊再次合并，初步形成了横跨越南、柬埔寨、泰国、老挝的国家，为吴哥的强盛打下了基础。

也就是在扶南和真腊时期，这些处于柬埔寨的政权与位于越南南部的占婆开始争斗，占婆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在陆地上却一直受制于扶南的陆军。当占婆逐渐强盛，而扶南和真腊出现衰落或者分裂的时候，占婆北部的越南却又独立并强盛了起来，使得占婆人在对待高棉时总是受到掣肘。

扶南和真腊时期，柬埔寨与中国的联系也比人们预料得还要频繁。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在中国佛教传播中起到的作用。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却一直面临巨大的瓶颈：

虽然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新鲜的宗教感兴趣，对于佛教的教义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经典不同，佛教的佛经虽然经过三次大的结集，但三次结集却并没有像《圣经》或者《古兰经》一样形成一部为全体教徒膜拜的经典。三次结集的成果汇成了《阿含经》（南传佛教中则属于南传大藏经的一部分），这部经文最直接地记录了佛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情。但是，随着佛教的分裂，只有上座部将《阿含经》奉为圭臬，其余的部派则开始了个人发挥，

佛学大师们创作了各种各样的佛经，发展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甚至连方法论都有区别，这些大师的著作各自被本门奉为经典，反而是记录了佛陀言论的《阿含经》由于道理过于质朴、形式过于简单而受到了忽视。之后，随着大乘和金刚乘（密宗）的兴起，佛经也变得更加复杂。

如此众多的佛经对于刚刚了解到佛教的中国人而言太难理解，更难接近原典，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佛教。

寻找新佛经、了解各种教义的实质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译经师们作为文化的使者出现了。在那个阶段，任何一个携带着某种佛经、并且能够理解它、讲解它的人都能成为文化的使者。一时间，从印度和各个佛教国家来的僧人成了中原人士追逐的对象。

从印度将佛经传往中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域道，即后来鸠摩罗什从西域来华的道路，也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经过东南亚去往印度的海路。在这条海路上，除了走马六甲海峡之外，从印度来的人还会选择乘船进入扶南境内，再走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再继续乘船去往中国。

作为中转站和文化中心之一的扶南就承担了向中原供应僧人的重任。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第一批扶南僧人负笈北上，成为传道的先行者。他们大都掌握了一两本佛经，利用这一两本佛经的知识在中国开坛讲课，并拥有了一定的从众。由于佛教浩瀚、庞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中国很快成为佛教教义的试验田，宗派林立、说法不一，却又显示出勃勃生机。

早期最著名的僧人叫僧伽婆罗，他在南朝的萧齐时代进入中国，萧齐和陈朝恰好是中国礼佛最虔诚、甚至为此不惜亡国的时代，僧伽婆罗迅速被认定为一代宗师，留在中国翻译了数十卷经书，包括了

《解脱道论》、《大育王经》等经典篇目。

僧伽婆罗之后就轮到了著名的僧人真谛。真谛的祖籍在印度，后来到扶南讲法，四处求取经文和圣僧的梁武帝派人找到了真谛，鼓动他前往中原。

真谛听从了梁武帝的话，从扶南北上中原。他带着大量的经文，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师。真谛在中原不仅学习了汉语，还翻译了数百卷经文，这使得他与后来的鸠摩罗什、玄奘齐名。

更难得的是，虽然现在的东南亚大都信奉上座部（小乘、南传）佛教，在扶南时期首先传入的反而是大乘佛教的经典，真谛所翻译的最著名经书是《俱舍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奠定了大乘佛教基础的经文，这些经文使得中国成为大乘佛教研究的中心，并经过自我进化，产生了禅宗。

到了唐代，另一个僧人玄奘也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痛感大乘经文的不足，于是前往印度取经。从这个角度说，那位从扶南来的僧人影响到了后来的玄奘法师。

当真谛的大乘佛经在汉地逐渐取代了小乘、越来越受人关注的时候，在东南亚佛教反而受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的影响转向了小乘，并最终取代了最为流行的印度教，成为现代的主流宗教。

第九章　跟随元朝人游高棉

在去吴哥窟之前，我一直在读一本中国人写的吴哥旅行指南。这本旅行指南虽然内容少了一些，却比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或者《罗浮旅游指南》（RoughGuide）有趣，不仅介绍了吴哥的地理和景点，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当地人的生活和习俗，甚至还被翻译成了外文进行专门的研究。

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生活在13世纪的中国人，但他写的内容即便到了现在仍然不过时，游客可以拿着这本书游览吴哥遗迹，还可以了解近千年前的风土人情。这位穿越了时间的作者叫周达观，他生活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

周达观，字草庭，浙江温州人。如同古代吴哥的社会风俗主要由他的记载才为现代所知一样，现代人记住周达观，也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真腊风土记》，实际上，除了这本书，历史上没有太多关于周达观的记载。

元朝的蒙古人虽然没有占领东南亚，然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冲击却影响深远，不管是越南、占婆，还是吴哥、蒲甘，莫不由于元朝的入侵和威胁形成了一股民族势力，并借助抵抗元朝而凝聚成整体。甚至可以说，东南亚民族的文艺复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由于蒙古人无法通过武力征服高棉，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手法：用武力作胁迫，用谈判作手段。元朝的目的是通过谈判获得宗主权，只要对方愿意进贡，那么就假装它们已经属于自己了。到了明朝，这样的进贡规矩更是发展到了最高峰，皇帝千方百计鼓励外国人前来进贡，只要对方肯来，皇帝会拿出价值更高的物品返还（赏赐）给对方，于是，所谓的进贡团实际上成了贸易团队，一方获得了名分，而另一方获得了实惠。

在周达观之前，蒙古人向吴哥派遣了一个千户长和一个万户长，但是两人一去不返，不知是被害，还是病死了。

公元1296年，周达观接受了朝廷的命令扬帆出海，前往吴哥的土地，历时一年半，对吴哥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真腊风土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吴哥的建筑、风俗和政治，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旅行指南。

在周达观到达的时候，虽然他仍然把柬埔寨称为真腊，但根据现

在历史学家的划分，此时的柬埔寨已经进入了吴哥时期。

至于真腊如何变成吴哥，最接近的叙述来自于阿拉伯人。

由于中国、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贸易联系，阿拉伯的商人们很早就曾经到达过东南亚。一位叫作艾布·赛德·哈桑（Abu Zayd Hassan）的人写了一则故事，这则故事来自于一位去过东南亚的商人的道听途说。据说，在公元8世纪末，正是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室利佛逝王国最兴盛的时候，真腊国王摩希婆提跋摩一时心血来潮，表示希望看到室利佛逝国王摩诃罗阇的脑袋，再把它盛到盘子里。消息传到了室利佛逝国王的耳朵里，他立即对真腊发起了进攻，抓住了倒霉的真腊国王，砍掉了他的脑袋，装在了坛子里。就这样，真腊灭亡了。

一位叫作阇耶跋摩的人被室利佛逝国王带到了爪哇，过上了客居的生活，当他回到柬埔寨之后，立即扯起了反对室利佛逝的大旗，并取得了成功。反叛者也因此成为国王阇耶跋摩二世，吴哥王朝的开国君主。

阇耶跋摩二世宣告独立时，他把首都定在了三波坡雷古，但随后，他决定把都城迁往洞里萨湖（金边湖）的附近，于是，吴哥和它的周围成了吴哥王朝的中心。在阇耶跋摩二世时代，还没有现在的吴哥城和吴哥窟，据说他选择的都城在距离现在吴哥窟东北40公里的荔枝山上，后来又迁到了暹粒以东13公里的罗洛，形成了如今的罗洛建筑群。

直到200多年后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时代，才开始兴建最为宏伟的建筑吴哥窟（小吴哥），他的时代也是吴哥王朝的最高峰。然而，苏利耶跋摩二世末年，这位好大喜功的国王却对占婆发起了一次灾难性的远征，之后，占婆掠夺了吴哥。

但占婆的占领是短暂的，阇耶跋摩七世赶走了占婆，成为柬埔寨

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国王。这个国王建造了著名的吴哥城，也就是大吴哥，并修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寺庙。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阇耶跋摩七世的辉煌已是回光返照，这位伟大国王的建筑作品彻底毁掉了帝国的财力，使得资源分配到了浩大的工程之中，以至于吴哥的经济和社会彻底衰落了。

周达观到来的时候，吴哥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正因为如此，那些辉煌的作品都已经完工，周达观看到的吴哥已经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哥很相似了。

那个时代，除了这位元朝的使臣之外，还有一批中国人在吴哥做生意，当地人把这些人称为“唐人”。通过一年多的观察，加之在唐人群体中四处打听，周达观的书将一个真实的吴哥反映给了我们。

对于一个读者来说，感受最深的，也许是吴哥王权的威严。周达观向我们描述了国王出行时的情况：

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点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制度迥别，不知其何所用。又有宫女，手执标枪、标牌为内兵，又成一队。又有羊车、鹿车、马车，皆以金为饰。其诸臣僚国戚，皆骑象在前，远望红凉伞不计其数。又其次则国主之妻及妻妾，或轿或车，或马或象，其销金凉伞何止百余。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其四围拥簇之象甚多，又有军马护之。若游近处，止用金轿子，皆以宫女抬之。大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观者皆当跪地顶礼，名为三罢。不然，则为貌视者所擒，不虚释也。对于吴哥的等级制度，周达观也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在讲到吴哥的建筑时，他不吝笔墨地叙述了国王宫殿的奢华，然而，国君以下的房屋却显得简陋无比，甚至大臣的房屋也不允许全部使用瓦片，而寻常百姓人家更是片瓦不留。

……如国戚大臣等屋，制度广袤，与常人家迥别；周围皆用草盖，独家庙及正寝二处许用瓦。亦各随其官之等级，以为屋室广狭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草盖，瓦片不敢上屋。其广狭虽随家之贫富，然终不敢傚府第制度也。在服饰上，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自国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围腰。出入则加以大布一条，缠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级。国王所打之布，有直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其国中虽自织布，暹罗及占城皆有来者，往往以来自西洋者为上，以其精巧而细樣故。人惟国主可打纯花布。头戴金冠子，如金刚头上所戴者；或有时不戴冠，但以线穿香花，如茉莉之类，周匝于髻间。顶上戴大珍珠三斤许。手足及诸指上皆带金镯，指环上皆嵌猫儿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掌皆以红药染赤色。出则手持金剑。百姓间惟妇女可染手足掌，男子不敢也。大臣国戚可打踈花布，惟官人可打两头画布；百姓间惟妇人可打之。新唐人（指中国居住在柬埔寨的人）虽打两头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丁八杀”故也。暗丁八杀，不识体例也。从周达观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集权制国家。

这样的国家有一个特点，禁忌会非常多。比如，在中国，黄色的物品被认为是皇室的象征，民间禁止使用；而吴哥的禁忌远多于中国，因其集权的程度比中国更高。

另外，在东南亚，鲜花的消耗量始终很大，也可以从上面的文字中找到痕迹。当读到妇女用鲜花串装饰自己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越南胡志明市（西贡）购买花串别在头上的老妇人，以及泰国曼谷那巨大的鲜花集市。反而是柬埔寨地区由于贫穷，鲜花的销售并不多。但总的来说，整个东南亚仍然是最喜欢用鲜花的地方。

在柬埔寨所有的风俗中，最令周达观感到有趣的是一种破处的仪式。由于受孔孟儒教和程朱理学的影响，汉地对处女看得非常之重。汉地的周达观来到吴哥，却发现这里的妇女不仅不看重结婚时是否处

女，还刻意要在女孩小时候，找来僧道把她的处女膜刺破。

富室之女自七岁至九岁，至贫之家则止于十一岁，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阵毯。盖官司每岁于中国四月内，择一日颁行本国应有养女当阵毯之家，先行申报官司。官司先给巨烛一条，烛间刻画一处，约以是夜遇昏点烛，至刻画处，则为阵毯时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择一僧或一道，随其何处寺观，往往亦自有主顾。向上好僧，皆为管户富室所先，贫者亦不暇择也。官富之家，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至有一百担者，该直中国白金二三百两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担，或一二十担，随家丰俭。所以贫人之家至十一岁而始行事者，为难办此物耳。亦有舍钱与贫女阵毯者，谓之做好事。盖一岁之中，一僧止可御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许。是夜，大设饮食鼓乐，会亲邻。门外缚一高棚，装塑泥人泥兽之属于其上，或十余，或止三四枚，贫家则无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轿伞鼓乐迎此僧而归。以彩帛结二亭子，一则坐女于其中，一则坐僧于其中，不晓其口说何语。鼓乐之声喧阗，是夜不禁犯夜。闻至期与女俱入房，亲以手去其童，纳之酒中。或谓父母亲邻各点于额上，或谓俱尝以口，或谓僧与女交媾之事，或谓无此。但不容唐人见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将明时，则又以轿伞鼓乐送僧去。后当以布帛之类与僧赎身。否则此女终为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适也。余所见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与女同寝，此后则斥于房外，任其所之，无复约束提防之矣。至若嫁娶，则虽有纳币之礼，不过苟简从事。多有先奸而后娶者，其风俗既不以为耻，亦不以为怪也。阵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余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错于途路间，鼓乐之声无处无之。从三波坡雷古骑行回到磅同的第二天，我搭了一辆当地的汽车到了暹粒，暹粒是游客们拜访吴哥的大本营，这里住宿便宜，生活设施便利，在整个柬埔寨首屈一指。

参观吴哥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租自行车自己游览，第二种则是当地人在摩托车后面挂一个斗，像是个小型的三轮车（实际上是四

轮，车斗两个，摩托车两个），最多可以坐四个游客。

刚刚在磅同骑行了60公里的我信心爆棚，决定骑自行车游览。吴哥的遗址群主要集中在以暹粒为中心的方圆100公里之内，一般人要花三天时间进行游览。这意味着我第一天骑行的距离将在120公里以上，以后每一天的距离大约在50公里左右。

当天傍晚，我购买了可以游览三天的门票后，售票员告诉我，虽然门票从第二天才开始生效，但当天傍晚就允许游客持票进去看一次日落。

吴哥景区的太庞大了，从售票处到吴哥窟要顺着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骑行很久。这条路，当年的周达观可能也走过，那些从南方顺着湄公河和洞里萨湖（金边湖）前来的人们，经过最后一段陆路到达帝国的首都。

接着，前面出现了一片湖区，仔细看起来，这片湖是正方形的，在湖的中间，是一块正方形的陆地。我已经到了吴哥窟（小吴哥）的外围，这片湖实际上是吴哥窟的护城河，而中间陆地的正中央，就是伟大的吴哥窟。只是由于面积太庞大，加上树木林立，还看不到那座巨大的神塔。这里的地域之广，只有到过的人才会有切身的体会。

在周达观的记述里，他把吴哥窟称作鲁班墓。“鲁班墓在南门外一里许，周围可十里，石屋数百间。”

周达观为什么把吴哥窟称为鲁班墓？这与当地的传说有关。相传建造这座神庙的是一位仙女的儿子，曾经在大神因陀罗的宫殿学习技艺，他也是柬埔寨人尊奉的建筑之神。这个传说到了居住在柬埔寨的唐人口中，则把当地的建筑之神与中国传说中的鲁班相比。

至于为什么将吴哥窟说成是墓地，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吴哥窟建于吴哥王朝鼎盛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时期，这位国王死后，遗骨可能就

葬在了吴哥窟内，他把世界上最恢宏的建筑当成了自己的墓地。

唐人们将这两个传说综合起来，将吴哥窟附会成了鲁班墓。

我沿着周达观当年走过的道路继续骑行，到了吴哥窟的东门。从这一侧，可以清晰地看到美丽的吴哥窟了。这里游人如织，是远眺吴哥的最佳地点之一。然而这次，我并没有进去参观，只是默默地坐在堤岸上望着落日的余晖照在寺庙的尖顶。

趁着天黑之前，我继续向着吴哥的中心——吴哥王城——

骑去。在距离东门不到一里之外，游人纷纷从一座小山上下来，那儿就是巴肯山，也是观日出日落的另一个著名地点。周达观在记述中将这里称为石塔山，“石塔山在南门外半里余，俗传鲁班一夜造成”。之所以称为石塔山，是因为这座几十米高的土山顶上建筑了一座辉煌的石头寺庙。

不过我没有时间爬上石塔山，而是继续向前，接下去就要进入吴哥王城了。

对于吴哥王城，周达观写道：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惟东向开二门，余向开一门。城之外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鑿石为象形。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每一个到达吴哥王城的人在城门口就会被震撼。如今的城门与周达观来时相比，除了破旧一些，几无变化。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那著名的石脸。阇耶跋摩七世在建立吴哥王城时，采取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在主要建筑上雕满了巨大的石脸。有人说，这些脸是观世音菩萨的脸，有人说，这些脸

是按照阇耶跋摩本人的形象雕刻的。但这些脸又是有差异的，每一张都有着细微的差别，更增加了神秘性。

除了城门上的石脸之外，城门外的那伽桥上108座天神也让人感到吃惊。准确地说，是54座神和54座魔，这些雕塑大都已经残缺不全，许多雕塑的头部已经缺失，却仍然保留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美。

穿过城门后，借助最后的光亮，我到达了那座独一无二的寺庙：巴戎寺。周达观把这座寺庙称为金塔。但它之所以无以伦比，则是因为那200多张石脸。由于天色已晚，整个塔上只有我一个游客。置身于这些来自远古的巨大石脸之中，望着石脸上若隐若现的笑容，甚至会发现许多石脸在意想不到的角度盯着自己，才能体会到，这个古代的君主是多么自大。他用全国的财力打造出了这座巨型的纪念碑，甚至不惜耗空国库，造成整个王朝的倾颓。

由于天色已晚，我决定回去休息。这时才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了很远，我骑着自行车试图寻找另一条路，却绕了个很大的圈子，在整个遗址区里折腾了一个小时，才重新看到了吴哥窟的护城河，只是这时的我已经置身于吴哥窟的西侧了。

第二天，我决定先从远的地方开始，去一些周达观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决定先去东北方几十公里外的女王宫（BanteaySrei），再去同一个方向的高布斯宾（Kbal Spean），最后，再折向南方去往罗洛，也就是阇耶跋摩二世选定的都城，比吴哥王城和吴哥窟都更加古老。

这一趟路程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20公里，由于绕路，可能还要多。我最多一天骑行过200公里以上，因此并没有把这点路程当回事儿，但事实证明我小看了柬埔寨阳光的烈度以及路上缺水的可怕。从高布斯宾出来的一段路程由于缺水，我看到路边一个草棚里有几个大汽油桶，就连忙冲了过去。当地人习惯于用汽油桶装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口干舌燥的我根本不在乎水的质量，也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连

忙低下头一顿牛饮。到后来，只要一看到路边有卖水的，立即下来喝上一瓶再上路。

柬埔寨的自然景致单调酷热，这几天的行程骑完之后，我的皮肤完全晒爆，我已经从外形上当地化了。

在路上，我还碰到了一处新爆炸的弹坑，就在距离路边几十米的田地里，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伤者。战争年代残留的爆炸物仍然折磨着这片贫穷的土地。

女王宫是一处美丽的红色石头建筑。与吴哥窟和吴哥王城中的巨大建筑相比，女王宫显得很不起眼，这个建于罗贞陀罗跋摩二世和阇耶跋摩五世时期的女王宫以其美丽的装饰性雕刻闻名。如细致入微的佛像、美丽的女神、带着鸟嘴的天神以及点缀在佛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蜗形卷，那蜷曲的藤蔓如同是镂空的，有的细部雕刻得薄如蝉翼，却又保持了千年不坏。

这里还有许多动物浮雕雕塑，按照印度教浮雕的传统，动物们大多采用侧姿，从背景墙上略微浮起，但这里的动物却是多角度的，有的正对着观众，有的侧身，有的背对，显得栩栩如生。

离开了女王宫，接下来就是十几公里外的高布斯宾了。高布斯宾是一条小河中的一组雕塑，以河水石头中的许多林伽（也就是代表了湿婆的阴茎造型）为主。几块石头上还有躺着的佛像。但最令人感到惬意的，是通向高布斯宾的那条在林间穿梭的道路。这条路一会儿在树根上攀爬，一会儿在巨大的藤蔓中前行，是最能体会柬埔寨丛林的地方之一。

从高布斯宾向南经过荔枝山，荔枝山是高棉人的一座圣山，据说阇耶跋摩二世最早将行政中心移到柬埔寨北部，就选择了这座荔枝山。正因为如此，荔枝山成了吴哥人膜拜的圣山。但随后，阇耶跋摩二世发现山顶并不适合做首都，于是，将首都移往了南方几十公里外

的罗洛（Roluos）。经过几代国王的努力，罗洛首先成为一片寺庙林立的神圣都城。

到达罗洛时，我已经在一天之内骑行了100多公里，身体正好处于疲惫期。寺庙群最北方的洛雷寺（Lolei），是一片砖砌的寺庙。在越南美山圣地的占婆遗址，大部分的印度教寺庙都是砖砌的，石头寺庙只有一座，还早已经倒塌，而在柬埔寨的吴哥，大部分寺庙都是石头的，砖砌的寺庙很少。洛雷寺的砖砌结构恰好说明了它的古老。刚刚从中部的三波坡雷古搬过来的王朝仍然习惯于使用砖块，还没有发现石头的优点。

这些砖寺大部分已经开裂，塔顶上长满了野草，保存状况很差。旁边是一所小学校，学校里的孩子们抓住机会与游客们交谈着练习英文。柬埔寨的英文普及率很高，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发达，逼迫着柬埔寨人学习英文，生存需要是最好的老师。

从洛雷寺出来，向南上了大路，西行不远来到另一个向南的岔路，就到了罗洛寺群的主要建筑：神牛寺（Preah Ko）和巴空寺（Bakong）。神牛寺也是一组砖结构的寺庙，但它的立柱和门楣已经使用了不少石头构件，巨大的石狮子立在神庙的门前。

建造神牛寺和巴空寺的可能是同一个国王，但它们的象征意义却并不相同：神牛寺代表了砖时代的终结，巴空寺则代表石头时代的开始。庞大的巴空寺有着完整的护城河，护城河包围着的是一座巨大的庭院，在庭院的正中则是建造在数层石阶之上的神庙，如同一座巨大的火炬直指天空。从这座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出未来吴哥宏伟纪念碑的一切要素，以后的神庙只是在它的基础上建得更高、更复杂，或者做工更精细、雕塑更精美，再加上富有创意的花纹。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回到住处，喝着半美元一杯的吴哥啤酒，才想起现代人比周达观时期最大的享受，就是用之不竭的冰块。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周达观到达过的区域。在吴哥王城和吴哥窟四周，人们习惯上把游览路线分成大圈和小圈，一天游大圈，另一天游小圈。由于两个圈有相互重叠的地方，我决定花一天时间把大圈和小圈都转完，剩下一天再去最喜欢的几个地方。

那天我天不亮出发，赶到吴哥窟正好看到了日出。从远方看，雄伟的吴哥窟在初升的太阳下显得如此渺小。只有走近它，才会对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建筑奇迹产生敬畏。

苏利耶跋摩二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国王，他不仅建造了吴哥窟，还用世界上最长的壁画长廊装饰它，在神庙的外围围绕着整整一圈的精美浮雕，国王的形象在浮雕里无处不在，他一会儿骑着大象，一会儿上了战车，一会儿如同一个巨人一样和那伽搏斗。浮雕里体现的正是他勇武的精神，这种精神鼓舞着他对占婆发动了战争，但他吃了败仗，导致了吴哥的衰落。

在神庙的最高层，是一圈带有四个塔的围廊，围廊的正中间是高耸的中心塔。中心塔里供奉着几座佛陀的造像。由于国王是位印度教徒，中心塔曾经供奉的是印度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但柬埔寨人改信了佛教后，这里变得更像是一座佛教的寺院，装饰着佛像。

从中心塔向下望去，近处的大道和人流、远处的门楼，以及更远的热气球尽收眼底，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柬埔寨的丛林。这里的榕树生长茂盛，因为保护建筑的需要，建筑物周围的树被砍掉了，但在那些没有触动的区域里，树木仍然郁郁葱葱，站在高处一望，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这才对穆奥发现吴哥时的环境有了大致的认识。

白天的巴戎寺（Bayon）显得更加特别。有人开玩笑说，巴戎寺如同一堆乱石，不像是寺庙。这样的说法有几分道理，大概是因为它特殊的黑灰色石质，看上去如同是一堆长满了海苔的礁石，或者喀斯特地形的一座石山。它虽然比吴哥窟小，给人的感觉却很庞大。

与吴哥窟不同，巴戎寺的建造者阇耶跋摩七世是一个信奉大乘的佛教徒[8]，他没有把寺庙献给印度教的神，而是献给了观世音。那一张张巨大的脸到底是观世音的脸，还是来自于国王本人？至今人们仍争论不休。

巴戎寺的北面是一座叫作巴芳（Baphuon）的寺庙。巴芳寺比吴哥窟和吴哥王城的历史都要久远，如同金字塔一般伫立着。周达观在叙述中将巴戎寺称为金塔，而将巴芳寺称为银塔，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在巴芳寺外，一位景区管理人员和我攀谈了起来。他能够通过人的面容区分出中国、日本还是韩国人，我请他试了十几次，他竟然全都能猜对。但他在猜我时却犯了错误，把我当成了日本人。他提醒我，游览巴芳寺必须穿过膝的裤子，而我的短裤正好在膝盖之上一点，会被查票员拦住的，他可以把他的裤子借给我。我以为他是在骗我，谁知走到查票员面前的时候，查票员果然示意我裤子不合格。我连忙把短裤向下扯了扯，裸出了半截肚皮，但是短裤的确过了膝。查票员犯起了迷糊，把我放了过去，引得那位哥们在后面狂笑。

之后，我又两次路过这里，每次都要和这位哥们攀谈几句。

他告诉我，来吴哥的游客当中，越南人只有在周末才来，平时没有越南人。欧美游客是一个一个或者一对一对地来，亚洲游客却是一团一团地来。日本人的团小一些，韩国人其次，中国人的团更大。最夸张的是泰国人，有时一个团就有两三百人。

巴芳寺以北，就到了周达观所描写的王室宫殿区。根据他的记载，宫殿的正室是用铅来做瓦，其余的都是黄色的土瓦，巨大的梁柱上雕满了佛的形状。但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周达观的叙述了解宫殿当年的辉煌了。

由于宫殿是木结构的，无法保留到现在，整个宫殿区只剩下石头

的平台还保留着，平台的侧面，一头头栩栩如生的大象和狮子雕塑仿佛穿越了时空，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精美工巧。

当暹罗人攻陷了吴哥之后，除了砖石建筑之外，其余的都被破坏，所有遗留的宝物都被带走，只留下了一座空城以及无尽的传说。

第二天的行程里，我又到了拍摄过古墓丽影的塔布隆寺、皇家喷泉龙蟠水池、塔萨寺、东梅奔、班迭哥迪、托马农神庙、周萨神庙、塔高寺……

但在所有的寺庙里，我最喜欢的还是近乎荒芜的圣剑寺（Preah Khan）。这座同样由佛教徒阇耶跋摩七世建立的寺庙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行走在圣剑寺的时候，我仿佛到了世界末日的一座空城之中。废墟的残垣断壁上还有不少半磨损的佛像，夹杂在荒烟蔓草之间。巨大的榕树从废墟的石块里冒出来，加速了神庙的毁灭，丛林就在断墙之外，仿佛已经做好了把这一切都吞噬掉的准备，变回没有人类居住时的大自然。

这里是游人最少的地方，也充分显示了一个文明毁灭之后的凄凉。

到了第三天，我花了一上午坐在圣剑寺里，思考着一个如此宏伟的文明是如何毁灭的。也许，当这些巨大的建筑伫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文明的毁灭。

在集权制度下，当过多的资源被国家用来搞宏伟工程的时候，它的农业和工业基础就会变得脆弱，于是辉煌之后就是迅速的衰落。

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吴哥越来越显得疲惫不堪，它的东面邻居占婆文明也同样衰落、并被越南征服。而更可怕的是它的西面邻居。长期以来，西面是一个叫作孟的民族与高棉人接壤，但现在，更加富有活力的泰族人却从北方过来，抢占了吴哥曾经的地盘。

第四部　蒲甘，缅人的心灵故乡

第十章　骠人的世界

2013年情人节的中午，我乘坐的亚航航班降落在了缅甸的仰光机场。从曼谷起飞到仰光降落，只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在游览东南亚其他国家时，我往往会选择从陆路过境，只有缅甸是个例外，虽然它和中国、泰国、老挝都接壤，但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在陆地口岸即使过境，也不能深入内地，所以，游客的选择只能是飞进飞出。

从机场到市中心区时，我和几个法国人拼车，坐在前座的我和司机交谈了起来。他边注意着路上汹涌的车流，边告诉我说：“去年的时候，仰光市的公路上还没有几辆车，可是去年政府突然放开了购车政策，买车不用再经过政府的同意，于是出现了不少汽车市场，结果仰光的街道迅速被堵塞了。”

正说着，他的手机响了，是一款漂亮的摩托罗拉安卓手机，他拿起电话聊了起来。

在我来缅甸之前，朋友们提醒我：缅甸几乎没有手机，而且手机的价格很贵，打电话更贵，那儿还处于电子化之前的时代。

等司机打完了电话，我连忙向他询问实际情况。他告诉我，两三年前，缅甸是没有什么手机，电话费也很贵。他举例说，他的手机购买时花了50万缅元（大约折合600美元），而现在这样的手机可能只有一半价格了。几年前，一款苹果手机的价格则高达几百万缅元。

他把手机放在车前继续解释：“现在有手机的人已经很多了，手

机越来越普及化。打电话的费用也降下来了，一分钟还不到100缅元（不到1元人民币）。”

当汽车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路边的汽车游商们见车里是几个外国人，连忙凑了上来，向我们展示着一份打印的文件，那是一份《外国人投资法》。于是司机又朝我们抱怨了一通美国政府光嘴巴甜，却没有实际行动，不肯解除对缅制裁以至于外国人没法在缅甸投资。

当汽车路过茵雅湖的时候，我突然问他：这个湖旁边是不是昂山素季的住宅。他听说我知道昂山素季，显得很兴奋。当他听我说出吴登盛总统的名字时，更把我当成了知己。

“缅甸的变化太大了。”直到我们下车，他还在感慨着。

在外界看来，缅甸自从吴登盛当选总统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是军人独裁政权一员的吴登盛总统不仅邀请反对派参加议会，多次被软禁的昂山素季还当上了议员和在野党领袖，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新闻自由改革都在剧烈地进行着。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话似乎印证了这些变化。

然而，在仰光的一位韩国人似乎并不这么看。他告诉我：

“你看到的只是仰光，而仰光作为曾经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一直发展不错，如果你到农村看一看，就会发现那儿仍然穷得一塌糊涂。至于《外国人投资法》，目前也很难看好，因为对缅甸的制裁没有取消，没有办法利用外国的银行进行资金往来，人们不敢随便来投资。”

到了曼德勒（Mandalay），几位表演艺术家则干脆举起了一个啤酒瓶，告诉我们：“缅甸的啤酒经常换商标，但它的酒却从来没有变过。”

在缅甸，我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旅行者，在其他几个国家我试图用

游人的眼睛去观察，但对于缅甸却充满了另一种期待。

这个国家如今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政治改革，改革的动力何在？

在这里，我仍然按照自己的习惯，从缅甸的历史和文化入手，观察这个东南亚最像中国的“帝国模式”国家。

缅甸进入信史时期，最早的记载体现在《史记》中，它和汉代著名使臣张骞有关。

根据记载，张骞为了联合大月氏抵抗匈奴，带着他的使团从新疆进入了中亚。中亚本来和缅甸相隔甚远，但张骞在中亚一代活动时，竟然意外地发现了那儿有商人在出售中国四川一带的商品。那时从四川到中亚，需要北上经过长安，再经过河西走廊到新疆，路途遥远，张骞感到很奇怪，连忙询问对方从哪里得到的，对方的回答更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商品从印度（身毒）过来，而印度的商品又是直接从四川得到。

在这之前，人们还几乎没有听说过印度，即便知道有印度，也会认为要去往印度，必须先经过中亚。那么印度人怎么能从四川得到货物呢？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有一个未知的区域连接起了印度和四川。

在《史记》中记载了张骞下面一段话，在这段话里，张骞聪明地测算了印度的方位，得出了印度距离四川较近的结论：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即印度）。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张骞的猜测是对

的，当时从四川经过云南、缅甸已经有一条发达的贸易路线将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联系起来。从中国到达印度一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新疆经过中亚向南，通过阿富汗进入印度，这条也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南分支，另一条是经过缅甸的丛林之路。

有趣的是，从丛林之路到达印度的四川货物本应该在印度东部地区使用，却由商人携带着穿越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再经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传入了中亚，可见古代贸易体系的发达。

公元69年，东汉政府设立了永昌郡，统辖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地带，其控制力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的缅甸境内。

除了中国的记载之外，缅甸人也有自己的史书，这些书对于人们了解缅甸和东南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史书中，最著名的一本叫作《琉璃宫史》。

在缅甸的贡榜王朝[9]时期，缅甸王室曾经组织人在皇宫内的一座宫殿（琉璃宫）内修撰了一本类似于国史的书籍《琉璃宫史》。

《琉璃宫史》对我的吸引力更多来自于它的佛教世界观。

不同于伊斯兰或基督徒们的史书，这本书以“科学”的精神展示了佛教的魅力。它的地理知识来源于佛教的《俱舍论》，考证部分则系统展示了佛教逻辑学（因明学），写这本书的大师们试图通过逻辑学的推理和论证，将佛教典籍、考古学、文献学混合起来，互相校对着，小心地求证缅甸的史前时期。

这种求证由于带着经院哲学先验论的色彩，使用的材料也大多数来源于传说，以至于结论显得有些荒谬，但他们的认真态度却并不应该被怀疑。也许史书卷首的诗序说明了他们的态度，也说明了王室编撰此书的目的和过程：

作为一国典籍史册，或撰君王是非功过，或写国家兴旺衰盛，或

志宗教变迁沿革。谬误种种各持一说，事实不当反复揣度，召见有识群臣众僧，齐集一堂殿前高阁。百宝镶嵌琉璃宫殿，圣贤之士众聚其间，研究种种典籍史册，考证件件碑铭遗篇。彼此研究互相切磋，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尊重历史讲求实证，精心编纂推敲琢磨。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一个真正的佛教徒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充满了好奇心，也许《琉璃宫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

根据佛教理论，世界永远在出生和毁灭间徘徊，每一次世界的劫难都由4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坏、空、成、住”。所谓“坏”，就是世界彻底毁灭；所谓“空”，就是当世界毁灭之后完全一无所有的状态；接着，世界重新开始形成，生物开始出现，这就是“成”时；当世界形成后，会有一段稳定的时期，这就是“住”。每一次“住”，只不过是为了下一次“坏”做准备，虽然这一个循环的周期很长，却注定会发生。

世界的形状形成于“成”时，这个形状是一系列的同心圆结构。“成”时的最初，日月首先形成，接着是位于世界正中的须弥山，在它的顶部居住着帝释天。须弥山的周围有七座金山、七大香海，再外面是一圈称作铁围山的山脉，山脉将须弥山团团围住，与外面的世界隔离。铁围山脉之外是四咸海，形成了下一个同心圆。在四咸海的四周，则分布着四个大洲，分别是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和北俱芦洲。人类就诞生在南赡部洲之上。

在人类最初的时候，他们的食品高贵纯洁，他们不需排泄也不需要性、可以长生，但随着“住”时代替了“成”时，好的食品没有了，人们也区分出了男女，于是，衣食住行成为人类的必须。接着有了一位叫作摩诃三摩多的国王，并出现了四种姓。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的寿命也越来越短，最初人们可以活几乎无限岁，后来则越来越少，现在的人们只能活一百岁，而在未来，最短的时候，人类只能活十岁。由于寿命的缩短，最初的国王可以统治数亿年，后来的国王则只有几十年的统治期限了。

当最初的王朝分裂之后，摩诃三摩多的子孙遍及世界各地，并建立了许多小国家。

佛陀的祖先释迦族就是摩诃三摩多的后代，他们建立了一个叫作迦毗罗卫的小国家。根据《琉璃宫史》的记载，从摩诃三摩多王到佛陀，其间共经历了334569代国王。

关于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如何成佛，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故事，然而根据《琉璃宫史》的记载，在这一次世界的劫难循环中，却一共要出现五位佛，我们崇敬的乔达摩佛（释迦牟尼佛）只是其中的第四位。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说“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来历。

关于这五位不同的佛，史书中也有详细记载：

当人类寿数还有40000岁的时候，一位叫作拘楼孙佛的佛出世了，他一共活了32000岁才辞世，他协助无数的生灵获得解脱，功德圆满后涅槃离去。

一佛死后，人类的寿命从40000岁逐渐减到了10岁，接着开始反向增加到了几近长生不老，再减到了30000岁，这时，拘那含佛出世了。二佛活了24000岁并安然去世。

二佛死后，人类的寿命从30000岁逐渐减到了10岁，接着开始反向增加到了几近长生不老，再减到了20000岁，这时，迦叶佛出世了。三佛活了16000岁并安然去世。

三佛死后，人类的寿命从20000岁逐渐减到了10岁，接着开始反向增加到了几近长生不老，再减到了10000岁，这时，乔达摩佛本该出世了。但是，四佛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完成修行，以至于等他成佛的时候，人类的寿数已经减少到了100岁。可怜的乔达摩佛只活了80岁就快快离世了。

至于接下来的五佛弥勒佛到底能活多久，我们只能期待他降生的

时候，不要让世界立即进入“坏”时。

当这样的世界观逐渐聚焦到人类生存的南赡部洲时，《琉璃宫史》也就从神话逐渐走入了现实。在南赡部洲上，有着神山圣湖以及流出的四条大河，一条河如象嘴一般，一条河如马嘴一般，一条河如狮嘴一般，一条河如牛嘴一般。由于佛教来源于印度，根据印度的地理位置，人们很容易想到，所谓的神山圣湖就可能位于它北方的西藏境内，在西藏的西部有神山冈仁波齐（印度称为凯拉什山）和圣湖玛旁雍措，附近的区域则有四条河流，分别叫作狮泉河（下游为印度河）、象泉河（印度河的主要支流）、马泉河（下游为雅鲁藏布江）和孔雀河（恒河的重要支流）。

根据《琉璃宫史》的记载，当这些河水流到人间后，滋养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印度的国境内则滋养了大大小小许多国家，主要的国家有16个，这就是十六国时代。

佛陀时期，印度的确存在十六国时代，或者说印度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0年之前，印度次大陆小国林立，最主要的国家有16个，其中最大的叫作摩揭陀，这个国家逐渐统一了印度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为孔雀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这样，历史和神话就无缝地衔接了起来。

既然《琉璃宫史》记载上古时期还是以神话为主，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作者们充满了科学精神呢？

那是因为，作者在写作时，只能通过已有的材料来做校对，由于他们所能接触的史料和佛教经典都相信上面的传说，我们就不能指责他们不科学。而他们的写作方法则已经很“现代”了，由于各个佛教经典的记载都不相同，他们必须从各种说法中选择合理的，为此，作者们阅读了大量的史料，经过足够的推敲才做出选择，有时为了一个数字（比如佛陀之前到底有多少代国王）都要推敲半天。佛教的逻辑学

是比较发达的，这也有助于作者们利用发达的工具来寻找真相。

和现代人一样，当时的作者已经开始使用考古证据，从发掘的一些碑文上考证事情的真伪。这些考证方法使得这本史书更接近现代，更靠近真实。

根据《琉璃宫史》记载，印度的释迦族虽然为世界贡献了乔达摩佛，但在佛陀没有死的时候，释迦族已经走向了衰落，并最终被它的宗主国拘萨罗灭亡了。但在灭亡之前，释迦族的一位王族率领着一批人到达了缅甸境内，建立了一个叫作太公的国家。之后，释迦族的后代又来到了缅甸的卑谬（Pyay），建立了室利差呾罗（Sri Ksetra），这个城市的建立使得缅甸的辉煌时期开始了。

考古学家证实，室利差呾罗是存在的，甚至我们现在还能找到它的痕迹，就在现代的卑谬附近。

另外，考古学家还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缅甸早期的历史。

也揭示出，室利差呾罗的人种实际上和后来缅甸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种缅人属于不同种族，这里曾经存在着另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骠人。

在缅人从北方来到古代缅甸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三种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骠人；而在缅甸西部沿海的阿拉干地区，住着一个叫若开的种族；在南方则是孟人的舞台。

这三种人并非同时存在于缅甸，最初只有西方边缘的若开人以及南方的孟人。特别是孟人，这个和东方高棉人、占婆人齐名的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他们的中心地区位于现在勃固（Bago），在仰光北面不到100公里的地方。孟人还在泰国境内建立了许多国家，在泰人进入泰国之前，孟人还是泰国的主要人种，泰国历史上第一座都城佛统（Nakhon Pathom），就是由孟人建立的。[10]今天骠人已经消失，

孟人这个民族还存在于缅甸东部的海湾地带，缅甸政府在这里成立了孟邦。

若开人如今同样存在，在缅甸西部靠近孟加拉国的地方有一个若开邦，居民就是当年若开人的后代。

只有骠人这个曾经雄霸缅甸的民族消失了。他们从北方来到了这片土地，并成为这里的主人，骠人建立了许多小国，如今在缅甸的卑谬、汉林都还有骠人国家的都城。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卑谬的室利差呾罗无疑是最大的，这一点和《琉璃宫史》的记载完全相符。

当我游完缅甸的北方，从蒲甘（Bagon）回到仰光乘飞机离开之前，卑谬成了我在缅甸的最后一站。

蒲甘到卑谬一天只有一趟汽车，下午四五点钟上车，夜间十点多到达。由于缅甸的改革，致使怀着好奇心的游客们大量涌入，由于此前缅甸的旅馆行业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发展，如今一下子处于饱和状态，这几年的旅馆价格已经翻了两番。如果想找到住的地方，最好在白天到达。

夜晚刚到的我只能在街边找了一条木头长凳躺下睡了一夜。缅甸的小店外面往往有一些长凳，甚至有时还能看到好几平方的木制平台，都是夜间睡觉的好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打听到室利差呾罗遗址群（现在叫作塔耶基塔亚，Thayekhittaya）距离车站还有七八公里，由于时间充裕，我决定走过去。

在途中，一个叫作吉塔（Payagyi）的建筑吸引了我。不管是在印度、中国，还是在东南亚，我已经见过无数的佛塔，但是像吉塔这样独特的却是第一次见到。这座砖塔可能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只有久远的历史能够解释它的怪模怪样。

东南亚的塔一般有几种形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下部是个半圆形或者覆钵形，上部带着尖顶，这种塔在泰国称为Chedi，到了缅甸有时也叫Chedi，有时用Paya作为统称。除了这种之外，还有一种从印度引进的塔形，形状如同一个玉米芯，这种塔被称为Phrung。在现代缅甸最多的是Chedi形制的塔，而在古代（比如蒲甘）时期，由于宗教是从印度学来的，许多塔都是Phrung形状的。但是，这个叫作吉塔的建筑从年代上可能早于任何一座蒲甘的建筑，可以说是缅甸塔的源头之一，在建造这座塔时，缅甸人可能还没有对建塔总结出足够的经验，边摸索边建造了吉塔，以至于这座塔的形状像一个巨大的鸟蛋，鸟蛋的大头埋在了地下，只有上半截露在了外面，形状还有些不大规则。

正是这个吉塔指出了室利差呾罗的界限，在古代，这座塔就是这座城市的四个角之一。但是，由于吉塔附近都盖上了房子，如果要看古城的城墙，需要绕到三四公里之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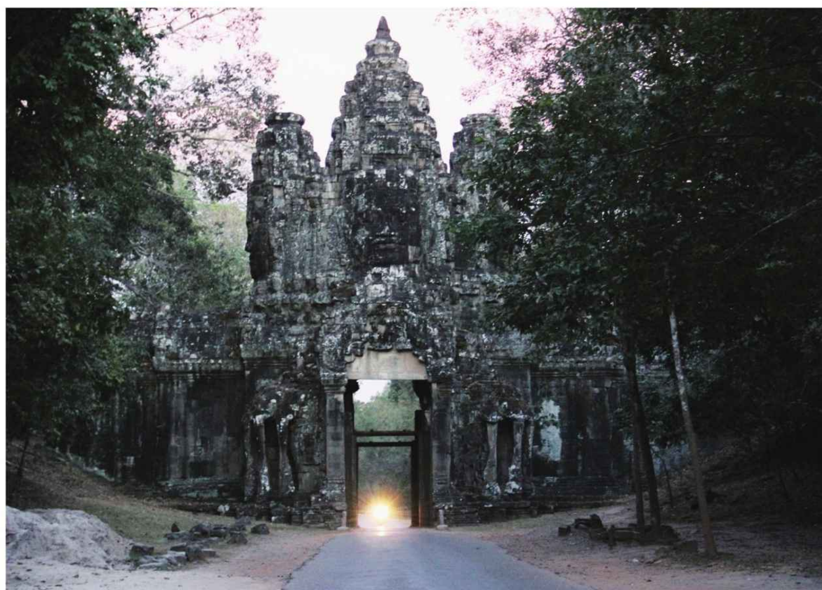
所谓城墙，现在看起来只是一道土堤，偶尔从土下露出了一点砖的痕迹。考古学家在挖掘时，故意把一段被压在榕树下的砖墙裸露了出来，巨大的榕树根缠绕着带着水门的城墙，将沧桑的力量暴露无遗。

就在我以为形状古怪的吉塔是独一无二的时候，抬眼却发现一公里外还有另一座同样古怪的塔，它叫玛塔（Payamar），标识出城市的另一个角。

玛塔和吉塔虽然形状类似，却绝不雷同。在玛塔的顶端，人们为它加了一个小小的金顶，但同样由于形状不规则，没有对称点，人们放置金顶的时候虽然煞费苦心，但从远处看去，那个金顶还是如同一个无法戴正的帽子歪歪扭扭地扣在顶端。

在塔的附近是大片大片的水稻田，有的水田刚播下苗，有的还露

着稻茬，还有的田里有人在耕地。几头水牛默默地低头听着人的驱使，当地人穿着传统的缠腰布，晒得漆黑。也许，在1000多年前，他们也在用同样的方式耕作，也许，历史在有些地方的变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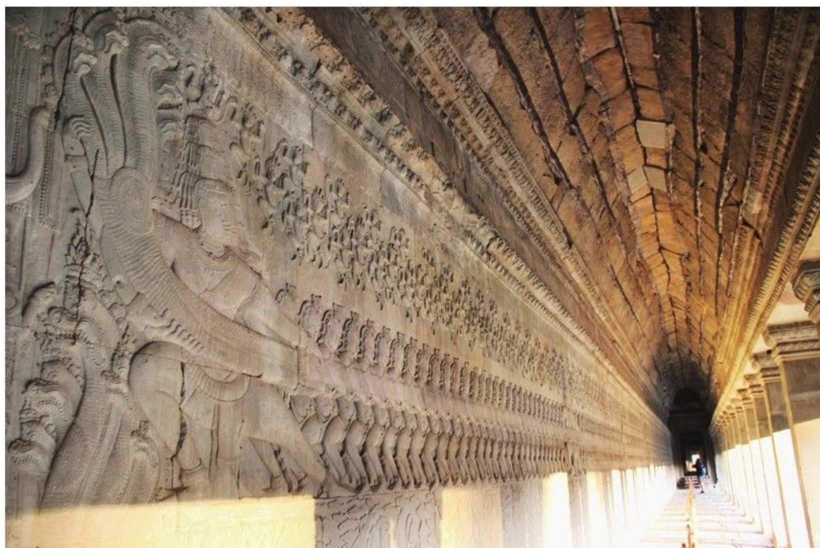
胜利门夜景。夜间的吴哥如同恢复到了未被发现之时，除了虫子的叫声，很少听到其他的动静。



罗洛寺群的巴空寺。巴空寺已经是高大的石头建筑，并拥有着高大的塔山和复杂的护城河系统，成了吴哥大型寺庙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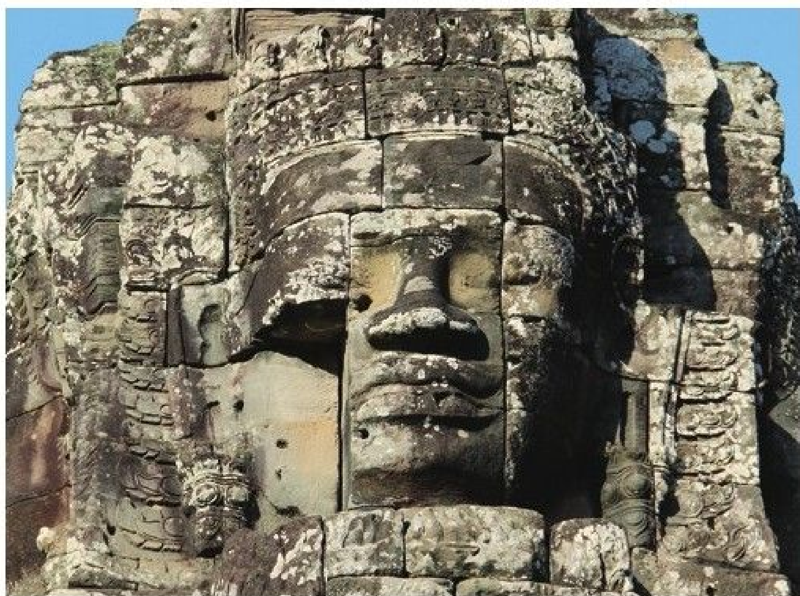
罗洛寺群的神牛寺。



吴哥窟的雕塑。这里拥有世界上最长、最复杂的古代浮雕。



从东向西看吴哥窟全景。



巴戎寺巨大的面孔。



三张连成一条线的面孔。



巴戎寺全景。巴戎寺是吴哥王城的中心，以数百具庞大的面孔著称。



从巴芳寺向下看遗址。





王宫平台上栩栩如生的战象雕刻。



圣剑寺的南门。无头的勇士仍然把守着废墟的大门。



塔索寺被榕树缠绕的大门。



东梅奔。



班迭哥迪。古树和寺塔。



古怪的吉塔。早期人们对于建筑美学的把握还不足以建造一座正回旋的塔，吉塔看起来如同一个奇怪的蛋。



玛塔下的水田。玛塔和吉塔分别标明了室利差口旦罗城市的两个角。



干草车。一位西方人评价，这张照片就像是康斯太布尔的油画一样。



头顶米盆的尼姑。我拍照不久，这位尼姑就摔倒在地，盆里的米都撒在了一个小土坑里。我捐给他几百缅元，但不足以弥补她的损失。

缅甸的缠腰布是一种不错的服装，男人们把一块布的两头缝起来，如同穿裙子一样罩在下身，在腰上打一个结固定住（不需要腰带），代替裤子穿。来到缅甸的第二天，我就禁不住诱惑买了一块，在缅甸的时间里，我一直穿着这块缠腰布（除了晚上洗衣的时候）。我的身上也和缅甸人晒得一样黑，以至于缅甸人都把我当作了本地人。在曼德勒，我在一位异议人士家的外面拍照时，他的家人立即警惕了起来，虽然现在缅甸政府由于开始了政治改革不再骚扰他们，但他们还是立即判断我是缅甸政府的人，以为又出事了。直到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中国人，他们还心有余悸地指了指我的脸，告诉我长了一张Myanmar Face（缅甸脸）。

室利差呾罗遗址的面积甚至比蒲甘和曼德勒都大，其间分布着几个现代的村落，古老的寺庙遗址点缀其间，偶尔可以看见小山一般的

夯土堆，那或许是过去巨大建筑的遗迹。

这里的宗教深受印度的影响，从遗址出土的文物看，印度教的毗湿奴神到佛陀的雕像都可以找到，到了后期，小乘佛教使用的巴利文已经成了主流。

由于室利差呾罗的规模巨大，存在时间长，以至于到缅人政权成立后很久，政治中心已经移到蒲甘之后，人们还习惯称它为国都。

关于骠人的衰落，再次与中国拉上了关系。缅甸经济的繁荣让骠人忽视了一种危险，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北面，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形成，这就是云南境内的南诏。

公元748年，正是中原的唐朝爆发出巨大活力的时候，也是西藏的吐蕃王朝进入繁盛之时，在云南的南诏，出现了一位勇武的统治者阁罗凤。他登上王位后，立即开始了南征北战。

由于西方的吐蕃和北方的唐朝都处于繁荣时期，对于南诏人来说，唯有南方的骠人是最合适的并吞对象。

阁罗凤调集了大量部队进入了缅甸地区，室利差呾罗以北存在的许多骠人小国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对抗，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土地，纷纷向南逃窜，将压力逐级传递到了伟大的室利差呾罗。

关于室利差呾罗是如何灭亡的，已经很难考证，很可能是在南诏的压力下，一群不知道种族（也可能是缅族）的人劫掠了这座城市，之后南诏来了，暂时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俘虏们都被送入了云南府。

与之前存在的孟族和以后存在的缅族不同，骠人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可能融入了其他种族，但作为独立种族却不存在了。

室利差呾罗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把权杖传给了一个新的民族：缅人。

第十一章　缅人来了，蒲甘永存

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北方广阔的草原地带历来是神秘的民族发源地。这里如同变戏法一般涌现了无数的游牧民族，不停地向南方迁移、骚扰、并吞，最后同化在南方的文明之中。

然而，当前一拨人已经习惯了舒适萎靡的生活时，另一拨的游牧部落又已经整装待发了。

周朝时代就有犬戎和西狄在北方游曳，秦朝时期则是匈奴的天下。而在遥远的欧洲地区，罗马帝国则受困于从北方迁来的各种各样的蛮族人，哥特人、汪达尔人、日耳曼人，甚至包括匈奴的族系都从北方的神秘地带源源不断地涌向欧洲。

到了后来，亚洲的北方民族分成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三大种群，包含着无数的支系；而欧洲的维京人和斯拉夫人则继续向南侵略。

这些林林总总的蛮族如同上帝变魔术一般出现，匆匆走过历史，或者消失了，或者变成了现代人的某一支祖先。

而在亚洲，除了北方草原之外，还有另一个可以称之为民族发源地的区域，这个区域在中国广西、云南、西藏，以及东南亚北部的高山和丛林地带。

这里曾经生活着百越民族，他们在历史之外默默生存着，直到有一天被外部的文明发现、记录，并一鸣惊人。

在缅甸的南部，最初是东南亚土著孟人的天下，后来，骠人从云

南的山区或者缅北开始南下，占领了缅甸最富裕的地区。当骠人在南诏的侵袭下逐渐解体的时候，北方的缅人乘机进入了历史，并建立了国家。

缅人建立国家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来自哪个具体的区域，以及他们是谁的后代。

有人认为，缅人的祖先和藏族、羌族人比较接近，他们可能来自于从西藏北部到甘肃的戈壁沙漠之中，属于游牧部落，之后，缅人的祖先进入了四川云南和西藏东部的山区，变成了丛林民族，并通过独龙江（进入缅甸后称恩梅开江）和怒江（进入缅甸后称萨尔温江）的中间地带进入了缅甸。当南诏灭亡了骠人的国家之后，原本居住在南诏和骠人之间的缅人乘机崛起，从山区下到了缅甸中部地带。公元9世纪，一位叫作频耶（Pyinbya）的缅族首领在伊洛瓦底江边建造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在未来，这个小小的种子会生根发芽，并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奇迹。

在中南半岛上，只有两个地方能够称得上世界性的奇迹，如果从规模和复杂程度来说，甚至可以居于世界的前几位，它们是柬埔寨的吴哥以及缅甸的蒲甘。对于前者，中国人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后者，听说的人却不多，甚至怀疑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和吴哥相比。

当我怀着这样的好奇心来到蒲甘，恰好是夜里3点钟。从曼德勒过来的汽车晚上10点发车，售票员告诉我们会在第二天早上到达蒲甘。但大概随着道路系统的改进，售票员的消息已经过时，乘客们3点钟揉着眼睛下车时大都显得手足无措，不知是该多花一天的钱找旅店，还是在原地等待天亮。

我决定一个人乘这个机会去寻找看日出最佳地点。当我询问车站上的人哪里更适合看日出时，“你可以去瑞山都（Shwesandaw，又译瑞山陀）佛塔，那儿是最好的地点。”一个人友好地告诉我。

车站距离瑞山都还有几公里。瑞山都并不好找，直到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当地人，我才在他的指点下到了这座塔下。这时候天空还没有一丝黎明的迹象，天上的北斗星熠熠生辉，通过它可以知道日出的方向。

登上了瑞山都，可以看到北方有两座巨大的带着灯光的塔，照明灯散发出桔红色的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几个人，我们边聊天边等着天亮。

等到东方泛白的时候，塔顶上已经站满了手持单反的人们，其中不乏硕大的炮筒，他们都是来看日出的。我们由于来得早，占据了较好的位置，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位置高于设备的妙处。

天色慢慢地变亮，太阳还没有出来，刚刚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色，我就已经断定：这里的确可以和吴哥相比，甚至比吴哥更加壮观。

这里的景色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别人大都是白天到达，已经看过了不少佛塔，所以他们已经预料到在瑞山都塔顶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可我是夜间到达的，登上瑞山都之前，甚至一座完整的佛塔都没有见到。当天亮后几百座佛塔同时映入我的眼帘时，那样壮观的景象的确让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论单个的建筑，吴哥的寺庙更加高大，而且是石质的，建造难度也更大，大部分都是砖砌寺庙的蒲甘的确比不上吴哥。

可论起数量来，吴哥和蒲甘就不在一个等级上了。从瑞山都的塔顶望下去，整个蒲甘平原上，一座座佛塔如千军万马一般密密麻麻，当地的调查部门曾经为所有的佛塔进行了普查和编号，号码已经编了3000多，至今仍然不敢说把所有佛塔都编到了。

这些佛塔小的只有3米高，最高的他冰瑜（Thatbyinnyu）高达63米，在没有钢筋结构的古代如同摩天大楼一般直插云霄。

在太阳升起前，东方的天际突然出现了7个热气球，彩色的气球缓缓上升，别有一番景致。就在这时，红色的太阳出现在了天边，最初是一条边，接着是个扁平状的半球。

太阳的前景是一座如同小山般的寺庙，又像一座巨大的阶梯状金字塔般陪衬着太阳，在橘红色的天空中傲然挺立。

天终于完全亮了，我在塔顶行走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特别是那几座超大型的寺庙。

在太阳的方向是小山般的达玛扬基寺（Dhammayangyi），在达玛扬基更远方的东偏北位置，还有一座高耸寺庙叫苏拉玛尼（Sulamani），除了像达玛扬基那样有庞大的金字塔般的基座之外，还有一个高耸的塔楼，如同一把匕首刺向天空。

在瑞山都的北方有两座大塔， 一座叫作阿难陀（Ananda），阿难陀的形状很像苏拉玛尼，但是更加壮观，带着金色的顶部。阿难陀的西面则是最高的他冰瑜了，他冰瑜的形状非常现代，仿佛是有了钢筋水泥之后建造的，但它已经存在了近千年。

他冰瑜的远方则是一片现代人修建的仿宫廷建筑，那儿曾经是古代蒲甘的王宫区。依照传统，只有佛寺是用石头或者砖建造的，古代王宫由于是木头结构，都已经无存了。有的人认为重建的王宫显得和古代建筑不搭调，但从瑞山都塔上望下去，还是显得很壮观。

在瑞山都的西面日落方向，则是另一座著名的塔——明噶拉塔（Mingalazedi），这座塔已经接近于伊洛瓦底江水边了。

在南方，还有无数的佛塔耸立着，由于是早晨，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开，以至于南方的塔都仿佛在云上飘荡着。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无数的小塔分布在大塔之间，由于干旱，不多的树木星星点点地分布在众多的塔群之中，给人一种荒凉的景

象。如果不是一条条人踩出来的小径，也许会有人以为自己到了一个古代的遗迹，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平原四周则是一连串的山脉，起伏的山峦围绕着这个世界奇迹，并保佑它存在了近千年。1975年，一场里氏6.5级的地震袭击了蒲甘，许多建筑受到了破坏，人们担心这片遗址还能保存多久。但随后展开的抢修工作却减少了人们的担心，到如今，只有少数的小塔还保留着地震的痕迹，但大部分塔都已经恢复如常。

当缅族人在蒲甘定居之后，公元1044年，缅人历史上的第一位著名国王出现了。他叫阿奴律陀（Anawrahta），正是他统一了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并将外围的阿拉干地区和下缅甸的孟族居住区也收入了版图。不仅如此，他还进攻了柬埔寨的吴哥帝国，阻止了吴哥的西进，并趁势将泰国的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当骠人的政权衰落之时，在缅甸南部（也就是下缅甸）属于孟人的直通王国又开始复兴，并成为一方的霸主。然而，这个时期也恰好是吴哥帝国西进的时代，强大的吴哥帝国将泰国境内的孟人政权一一击败，使得下缅甸的孟人王国也出现了混乱，阿奴律陀借此机会不仅征服了直通，还将吴哥王朝赶回了东部，从而成为与吴哥并立的霸权。

两个东南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相遇了，一个拥有着吴哥奇迹，另一个拥有蒲甘天堂，更何况，两个帝国都处于上升时期，都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

缅甸人对阿奴律陀充满感激，还在于他正式将小乘佛教（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小乘佛教称为上座部佛教，或者南传佛教）引入了缅人的国家。在并吞了直通之后，阿奴律陀将直通王国的佛经和圣物统统运往了北方，间接地传播了小乘佛教信仰。在此之前，缅人虽然已经有了佛教信仰，但信奉的大多数是阿利教，阿利教属于佛教的一个分支，兼有大乘和密教的特色。阿奴律陀虽然没有明确确立小乘佛教的地位，但直通对于小乘的信仰使得缅人在未来做出了选择。

在印度佛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类似于基督教发展史的变化。最初，人们选择佛教不是为了拯救世界，而是为了拯救自己，他们把修炼看成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法，希望通过修炼达到涅槃的境地，也就是跳出生死轮回，达到永恒的境界。

但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许多僧侣已经不满足于救赎自己，还想去救赎别人，于是，佛教也就走到了大乘阶段。大乘佛教的信徒相信只有自己的学说才可以经世济民，是集学说之大成者，所以把自己称作大乘，而把原来只顾自己修炼的佛教叫作小乘。

在大乘和小乘分裂的同时，另一个支系也在形成，那就是密教体系，所谓的金刚乘。在佛教的初始，人们往往认为修炼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任何人通过艰苦的修炼都可以达到涅槃的圣境。即便人们这辈子没有通过修炼达到涅槃，他的修行也会随着灵魂被带入下一个轮回中，并累世积累下来，直到修行圆满。我在泰国的寺庙中住过几天，泰国的佛教属于小乘，在讲解修行时仍然采用这种方法。

但随着人们偷懒思想的泛起，人们开始相信，有慧根的人可以通过顿悟直接得道，而不再需要苦苦的修炼，这种顿悟就是所谓的方便道。再发展到后来，又有人开始相信，通过灌顶等手段，师傅可以把自己的修行和认识传递给徒弟，帮助徒弟“开窍”。在佛教的初始阶段，师傅的作用严格限制在帮助徒弟进行思考上，至于修行是否成功，要看徒弟的努力，但随着密教的普及，师傅已经从辅导作用变成了决定性作用，所谓方便道也成了人人向往的捷径。

小乘佛教又自称为上座部佛教，它的传播从印度北部开始，逐渐向南进入了南印，再进入岛国斯里兰卡，最后通过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因此也被称作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的传播路径大都通过中亚地区进入了中国，并传向日本、朝鲜等地。

至于密宗则大都集中在印度本部和西藏境内。西藏的佛教既是大乘，也包括密宗。

对于宗教，我更希望将其定位在个人的信仰和体验上，所以，我更欣赏上座部的简朴和谦逊。

当我站在瑞山都上欣赏蒲甘的全景时，还没有意识到这里是和阿奴律陀王最为接近的地方。蒲甘的大规模建设是从阿奴律陀开始的，而蒲甘首座著名的佛塔就是我脚下的瑞山都塔。

瑞山都塔形象修长，规模上不算最宏大的，却是最美的塔之一。与我在卑谬看到的那些怪模怪样的佛塔相比，瑞山都塔显得高贵和典雅，说明从骠人过渡到缅人的时期，建塔技术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

阿奴律陀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然而南部（下缅甸）的叛乱随之而起，新王在镇压叛乱的时候被叛军所俘，成为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一个叫作江喜陀（Kyanzittha）的人（可能也是阿奴律陀的儿子之一）在新王被俘后登上了王位，并迅速恢复了缅甸的统一和安宁。他成为缅人帝国第二位著名的国王，也是蒲甘城市发展的推动者，同时还是缅甸上座部佛教信仰的里程碑式人物。

在上座部佛教历史上，印度次大陆东南方的小岛斯里兰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这里在历史上曾经和次大陆相连接，随着海水的上涨，那段连接两岸的大陆桥（印度人称它为罗摩桥）沉入了水底，斯里兰卡成了岛国。

在印度的佛教趋于衰落之时，是斯里兰卡继承了印度的佛教传统，并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东南亚的佛教兴起之时，由于缺乏佛经，人们纷纷从斯里兰卡引进经书，促成了东南亚佛教的发展。由于佛教南传的时间较早，当时大乘佛教还没有产生，使得斯里兰卡有着几乎原汁原味的佛教传统，也使得东南亚的佛教大都出自上座部。

缅甸土地上的佛教最初是直接从印度北部传过来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中国船来，这两个地方都已经成了大乘佛教的中心，因此缅甸的佛教最初是一个大乘和密教的混合体，直到江喜陀时代才最终确定了小乘的地位。

江喜陀时代恰好是印度南部的朱罗王朝（注犛）最强大的时期，朱罗的君主们调集大军入侵斯里兰卡，统治了这个岛国半个多世纪。由于朱罗王朝的国教是印度教，经过50年的同化后，斯里兰卡的佛教传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江喜陀帮助斯里兰卡王恢复了国家，发现斯里兰卡佛教传统近乎中断，于是派出僧侣去帮助斯里兰卡恢复佛教传统，这些僧侣发现，虽然岛国的佛教仪轨丢了，但典籍仍然存在，他们如获至宝般从斯里兰卡搜集着佛经，将大量的文献传回了缅甸。缅甸逐渐取代了斯里兰卡成为上座部佛教的中心，而蒲甘就是这个中心的中心、皇冠上的明珠。

蒲甘的大规模建设也是在江喜陀时代开始的，多如牛毛的佛寺遍布在河边的平原之上，将整座城市打扮得如同神话般美丽。

蒲甘的建设还间接促进了缅族和孟族的民族和解。由于缅族来自北方的山区，不管是技术还是艺术都暂时无法和文明更加发达的孟族相媲美，当江喜陀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就发现必须使用那些孟族的能工巧匠。阿奴律陀王虽然统一了缅甸，却没有办法将两个民族融合起来，江喜陀则更加自觉地采取了宽容孟族的方法。

大量的工匠从南部北上去建设新的都城、新的佛寺，他们的创造力被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起来，以至于整个蒲甘如果说是缅族的城市，不如说是孟族的。

在江喜陀时期所有的杰作中，美丽的阿难陀寺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座寺庙还有个来历，在几千公里外的印度东部，有一个叫作奥里萨

（Orissa）的邦，在奥里萨的首府，有一个叫作乌达雅吉里（Udayagiri）的地方，那儿有两座并肩的小山头，分别叫作乌达雅吉里和坎达吉里，在小山上分布着诸多的石窟，这些石窟至今仍然存在，是早期印度佛教流传至今的瑰宝。几位从印度来的人把乌达雅吉里洞窟的美丽和豪华传达给了江喜陀，气盛的君主决定在自己的首都创造一座类似的佛寺，将其表现得更加完美和虔诚，阿难陀寺就这样诞生了。

如今的乌达雅吉里仍然耸立在印度，那些美丽的石窟依然存在，但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显得残破和寒酸，许多石窟的雕刻已经无存，有的被腐蚀得面目全非。但蒲甘的阿难陀寺仍然雄踞在平原上傲视着周围的小塔。

江喜陀建造的另一座塔是著名的瑞喜宫塔（Shwezigon）。

由于蒲甘的塔实在太多，许多塔都是雷同的，比如，阿难陀与苏拉玛尼很相似，和明噶拉塔相似的更多，但和瑞喜宫类似的，却一座都没有，它是独一无二的。圆柱形的塔身上贴着金，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

江喜陀死后，蒲甘王国继续繁荣着。江喜陀的外孙、阿隆悉都王即位后，建立了蒲甘最高的他冰瑜塔，以及在他冰瑜塔北面的瑞姑塔（Shwegugyi）。阿隆悉都与前几位国王不同，他的抱负不是武功，而是文治以及对众生的虔诚。蒲甘王国到了阿隆悉都时期，已经进入了全盛期，武力已经成了第二位的选择，国王渴求的是繁荣与和平，于是他大兴土木来展示帝国的强盛。在瑞姑塔上，这位虔诚的国王刻下了一首颂词，这首颂词可以看作一个佛教国王最完美的理想：

我将建造一道大堤，穿过那生死轮回的长河，让众生迅速渡过，以达到幸福之都。我自己也将渡到彼岸，并将沉溺者也带过此河……啊，我已克制了自己，将使任性的人也能克己，我自己得到安乐，将

使胆怯的人得到慰藉；我自己已被唤醒，将唤醒别的沉睡的人；我自己已做到冷静，将使内心焦灼的人也变得冷静；我已得到解放，要解除被束缚者的桎梏。我自身安静，并将在美善的教旨指引下，使人间憎恨归于平息。阿隆悉都死后，蒲甘的繁荣仍然在继续，那个金字塔般的建筑达玛扬基在他死后两代短命国王时期建造起来，接着是苏拉玛尼。建筑群从最初的旧蒲甘区域向着整个平原扩展，不仅仅是国王建造佛塔，就连大臣们、普通人也开始大兴土木，他们建不了那种集全国之力才能做到的大塔，就建造小型和中型的佛塔，一阵风潮过后，蒲甘平原上已经有了几千座佛塔。

当存在200多年的蒲甘王朝过去后，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此后，蒲甘城成了缅甸永恒的首都，虽然以后缅甸的首都经过多次搬迁，曼德勒、东吁、勃固、仰光、内比都，但人们心中永恒的首都只有一个：蒲甘。那些寺庙也屡经修缮，至今大部分还耸立在平原之上。

第十二章　马可·波罗笔下的蒙缅战争

从瑞山都塔下来，我准备去找一个住处。巧合的是，我在路上碰到了两位德国朋友，这两位朋友是我在仰光认识的，他们给我介绍了一处最便宜的旅馆。旅馆院子里的游客们或坐或卧，有的喝着啤酒，有的在聊天，环境很不错。

我租了一辆自行车继续游览。经过了瑞喜宫，我沿着蒲甘平原北部沿河的地区游览，那儿有不少的中型砖塔，有的砖塔还可以顺着隐蔽的楼梯爬到塔顶。楼梯一股蝙蝠粪的气味，有的还堆满了干掉的蝙蝠粪。

与世界上的其他旅游景点不同，当地居民虽然也卷入了旅游经济之中，但大部分的居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各处砖塔之

间，偶尔还有一些小村落，当地人依靠打鱼为生。

这天，我碰到了另一位德国人，我们的旅游线路是相同的，于是，在经过每一座塔时我都会碰到他，他总比我先到几分钟，再早离开几分钟。

在一座塔前，我问他这座塔叫什么名字，“托马斯。”他回答，原来他以为我在问他的名字。从这时开始，我们决定结伴同行。托马斯看上去有50岁左右，在两德统一之前生活在东德，是个司机。他游览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他的旅行见闻，并怂恿我到美洲去。

在东南亚，我在不同的国家碰到的人也不一样。比如，在老挝，我碰到最多的是法国人，也许因为这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似乎有怀旧的传统，希望看一眼当年帝国的辉煌。在越南则是法国人和美国人居多，原因是这两个国家都在越南吃了败仗，甚至有许多美国人专门到胡志明市（西贡）的战争罪证博物馆去参观，在博物馆里充满了对美国军队的控诉，各种意识形态的词语比比皆是，但美国人照参观不误。而在柬埔寨和泰国，由于旅游业发达，各国的游客都很多。至于缅甸，我却出乎意料地碰到了许多德国人，这或许证明德国人不愧为世界上最喜欢旅游的民族。

到了傍晚时，托马斯想看日落，他也知道瑞山都是看日落的好地方，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自告奋勇给他带路，于是，在观看了蒲甘壮美的日出之后，我又幸运地看到了同样壮观的日落。太阳从光芒万丈逐渐变成了橘黄色，最后变成了暗红色，坠入了山后，日出和日落似乎象征着再壮美的文明奇迹也会从兴盛走向衰亡。

公元1254年，一位叫作那罗梯诃波帝的国王继承了王位，在这之前，由于王室的挥霍无度，这个国家的财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新国王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即位后暴虐无道，引起了北方掸

人的反抗，他们与以后占据了泰国的泰人是同宗，或者说是泰族人的一个分支，他们不断南侵蒲甘国，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帝国更加艰难。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对蒲甘王国更不利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在它的北方形成，那就是蒙古帝国。

那罗梯诃波帝时代，蒙古人已经取代了宋人，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元朝。与孱弱的宋人相比，蒙古人征服的野心和强大的武力都已经超出了邻居们的想象。

在征服了大理之后，元朝的帝王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开始派遣使者前往蒲甘，责令它臣服并纳贡。同样野心勃勃的那罗梯诃波帝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对于使者避而不见。两年后，蒙古使者再次来到了蒲甘的王庭，这次他们受到了接见。

然而，蒙古使者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礼节，那就是鞋子的问题。

对于北方的游牧人来说，足蹬大皮靴是一种威武的表现，但对于缅甸的佛教徒来说，穿鞋子进皇宫是一种极其粗鲁的行为，于是，蒙古使者被痛快淋漓地处死了。

这件事引起了元朝的强烈反应，忽必烈派大军开始进攻缅甸。关于这次战役，我们知之甚详，这多亏了一位西方的观察者——马可·波罗。

公元1275年到公元1295年，年轻的马可·波罗跟随着父亲去中国做生意，由于他能讨得忽必烈的欢心，不仅被封了官，还当上了皇帝的特使。这段时间也恰好是缅甸遭受蒙古人入侵的时间。于是，这位喜欢游荡的年轻人在他著名的游记里记载下了双方的战争，缅军的大象尤其给这些北国的士兵和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将对在此地进行的一场值得纪念的战争进行详细的描写。一

二七二年（应当是1277年），大汗派遣一支军队来永昌和哈剌章这两个地方驻防，以抵抗敌国的入侵。此时，他还没有任命皇子去主持这些地方政府。印度的缅与班加剌（孟加拉）的国王，他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财富充实，当他听说鞑靼人的军队已来到永昌，便马上起兵进行攻击，企图歼灭这支军队，使大汗不敢再派遣军队到他的边疆上。为此，他召集了庞大的军队，军中有为数众多的大象。木制的亭子搭建在象背上，可容纳十二人至十六人。他率领这些象和大批的骑兵、步兵，向大汗的驻地进发，并在距永昌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便让自己的军队恢复体力。大汗军队的统帅是纳速剌丁（Nestardin，应为忽都），他虽是一个勇敢而能干的军官，但听说缅王统率如此庞大的军队来攻，仍不免大吃一惊，因为他自己所指挥的军队还不到一万二千人，而敌人在象队外就有六万人。但他并没有显出丝毫惊慌的样子，只是让军队退到了永昌的平原，并在一个侧面有一座密林掩护的地势险要处扎营，万一象队猛攻，他的军队可以退入林中，并且可从这里安全地用弓箭扰乱敌人。

他召集军中的将领，告诉他们，胜利不在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勇敢与纪律。因此，他要求他们在这次战役中表现的勇气，应不亚于以前的各次战斗。他又告诉他们，缅和班加剌王的军队不懂得战术，缺乏打恶仗的经验。因此他们不应该因为敌人的人数较多而感到气馁，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最后他说：“我们的名字不仅要让眼前的敌人感到害怕，而且要让全世界都感到战栗。我一定会领导你们获得胜利。”当敌军听说鞑靼人已经退到了平原，也随即前进到距鞑靼人约一英里的地方扎营。缅王发出命令，率领全军勇猛地扑向鞑靼人的阵营。而鞑靼人却按兵不动，沉着应战。他们诱使缅军冲到他们的壕沟前，然后勇敢地冲出营寨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但是鞑靼军队很快发现，由于自己的战马从未见过这样载着木亭的庞然大物，竟然吓得惊慌失措，掉头便跑。骑士们虽然竭力制止，但仍无济于事，因此缅王率领军队逐渐占据了优势。鞑靼人的统帅发现了这个意外的变化，但他并没有失去镇定。他立即下令改变战术，让兵士下马，把马赶入密

林中拴好，然后徒步向象队冲去，开始了敏捷的射击。同样，木亭中的敌人和缅王的其他军队也奋力回击。但由于他们射出的箭，不如臂力强劲的鞑靼人准确有力，所以逐渐抵挡不住了。同时，鞑靼人不断地用箭和其他兵器集中攻击大象，使大象受到了重创，于是它们突然退却，扭头奔向身后自己的兵士，冲乱了阵脚，使得站在象背上的人也无法控制了。这些大象既受伤痛之苦，又被进攻者的呐喊所惊，不再听从驾驭者的指挥。它们肆意奔逃，最后由于愤怒和恐惧竟然奔入了鞑靼人所藏的密林中。结果，粗大的树枝击毁了它们背上的木亭，戳死了那些坐在里面的士兵。鞑靼人看见象队已经溃败，又重振士气，整好队伍，重新上马，将各小队联成一体，勇猛地冲向缅军，于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缅军也没有因此而丧失锐气。缅王亲临战阵，要求士兵沉着应战，不要因为象队的失败而害怕。然而，鞑靼人箭术高超，远非他们所能抵挡。当双方的弓箭射完后，士兵们又拿起了剑、矛和铁锥，勇敢地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烁、血肉横飞，许多人重伤倒地，断臂折足，流血成河，令人惨不忍睹。双方相互绞杀，喊声震天。缅王作为首领，表现得十分勇敢，他经常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鼓舞着士气，要求士兵们努力守住阵线，同时又下令用预备的主力骑兵去支援那些筋疲力尽的部队。但是他最终看出已无法抵挡鞑靼人的军队了，于是只得率领残余的军队向后撤退。在后撤中又有大批的士兵被杀死。这场战斗从早晨杀到下午，双方都损失惨重，但最后鞑靼人取得了胜利。制胜原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鞑靼人阵地侧面森林的掩护。缅王不应该选择这个地点，而应设计将敌人引到旷野中，使他们不能抵抗象队的攻击，然后再将两翼的骑兵展开，便可将他们团团包围起来。鞑靼人在击败敌人后，又收兵回到象群逃避的林中，准备生擒它们。但他们发现，那些从木亭上逃下来的人正在砍树断路，准备自卫。于是鞑靼人立刻杀死了他们，只留下那些惯于驾驭大象的驭手，并凭借他们，擒获了二百多头大象。自这场战争以后，大汗军队就经常用象作战。这次胜利，使大汗夺得了班加剌和缅王的全部疆土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版图。按照马可·波罗的记载，蒙古人一战就获得了缅甸，但实际上，蒙古人又进行了一场战争才占领

了蒲甘城，在缅甸建立了行省。那罗梯诃波帝在逃跑中被杀，蒙古人由于地域。远，很难建立直接的统治，开始树立了傀儡君主，通过傀儡来间接统治。关于蒲甘城被占领，马可·波罗既写了它的繁华，又写了蒙古人统治的仁慈：

据说，这个国家从前受一个富有而有权势的君主的统治。他在临终前，下令在他的坟旁修建两座棱锥形的塔。一座塔全用一寸厚的金片包裹，所以，除了金色外，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另一座塔，用同样厚度的银片包裹。塔尖的圆顶上，悬挂着一些金银制的小铃铛，每当微风吹过，就叮当作响。两座塔各高十步，互相映衬，构成一幅华丽的景象。君主的陵墓也同样用金属片包裹，半是金的，半是银的。这是君主为礼敬自己的灵魂而准备的，目的在于使自己永垂不朽。大汗决定夺取这座城市，为此他特地派了一位勇敢的军官负责指挥战斗。军队按照自己的习惯，让几个术士或巫师同行，这种人常常大批集中在朝中。当军队进城时，看见这两座锥形塔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但因为不知道大汗的意思，所以不敢随意加以处置。等到大汗知道这两座塔是为纪念前王而建立时，便下令不准人侵犯它，也不得使它有丝毫的损伤，因为鞑靼人对于有关死者的任何物品，都是十分尊重的。可惜的是，蒙古人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几年后蒙古人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们逐渐撤出了这片美丽的土地。随着军事力量的撤出，他们建立的行省已经形同虚设。

正是由于蒙古人的力不从心，才使得缅甸没有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内，当蒙古人撤离后，有史以来缅甸独立的最大威胁消失了。

乘虚而入的正是从云南迁来的掸人，这些人本来已经逐渐强大，现在则借助蒙古人撤离的真空，开始向南进军。

掸人在北方的阿瓦尔建立了政权，与此同时，南方的孟人也脱离了缅人和泰国的泰人的控制，建立了勃固王国。这样南北分治的局面维持了200多年，才由于东吁王朝的崛起而告结束。

此刻，缅人称雄东南亚的时代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泰人、掸人等同源的民族，泰国的崛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看完日出，托马斯又找到了几位他的同胞，我们决定找个有啤酒的地方喝酒。缅甸饭店里的啤酒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经营，只有有了许可证，才能销售啤酒。在每一个酒瓶上都挂着一个纸条，表明这瓶酒已经缴过税了。德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很好奇，我用勺子和叉子把一碟蛋炒饭分成三堆为他们演示中国政局的变迁。当谈到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战争时，我又把这碟米饭变成了亚洲地图，解释日军如何从侵略中国到入侵东南亚，特别是缅甸。

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12点才回去睡觉。托马斯和我约定第二天继续游览没有逛到的景点，我们希望在路上还能碰见。

谁知，第二天，我们都没有按照约定的线路游览。他和一拨人去了波帕山，我则换了一个方向，先去了南部平原。这就是旅行，彼此见面后相言甚欢，一起游览喝酒，却又从不留恋和执着。

南部平原上的佛塔同样壮观，这里的游人不多，偶尔能看到一辆路过的牛车，仿佛回到了古代的蒲甘。这里有着王宫遗址，有着保存不错的壁画，还有现代人建立的高耸的塔状建筑，而实际上那是一家酒店。

到了第三天，我又回到了第一天结束的地方进行游览。当到达他冰瑜寺前面的瑞姑寺时，突然看见托马斯从寺庙里出来了。我们都没按照约定游览，但相差一天之后又碰到了一起。

这一天是我们收获最大的一天，最主要的阿难陀寺、他冰瑜寺、达玛扬基寺、苏拉玛尼寺都是在这天游览的。特别是阿难陀寺内那四座巨大的佛像，成了蒲甘和缅甸佛教虔诚的缩影。

到晚上分手时，我们都知道明天不会再遇到彼此，因为我们的游

览线路出现了差异。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为路上的相遇感到满意和庆幸。

第五部　暹罗和澜沧，泰人的族系

第十三章　故土中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位叫作彼得·威廉斯—亨特的英国陆军少校突然发现，英国空军为了搜集情报，在泰国北部的呵叻高原上拍摄的一批航空照片带有惊人的秘密。

这些照片大都是从高空拍摄的热带密林，在丛林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植被形成的暗色同心圆，每个圆圈包围的面积从几十英亩到上百英亩不等，这些奇怪的地貌从地面上根本观察不到，只有在飞机上才能看出端倪。

他开始猜测，这些同心圆不是一般的结构，而是泰国的史前遗迹，在未知的年代，曾经有人在这里建设了村落或者大型工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离开了这里，废墟逐渐为丛林所淹没，只是由于人类曾经的扰动，使植被的生成发生了变化，大自然将人类的痕迹巧妙地保存了下来。

但他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1949年，他被派到了马来西亚，并娶了当地一位酋长的女儿。1953年，他因为一次意外，被倒塌的圆木击中而死去，那些照片在他死前已经寄回了英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再去理睬。

1982年，当人们再次找到那些照片，并开始认真分析的时候，才知道那是多么伟大的发现。根据那些照片以及以后的拍摄活动，人们共找到了91个这样的遗址，几乎每一个都有着完善的堤坝、灌溉系

统，这些遗址大部分是在公元前后建造的，说明了当时泰国东北部高原上曾有活跃的人类活动。

在亨特少校的发现再次得到重视之前，美国一位考古系的大三学生也有了重大发现。1966年，在泰国东北部的丛林里，跟随教授去考察的斯蒂芬·扬（Steve Young）被一棵木棉树的树根绊倒了，当他趴在地上的时候，发现眼前的土里露出了一个陶环，这是一个陶器的圆口。

他放眼四周，发现周围存在着大量的陶器碎片。就这样，这个叫作班清（Ban Chiang）的村子进入了聚光灯下，它彻底改写了东南亚的历史，将一个未知的文明带到了世人的面前。

1967年开始，考古学家在这个小小的地点进行了发掘，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陶器，还找到了青铜器的遗址。根据考古发掘，这里的文明可追溯至6000年前，并且这里还是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遗址。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东南亚的文明只是一个“跟随者”，也就是在印度和中华文明夹缝中的小角落，但班清的发现却证明，东南亚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能并不比中华和印度晚多少。班清文明和越南的和平文化就代表了东南亚文明发展的巅峰。

考古学家的发现也引来了大量的文物贩子，当地的居民纷纷到这里来挖宝，以至于班清成了泰国最有名的文物倒卖区。

泰国政府意识到它的价值，开始对遗址进行保护，并建立了专门的博物馆。1992年，班清成为联合国文化遗产项目，并得到了泰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泰国便利的交通在附近的国家中首屈一指，在去班清之前，我游览了清莱府（Chiang Rai）的建筑和寺庙，搭了班夜车前往泰国东北部的枢纽孔敬（Khon Kaen），第二天清晨，再从孔敬坐车前往乌隆府。班清距离乌隆府还有50公里，需要搭另一辆车在中途下车，最后

还有几公里路程。

这里距离泰国与老挝的边境不远，居民与老挝属于同一种族。从历史上来看，泰国和老挝的主要种族都是泰族人，所使用的语言也大同小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两个国家的人民在习俗和语言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到最后，老挝政府将自己的人民称为老族人，在使用文字字母系统时也故意采取和泰国不一样的字母，加大了两者的差异性。但由于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新的民族大部分的人口实际上都住在泰国境内。

于是，泰国东北部的许多居民与老挝人似乎更近一些。

这里的土地相对于泰国的低地来更干燥，气候也更加凉爽，在南方水田里种满了绿油油秧苗的时候，这里的土地仍然是遍地茅草。水牛在懒洋洋地吃草，孩子们在水池里玩耍，一片安静的田园景象。在一座寺庙里，几位老婆婆坐在地上割着竹篾，准备编织农具。几座烧制陶器的作坊分布在路边。班清所代表的文明以红色的陶器著称，陶器上分布着褐色的精美条纹，其特殊的形状使得人们过目不忘。

如今的班清村庄由于遗址的出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镇的规模。镇里有一个大棚式的市场，我在市场里吃饭时，人们好奇地围了上来，大概外国游客都自己带吃的，或者去更加西化的馆子里，很少有人跑到当地的市场里吃饭。

博物馆在小镇的一端，一个小型湖泊的旁边。1972年，泰国国王普密蓬视察了这里，观看了挖掘现场，并查看了发掘出的大量尸骸和陶器，认定这是泰国最重要的考古遗迹之一，从此班清开始了大规模的保护之路。

泰国人对于国王和王室的爱戴超出了外国人的想象。在中国，随着家族式王朝的结束，人们已经习惯了没有帝王的生活，但泰国的政治却是延续性的，曼谷王朝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人们对于国王的热

情仍然不减，在生活和礼仪上都充满了对王室的尊重。

国王来访后，一座博物馆随之建立了起来，在博物馆的第一号大厅里展示的就是国王到访的历程。国王站在遗址旁边时，询问了考古学家们几个有趣的问题。他对于古代的班清人是否就是泰国人的始祖感到好奇，这个问题显然关系到泰族人的骄傲。

虽然考古学家们对国王充满了尊敬，但他们仍然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国王的提问。一位在场的官员回答：5000到7000年前的班清人的确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的代表文物是彩陶、青铜器，甚至少量的铁器，证明了这个文化的发展水平。1000年前的佛历16到18世纪[11]，另一个种群人来到了这里，他们留下了5个水池，这些水池至今仍然在使用。但是，公元1000年之后，这里就没有人类生存的迹象了。直到距今200年前，这里才再次出现了人类。新的人种是从老挝境内的川圹王国迁徙来的，也就是现代班清人的祖先。因此，现代的泰族人并非是当年班清文明的后裔。

实事求是的回答并没有让国王失望，他和王室的成员们仍旧一直关注着这个遗址的发展。泰国不是一个排外的国家，在泰国王室的统治下，政府一直采取宽容和兼容并蓄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事物。比如，班清的发掘就是国际合作的典范，泰国和西方的考古学家合作发掘，斯蒂芬·扬的画像在展馆内被摆在了醒目的位置，挖出的文物也可以送往西方去检验，之后再送回泰国。

在博物馆里还复制了当年的挖掘现场，考古学家们放置挖掘品的书架、修复文物的工具也都保留了下来，大量的陶器、青铜器以及一只铁制的矛头在馆内展出。在一个人头骨上，一个外科手术钻的小圆洞证明了当时人们的医疗技术。

在距离博物馆几百米外的婆西奈寺（Wat Pho Si Nai），另一个考古现场也被保留了下来，那儿曾经是班清人的一个墓地，挖掘出了

大量的陶器和人体骨骸。整个葬坑内有几十具遗体和几百个陶器，每一个到过现场的人都会为如此高密度的骨骸和器皿感到震惊，并惊叹于这个文明的发达程度。

在整个泰国的东部，除了班清之外，还有多处遗址被发掘了出来，这都证明泰国东北部区域曾是一个文明的中心。

但这个文明最终仍然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也许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消亡的，在任何文字记载中，我们都找不到它的痕迹。

泰柬两国的历史历来纠缠不清。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泰国现在的国土上最早是高棉人和孟人的领地，高棉人的核心区域在如今的柬埔寨，泰国的东部也有高棉遗址。在历史上，就连吴哥的中心暹粒也被泰国占领过；泰柬边境的柏威夏寺，至今两国仍然都声称拥有主权。

这样的情形同样出现在泰国和缅甸的历史上，在泰国的西部出现过孟人活动的痕迹，而孟人的活动中心则主要在缅甸的南部。

泰国最古老的城市据说是佛统（Nakhon Pathom），这座城市最初由孟人建立，它的中心如今耸立着一座巨大的佛塔，成为附近人们的朝圣地。孟人不仅带来了城市文明，还带来了宗教，泰族人后来接受的小乘佛教就受到了孟人的影响。

相对于孟人和高棉人来说，如今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人是一个晚到的外来户，在一千年前才出现在如今泰国的北部，至于在泰国境内建立政权，大概要到公元13世纪了。

从血缘上说，泰人和中国的傣族人是同源的，实际上，“傣”字只不过存在了几十年，是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为了区分国内的泰人和泰国、老挝的泰人，故意在“泰”字旁加了个单立人造出了这个字。

关于泰人的来历，至今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人们普遍认为，

泰人曾经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云南，后来，由于中原文化的向南渗透，他们被逼迫着去了东南亚。

后来，则产生了另一种传说，认为云南也不是泰人的发源地，他们的故土在更加遥远的北方。有的史学家将泰人祖先追溯到了北亚的大草原，认为泰人的祖先最初居住在新疆最北方的阿尔泰地区，并逐渐南迁到黄河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进入长江流域。随着中国中原文明的兴起，汉人将泰人逐渐向南压迫，使他们到达了云南南部的普洱一带，建立了泰人的国家。也是在这时，佛教经过丛林之路第一次被介绍到了泰人的王国，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受到孟人、高棉人的宗教影响，并最终确立了佛教的国教地位。

这个传说在泰国丹隆亲王[12]时期得到了加强，因为亲王本人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传说三国时期，泰人已经在云南南部定居，这个民族产生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孟获。他曾经激烈地抵抗了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军队，在七擒七纵之后才肯效忠。

在隋唐时期，泰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南诏。

关于南诏的民族属性，中国史学家并不认为它是泰人建立的，他们认为建立南诏和后来大理国的，是另一个民族：白族。关于现代白族和泰族是否同源，又有着无数的争论，以至于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了。

不管怎样，由于云南各种少数民族部落的互相交织，许多民族可能同源，大的民族可能是多部落的聚合体，这一点和北方草原也很像。而南诏这个地处云南边境的国家，在所有的部落民族中已经是一个一流的大国，泰人将南诏作为民族新的起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根据传说，泰人的国王坤博隆（有人相信他就是南诏的国王皮罗

阁）在越南北部建立了一座叫芒滕的城市，这座城市后来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称：奠边府（Dien Bien Phu）。越南的胡志明在此打败了法国人，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

以芒滕为基地，坤博隆派遣了他的七个儿子四处扩张，建立了七个国家，分别是琅勃拉邦（现老挝琅勃拉邦）、太和（云南大理的南诏王国）、楚拉尼（越南北部）、景线（泰国清盛）、罗斛（泰国华富里）、甘蒙、川圹（现老挝川圹），泰人的势力遍布东南亚。

但实际上，在刚开始的时候，泰人的扩张不可能达到迅速铺开的效果。他们必定处处受到制约：在北方有着汉人帝国；在东方面临着越南人的竞争；在西面，缅人的王国虽然衰落，却还有很强的势力与其对抗；在南面，是正处于强盛期的吴哥帝国。

当周围的大国们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光彩的时候，泰人的部落们甚至还处于前城市文明时期，只能静静地蜷缩在老挝、泰国北部的山区里，等待着时机。而这所谓的七个国家，或许只是七个小部落而已。

另外，七个国家中，南诏王国是否真的为泰族建立，是有疑问的，这里我们不再提及；越南北部和泰国华富里是否已经在泰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值得商榷，但是有两个国家却是很有可能存在的，即琅勃拉邦和景线王国，前者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老挝，后者衍生出了现在的泰国。

第十四章　泰人王国的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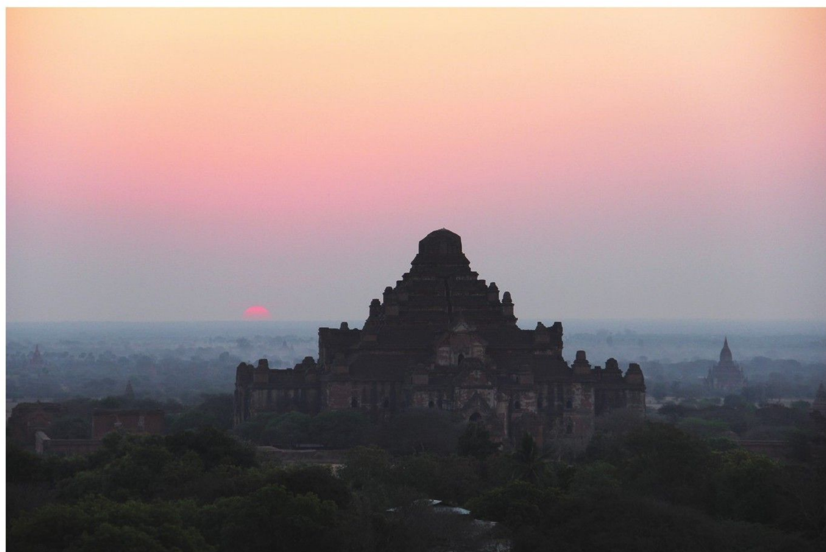
从泰国北部的中心清迈（Chiang　Mai）坐4个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北部的另一个重镇清莱（Chiang　Rai），下车后在同一个车站乘坐汽车，一个半小时后就可以到达一个叫作清盛（Chiang　Saen）的边境小城。

这座小城坐落在湄公河边，河的对岸就是老挝的群山。这里距离缅甸的边境只有几十公里，距离中国的边境只有100多公里。中国人熟悉的金三角地带就在清盛的西方，或者说，清盛处于金三角的边上。

小城不大，与大城市清迈和清莱相比显得寒酸和狭小，但这座城市对于泰人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在历史上被称为景线（请允许我在下文中用景线这个名字），而景线王国是泰人在泰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准确地说，这个王国最初只是位于一个边缘性的地方，它刚刚离开了云南境内的居住地，把国家建在了泰国的最北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老挝境内。

到达景线时，已经是夜间，我坐在湄公河边吃了晚饭，寻找住处时，却发现几家旅馆都已经满员了，在一位好心老板娘的指点下，我找到了一个标有“家庭旅馆，每人100泰铢”标记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个独栋的小别墅，别墅里灯火通明，却一个人都没有，老板也不知在哪儿。别墅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了一张小床，我找了一间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老板还是没有出现，我只好把行李先放在这儿，游览景线城去了。等游览回来后，房间已经打扫干净，却仍然没有人收钱。我试着去了旁边的院子，终于找到一个躺在床上睡眼惺忪的伙计，把钱给了他。这样做生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日出一刹那。达玛扬基巨型的身躯旁显现出红色的太阳。



他冰瑜塔。蒲甘平原上最高的塔。



瑞山都塔消瘦的身躯。瑞山都是阿奴律陀王建造的佛塔，也是蒲甘平原最早的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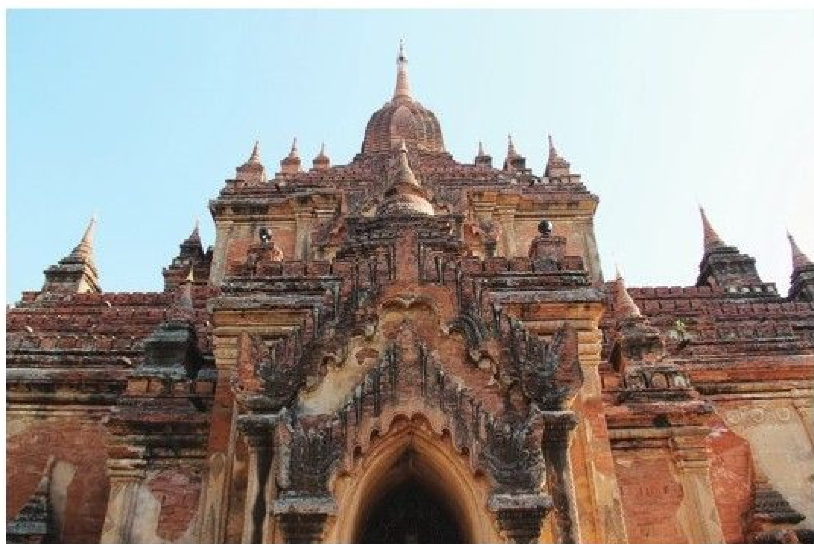
蒲甘靠近伊洛瓦底江附近的小型砖塔。这样的砖塔为蒲甘王朝的臣民所见，规模居中或偏小。



蒲甘南部平原上的佛塔。



在地震中出现了倾斜的小型佛塔。这样的佛塔大多为平民所建。



中型砖塔近景。塔内有狭窄的梯道攀登到上层，梯道内覆盖着蝙蝠干燥的粪便。



鲜花映衬下的佛塔。



在无名塔上南望蒲甘平原。



三座并排的佛塔。中间一座保留了清晰的壁画。



缅甸的沙画艺人。由于涂了漆，缅甸的沙画不怕水浸，甚至可以经受水洗



苏拉玛尼。此塔位于蒲甘平原的中央地带，保留了较好的壁画。



苏拉玛尼的壁画。佛陀讲经。



路边陶器店。班清遗址以出土的红色彩陶著名。



著名的班清扬彩陶。



复原的考古工作室。



婆西奈寺考古现场博物馆，发掘现场出土的密集陶器和骨骸。

如今的景线城可以说是一座废墟，在泰国的城市中，保留了完整城墙系统的并不多见，就连清迈这样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墙也只保留了几小段，大部分都已经夷平了。但景线的城墙保留得却要完整得多，北、西、南三面的城墙都还在，东面由于临河，也许从来没有城墙，也许由于河流改道，城墙已经被冲走了。这里的城墙与我在其他地方见过的都不相同，它是砖结构的，但在城墙上又长满了树木，走在城墙顶端，看着那一棵棵的古树，就像看到了历史的痕迹。

城墙之外是长满了青草的护城河，当地人为了抄近路，在护城河上搭了几个简陋的木板桥。在城墙的四角还有几个小的堡垒。城门处往往是双重门（瓮城结构），这样的结构虽已坍塌了不少，却仍然能够看出当初的结构和防御工事。

景线城最多的是寺庙，在整个古城里，星星点点地布满了残缺的寺庙建筑，有的只剩下了一座佛塔，有的还保存着寺庙的墙基。由于泰国人的虔诚，他们曾经对有的佛像进行过重修，于是，有的寺庙后端只剩下了一座佛塔，而在前端，则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佛像，佛像所

在的经堂已经不在了，就这样，露天的佛像与后面的佛塔孤零零地竖立着，执着地把景线城曾经的辉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还有的寺庙就连佛像也只剩下了一半，更给人一种沧桑的无奈感。

保存最完好的寺塔，也是景线最高大的寺塔叫作銮塔（Chedi Luang），这座佛塔建于1291年，如今的銮塔长满了青苔，在它的前方，寺庙已经坍塌，当地人用铁柱搭了一个巨大的棚子权当寺庙，里面供奉着佛陀的金身。

根据传说，景线这个国家是从高棉人（吴哥人）手中得来的，泰人的首领先从一对老夫妇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座村庄，之后通过南征北战，建立了后来的景线城，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王国。

根据考古发现，在景线城的周围，还有一系列的遗迹，有的在老挝境内，有的在湄公河的上游，有的更靠下一些，它们或许是景线的卫星城，也或许说明景线王国曾经多次变迁。

在建立之初，这个王国随时处在南方高棉人和西方缅族人的压力之下，在他们的南面，还有一些隶属于高棉的本地小王国。泰族人战战兢兢，时时都有亡国的危险。

公元1080年，高棉人终于抓住机会攻陷了景线城，抓住了国王，将他流放到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在村子里，国王生下了两位王子。

两位王子在流亡中长大，但19年后，他们成功地回到了景线，赶走了高棉人，这个孱弱的小国家复国了。复国后的王子们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将景线改成了庸那迦差也武里（Yonok Chaiyaburi），意思是胜利之城。

但不幸的是，两位国王瓜分了王国，一位继续占据景线，另一位则迁往了东南方的芳城，并定都于此。这时，西面的缅人又开始入侵

了，缅人经过了7个月的围攻，占领并烧毁了芳城，迫使芳城的泰人向南方逃窜。

根据传说，这股逃窜的泰人又分成了两支，一支在一个叫素可泰（Sukhotha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小王国，另一支则与当地的王侯混合，并取得了领导权，建立了阿瑜陀耶（大城）王国。经过了几百年，素可泰和阿瑜陀耶又超过了景线王国，成了泰人最重要的祖先。

公元1288年，景线城建立了完善的城墙系统，也就是如今我们见到的城墙遗址。城墙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入侵，使这里的人更有安全感，但事实正好相反，随着景线王国的泰人经受不住入侵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南迁到了清莱，并再次迁往了清迈，改称兰纳泰王国（Lanna Thai）13。

于是，泰国北方的中心也从景线变成了清迈，直到今天清迈仍然是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不过，随着这次迁移，泰人离中国的云南境内已经越来越远了，如果说之前的王国还有着云南故地的痕迹，那么以后他们就有了单独的文化，成了泰国（暹罗）文明的组成部分。

兰纳泰时期最后一次经历从中国来的威胁，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造成的。当时的元朝人将兰纳泰王国称为八百媳妇国，据说是因为泰人的一位国王有八百个媳妇，每一个媳妇为他镇守一处要塞。

当蒙古人进军越南的时候，有一部分兵力是从云南沿红河进入河内平原的，在行军途中，他们第一次听说了这个奇特的八百媳妇国，其政治中心在清迈。当远征越南失败后，蒙古人开始打泰国的主意。

蒙古人的大军从云南出发，从如今老挝缅甸交界部分进入泰国境内，却无功而返。这次劳民伤财的远征使得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动荡之中。这次远征的失败也意味着泰人终于确立了自己稳固的政权，不再听命于别国。

当景线王国变成兰纳泰王国的时候，泰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三个王国都出现了，它们分别是兰纳泰、素可泰和阿瑜陀耶，这三个国家虽然仍然孱弱，却随着高棉、缅人势力的衰弱，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泰国这个属于泰人的国家已经具备雏形了。

不过，在刚刚诞生时，阿瑜陀耶王国的实力仍然有限，当时除了兰纳泰和素可泰之外，还有一个叫作帕耀（Phayao）的小王国。到后来，兰纳泰吞并了帕耀，与素可泰南北对峙。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兰纳泰在艺术上还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装饰风格，称为兰纳风格。

与景线城里的寺庙大都残缺不同，在清迈，则有许多漂亮的兰纳风格寺庙。这些寺庙以华美的装饰见长。在清迈寺庙中行走时，最显眼的遗迹是一座也叫銮塔的高塔。这座塔的规模非常惊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座如同小山一般的废墟。

銮塔建在一个广场的中央，在高大的平台之上，它的顶部已经没有了，中部也被削掉了一半，以至于看上去形状怪异，却更凸显了它的古老。关于这座塔之所以变成废墟，说法也不一样，有人说它毁于一次地震，而有人说，在一次缅甸入侵时，它毁于缅人的炮火。

在銮塔之内是几座镀金的菩萨像，塔外用大象、巨钟和神秘的那伽怪兽装饰着，显得神秘无比。

銮塔之所以著名，除了它本身庞大而残破的体形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是环绕着銮塔广场的众多寺庙。这些寺庙都是兰纳风格的典范，寺庙的山墙上用五颜六色的宝石装点着镂空的图案，乌木制成的屋顶如同是房子优美的头发披散着垂下来。这是一种洛可可之美，又带着泰国北部的特殊风格，与泰国南部的金碧辉煌毫不相同，反而与老挝琅勃拉邦的寺庙风格更为接近。有人说，这样的寺庙如同是一只美丽的孔雀，将它最美丽的装饰展开献给世人。

在众多的寺庙里，菩萨的造型也都不一样。一个巨大的涅槃佛显

得安详静谧，早已经参透了生死，另一个穿红衣的胖菩萨那肥硕的体形如同一个巨大的酒桶，胖菩萨还拍着自己的肚皮，仿佛刚刚吃饱饭。

在另一处城市广场上，三位国王的雕塑伫立着。这三位国王分别来自清迈、素可泰和帕耀，仿佛正在商讨着如何建立清迈城。国王雕塑不远处有一座小型的佛塔遗址，佛塔遗址旁边有一座小型的寺庙，也是由乌木建成，显得小巧玲珑，又古色古香。

在清迈城的西部，另一座著名的寺庙在等待着游客——帕辛寺（Wat Phra Singh），这里拥有着兰纳最美丽的佛像和最美丽的寺庙。一座小小的寺庙建在高台之上，从下面望上去，寺庙和背后的白云融为一体，显得空灵而又神圣。

在古城的周边，还保留着后人重修的护城河。护城河并不宽阔，河岸都已经用砖砌过，大部分的城墙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还保留了下来。但由于护城河的存在，古城的形状还是保留了下来，整座古城如同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嵌在了泰国北部的大地上。

迁到了清迈的兰纳泰王国，随后的走势却并不光明，它突然陷入了长期的衰败之中，与南方的邻居比起来显得毫不起眼，甚至比起老挝境内的泰人王国琅勃拉邦都不如。不过，它的存在却很长久，直到素可泰衰落之后，它又突然焕发了生机，成了阿瑜陀耶的劲敌。

它一直存在到1556年，才被缅甸的莽应龙帝国[14]吞并。缅甸人在泰国北部占领了两个世纪，最终，泰人赶走了缅人，但兰纳泰已经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地方政权。

当兰纳泰正处于衰微期时，传承泰文化的历史重任落在了素可泰人的身上。

素可泰王国的建立，与反抗高棉人的统治有关。当泰人来到了素

可泰，最初只是作为臣民居住了下来，然而，随着泰人与当地政权冲突加剧，一位叫作邦克郎刀（Bangklangtao）的人振臂一呼，开始了泰人的独立战争，这场小规模战争的结果，就是独立的素可泰。

到了第三任国王兰甘亨（Ram Khamhaeng）时期，素可泰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帝国。它的控制区域南到马来西亚半岛，甚至包括现在的新加坡，东至老挝，泰国本部除了兰纳泰王国占领的清迈之外都是它的势力范围，这些地区的土著首领莫不臣服于这个泰人的君王。

在泰国的历史上，有三大帝或者五大帝的说法，不管哪一种说法，兰甘亨王都是最早的一位。在三大帝中，还包括了赶走缅甸人复国的阿瑜陀耶国王纳黎萱，以及领导泰国走向宪政和开化的曼谷王朝国王朱拉隆功。五大帝则加入了吞武里王朝的唯一一位君主、中国人郑信（他在缅甸人灭亡了阿瑜陀耶之后，建立了新的王朝，延续了泰国的政权），以及朱拉隆功的父亲、也是首先提出要进行西化的国王蒙固。

兰甘亨大帝之所以如此受人称道，除了他征服了泰国本部之外，还在于他组织了数次远征。在他之前，泰人在缅甸和吴哥的夹缝中只能算一个不受重视、半开化的小民族，可是，到了兰甘亨时期，泰人已经做好准备接管统治权了。

公元1296年，他率兵攻打了强大的吴哥首都吴哥王城，再把战争一直推进到了越南东部的海岸线上，那儿是曾经强大的占婆国。公元1313年，他再次卷土重来，围困了占婆的首都。他甚至派出舰队远征印度尼西亚，炮轰了爪哇。这个泰人的国王仿佛有着无限的活力，强迫四方都服从于他的秩序。

兰甘亨还创制了文字，重新塑造了泰国的文化面貌，至今泰国的文字系统仍然得益于他。

在信仰上，这位国王大力推行佛教。国王和宫廷贵人都虔诚地信奉小乘佛教，这种佛教重新塑造了泰国、老挝、柬埔寨的风貌。在这之前，柬埔寨的吴哥国王大都信奉印度教，有的国王信奉大乘佛教，但到现在，这个拥有着印度教伟大古迹的国家已经风行起了小乘佛教，这得自于泰国的强烈影响。

兰甘亨时期泰国的佛教还掺杂了原始的精灵崇拜的成分，在素可泰南面有一座叫考峦山的山峰，据说上面住着一个叫作“山巅之主”的精灵，国王为了保证国家和社稷，每年都要去山上进贡。

在泰国，除了远古时期和吴哥时期的遗迹，最著名的历史景点就要数素可泰的皇家寺庙群了。

这座从兰甘亨时期就存在的城市至今保持着众多的寺庙遗址，它虽然没有吴哥和蒲甘的壮观，却无不透露出小乘佛教的优美。如果说吴哥和蒲甘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么泰国的素可泰和后来的阿瑜陀耶则是阴柔的美人儿。

我坐着火车从曼谷北上，一路上经过了阿瑜陀耶和华富里，最后到达了一个叫作彭世洛（Phitsanulok）的城市。彭世洛曾经是一个素可泰和阿瑜陀耶的附庸小王国，如今则是泰国北中部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南可下曼谷，北可上清迈，东可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枢纽孔敬，而素可泰则在彭世洛的西面一小时的车程之外。

我参观了彭世洛的普拉西寺（Wat Phra SiRatanaMahathat），这里有一座巨大的佛像，由于佛像过于神圣，寺庙里挤满了从各地前来朝圣的人们。寺庙的规矩也颇为严格，除了进门必须脱鞋之外，即使想给佛像照相，也必须首先跪下来。

在素可泰车站下车后，距离新城的旅馆区还有一两公里的距离，当我走路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宋苕车司机突然停在了我的身边。“你要住旅馆吗？我给你介绍个便宜的地方，免费搭你过去。”

他报的价格很合理，几乎是当地的最低价，于是我上了车。在一个小岔路口他把我放下来，示意我一直向前走。他并没有跟着我过去，也就是说，他免费搭载我并非是为了从旅馆拿提成，这让我感到很惊讶。

开旅馆的看上去是一位东亚女孩，她热情地接待了我，果然是最低价，还有免费的自行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孩来自日本，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司机，开了个小旅馆，并有了一个孩子。我始终不知道搭载我的司机是她丈夫本人，还是她丈夫的朋友。

在路上遇到日本人总是很欢乐，他们的男孩都很能吃苦，女孩则非常活泼。遇到韩国人也不错，他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幽默感。在曼谷时，和我住一个宿舍间的有一位是韩国的建筑师，他第二天就要离开曼谷，于是提前把旅馆的押金500泰铢要了回来，决定晚上喝酒消费掉，并邀请我一块儿去。我们在街边坐下喝起了畅（Chang）牌啤酒，随着酒瓶的增多，我们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大，动作开始变形，到后来，我俩站在大街上拉住每一个路过的游人询问有没有韩国人或者中国人，最后只找到了两位日本姑娘。于是这张桌子上凑齐了东亚三国，可我们大部分时间用英语交流。日本姑娘在香港学习，会一点带广东味的普通话，也会一点韩语，而韩国人对于金庸的小说了解得滚瓜烂熟，他用韩语发音说出每一个主角的名字，再让我用普通话说给他听。只有我惭愧地发现，我既不懂日语也不懂韩语。

素可泰遗址在新城的十几公里外，到达素可泰新城的第二天，我搭车去了古城。古城的城墙和护城河痕迹犹存，却显得破烂不堪。所有的寺庙几乎都成了废墟，却仍然是泰国保存最好的遗址群之一。在成片的佛寺遗址中，一尊尊巨大的佛像或坐或站置身于林立的柱子之中，它们仿佛是从上一个劫数中逃脱出来的。

由于旅游经济的发展，泰国政府也专门针对外国游客进行了提价，针对素可泰和阿瑜陀耶这两个最著名的景区，都设置了分区购票

政策。比如素可泰的遗址群虽然是连成片的，但被泰国政府硬生生分成了五个区，每个区都要购买100泰铢（约20元人民币）的门票，另外还有一种通票，350泰铢将所有景点囊括在内。由于便宜了150泰铢，游客们纷纷选择通票。

后来，泰国政府又取消了通票制，游客们如果要游遍五个区，必须购买五次门票。泰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增收，没想到游客们一见没有了通票，几乎全都采取了紧缩政策，只选择景点最多的中区，最多再加上北区，实际花费减少到了只有100到200泰铢。泰国政府的门票收入锐减，游客们的不满意度也增加了。

由于我还要去另一个和素可泰相关的城市甘烹碧（Kamphaeng Phet），在素可泰也只选择了中区进行游览。进了大门向右走，就看到了泰国素可泰时期最著名的国王兰甘亨王的雕像，国王头戴泰式的高冠，右手拿着一本书，象征着他制定的文字系统；左手做着演讲的姿势。在他的左边托盘里放着一把短剑，象征着他的南征北战。

据说，泰国人按照雕塑佛陀的手法塑造了国王的面容，他仿佛在安详地望着前来参拜的人们。他的名字必将和素可泰共存。

在国王雕像的附近延伸着大面积的遗址群。素可泰遗址最大的特点是佛像，当寺庙都变成废墟之后，佛像却由于人们的虔诚保护、甚至重修，总是保存得完整无缺，甚至像新的一样。

在整个遗址区的中心，是那座叫作玛哈泰（Wat Mahathat）的寺庙，这座寺庙连同它的附属建筑群，除了是宗教中心之外，还是行政中心。寺庙外面有围墙，围墙外面还有独立的飘着睡莲的护城河系统。据说，玛哈泰寺有近两百座大小佛塔，以及无数的菩萨造像。这些佛塔、围墙和护城河都有着象征意义，象征着泰国乃至宇宙。

游人们穿梭在遗址群巨大的菩萨像下，望着已经近千年的古迹仿佛回到了兰甘亨王的时代，那时候一切是金碧辉煌的，一座座贴满了

金箔的造像熠熠发光，那座巨大的塔楼也是金色的，反射出的太阳光让人不敢直视。兰甘亨王和他的家人前来参拜完毕，正顺着护城河散步，孩子们在玩耍，大人们或者在操练，或者在城外那成片的田地中收割着庄稼。在城里一定还有着市场和商店，泰族人虽然信奉佛教，但一直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民族。

当朋友们问我，泰国人和柬埔寨人都信奉佛教，但他们有什么区别时，我回答：佛教让他们都心地善良，他们唯一的区别是：柬埔寨人由于没有摆脱贫困，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帮助别人；泰国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商业社会，但人们并不贪婪，对于财富看得并不重，赚了钱之后总是乐于助人，或者供奉寺庙，或者施舍给穷人。

泰国的寺庙系统实际上也具有慈善机构的特征，僧人们化了缘，一部分供自己使用，另一部分则通过他们的手交给了最需要的人。比如，中国的旅行者习惯于到寺庙去寻找食物和住处，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都来自于人们的捐赠。

当兰甘亨于1317年去世的时候[15]，从表面上看，素可泰王国已经到了鼎盛时期，但当一个国家表现得过于冒进，接下来就是它付出代价的时候。当他的儿子吕泰（Lerthai）继承了王位，却发现这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庞大的军费支出和王室的奢华已经影响到了帝国的财政，以至于他除了收缩，没有别的办法。有一个碑文上写出了这个国王的仁慈和宽厚，甚至带上了一丝尊重财产、抑制权力的意味：

国王遵守王者的十诫。他以仁慈对待一切臣民。在看到别人有大米时，他并不贪羡；在见到别人的财富时，他亦不因此而懊恼。……如果他发现有人犯欺诈或者傲慢的罪过，即使有人在国王的食物中放毒，因而使他得病或者死亡，他也总不去杀死或者鞭挞这些罪犯，而是宽恕所有对他自己犯了罪行的人。他之所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的怒气，在本应大发雷霆的时候也并不发怒，原因在于他希望成

佛，并且希望将一切众生度脱轮回的苦海。吕泰虔诚地信奉佛教，甚至放弃了王位，到佛寺出家，他写了一本叫作《帕銮三界》（Traiphum Phra Ruang）的著作，阐述他关于佛教宇宙论的理解。

内乱也开始困扰这个国家，当吕泰去世后，围绕着王位出现了一系列的篡夺阴谋和战争，当胜利者登上王位的时候，却发现另一个泰人的国家——阿瑜陀耶王国已经崛起了。

兰甘亨死去不到100年，阿瑜陀耶吞并了素可泰。

在素可泰的西南几十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作甘烹碧的城市，这里也有一片巨大的遗址区。这里的佛寺建于素可泰时代，当素可泰衰落之后，阿瑜陀耶王国控制了这片区域，并继续修建着佛寺和宫殿。因此，甘烹碧是一个见证了两代王朝起落的地方。

这里至今还耸立着城墙系统，城墙外的护城河里长满了芦苇，城墙边上兵营仍然保留着地基，在城墙以内的寺庙群里，一座巨大的菩萨涅槃像最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佛陀安详地躺在三段圆柱叠成的枕头之上，等待着永寂的来临，根据传说，当释迦佛寂灭之后，未来佛弥勒佛仍然在等待着降临。这种新老交替，或许也适用于泰国的政权。

相比泰国境内一系列的泰人王国变动更替，在老挝境内的泰人王国却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老挝由于地处山区，人口稀少，比起泰国来显得更加落寞。

法国人谈到老挝人的时候，总是为他们的听天由命和懒散感到吃惊，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能够和老挝人相比了。

老挝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源于它的人口和地理环境。这个国家总人口不过600多万，甚至不及越南的一个零头，比起柬埔寨也少得多。但老挝的国土面积却并不比越南、柬埔寨少多少。这里资源丰富，充满了茂密的森林、密集的河流，使得人们不需要费多大力气

就能存活。山区也阻断了外界对老挝的征服，使得这里的人能够过一种安适、顺天的生活。

当泰族人最初到达泰国和老挝之后，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老挝的泰族人在生活上与泰国的泰族人区别开了。景线、素可泰、阿瑜陀耶依次强大，并压缩吴哥、对抗缅甸的时候，老挝的琅勃拉邦王国却闲适地建造着它的首都。这个首都也充满了安静的色彩，在皇宫是一片片的寺庙，看不出刀兵的痕迹，也看不出忧国忧民的悲凉。

如今到琅勃拉邦最多的游客群体，除了中国人之外就是法国人。由于老挝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对于殖民地往往带有很深的怀旧色彩。在老挝，我碰到了一位法国来的厨师Nikko，在我们相遇时，我已经接近旅游的尾声，显得懒散无比，而Nikko也已经转完了整个国家，闲下来等航班。为了省钱我们住在了一个房间，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吃饭、喝酒，以及望着饭店外面的湄公河中度过。到最后，我们都已经懒到不想离开了。“这才是老挝人的生活情趣。”直到Nikko走后，我还在想。

除了琅勃拉邦之外，在琅勃拉邦南方的川圹平原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王国叫川圹，一直依附于大王国。

琅勃拉邦在历史上也称为澜沧王国，中国则称之为南掌。

当素可泰王国强盛的时候，老挝的泰族人选择了依附于素可泰。当素可泰衰落的时候，澜沧王国乘机崛起，变成了一路豪强。

但这一路豪强并没有称霸的野心。它的对外政治更多是使用外交手段，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也更加复杂、更加多元化，它有时候贴近吴哥人，娶了吴哥的公主，有时候又和阿瑜陀耶联合，而在某段时期，又成了缅甸的属国。越南也经常骚扰边境，甚至把川圹都变成了越南的属国。最后，它还一直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就这样维持着多重朝贡关系。

通过这样的国际外交手段，这个王国一直维持着“平衡的摇摆”。

公元1694年，澜沧王国分裂成了三个小王国，分别是琅勃拉邦王国、万象王国和占巴塞王国，在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作为暹罗（泰国）的属国存在的。

第十五章　阿瑜陀耶之魂

在泰国阿瑜陀耶的北面，有一座叫作华富里（Lopburi）的小城。

这座椭圆形的小城仍旧保留着护城河和城墙的痕迹，四面环水，铁道从城中穿过，沟通了小城与曼谷、清迈之间的联系。小城里的猴子几乎和人一样多，在街道上，猴子们就大摇大摆地和人们抢着吃的，甚至走到商店里、坐在门口拦截着每一个顾客，在树上、电线杆都能见到大批猴子的身影。

在它东边几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同名的新城区，但对于旅客来讲，最吸引他们的还是华富里的老城。这里虽然看上去狭小、凌乱，但在古代却是比曼谷、阿瑜陀耶更古老的首都。

泰国的中部地区最早定居的是孟人，他们在曼谷西面的佛统（Nakhon Pathom）城建立了政权。这里曾出现过一个叫作陀罗钵地（Dvaravati）[16]的孟人国家，存在的时间大约从公元6世纪持续到11世纪。取代陀罗钵地的是一个叫作罗斛（Lavo）的国家，罗斛的首都就是小城华富里，信奉的是小乘佛教。

但是，罗斛国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当吴哥王朝繁荣时，吴哥王大举进攻泰国的腹地，将罗斛国变成了吴哥的附属国。

在华富里，最著名的古迹是三友塔（Prang Sam Yot）。

当吴哥势力来到华富里之后，他们摧毁了大部分更早期的佛教建筑，在这里建设了一批印度教的建筑，三友塔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组塔是由三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印度石塔组成，分别象征了印度教的三大神：梵天、湿婆、毗湿奴。这样的塔的形制成了一系列佛塔的典范，从泰国到云南的大理都分布着无数的三塔。

华富里的印度教建筑多种多样，刚出火车站，就能在对面看到一个巨大的寺院，这座寺院是一座混合模式，既有更早期的印度塔，也有晚期的佛教塔，甚至还有一座类似于西洋模式的小房子。遗址里还充斥着佛像的残肢断体，一只手臂、一只脚，或者一个躯干，当地人都虔诚地保留着，没有重新修复。

吴哥控制华富里的时候，在它的北方就是强大的素可泰政权，兰甘亨王南征北战，进攻吴哥，削弱了吴哥的统治，但兰甘亨之后，素可泰进入衰落期，吕泰王沉迷于佛教，丧失了与吴哥对抗的能力。

这时，靠近华富里的地方，另一个强大的泰人王朝已经崛起，它就是阿瑜陀耶。

在华富里的南方，景线王朝王室另一支脉的后裔们与孟人的一位公主结了婚，并继承了一个叫作乌通的小国王位。接着开始向四周扩张，将罗斛王国收入囊中。从此之后，华富里再也没有隶属过吴哥，它永远地并入了泰国的历史之中。

乌通王统一了泰国中部后，继续向北部的同族素可泰施加压迫，逼迫对方承认了他的宗主权。

然而，就在这时，一次大规模的霍乱突袭了这个新兴的国家，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故都，来到了湄南河（昭披耶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新的都城。这个都城被称为阿瑜陀耶（Ayuthaya，或者称为大城），而那位乌通的泰人国王则成了阿瑜陀耶王朝的开国君主拉玛铁菩提一世（Ramathibodi I）。

如今的阿瑜陀耶在华富里南面一个多小时火车车程的地方，距离首都曼谷也只有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车程。我到达阿瑜陀耶的时候，恰好是在泰国的第一夜。

那天白天，我从柬埔寨的波贝（Poipet）过境到了泰国的阿兰雅普拉特（Aranyaprathet），从那儿坐火车前往曼谷，到达曼谷华兰蓬车站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钟，考虑到作为首都，要在晚间临时寻找住处很不容易，我决定趁热打铁到阿瑜陀耶去住下，等在泰国的其他地方玩熟了，更了解这个国家的时候再回曼谷。

从曼谷到阿瑜陀耶的火车票只要人民币三四块钱，且车辆很多，非常方便。实际上，在之后的旅游当中，泰国的火车始终令人感到舒服愉快。火车的速度并不快，但三等车厢的票价却很便宜，有时候甚至还有免费车票。可以说，坐火车是体验泰国风情的好方法。

阿瑜陀耶的地形与华富里有很大的相似性，古城区都是在一座四面环水的岛上，古人利用天然河道以及开掘的部分人工河道将古城保护了起来。火车站在河道的另一侧，也就是古城之外。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住宿很紧张，几家著名的背包客旅馆都没有了房间。就在我准备回火车站将就一夜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告诉我，他的旅馆有一个宿舍间还有空床位，价格也是最低的。于是我找到了住处，它的位置在古城区内，距离各个著名的寺庙都不远。

由于是曾经的首都，阿瑜陀耶要比华富里的古城大得多，古寺和皇家禁地的规模也远超后者。

最初到达的寺庙叫复兴寺（Wat Ratchaburana），这座皇家寺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印度式佛塔（Prang）。当阿瑜陀耶被缅甸攻陷后，这座寺庙毁损严重，其间充满了被毁掉的佛教造像。特别是造像的头部，又经历了早期游客们的盗割，已经几乎全军覆没了，但所残留的一切仍然显示出当年的气魄。

这座寺庙建造于1424年，中间的塔则埋葬着前国王的骨灰。到了1957年，一些盗贼发现了塔的入口，进入塔中找到了一批文物。泰国警方接到报案后追回了其中的一批，这些文物包括了不少皇家用品、珠宝、佛教饰物等。如今，游客还能进入塔中，沿着狭窄的小道到达两个小小的房间，看见那满墙残存的壁画。

从这座大寺的后门出来，就到了整个古迹的核心区域。这里的地面上都铺着碧绿的草皮，复杂的水系环绕着草地，时而见一座小桥，时而过一条小径，点缀其间的则是众多的佛塔。

也许是因为地震，也许是年久失修，这里的许多小塔都已经歪斜了，其歪斜的程度许多都超过了比萨斜塔，却依然耸立着。

距离复兴寺大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皇家寺庙群。如果游客带着1泰铢的硬币，就会在硬币的背面发现那著名的三塔。这三塔的形式已经是泰国佛教的塔（Chedi），像个倒扣的唢呐，不再是印度教的像玉米芯一样的塔（Prang）了。

在三塔墙外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雕塑，纪念的就是阿瑜陀耶第一任国王拉玛铁菩提一世。

在皇家广场外还有一座巨大的寺庙，寺庙中有一个体积庞大的鎏金铜佛，据说，这是泰国最大的一座铜佛像，曾经屡遭自然灾害和兵祸，它却都安然躲了过来，至今仍然耸立。在历史上，这座佛像旁边的三塔寺内还有另一座站佛，据说是泰国最大的站佛像，可是，当缅甸人占领了阿瑜陀耶，发现站佛上有数百公斤的黄金装饰，于是决定把整个佛像融化掉，这座泰国的奇迹就消失了。

阿瑜陀耶本身就是一部战争史诗，当这个国家还不够强大时，它最初的敌人是素可泰，当素可泰被征服之后，精力充沛的它在漫长的王朝生涯中，又选择了三个敌人，分别是柬埔寨的吴哥王朝、泰国北方重新崛起的兰纳泰（清迈）王国、缅甸的缅人王朝。此外，它还顺

便征服了马六甲。

在这三个最重要的敌人中，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吴哥政权。

吴哥，这个代表着东南亚建筑最高成就的民族，到了公元14世纪，早已经年老力衰，当年强大的帝国变成了周边势力觊觎的鱼肉。

拉玛铁菩提一世定都阿瑜陀耶后，除了制服素可泰，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吴哥。公元1351年，乘吴哥的王位出现更迭的时机，他派兵进入了吴哥，然而，作为新生势力由于经验不足，他被打败了。

但拉玛铁菩提一世并没有放弃，而是派来了更多的人马，将华丽的吴哥王城围得水泄不通，围城的军队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让这座辉煌的城市最终臣服。吴哥的国王战死沙场，十万人被掳往阿瑜陀耶，不计其数的财宝，包括那装饰城市的猫眼石、珍珠、黄金、各种佛教的珍奇异宝，全都成了胜利者王城的装饰。

胜利者甚至任命自己的儿子来统治柬埔寨，但他低估了抵抗者的力量。在一位吴哥王室成员的带领下，整个柬埔寨发生了反对泰人的暴动，把泰人赶走了。这次战争的结果，是阿瑜陀耶吞并了吴哥的西部（也就是现在泰国的东部），而吴哥的东部地区仍然由高棉人统治着。

但这只是两个国家战争的开始，两国的战争从此进入了持久战，直到一方彻底衰落，再也没有停止过。

公元1393年，吴哥乘阿瑜陀耶在北方与兰纳泰人作战的时候，妄图收复曾经失去的土地，这导致了阿瑜陀耶的另一次大规模入侵，国王率领的军队长驱直入，再次围困了吴哥王城。七个月之后，随着粮草的匮乏，一些动摇的人们打开了城门迎接入侵者，另一个吴哥的国王被杀。这次被掳走的除了吴哥王城再次聚积的财富之外，还包括了象征王权的圣剑和宝器。除此之外，吴哥的能工巧匠都被带走，建设

阿瑜陀耶雄伟的王城去了。

当公元1410年侵略者撤离时，吴哥已经虚弱到只剩下一具空壳。但这还不是结束，在这段时期，也是东面的占婆人袭击吴哥的时期，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实力。

公元1431年，阿瑜陀耶再次入侵，又洗劫了王城，这次他们把吴哥的佛教之宝、著名的碧玉佛带走了。虽然仍然没有办法控制整个吴哥，但经过历次的战争，阿瑜陀耶已经把边境线划到了吴哥王城附近，并吞了大量的土地（包括现在的柬埔寨西部）。

到了公元1484年，柬埔寨人终于放弃了已经属于边境的吴哥城，让这个曾经辉煌的城市逐渐被森林所吞没，消失在历史之中。柬埔寨人迁到了南方靠海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乌通。乌通在金边的西面，之后则又迁都到了金边，也就是柬埔寨现在的首都。

当我走在金边这座城市时，遥望北方辉煌的领地，不禁地想：人们总是喜欢给历史划界，如果要给柬埔寨的历史划界的话，那么迁都就是一条非常好的界线，在这之前，柬埔寨属于强大辉煌的吴哥，在这之后，它成了一个受尽欺凌的小王国，在阿瑜陀耶和越南两大强权的压迫下苟且偷生。

16世纪中期，柬埔寨的安赞王曾经试图恢复吴哥的荣光，在吴哥古城的旁边，他打败了阿瑜陀耶的部队，为此，他将这个战场改名为“暹粒”，即“打败了暹罗（外国人对阿瑜陀耶和泰人国家的称呼）之地”的意思。暹粒这个地名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了柬埔寨旅行者最多的地方，并作为参观吴哥古城的基地。

但安赞王的辉煌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公元1595年，柬埔寨彻底被阿瑜陀耶击败，从此，这个王国成了泰人的附庸，直到法国人的到来。

在与吴哥作战的同时，阿瑜陀耶与兰纳泰王国的冲突也断断续续地发生着，两者之间很少出现长久的和平。这是争取泰人内部霸权的斗争，在斗争中占上风的是阿瑜陀耶，但并非每一次的胜利者都是阿瑜陀耶。

不过，兰纳泰的独立维持到公元1556年，终于被另一个强权中断了，它成了缅甸新诞生的东吁王国崛起的牺牲品，东吁国王莽应龙吞并了这个国家，将它变成了一个附属国。缅甸成了阿瑜陀耶王国最重要的敌人。

关于缅甸东吁王国的历史在下一章还会详谈，这里不妨先去纪念一个泰国的女英雄——素丽瑶泰（Suriyothai），她在泰国的地位类似于法国的贞德和印度的占西女王，象征着独立自主和抵御外辱。

从阿瑜陀耶城的核心宫殿区继续向西，在大约一两公里之外，有一座金色的素丽瑶泰塔。这是一座带棱角的泰式塔，与其他已经成为废墟的塔不同，这座塔看上去像新的一样闪闪发亮，泰国人可以让古代的皇宫成为遗址，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女英雄受到冷落，于是这座纪念塔总是被及时地修缮一新。

在塔旁边的亭子里立着素丽瑶泰丈夫摩诃查克拉帕特国王的全身像，国王的身后，则是这位女英雄的戎装画像。画像中的素丽瑶泰显得随和却又无畏，对这个属于她的王国充满了感情。

素丽瑶泰的事迹不仅在泰国家喻户晓，还被泰国人拍成了电影，这部叫作《素丽瑶泰传奇》的电影有着宏大的战争场面，也有着复杂的爱情故事，同时还有穿着泰式束胸的大批美人，成了泰国历史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在影片中，年轻的素丽瑶泰是阿瑜陀耶王国的皇室郡主，她和表哥匹仁深深地陷入了爱河。

匹仁属于泰人的另一个家族，统治着素可泰王国。当时素可泰已经臣服于阿瑜陀耶，保持着进贡和同盟关系，但在政治上还有着一定的独立性，统治者也称国王，而首都已经不在素可泰，而是迁移到了旁边的彭世洛。

在一次大象节上，素丽瑶泰外出观赏大象节时，阿瑜陀耶副王的儿子天亲王却看上素丽瑶泰，并提了亲。为了国家的安宁，素丽瑶泰虽然更喜欢匹仁，却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天亲王，在婚后过着美满的生活。

当阿瑜陀耶的国王拉玛铁菩提二世去世后，天亲王的父亲成了新的国王。但这个新国王年老却好色，与他的王后生了个男孩，并将年幼的男孩立为了太子。

公元153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将天花传到了泰国的土地。

当泰人们纷纷被这种新的疾病夺去性命时，老国王也没有幸免，在临死前，他把儿子天亲王和侄子蔡赖甲叫来，让他们发誓效忠于年幼的太子。

天亲王性格温和，毫无野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但野心勃勃的蔡赖甲却并不心甘情愿。

与此同时，在阿瑜陀耶的西方，强大的缅甸东吁王国正在形成，东吁的第一位重要君主莽瑞体已经登上了王座，并对阿瑜陀耶的外围发起了进攻。当阿瑜陀耶最需要一个强悍的国王时，它的统治者却还没有成年，被一群权臣围绕着。蔡赖甲终于按捺不住野心，在众人的呼唤下篡夺了王位，杀死了侄子。

十几年后，当上了国王的蔡赖甲死于宫廷斗争，被他的王后杀死。王后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找了个宠臣当国王，还想赶尽杀绝，将原来王室的亲戚都杀掉。天亲王被迫进入了佛寺，当了和尚。在这样

的情况下，反抗的重担落到了天亲王妃素丽瑶泰的头上。

素丽瑶泰找到了当年的恋人、她的表兄匹仁，此刻，表兄已经成为彭世洛（素可泰）叱咤一方的将领。在他的帮助下，素丽瑶泰杀死了篡位的国王和王后，将她的丈夫从寺庙中请出来，奉为新的国王，他就是著名的摩诃查克拉帕特国王。

在阿瑜陀耶的支持下，她的表兄匹仁也顺利地当上了彭世洛的诸侯，并娶了素丽瑶泰的女儿当王妃，他的称号是摩诃昙摩罗伽。

到这时，看起来这是一个喜剧故事，然而，当阿瑜陀耶和彭世洛各归其位的时候，缅甸人再次开始了进攻。莽瑞体的部队再次攻到阿瑜陀耶城下，国王决定亲自去探查阵地，他的王后素丽瑶泰也陪同前往。在路上，他们与缅军遭遇，为了掩护国王，素丽瑶泰骑在大象上与敌人英勇战斗，最终被缅甸人杀害。

据说，素丽瑶泰的骨灰至今仍然埋葬在泰国的土地上。

经过残酷的战争后，东吁王国与阿瑜陀耶议和。第一次泰缅战争没有分出胜负，却造就了一个几百年的宿敌。在未来，缅甸的强大政权将两次毁灭泰国，泰人又两次崛起于毁灭之后。

我走在阿瑜陀耶的街上，望着不远处的河流和众多的寺庙。这里的寺庙各有特色，有的寺庙中保存着一个硕大的佛头，有的寺庙保存下了壮观的廊柱，但不管寺庙有多少，却总能感到整个城市仿佛是一个有机体，不显得凌乱。这是一座有生命的城市，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种叫作阿瑜陀耶之魂的东西。

那么，阿瑜陀耶之魂是什么呢？

我说不出来，它蕴藏在国王拉玛铁菩提一世的雕像之中，也存在于美人素丽瑶泰的画像之内，它存在于每一座建筑中，甚至每一个走过的行人，不，甚至全泰国的人都有着阿瑜陀耶之魂。

阿瑜陀耶象征着泰王国的出现。在泰人建立的国家中，不管是景线还是素可泰，都只代表了泰人的一部分，那时的泰人虽然是一个族群，却并非是一个整体。是阿瑜陀耶将泰国的全境统一起来，并在与吴哥、特别是缅甸对抗的过程中，将整个民族捏成了一体。从此以后，直到今天的泰王国，都是阿瑜陀耶的一个自然的延续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中，汉政权也许和阿瑜陀耶一样，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汉代之后，整个中原不再说自己是齐人还是秦人，而是统称汉人，这样的称呼和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骨髓之中，哪怕政权衰落、甚至亡国的时期，这个观念也没有变化，并仍然寻找着机会重新抱团。

阿瑜陀耶时期，也是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形成之时。在那时，古老的民族中，占婆正面临着全面的消失，被越南所并吞；吴哥（高棉）正在收缩，受到泰人和越南人的双重挤压；孟人在缅人和泰人的挤压下也几乎不存在了。

可以说，那个时期已经决定了未来的政治走向：越南、泰人的阿瑜陀耶和缅甸正在崛起，高棉的柬埔寨将持续衰弱，而泰人的澜沧王国（老挝）是一个特殊情况，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也会逐渐被吸收进主体国家阿瑜陀耶之中，老挝的东部或许会被越南并吞。如果不是西方人的到来，这样的格局势必出现，即便西方人来了，除了让柬埔寨和老挝没有被完全并吞之外，越南、泰国、缅甸三国的格局再也没有变过。

在这个格局之中，阿瑜陀耶居于中心地位，这也决定了整个中南半岛上，泰国混乱时必定带动其他地区的混乱，泰国稳定时整个半岛就会繁荣。这或许也是阿瑜陀耶之魂的内容之一，当我看到繁荣的泰国时，知道他们干得不错，真不错。

第六部　你方唱罢我登场

第十六章　两个最伟大的国王相遇了

从缅甸曾经的首都仰光出发，只需要1美元的车费就可以坐火车北上到达一个叫作勃固（Bago）的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在缅甸坐火车，之后，我还会从缅甸坐车到东吁（Taungoo）、内比都（Nei Phi Daw）和曼德勒（Mandalay），充分体会缅甸火车的特点。

缅甸火车非常灵活，在世界上难得有地方的火车会跳跃着前进了。当人们睡在火车的长凳上时，火车轻快地一跳，就可以把人颠在地上。我去曼德勒时，由于脚上被蚊子咬的地方化了脓，浑身还发着烧，坐在这样的火车上简直要被颠散了架，之后我就放弃了火车，改乘汽车旅行了。

另外，由于缅甸刚刚对外开放，在火车站还能体会到作为外国人的特殊感。在这里，买票必须使用美元。在开放前，由于缅甸缺乏外汇，而官方又规定了较低的兑换率，使得外国人不愿意使用美元。比如，在黑市上1美元可以兑换1000缅元，而官方汇率却是1美元只能兑换400缅元，于是外国人都不在官方银行兑换，而是跑到黑市把美元换成缅元。这样，缅甸政府不得不强行规定外国人乘坐火车只能使用美元，不准像当地人一样使用缅元。

可是，2011年的缅甸政治改革也涉及外汇改革，之后缅甸政府把官方和黑市汇率打通了，在我去的时候，官方汇率是1:850左右，黑市汇率甚至比官方的还不划算。所以外国人现在已经习惯了到官方银行去兑换货币，曾经庞大的黑市瞬间衰落并接近消失了。

这样的汇率改革在中国也出现过，改革前后的差别令人瞠目，甚至可以说，中国庞大的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加工企业就是依靠着汇率改革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作为中国人，到达缅甸后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回到了改革的初年。

汇率改革完成后，强迫外国人用美元购票已经没有了必要。只是铁路系统的改革还没有跟上，以至于仍然规定外国人必须使用美元。而由于缅元相对于美元已经升值，使用美元买票甚至比使用当地货币还要便宜。

更有趣的是，有的火车站由于很少有外国人到来，甚至连美元票价都没有标。比如，在内比都旁边的品米纳（Phynmana），我想购票去曼德勒，整个火车站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美元标价是多少，他们不得不临时打电话去请示，一个多小时后才把票卖给我。

在缅甸坐火车的外国人还能享受全程的陪伴，也就是说，在购票之后，就会有一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时时观察着你，火车到来后，他要负责把你送上车，找到座位，移交给火车上的列车员，方才离去。列车员则负责你的旅程，到地方后喊你下车，移交给站上的工作人员。虽然现在执行已经没有如此严格，但是程序还在。

我之所以去勃固，是因为这里曾经存在着一座叫作汉达瓦底（Hanthawaddy）的古城，这座古城和缅甸历史上第二个伟大的王朝相联系，并产生了一位伟大的国王莽应龙（Bayinnaung）。

根据史书《琉璃宫史》的记载，在勃固曾经存在着一个孟人的国家，名称也叫勃固，它时而被吸收进缅人政权，时而又宣布独立。

当蒲甘王朝崩溃后，掸族的阿瓦尔、孟族的勃固和若开族的阿拉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断断续续争斗了200年，最后被一个叫作东吁的缅人小国所统一。16世纪中叶，东吁国王莽应龙在勃固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城市汉达瓦底，这座城市共有20座城门，气势恢宏超过了后来

的曼德勒。

莽应龙时期，缅甸刚刚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阿瑜陀耶，按照缅甸的传统，他已经满足了建造新都的七个条件：英明而勇敢国王，多谋善断的大臣，友善的邻国君主，装满十宝和七谷的仓廪，坚固的城墙、门楼、河濠、沟堑、平台与通道，富强的国家，强大的军队。

《琉璃宫史》为我们详细记载了建造皇家佛像需要多少钱财，在汉达瓦底城的建设过程中，免不了要建上座部尊崇的四大佛像。其中：

拘楼孙佛像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76缅钱，制作佛冠共用金1缅斤又19.25缅钱，并用了王佩戴的绿玉指环一枚、蓝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杯上所嵌3000颗红宝石。该佛冠共用黄金64缅钱，有63颗红宝石镶嵌在佛冠之上。铸造拘那含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76缅钱，佛冠用金1缅斤又92.75缅钱；佛冠上的宝石是用缅王佩戴的蓝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盒上的248颗红宝石镶嵌。该佛冠共用黄金62.5缅钱，还镶嵌了缅王佩戴的一枚红宝石指环及2678颗宝石。铸造迦叶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76缅钱，佛冠用金1缅斤又98缅钱。佛冠上的宝石是用缅王佩戴的猫眼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盒上所嵌宝石共3911颗。佛冠共用黄金62.5缅钱，佛冠上共镶嵌了红宝石1210颗。铸造乔达摩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7缅斤77缅钱，佛冠用金1缅斤又37缅钱。用缅王佩戴的红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杯上所嵌的2994颗红宝石镶嵌佛冠。该佛冠共用黄金64.25缅钱，并用了红宝石指环一枚及1430颗红宝石。至于都城建成之后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成了受益者。比如，最高级别的官员收到的礼品是：

镶绒官帽、绒上饰重一缅两之纯金花，四面额带，护肩甲，护手甲，九道绶带，带绒罩的金壶，金水罐，金盆，金盘，红宝石手杖，红宝石花篮，脚大拇趾套，手大拇指套，靠枕，洗手盆，带三层榕叶

状挂饰的金杆金把红伞，抬轿7顶，鼓7只，唢呐3把，喇叭3口，五间连房（饰有五道房椽、阳台、飞檐式红边屋顶、有高台门廊加绿缎蒙顶），以及理事府。收到这样礼品的官员共有16位。其余的官员也都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即便是贫穷的人们也分到了免费的布施。一时间，汉达瓦底成了整个缅甸，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

《琉璃宫史》为此感慨道：

当时，汉达瓦底城因富丽豪华的皇宫殿堂与都城显得分外壮观，简直可以与阿育王所在之华氏城相媲美。城内象、马、人声喧哗，加之鼓、钹、法螺的乐声，宛如浩瀚的大海中的波涛声一般，不绝于耳。那时节，因汉达瓦底京城中人口过多、钱币短缺，一箩稻谷竟卖到纯铜5缅斤之价。我去勃固的目的，就是为了欣赏这座都城的废墟，据说，这座都城所剩的已经不多，大部分都埋在了地下，只剩下了少量的墙基。

可是，实际上我并没有看见它。到勃固后不久，我就被其他的景致吸引住了：这里有一座超大的卧佛像。

如果说，泰国的佛像都显得非常精致和漂亮，那么缅甸的佛像则是以雄伟和庞大著称。在勃固的西部，有一座叫瑞塔拉杨（Shwethalyaung）的寺庙，这座寺庙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寺庙的大堂里躺着那座著名的佛像。

实际上，还没有走到瑞塔拉杨，就可以见到另一座露天的巨佛，这座佛像有几层楼高，几十米长，安详地卧在一个水池的旁边，人们来到它的面前只能仰望，不由得生出敬畏之情。

这实际上是现代人仿造的瑞塔拉杨大佛，两座佛像大小相当，只是瑞塔拉杨大佛在室内，而这一座在室外。

瑞塔拉杨寺距离室外大佛并不远，古老的寺瓦和高高的尖顶都带着显著的缅甸特征。从外面看去，寺庙由于占地太广，显得并不是很高，只有走进内部，看到那只巨大的手，才能意识到它的规模。

在泰国时，一位僧人告诉我，他很羡慕缅甸人，因为他感到缅甸人更加虔诚，修的寺庙更漂亮，塔更雄伟。在这里我果然体会到了他说的话。

但从寺庙出来，我却又体会到了另一种无奈。勃固虽然曾经是莽应龙王朝的首都，在历史上拥有着赫赫的盛名，可如今的勃固却是另一番景象。



景线博物馆内存放的巨型佛头。该佛头发现于城内残破的寺庙之中。



清迈城内的旧佛寺。景线王国搬到清迈后，称为兰纳泰王国，或清迈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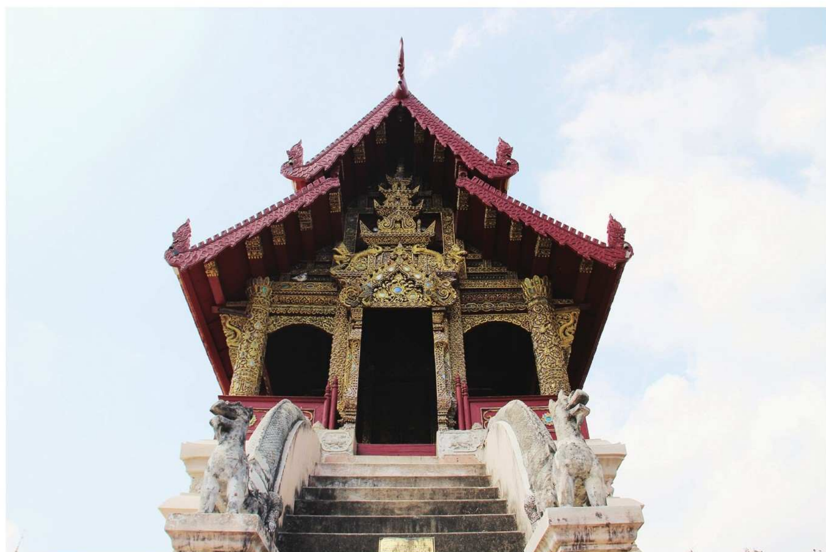
清迈巨大的玛哈泰寺。在几个街区以外就可以看到它残缺的身影。



玛哈泰寺下的巨钟和那伽像。寺塔内端坐着佛陀像。



玛哈泰寺旁边寺庙的繁复装饰。



狮子佛寺高耸入云的小殿堂。



彭世洛的普拉西寺。这里有一座全泰闻名的神圣佛像。



国王兰甘亨雕像，位于素可泰古城内。兰甘亨是泰国一系列伟大帝王中最早的一位。



玛哈泰寺古旧的废墟和坐佛。



玛哈泰寺的中心塔。



玛哈泰寺左翼的一尊立佛像。



素可泰古城内一座岛上的佛寺和佛像。



甘烹碧佛寺废墟中的涅槃佛像。



华富里普拉西寺内形态各异的佛塔。普拉西寺是华富里最大的寺庙。



普拉西寺的印度风格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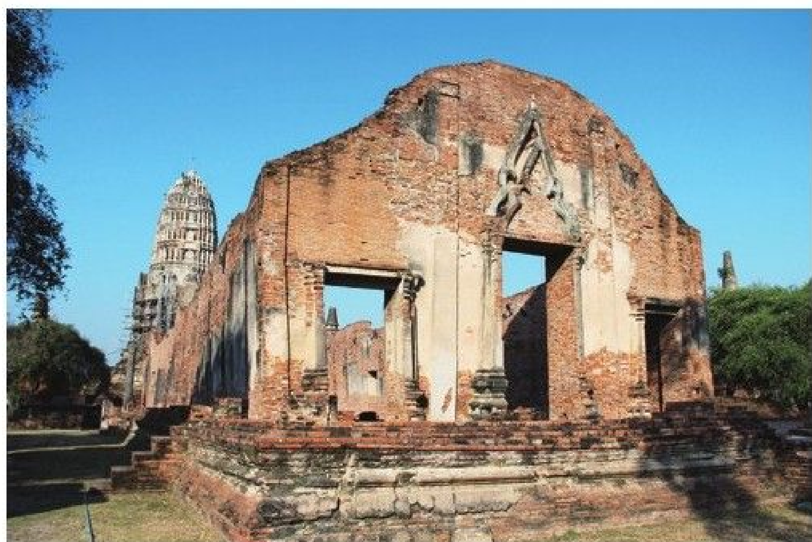
残存的佛足。一座雕像只残存下了底座和佛足，当地人将佛足竖起，加以崇拜。



华富里著名的三塔。这三座塔被敬奉给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已经成了华富里的象征。



华富里的佛寺遗址。



复兴寺残存的佛堂和后面巨大的佛塔。



阿瑜陀耶的素丽瑶泰金塔。几百年前，王后素丽瑶泰为了保卫阿瑜陀耶而战死沙场。

在瑞塔拉杨外，顺着一条小路就可以到达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用竹篾搭建的，有钱的人就在竹墙上搭一个木顶，没钱的就用茅草覆盖。在这里，人们过着最原始的生活，可是，就在村外十几米远的地方，当地人却正在修一座金色的佛塔。那座佛塔的辉煌和村庄的原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天堂之下就是贫民窟。在这时我才体会到那位在仰光遇到的韩国朋友告诉我的：你只有出了仰光，到了下面的小城市和小村子，才知道当地有多贫穷。

就这样，我被另外的景象吸引着，去观察缅甸的社会去了，与莽应龙的汉达瓦底擦肩而过。

直到离开勃固之后，我才又想起那曾经伟大的国王。我相信，一

个拥有着丰厚历史的国度不会永远沉沦，而会再次崛起。实际上，缅甸第二帝国在莽应龙之前，也经历过多年的沉浮。

缅人建立的蒲甘王朝灭亡之后，掸族、孟族和若开族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此时的缅人还生活在夹缝里。随着蒙古人的入侵，缅人纷纷南下，来到了锡唐河边建立了一座名叫东吁（山嘴）的小村庄。这里土地贫瘠、缺乏资源，很像中国湖南、湖北、重庆一带的大山里，是一个避难的世外桃源，却又很难成长为经济中心。

第二帝国就是从这个小村庄发展起来的，在莽应龙将首都移往勃固之前，东吁就是他们的首都，因此第二帝国也叫东吁王朝。

当时，东吁王国为了自保，还尊奉北方的阿瓦王国为上邦，保持着臣属关系。而那时，南方的勃固还是一个独立的孟人国家，并不隶属于东吁。

但由于没有外部的敌人，东吁逐渐通过开荒改善了生存条件，王族开始建造佛寺，发展文化。

公元1486年，一个叫作明吉瑜的人登上了王位，娶了阿瓦国王的公主，并得到了一块丰腴的土地皎克西。东吁的实力已经越来越强，它拥有着一支士气极盛的军队，与北方的阿瓦和南方的勃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南方，勃固的孟人王国虽然更加富裕，贸易更加繁荣，却缺乏良好的军事体系，无法保证它的经济成就。这就很像中国的宋和辽金元的关系，宋占据了最富庶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经济成就已臻巅峰，但军事力量却一直很薄弱，北方经济落后、武力更强的少数民族一直是它的心腹之患。至于阿拉干，由于有巨大的若开山脉与缅甸其他部分隔离，只能是偏安一隅。北方的阿瓦曾经最为强大，但此刻也出现了衰落，将皎克西当作嫁妆交给东吁就是一种讨好东吁的表现。

公元1531年，一位叫作莽瑞体的国王继承了东吁王位，成了这个充满活力国家最著名的君主之一。此刻，富庶的皎克西在东吁的经济体系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东吁的军事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莽瑞体决定要统一全缅甸。

他决定从更加富庶的下缅甸入手，即位两年后，他率兵侵入了勃固的孟人王国。在缅甸，葡萄牙人已经源源不断地从欧洲赶来开始世界性的冒险，他们大多作为各个王朝的雇佣军而存在。勃固的城内就有着大量的葡萄雇佣军替勃固王朝镇守着首都，勃固的城墙上架着巨大的火炮，给东吁的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围城持续到公元1539年，莽瑞体才最终征服了这个最富庶的地区，之后，又用了3年横扫了整个缅甸南部，将马都八、卑谬等地一一收入囊中。

接着，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和缅甸发生冲突，莽瑞体率军围困了泰国的都城阿瑜陀耶，这一仗，泰国王后素丽瑶泰为了救丈夫身死敌阵，成了泰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王后之一。不过，莽瑞体并没有赢得最终的胜利，阿瑜陀耶城池牢固，加上这个国家正经历一次小的繁荣，使得莽瑞体不得不班师回朝。

但之后，取得了无数疆土的莽瑞体开始生活腐化、耽于享受，最终死于孟人的叛乱。他的弟弟莽应龙乘机崛起，镇压了叛乱，收复了失地，并一鼓作气降服了阿瓦、阿拉干，统一了全缅甸。在历史上，这是缅甸的第二次统一。

莽应龙时期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缅人和泰人的激烈战争，在战争中，双方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都出现了，在缅甸这个国王就是莽应龙，而在泰国则是纳黎萱。纳黎萱在泰国三大帝（或五大帝）中排行第二位，仅次于素可泰的兰甘亨。

不管是缅甸还是泰国，都认为这次战争是自己民族国家形成的关

键，在战争中激发的民族意识直到今天还在鼓舞着两个国家。

彼时，王后素丽瑶泰已经战死，她的丈夫和曾经的爱人却并没有退出历史，他们必定还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缅甸国王莽瑞体的死亡让泰人得到了暂时的喘息，但随着更加伟大的莽应龙国王的崛起，泰国的苦日子又到来了。

当时，阿瑜陀耶国王还是素丽瑶泰的丈夫摩诃查克拉帕特。老国王仁慈善良，有一天，泰国人恰好抓到了7头被认为是吉祥象征的白象，老国王欣喜不已。

但这件事传到了莽应龙的耳中，他决定利用此事做文章，写信给泰国王，要求进贡两头白象给缅甸。不出所料，泰国以阿瑜陀耶不是属国，没有进贡义务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泰国的拒绝成了莽应龙开战的借口。他迅速集结了90万大军[17]，向泰国进发。他没有先进攻阿瑜陀耶，而是选择进攻彭世洛的诸侯摩诃昙摩罗伽（也就是素丽瑶泰的恋人匹仁）的素可泰王国。他包围了彭世洛，由于阿瑜陀耶解救不及时，寡不敌众的摩诃昙摩罗伽最终决定率众投降，成了缅甸的盟友，自号素可泰国王。

彭世洛投降的结果，除了成为缅甸的附属国，还将一位叫作纳黎萱的王子推上了历史舞台。

纳黎萱的父亲是素可泰国王摩诃昙摩罗伽，他的母亲是素丽瑶泰的女儿、也是阿瑜陀耶国王摩诃查克拉帕特的女儿，所以，他不仅是素可泰的太子，还是阿瑜陀耶国王的外孙。莽应龙将纳黎萱掳走作为人质，却没有想到他收留了一个未来多么强大的对手在身边。

攻克了素可泰之后，莽应龙继续率军向南，围困了阿瑜陀耶，这次，由于敌人准备充分，阿瑜陀耶很难逃过劫数。

然而，恰在此时，莽应龙却因为缅甸的内部争斗，突然间决定议和，他索要四头白象后，撤回了缅甸。

幸运的摩诃查克拉帕特国王逃过了此劫，但从《琉璃宫史》的记载来看，所谓的议和对于阿瑜陀耶的泰人却已经足够屈辱：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在行宫帐前造了一个围墙，墙上装了个门，在围墙外约15肘尺处为阿瑜陀耶王铺设了一张竹篾席，上面再铺一张镶边席，在距其父后5肘尺处为其王太子（即泰方王太子）铺设了席位。……（命缅方王太子、诸王等）各自按次就座后，方宣阿瑜陀耶王前来在院门外下轿，在亚扎丁坚和山达亚底的监护下到行宫帐前。其太子不许乘大轿，从院外由亚扎德曼和布翁尼亚约达监护步行至行宫帐前。阿瑜陀耶王随身仪仗护卫人员不许到宫前，留在院内行宫帐下的棚子内。在阿瑜陀耶王座周围是缅甸官员们所用仪仗。阿瑜陀耶王在座位上盘膝而坐。一切就绪后才打开行宫大帐正门，缅王端坐于龙榻之上。缅王走下龙榻时，阿瑜陀耶王不需叩拜，要合十而待。缅王道：“像朕这等具备君王五力之王，欲攻取世上任何国度，岂有不胜之理？”阿瑜陀耶王道：“陛下真乃洪福威盛之君，卑臣不敢与陛下对立抗衡了。”缅王收下礼物，命上自阿瑜陀耶王下至其王子、驸马、大臣等一一宣誓效忠。公元1568年，莽应龙处理完国内事务，再次率兵进入了泰国，围困了阿瑜陀耶。摩诃查克拉帕特国王在围城战中牺牲，和素丽瑶泰归于同样的命运，只是他比妻子多活了20年。

他的儿子摩欣继位。可惜的是，摩欣王既没有父亲的开明，也没有他的勇气，在莽应龙的压迫下，他先是交出了最能打仗的将军，又错用了早已叛变的奸细，最终都城陷于缅甸人的铁蹄之下。红色的火焰吞没了城市，摩欣王被带到缅甸，死在了异国他乡。这个曾经有几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经过掳掠之后，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

莽应龙的大军撤回缅甸时，决定在泰国树立一个傀儡，将阿瑜陀耶的政权交给了素可泰的摩诃昙摩罗伽国王，也就是纳黎萱的父亲。

此刻的纳黎萱王子仍然在汉达瓦底的宫廷里作为人质，勃固就成了两位伟大国王共同的居所。

莽应龙认为自己控制了纳黎萱，又找了个懦弱的傀儡当国王，就控制了泰国。他是部分正确的，只要他不死，泰国人就没有希望，但历史却并不总是让他这样的雄主降生于世，更不会将雄主只降生到一个国家。

公元1581年，当这个缅甸历史上堪称最伟大的君主去世时，另一个泰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却已经冉冉升起。

截至目前，泰国拍摄得最好的历史电影是《纳黎萱国王传奇》系列，电影场景宏大，情节复杂，细节逼真，反映了这个伟大国王的一生。这个系列每集都长达两个半小时，目前已经出到第四部，几乎将泰国的美景“一网打尽”，又将历史的厚重和辉煌表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把缅甸国王莽应龙妖魔化，而是坦荡地承认了他的伟大。

公元1571年，纳黎萱被迫在缅甸待了7年后，由于他的姐姐嫁给了莽应龙，借这个时机他回到了泰国。由于他的父亲是缅甸国王指定的傀儡、阿瑜陀耶的国王，纳黎萱被其父封为泰国的副王，负责镇守彭世洛。

然而阿瑜陀耶在政治上不得不全面服从缅甸的安排，军事上也无法独立，只能在缅甸允许的范围拥有少量的武装，这些武装是用来帮助缅甸打仗的，以不影响缅甸的安全为限度。

一个特殊的事件帮助了阿瑜陀耶：泰国曾经的对手柬埔寨在这段时间恰好又处于一个小阳春时期，并对泰国屡次发动进攻。借助防范柬埔寨这个机会，阿瑜陀耶重整了首都的防务系统，并且没有受到宗主国的反对。

莽应龙死后，他的儿子莽应里继位。这个狂妄的人缺少父亲的魄力和手段，却对自己的盟友充满了警惕之心。由于阿瓦发生叛乱，莽应里决定联合所有盟国一同惩罚阿瓦人，阿瑜陀耶也需要派兵支持。纳黎萱代替他的父亲率兵出发，年轻人决定尽量拖延行军速度，观察战争的结果，与此同时，莽应里的宠臣们也开始质疑纳黎萱的忠诚。

于是莽应里决定秘密进攻纳黎萱的军队，断绝后患。这个消息的走漏，成了纳黎萱脱离缅甸统治的契机。年轻的王子宣布：泰国再次独立，不需要宗主国缅甸统治。在攻打缅甸首都未果后，他率兵摆脱了莽应里的追击，退回了泰国境内，还带回了大量被当年的莽应龙强迫迁入缅甸的泰人。

双方随即拉开了十年的战争序幕。在这十年里，缅甸数次进攻泰国均无功而返，反而让纳黎萱的威望越来越高涨，并在公元1590年他的父亲死后，继承了王位。

战争的转折发生在公元1592年12月，缅王派遣王太子调集了25万大军进攻泰国，纳黎萱率兵出击，双方发生了遭遇战。缅甸的太子和纳黎萱展开了一对一的搏斗，他们骑着大象向着对方冲去，这不仅是两个人的对决，也是一场决定了泰国和缅甸命运的对决，谁获得胜利，谁就能主导东南亚的历史进程。

结果，缅甸太子被杀死了。这一战血流成河，两万缅军尸横战场，八百头战象和三千匹马都成了泰军的战利品。缅甸东吁王朝的辉煌时期结束了，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得到了复生。

纳黎萱成了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之一。

接下来，泰国阿瑜陀耶王朝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它相继占领了马来半岛，攻入下缅甸，灭亡柬埔寨，让周围的王国都臣服于它。

阿瑜陀耶是一个非常富庶的王国，由于其所处的地方恰好位于东

西方的交叉口，许多从中国去往印度的货物都要在这里转运，这使得泰人成了利润丰厚的商人，拥有着开放的心态。

这个时期，阿瑜陀耶成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政治中心，不管是中国人、东南亚人、印度人、西方人，都喜欢在这里建立贸易基地。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泰国避免了像东南亚其他国家那样沦落为殖民地，泰国也因此成了向西方靠拢、走现代化道路最顺利的古老东南亚国家。

然而，仿佛唐僧取经需要经过无数的波折一样，前方还有一个巨大的颠簸等待着泰人的王国：缅甸兴起的第三帝国将再次灭亡泰人的国家。

第十七章　大明天子陨落地缅甸的曼德勒。

对于缅人来说，这是一个拥有着厚重历史的城市。如果说蒲甘就像汉唐时期中国的西安，东吁和勃固就像唐宋时期中国的开封和洛阳，那么曼德勒就像明清时期中国的北京。

由于缅甸人有迁移首都的传统，不仅曼德勒有缅甸第三帝国[18]时期的古城，而且在曼德勒周围还有着三处首都遗址，分别是实皆（Sagaing）、因瓦（Inwa）[19]、阿玛拉普拉（Amarapura），距离曼德勒市都在一个小时车程以内。

然而，坐火车到达曼德勒时我正发着高烧，拖着流脓的右脚，浑身上下在发烧和火车颠簸的作用下仿佛要散架，对于古城颇感兴趣的我除了休息，什么都干不成了。

曼德勒的住宿还是全缅甸最贵的。由于突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大量的外国游客涌入，缅甸的旅馆设施无法满足旅游者的需要，不仅价格都出现了狂飙上涨，而且根本找不到空房间。当清晨我到达的时

候，才发现只要是旅馆都已经住满了于人，连第二天都预订出去了，好不容易在一家简陋的旅馆住下来，房间的要价是15美元，老板还暗示这是曼德勒最低价格了，双人间的报价是30美元。

曼德勒的消费比其他地方也高很多，据说是因为中国人的原因。曼德勒最著名的外贸产品有三种，分别是宝石、玉石和木材，中国商人们带着大量的资金涌向这里，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繁荣，却也为货币泡沫埋下了伏笔。

等我烧退一些了，在曼德勒市内观光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和中国紧密相连的城市，在超市、小店和市场里，来自中国的商品充斥着货架，还经常碰见会说汉语的商人。我吃饭的小摊上，摊主用标准的云南话和我聊天。在街上还能找到规模庞大的云南会馆。

这里不像是外国，反而像是云南的瑞丽一带。2006年我去瑞丽时，在比邻缅甸的姐告口岸上转了一圈，那儿和缅甸的贸易商品都主要是玉石。另外，缅甸将自己的一小片领土划作了不需要签证的飞地，这片地方与中国一河之隔，用桥梁相连。

在曼德勒，我去看了当地的一个小戏班。戏班叫作胡子兄弟（Moustache Brothers），由三位留着胡子的演员组成，分别叫作巴巴列（Par Par Lay）、卢茂（Lu Maw）、卢造（LuZaw，他的胡子是假的，由中国制造）。胡子兄弟曾经是当地有名的戏班，有自己的乐队和龙套，可是1996年，胡子兄弟们却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去仰光参加了支持昂山素季的集会，并在集会上做了表演，狠狠地讽刺了军政府。

结果，巴巴列和老三卢造被捕判了苦役，家里只剩下卢茂一个人。

卢茂为了保证两位兄弟的家人有饭吃，只能带着几个女人苦苦地支撑着。乐队和龙套都养不起解散了，当局甚至禁止他们向缅甸人表

演。于是卢茂只好另辟战场，他自学了英语，成为整个戏班中唯一会说外语的人，当其他人表演的时候，他就用英语向外国人讲解。时间长了，外国游客都把看表演当作研究缅甸的好机会，纷纷前来捧场，卢茂发现这些外国人比本国人还好伺候，他们不挑剔音乐，也不挑剔表演，只要他们在表演中说出一部分缅甸的实情就可以了。

当巴巴列和卢造出狱后，兄弟三人决定继续这个思路。他们此刻在外国人眼中已经成为缅甸民众声音的代表，军政府示意他们不能继续表演，他们就干脆不化妆，对外宣称是请外国友人到家里喝茶，不是表演。在外国人到家看表演的时段，有人专门到门口放哨，一看有陌生人来，立即叫屋里停止表演。

表演通过这种方式顽强地延续着。

巴巴列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之后他又两次被捕。他是兄弟三人中的领袖，而在表演上，则多亏了会英语的卢茂。

当我去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巴巴列刚被放出来不到一年。

吴登盛总统宣布政治改革后，当局释放了几批政治犯，其中就有巴巴列。如今，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地接待外国游客了，当局不再限制他们的表演，也不管他们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了。

但他们的谨慎还保留着。我白天走到他们的门口去拍照片——他们的小楼显得破败不堪，而在两边都是漂亮的新楼房——一个女人看见我在拍照后“嗖”地溜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一个带着担忧神色的人走了出来，问我干什么。听说我来自中国，他舒了一口气，说道：“我们把你当成了政府的人，你长了一张缅甸脸，又穿着我们的裙子。”他告诉我，晚上8点开始表演。

晚上，我去看他们表演时，留着长胡子的卢茂正用英语接受着采访。由于我是第一个去听他们节目的中国人，所以被安排在了前排，

恰好听到了采访的内容。采访他的西方人问道：

“现在缅甸已经进行政治改革了，当局不再限制人民发声，那么，你们现在的表演还有意义吗？”

卢茂回答“如果没有监督的声音，又有谁知道改革会走到什么程度？现在虽然人们可以说话了，但他们的话又有多少能被你们听到？我们的发声渠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采访者问了关于门票的问题。以前，三兄弟的表演是不能收门票的，一收就会以“非法演出”的名义被捕，他们只能收外国人的“捐赠”。其实捐赠的数额是固定的，与门票无异，这种名异实同恰好反映出缅甸的荒谬与无奈。不过现在当局已经不管了，兄弟三人明目张胆地收起了门票。采访者想知道每个人交的10美元门票都用到了哪里。显然，他怕兄弟三人利用以前的苦难来赚取同情和钞票。

卢茂回答，在以前，捐赠钱都用在了囚犯的身上，除了巴巴列这个惯犯之外，他们还会帮助其他的政治犯。而现在，监狱里还有300多名政治犯没有释放，只要他们一天不出来，兄弟们就会帮助他们。

“我们需要更多的采访，只要有采访，我都不会拒绝的！”

他最后说道。

演出开始了，卢茂拿出了昂山素季的照片介绍着巴巴列，激动地说：“昂山素季曾经是个自由的女士，而我的兄弟巴巴列也是个自由的男人，可是有一天，昂山素季失去了自由，我的兄弟为了支持她也失去了自由。而现在，他们又都是自由人了！”

但他仍然担心以后的局势，害怕将军们会变卦，提醒大家小心新瓶装旧酒。“一个将军听说将军的名声不好了，他把军装一脱，就变成了总统。另一个将军也发现了，连忙脱掉军装变成了议长。第三个将军连忙进了法院。”

奥巴马对缅甸的访问也令卢茂激动不已。在他看来，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让人感到失望，但他对于世界的鼓舞作用却是惊人的。卢茂感谢着美国人、德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在他看来，正是他们的关心，使得军政府必须做出妥协。而对于中国人，由于我的在场，他也没有讽刺太多，只是在介绍他兄弟卢造胡子的时候，提了一句胡子是假的，是中国货。

三兄弟可能不知道，中国和曼德勒之间颇有渊源，实际上二者的历史从古代开始就已经交织在一起，甚至中国明代最后一任皇帝就是在这里失去了皇冠。

莽应龙的首都在勃固，但在莽应龙的儿子莽应里为王的时候，却由于军事的失控、敌人的进攻、政治的衰败，使得东吁王国又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征兆。到了缅王他隆的时期，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国王将首都迁往了缅北地区的阿瓦（即现在曼德勒旁边的因瓦），增加了对内地的控制力。他隆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东吁王朝再次强大了起来，形成了一次中兴。

但他隆的迁都也使得缅甸变成了内陆国家，港口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农业渐渐地成了立国之本。这样的经济结构使缅甸逐渐发展成一种军事集权主义国家，与海外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少，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才有所改观。

他隆王之后的国王是平达力，在这个国王时期，中国内地的王朝已经从明朝变成了清朝。李自成攻陷北京、灭亡了统一的明王朝之后，又败于清军的铁骑，从此中国河山易色，男人们都留起了辫子。

明王室的后裔们仍然不甘于丧失江山，他们纷纷南下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流亡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是南明的永历帝朱由榔，这位在广东肇庆继位的皇帝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随着清廷铁骑的追赶，他从广东逃入了贵州，再进入云南昆明。

我在2007年曾经骑自行车从广东出发，经过广西、贵州到云南，大致上重走了永历帝的逃亡线路。这里充满了高山峡谷，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山峰如同鬼魅般伫立在两侧，当年永历帝也一定经过了无数的艰辛，才到了中国的西南边陲。

但没有想到，清军在吴三桂的率领下也赶来了。在世代为明朝镇守西南的黔国公沐天波的建议下，永历帝再次逃亡，于1659年从保山、腾冲一带进入了缅甸境内。在200多年后，这条道路同样被抗日的中国远征军利用，这里还曾经修筑了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

中国皇帝突然出现在缅甸边境内，让平达力国王（中国人称之为莽达）感到非常吃惊。缅甸人甚至弄不清楚这个皇帝的来历。根据缅甸史书记载，他们不知道明清改朝换代的意义。

他们以为明清两朝是姻亲关系，而永历帝是清朝皇帝康熙的叔叔，是因为争家产而反目的。

中国先帝有二子，长子是清廷驸马，在父王死后继位做中国皇帝（当指顺治）。他去世后其弟永历想兄已不在，只有我来称帝了。遂与南军统领安迪文（或为吴三桂）、东军统领恭新文（或为白文选）、阿登罗瑞文等商议后，在南京登基称帝据守。王兄之后、清廷公主（或为孝庄）带着7岁之子（当指康熙帝）与西军统领、北军统领进入清廷京都。清廷之王拨给大军，让7岁之孙在北京称帝，势力极盛。永历帝在南京难以继续住下，遂撤至孟赛[20]。由于永历帝需要粮草和军费，于是他的将领们开始在缅甸边境收税，这使得他与缅甸政府的关系恶化了。缅王派遣大军将永历帝的部队赶回了云南境内。

然而，清廷的大军尾随在后，永历帝在拼尽全力之后，不得不再次向缅王求助。这次，缅王平达力接收了逃亡的永历帝，但条件是他的下属必须解除武装。

永历帝被安排在缅甸首都阿瓦附近的草房里，中国皇帝这个曾经

充满了神秘感、让缅甸国王们羡慕不已的角色，突然以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出现在阿瓦，让东吁王朝的君臣感到畅快，也有些傲慢。

然而，收留一个皇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永历帝已经在缅甸找到庇护所的时候，在中国境内忠于他的将军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皇帝被缅甸软禁了；另一方面，清廷大军在背后的压迫也让他们必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于是，数量庞大、忠于明室的中国军队在“救出皇帝”的幌子下如潮水一般涌入了缅甸境内，率领他们的是原本张献忠的部将、后来依附于永历帝的李定国和白文选，他们数次三番地率大军与缅军交战。

李定国等人的行动造成了缅甸北方的凋敝，也造成了缅王的疑心。缅王询问永历帝，既然他已经获得了庇护，为什么他的人马还要进攻缅甸。永历帝回答：那是因为属下不知道他已经获得了庇护，以为他被软禁了。永历帝希望写信给李定国等人，让他们不要发动战争。但此刻，自负的缅王却认为庞大的军队始终是个祸患，他决定用武力征服，逼迫李定国等人彻底投降。于是，曼德勒见证了一场中缅之间的悲剧之战。这场战争不止造成了缅甸的混乱，也使得忠于明廷的男儿们没有死在抗清的战场上，而是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如今的曼德勒山仍然耸立在曼德勒王城的东北角上，显得那么平静，看不出任何硝烟的痕迹。但在当年，这里却是缅甸大军驻扎的地方，在山下就是中国人的军营。

最初时，中国人打了几个胜仗，但随后的拉锯战争让双方无限制地消耗了下去。缅甸人的军事实力是高于李定国的，当明王朝的军队还主要依靠传统战术的时候，缅军已经配备了完善的炮兵系统和西方战术，更有威慑力。但勇敢和没有退路又是李定国的优势。

当看到无法攻克缅甸的首都阿瓦时，李定国甚至派兵前往曼德勒几百公里外的旧都蒲甘，对那儿进行围攻，并攻克了蒲甘城。在缅甸

的史书中，也并没有讳言中国军队有仁慈的一面。蒲甘侯被俘后，夜夜念诵经文祈祷平安，他的祈祷有了效果，中国人不仅放了他，还应他的要求放掉了他的家人，有一个12岁的孩子没有找到，中国人甚至答应找到后立即送回。

之后，中国人对于首都阿瓦的围困更加严密了，阿瓦城内开始缺乏粮食。

……南边已毫无遮防，中国军队搜捕躲在东山里的僧俗男女，杀戮凌辱。在缅王手下任职的夫君父子兄弟等闻之，无不痛哭流涕。中国人遍驻南边各村，缅军无法拿到坚壁的粮食，这样，粮价高昂，100元钱才能买到3缅升米，士卒们得不到粮食，上奏缅王说奴等已两三天没吃上饭了。然而得到的是已无粮可发的回答。缅王让宫女们在皇宫西门内称卖粮食，而部下们无钱买粮，都在挨饿。官兵们一致认为国内局势非常艰难，佛教亦难存在下去。[21]首都的缺粮终于导致了一场宫廷政变。平达力的弟弟白莽（中国史书称之为莽白）在士兵们的拥护下，将哥哥赶下了台，把哥嫂连同孩子们一同沉入了江底。在临死前，平达力的王后哀号着：“我用嘴嚼东西喂大的人倒来加害我了！”

白莽上台后，李定国的中国军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缅军的进攻终于让他们退走了。李定国的军事行动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缅甸王室的宫廷政变；第二，永历帝的尴尬地位和“咒水之难”。

公元1662年的一天，缅王白莽因为担心永历帝身边的大臣们，认为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如果对缅王不够忠心起而反叛，会成为缅甸的心腹大患，于是突然通知永历皇帝，为了表达忠诚，希望双方举行一个仪式，在仪式上，永历帝的大臣们将饮咒水，表示永远忠实于缅王。

不需要饮咒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永历帝，另一个是黔国公沐

天波。由于黔国公一直与缅甸人打交道，缅甸人尊重他，敬畏他的威名，所以在赦免之列。

所谓饮咒水，就是一种赌咒发誓，发誓的人喝一种被施了“魔咒”的水，并发下誓言，如果不遵守誓言，就会受到鬼神的惩罚。从本质上，这对饮水的人并没有影响，但是人们都在担心此行凶多吉少，害怕遭了暗算。

饮咒水的共有包括60多位大臣的700多人，沐天波决定跟随他们一起去，众人都以为，只要沐天波在场，缅人应该不会下毒手。

但是，双方的不信任在此刻已经被推上了极致，一丝火星都会引起剧烈的爆炸。果然，事情出现了悲剧性的转折。当沐天波等人渡江到达指定的地点时，突然间3000个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缅甸的官员指挥人手将沐天波拖出包围圈，意在放其一条生路，但沐天波拒绝了。缅甸士兵们尽情地砍杀着，又用火枪乱射，在场的所有人尽数遇难。

不过按照缅甸人的说法，到达后，由于沐天波不需要与其他人一同宣誓，缅甸士兵上去把他和众人分开。但这个动作引起了高度戒备的中国人的怀疑，沐天波以为缅甸人是要杀他，连忙夺刀奋战。“其他中国人也夺刀砍杀，杀死了很多人。于是缅军封闭了四面的门，从佛寺围墙上用火枪射杀，中国人大多被杀死。”[22]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历史的真相。但是在双方如此戒备的紧张时期，发生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当李定国的大军进入缅甸后，当双方开始厮杀时，实际上一切已经注定了。

“咒水之难”使得永历帝彻底失去了他的大臣，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命运至此也已经注定。

由于屠杀了永历的大臣，缅王白莽似乎很不好意思，希望通过馈赠和安抚请他放心，如果从缅王的态度来看，永历帝或许可以在那儿

安度晚年。

但永历帝似乎不知道，缅甸和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引渡规则。实际上，在古代世界里，各个国家之间也和现在一样有着一定的国际条约，这些条约大都是不成文的，却能得到双方的认可并尽量遵守。

缅甸和中国的引渡规则是在永历帝祖宗们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来的，曾经有一个叫作思任发的掸族人首领背叛了明朝，逃往了缅甸，中国的大军随即而至，索要此人，缅王要求中国人帮助他征讨缅甸的一个叛将，在获胜后送还了思任发。之后，一位缅属的土司背叛了缅甸逃往云南，中国人在缅甸的要求下也遣返了此人。这种引渡规则一旦形成，除非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没有人愿意打破，更何况清廷还有强大的军队作保证。

李定国被缅甸打败后，又遭遇吴三桂率领的清军，被清军打散。吴三桂的大军陈兵边境，开始索要永历帝。缅王经过了一番考虑，决定遵守规则。于是缅军封锁了皇帝的住处，将皇族的二十几人扣押起来，交给了紧逼的吴三桂。

永历帝被吴三桂带回昆明，绞死在篦子坡。至此，南明王朝灭亡。

只是，当清人兴起的时候，逼死了永历帝的缅甸人却陷入了衰落之中，缅甸的第二王朝也已经进入末期，西方人已经到了他们的家门口。

第十八章　假冒皇帝进北京——蓝山和西山的更迭

公元1789年，中国的乾隆皇帝已经当了54年的皇帝，这一年，

他在北京迎来了一位地方藩王——越南西山阮朝的光中皇帝阮惠[23]。

当然越南人将阮惠称为皇帝，但中国人出于天朝上国的自尊，只承认他是叫阮光平的安南国王。

越南国王除了带着通常的贡品之外，还带来了两头大象，一路上，两广总督福康安和广西巡抚孙永清都陪同着越南国王。到了北京，乾隆皇帝正在热河的行宫避暑，于是，越南国王再次舟车劳顿前往热河。

到了热河后，阮光平显得格外热情，对着乾隆行抱膝之礼，情同父子。乾隆皇帝也甚为感动，带着诸位亲王大摆筵席庆祝越南国王来京。到阮光平离开时，皇帝还专门令画师为他画像作为纪念，表示对他的尊重。

这一切，看上去充满了祥和喜庆。

但乾隆皇帝显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越南国王是一个叫作范公治的人假冒的，真正的越南光中帝根本没有离开升龙府（河内），在享受着当皇帝乐趣的同时，还在嘲笑着北方军队的失利。当然，他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冒险，跑到几千公里外的中国去仰人鼻息，稍不注意就引身就戮了。譹詤也正是在这时，越南西山朝刚刚灭亡了后黎朝，而后黎的末代皇帝（昭统帝）正在中国祈求乾隆帮助他复国。乾隆接待了“阮光平”之后，决定把昭统帝扔到一边，不再理睬他的复国要求。乾隆显然被那个敢于跑到北京来见驾、与他充满了父子之情的“阮光平”吸引住了。

虽然这一幕已经过了200多年，但当我们回头看到这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时，还会感慨帝王之间的诈术。但其实，它恰好反映了属国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里面充满了武力、欺骗和背叛，却又表现得温情脉脉，保持着儒家的礼仪。

在越南河内的还剑湖边，望着熙来攘往的游人，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这个故事。实际上，阮光中皇帝在越南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现在的越南人认为他仅次于胡志明、陈兴道，同样是位顶天立地的汉子。在越南的各个城市里都有一条叫作阮惠的街道，那就是为了纪念他。

我们就顺着明朝以后越南的历史，将假冒皇帝进北京这个故事的意义叙述得更加完整，看一看中越之间互动得有多么频繁。

明军攻克了河内，结束了胡朝和后陈朝，英国公张辅的大军将越南带入了属明时期，但这个时期是短暂的，当明军的防謜訛阮惠朝觐一事争议较大，中越各时期史书亦有不同记载。如乾隆时期的《乾隆上谕档》等对阮惠亲身朝觐一事持肯定态度，且记载详细。而之后的《清史稿》等则认为阮惠没有亲至。越南阮朝时期的《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则认为乾隆明知阮惠派了替身，但碍于面子不动声色。文中采用阮惠没有亲至，乾隆对此并无所知的说法。——编者注卫减弱之后，一位叫作黎利的人的出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与中国皇帝通常起于草莽（如汉高祖和朱元璋）不同，越南的皇帝往往都有着不错的背景。比如，黎利家在清化省的蓝山，家庭一直比较富裕，在当地周济穷人，保持着乡绅阶层的本分。他贤达的名声甚至连明朝的官吏都有所耳闻，并希望他出仕为官，但他拒绝了，并逃往了山中，表示“丈夫生世，当济大难，立大功，流芳千载，何乃屑屑为人役使乎”。

跟随他进山的人士众多，并拥护他展开反明斗争，于是，黎利号称平定王，在蓝山起事，十年的蓝山起义拉开了帷幕。

传说他从上天获得了一把宝剑，辅佐他赶走北方的军队。当他胜利之后，那把宝剑又被还剑湖的一只大龟带走了。实际上，黎利并非依靠宝剑，而是依靠智囊获得了胜利。黎利最重要的智囊叫作阮廌。

如果说，刘邦之所以得天下，是因为得到了萧何、张良等人的帮助，而朱元璋得天下则是有重要谋士刘伯温的话，阮廌就是黎利的张良和伯温。

当我踏上寻找陈兴道之旅时，虽然没有找到陈兴道的庙，却找到了昆山上阮廌的埋骨之地。如果说，陈兴道的事迹是一个喜剧结局，那么阮廌的人生却是一出悲剧。

阮廌的父亲是前朝的榜眼，明军攻破越南之后，将他的父亲带往了明朝的南京。阮廌跟着父亲一路到了南关隘口仍然不想返回，他的父亲告诉他："吾儿回去，当为父报仇，为国雪恨，长随恸哭何益？"当黎利起事后，阮廌立即决定加入反明的部队。

在整个抗明十年里，阮廌为黎利出谋划策，主张不杀俘虏、避实击虚、围坚打援、严明军纪，获得百姓的爱戴。明朝的部队虽然在前期占了上风，但由于越南经过400多年的自治，独立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作为外来者的明军失去了人心。

公元1427年，黎利伏击了明军的主力，将其主将柳升斩杀，疲惫的明军不得不求和，越南再次独立，进入了后黎朝时期。

后黎朝的越南与中国仍然维持了进贡关系，依靠这薄如纸张的隶属关系，明朝维持了颜面，越南人得到了实利。

后黎朝从很多方面很像明朝，这是一个基于农民意识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它的前期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式王朝，到了后期，各种各样的宠臣越来越把控政治，并最终导致了朝代的分崩离析。

后黎朝与明朝相似，还在于对开国功臣的杀戮。黎利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但在位期间却将两位重要的功臣杀死，越南史家陈仲金感慨道：

鸣呼哀哉！昔时的几位功臣，错就错在因功名二字，而赤胆忠心

辅佐君王于危难之时，希冀获得显荣以酬大丈夫一生之志。岂料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到大功告成之后，不但自身不能善终，而且连亲属也常遭株连。由此而知，只有汉代的张子房才是最知见机行事之人。[24]黎利死后，接下来就轮到阮廌了。作为聪明人，阮廌已经告老隐退，但还是没有躲过杀身之祸。黎利死后，年幼的黎太宗继位。9年后，新王已经成年，并进入了年轻人的发情期，一次阅兵时路过阮廌隐居的至灵县，决定去看望老功臣。但新王在这里却看上了阮廌的侍妾[25]而不久黎太宗就不明不白死在了路上。

有人嫁祸于阮氏路，说她弑君，并逮捕了阮廌全家，株连三族。曾经显赫一时的阮廌家族消失了，虽然后人曾为他平反，却已经无法挽回惨剧。

太宗之后，接下来两位皇帝都死于刀剑，随后迎来了黎圣宗，也就是整个黎朝300多年唯一一个还说得过去的皇帝。

圣宗期间，曾经的占婆国终于告别了独立。圣宗一生穷兵黩武，南伐占婆，西侵澜沧（现在的老挝），将越南国库耗空，并导致了之后君主的羸弱和权臣的擅权。他在位时，攻陷了占婆的首都，将占婆的领地尽数纳入囊中。

不过，圣宗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找到一个占婆的宗室，在如今的芽庄以南划了一小片地方供占婆人居住，也称之为国王，并给国王一定的独立行政权力。强大的占婆就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又存在了300多年。

到了越南下一个朝代阮朝时期，阮朝的皇帝终于下令“改土归流”，将占婆的地方改为省县制并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

于是，这个古老的文明彻底被北方吸纳了，它除了留下一座座古老而破旧的纪念碑之外，还留下了历史的重重迷雾，让我们去猜测。

不过，吞并了占婆之后，北方的后黎朝也出现了消化不良。

圣宗死后，后黎朝在一系列软弱的小皇帝手中传递，最后被权臣莫登庸篡位。莫氏建立了一个维持几十年的新朝代：莫朝。

听闻莫氏篡位的明朝大军挥师而至，莫登庸学着蜀汉后主刘阿斗的做法，把自己捆起来到郊外迎接明朝大军，以此继续当着越南王。

不过，莫登庸的行径激起了前朝旧士的不满，于是，一位叫阮淦[26]的黎朝官宦子弟拥立了一位黎朝宗室，起兵叛乱。阮淦后来被毒死，他的部将郑检乘机夺取了军权。郑检占据了南方，携黎朝的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政权仍然称为后黎朝，在北方则是篡权的莫朝。

后黎朝与莫朝的南北对峙，形成了越南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刚刚由黎圣宗统一的国土再次分裂。

公元1592年，存在了65年的莫朝终于在郑氏的进攻下灭亡了，人们原以为可以再次看到南北统一的局面，但是，当郑氏带着傀儡君主回到河内的时候，阮氏又突然占据了南方。

阮氏就是郑检当年顶头上司阮淦的后代。阮淦被毒杀后，郑检取得了权力，他试图把阮淦的两个儿子也杀掉以杜绝后患，却一不小心让其中一个跑掉了。阮氏占据了越南中部的山区，当郑氏北上后，他们立即占领了顺化周围地区，其势力范围一直延伸到湄公河三角洲。

这样，原本南北朝时期位于南方的郑氏，现在却跑到了北方，而现在的南方属于阮氏，越南就此进入了郑阮相争的时代，他们都承认后黎朝的傀儡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但实际的权力却由他们行使。郑、阮两大势力的界线与20世纪越南战争时期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界线很接近，可以看出，越南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划分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古老的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性将北方的郑氏称为东京，而将南方的阮氏称为安南，

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称王，而是尊奉后黎朝的君主。

郑阮相争对于越南也是一种幸运，如果当时政权是统一的，并定都在河内，那么河内对于南方的控制力一定不会过强，而当时的湄公河三角洲还属于那个叫柬埔寨的国家。正因为阮氏在南方割据、一心一意经营南方，才开始了向最南方的扩张。越南南方最大的城市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就是那时候被收入囊中的。

为了修改书稿，我在胡志明市住了整整一个月。我住的地方恰好在一个居民区里，由于房子是私有的，每家每户所占地方虽然狭小，却可以任意地向高处发展。于是巷子狭窄到两边的楼房可以相接，我住在一栋四层小楼的顶楼，只要从窗台翻出去，就可以跨上对面的窗台。

虽然巷子里拥挤不堪，但每户人家里却干净整洁，每个人从进楼开始，就必须把鞋脱掉。整栋楼里没有一双鞋，但只要在楼内，哪怕走一天脚上也不会脏。

当我走在巷子里时，却仿佛回到了那个叫作嘉定的地方。

是的，胡志明市最早的名字叫作嘉定，法国人来了之后才改为西贡。嘉定最早的历史和中国人颇有渊源。当清朝取代明朝的时候，有一批明朝的旧部不甘心屈服，投向了阮氏，当时阮氏正考虑占领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于是授权中国的军队占领了嘉定等地，开垦土地，铸剑为犁。依靠着中国人的帮助，阮氏取得了南方六省，并最终巩固下来。

在胡志明市时，我总是感觉那儿比越南北部更像是中国，不管是从人的长相、商业繁荣的程度，还是从街道的布局，漫步其间，我仿佛在广州的城中村中散步。不是现在受过管制的广州，是遍地摊贩、车水马龙的20世纪40年代的广州。

郑阮之间的战争从1627年开始，打了将近50年，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战争，从明朝一直打到了清朝，才因为双方都精疲力竭而罢兵。两个分裂的政权在相对和平中又度过了约百年。

当双方的政权都因为时间而变得腐败和孱弱时，在南方阮氏的境内突然出现了三位传奇的亲兄弟，他们被称为“西山兄弟”。

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原本姓胡，家住北方的义安省。

但在郑阮战争时期，胡氏的祖先被掳掠到了南方，在归仁府的西山定居了下来，到了兄弟的父亲胡丕福时期，已经成了当地的富户。

兄弟三人早年受到一些儒者的影响，一心想做大事。他们改姓了母亲的阮氏，由于阮氏是南方统治者的姓氏，改名之后更具有号召力。也正因此，以后越南阮朝的统治者总是将他们称为篡姓的伪朝。

公元1771年，阮岳借着当小吏的机会，结交百姓，最后遁入山中开始建立山寨，靠劫富济贫过日子。而被视为正统的安南阮氏也开始对其进行镇压，但失败了。借着反镇压的余勇，兄弟三人乘机举事，西山起义由此爆发。

西山起义与当年的蓝山起义一样，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的农村起义。之所以称农村起义，而不称为农民起义，是因为起事者都是当地的士绅阶层，但他们的指导思想却和中国别无二致，都是想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典型政权。

三兄弟起义后，阮氏和郑氏曾经想联手绞杀这个不知好歹的力量，然而，北方的郑氏突然有一天明白过来：如果让西山兄弟进攻阮氏，不是等于帮助自己完成统一吗？于是，阮岳摇身一变，成了郑氏册封的“西山校长、壮烈将军”，阮惠也成了“西山校前锋将军”，之后，郑氏又封阮岳为广南镇守、宣慰大使、恭郡公。

西山兄弟在北方郑氏的支持下，攻陷了阮氏政权，杀掉了阮氏的

两代国王，只有一个宗室子弟阮福映得以逃脱。阮福映逃到了暹罗（泰国）的土地上，投奔了法国人，在当时人们谁也不会认为，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能有什么作为。

这样，南方阮氏政权被西山阮氏取代了，西山兄弟是北方郑氏的封臣，是否意味着郑氏就统一了越南呢？

事实证明，郑氏招纳西山兄弟成了一招致命的败笔。一旦获取了南方，阮岳的雄心更加膨胀起来，决定不再屈居人下，他一方面自称皇帝改元泰德，一方面积极准备北侵。公元1782年，阮岳统一越南的战争开始，4年后，西山阮氏灭亡了郑氏，郑氏最后的君主郑楷自杀身亡。

西山阮氏虽然攻取了北方，然而郑氏扶持的后黎朝傀儡皇帝仍在，阮岳担心如果取后黎朝而代之，可能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在灭掉郑氏之后，他选择了将北方交予后黎的昭统皇帝，领兵南返，自己只占据了南方，自称中央皇帝。但西山兄弟离去后，一个叫阮有整的权臣却掌握了北方的大权，阮惠这时才二次北进，消灭了阮有整，后黎王朝的末代皇帝出走北方，后黎朝终于灭亡了。

在西山兄弟中，最有作为的是老三阮惠，统一越南的战争中，阮惠不仅是西山的第一战将，还以仁义和道德著称，至今人们仍然在怀念他。

不过阮惠之所以被越南人们铭记，还在于他又一次抵抗了清廷，保持了越南的自主。当后黎朝灭亡的时候，中国的清王朝正处于乾隆的晚期。属国发生改朝换代时，是与宗主国之间矛盾最深的时候，新朝的国王由于刚刚取得政权、骄傲无比，对于朝贡等规矩都不甚明了甚至抵制，因此，宗主国不希望出现改朝换代，往往会选择支持被推翻的国王。于是，清朝的大军以支持昭统帝为名，进入了河内。

两广总督孙士毅发两广云贵四省大军，分兵三路进军越南。阮惠

听说清军占领了河内，也效仿当年前黎朝的黎桓先称帝，再进军，他自称光中皇帝，与哥哥泰德皇帝阮岳呈南北分立之状。

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由于孙士毅的轻敌，阮惠打败清军，孙士毅仓皇奔逃才免于被俘。

当清朝换了乾隆皇帝的侄子福康安做两广总督时，阮惠却如同先前的君主一样，开始与福康安联络表示臣服于清廷，在福康安的斡旋下，乾隆答应册封阮惠为王。不过出于面子，怒气未消的乾隆要求阮惠亲自到北京觐见，否则将继续出兵。

对于越南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独立的实质，而不是虚名；对于清朝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臣服的名义，却不在乎有多大实惠。双方的需求上有一个契合点，关键看行事的双方够不够聪明。阮惠决定满足清朝皇帝的虚荣心，但他绝不会冒险亲自前往，以免身遭不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找个假冒的人代替他前往北京。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的一幕。

我好奇的是：除了乾隆帝被蒙在鼓里，作为两广总督的福康安是否知道真相呢？

答案或许是：即便他知道真相，也绝不会说出来。他心里明白，为了越南再打一仗是不值得的，因为越南太遥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双方都接受的方式把事情圆过去。况且，这样做不管是乾隆，还是福康安，也包括光中帝，都可以把自己看作胜利者，这是三个胜利者的游戏而已。

在整个事件中，唯一失败的只有后黎朝的昭统帝。当福康安决定不再支持他的时候，把他骗到了北京并软禁了起来，随同昭统帝入京的后黎朝官员则被拆散送到了中国的偏远地区，之后乾隆给昭统帝封了几个虚职就把他搁置了起来，直到他在北京默默死去。

得到乾隆的册封之后，西山兄弟中年龄最小的阮惠光明正大地继承了正统之位。但他的称帝也使得兄弟之间裂隙变得无法弥补了。在灭亡后黎朝之前，阮惠和哥哥——南方的皇帝阮岳就发生了一次冲突。随着江山的稳定，阮岳已经逐渐失去了斗志，变得醇酒妇人起来。据称他曾经奸淫了阮惠的妻子，并处处防备自己的兄弟壮大，最后，阮惠率兵包围了哥哥所在的归仁城，筑了土山高台，架起了大炮，如斗大的炮弹纷纷落入城内，阮岳不得不登上城墙哭诉道：“皮锅煮肉，弟心何忍！”

所谓“皮锅煮肉”，与曹植的“煮豆燃豆萁”是同样的道理，即把动物的皮剥下来当锅，里面装上水，把肉放在其中煮熟，这样的烹煮只会把外皮烧焦，却不会烧漏，是猎人们常用的方法。阮惠听到了哥哥的哭声，于是率兵离去。

获封4年后，西山兄弟中最年轻的阮惠得病死了，他死后的西山兄弟分成了三股势力，原本有机会统一的越南再次分崩离析。兄弟阋墙的悲剧让西山朝无法走得更远。

那位逃亡泰国的阮氏后裔阮福映又开始活动，在他的背后，是法兰西帝国的支持。当年孱弱的公子哥儿已经俨然成了西方的宠儿，在西方枪炮的武装下，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不是西山阮朝）建立了起来，而法国人也终将越南变成了殖民地。

第七部　中印远去，英法来临

第十九章　贡榜王朝的最后辉煌

在缅甸，我专门去了那座叫东吁（Taungoo）的小城。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曾经是缅人第二帝国（东吁王朝）发家的地方，在莽应龙建成勃固的汉达瓦底王城之前，东吁也是帝国的都城。

如今，这座小城孤零零地耸立在缅甸中部的土地上，它的南方是旧都仰光，它的北方则是新都内比都。2006年，缅甸的军政府宣布要将都城从仰光迁往中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官方的说法是从传统上，缅甸是个内陆国家，希望将首都放在内陆的地理中心。这样，就有了所谓的内比都，而东吁的重要性也相对增加，因为从仰光到内比都的火车必须经过东吁。

但即便如此，东吁目前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小城市。从火车站出来，四周都是低矮的房屋和棚户，街道大部分都是土路，与缅甸其他的小镇没有太大的区别。

东吁王朝时期的城墙还保留着，从空中望去，小城的核心区还保留着正方形的痕迹，尽管周围的城墙变成了土堆，却还能看得出地面的凸起。

只是，东吁时期的建筑都已经无存了。由于缅甸的森林资源丰富，民房大都用木头建筑，无法保存长久。城市里只有几座金色的佛塔还保留着，但佛塔的规模并不大，任何一座缅甸城市里几乎都有同等规模的塔。



缅甸仰光火车站。



巨大的佛像。与泰国比起来，缅甸的佛像个头巨大，装饰华贵，不惜成本。



巨大的卧佛像。



贫民窟与佛塔。居民居住的茅棚和装饰华贵的佛塔聚在一起，显示出信仰和现实的差距。



寺庙的扫地僧。



泰国阿瑜陀耶的金佛寺。



阿瑜陀耶金佛。泰国最大的坐佛像，躲过了缅甸人的劫掠保存至今。



阿瑜陀耶的三支塔。这三座著名的佛塔出现在了泰国一泰铢的硬币上。



胡子兄弟的老大巴巴列。



胡子兄弟的老三卢造。他的胡子是假的，产自中国。



老二卢茂向观众展示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曾经登上过Lonely Planet的封面。



胡子兄弟的亲人们表演节目。



缅甸曼德勒山。



越南美奈。占婆被迫南移后，美奈是其最后的据点之一。



河内的文庙。文庙表现出越南文化和中国的亲缘关系，这里也有科举考试，所考的题目也大都出自中国的经典。



夕阳中的航船和远处的山峰。

但在城里行走时，我却突然发现了一间残破的旧房屋。这座房屋之所以奇特，是因为它是伊斯兰教风格的建筑，尖耸的塔楼和马蹄形的拱形结构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只是，这栋房屋已经成了废墟，屋外围着铁丝网和竹栅栏。我猜想，它也许曾经是穆斯林集会的地方，也许是一家穆斯林的住处。

从破损程度上看，它也许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足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这是我第一次在仰光之外发现老建筑。

更令我惊讶的是，在当地最大的寺庙旁边还有几座废墟，这些废墟有的已经没有了屋顶，只有墙还站立着；有的经过当地居民的翻修，现在还住着人。在一个废墟上，一棵顽强的小树攀在了废墟顶端的砖墙上，它的根完全裸露在外，像章鱼一样挂在墙上，却仍然不屈地活着。这些房子的建筑风格既不属于佛教，也不是穆斯林的，它们有着美丽的天使雕像和镂空花纹，很显然来自于那个被遗忘的殖民地年代。

从此之后，我才刻意去观察殖民地时代的建筑，发现在几乎每一个缅甸的城市里都会有这样的一批房屋，它们都存在了上百年甚至更长，如果放在中国，这样的废墟早就被拆除变成了新房子，可由于缅甸的经济还不发达，历史在这里仿佛被保留在了遗忘的角落里。

缅甸的历史遗迹是如此丰富，但大部分都没有被发掘出来，以至于外界还不知情，更没有游客光顾。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遗迹还保留着最原始的面貌，让那些喜欢凭吊历史的人们潸然泪下。

在东南亚的国家中，缅甸的政治发展是和中国最接近的一个。

它曾经历了三次统一，也曾出现过南北对峙，形成了核心民族和外围民族的隶属关系。所建立的集权式和帝国式统治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国最为接近。

当泰国和越南已经接近于民族国家的时候，缅甸却并非完整的民族国家。它的形式是：在中央伊洛瓦底平原上，缅人已经成了主导民族，可是，在外围的山地里，居住着众多的部落、土司和其他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对于缅甸的中央政权只是承认其宗主权，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并拒绝中央政府的干涉。如今的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政权的综合体。

因此对缅甸而言，其政体的转型会经受比其他国家更大的痛苦。

缅甸帝国属于内陆型政权，在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农业制度。虽然它也拥有着丰富的海岸线，但那些海洋要么属于少数民族，要么曾经被英国占领，对于海洋，缅甸的统治者畏惧多于喜爱。缅甸的每一个王朝时期，国王们都选择将自己的首都定在远离海洋的内陆。

比如，缅甸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莽应龙，威尼斯人卡萨·弗雷德里克在1569年访问了当时的缅甸首都勃固之后，就写道：

“勃固在海上没有什么军队或势力，但在陆地上，就居民、版图和金银而言，在财富和实力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大土耳其的势力。”最伟大的国王尚且如此，剩下的人则更是不堪了。

到了近代，当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已经被迫开放的时候，缅甸还维持着最古老的封闭政体，对外国人和贸易的态度也最为保守。这一点很像当年的中国，当人们越来越接近海洋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却禁止人民下海。

缅甸王朝强大的军事实力是东南亚政权辉煌的顶点，但却使军事强权统治的思想根深蒂固，现代缅甸一直无法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即便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演习过民主和宪政，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而被军人专制所取代。那些军人所依据的榜样都是莽应龙、雍籍牙等大帝的丰功伟业。到了21世纪初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东南亚

最落后的国家。

缅甸另一个历史包袱来自于它的最后一个帝国：雍籍牙王朝（即贡榜王朝）。

当外国人已经到了家门口，占领了印度，并在马来半岛、越南、泰国等地大肆扩张的时候，缅甸却意外地迎来了最后一次辉煌期，甚至是它最辉煌的时期。

当缅甸的第二帝国——东吁王朝顺应着集权政权的普遍规律，经过一段辉煌走向衰落的时候，缅族人的老对手孟族人再次占据了主动。1752年，叛乱的孟族军队终于攻陷了阿瓦这个王朝首都，第二帝国成了过去。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那么这恰好是欧洲的殖民势力进入的好时机。西方人善于通过扶持殖民地新兴的政治势力，来为自己获得政治上的存在，并逐渐扩大权力，最终将整个国家变成殖民地。

但在缅甸，欧洲人却根本来不及利用这个短暂的空当。当东吁王国灭亡、孟族人欢庆胜利的时候，在更加靠近北部山区的地方、阿瓦西北方的瑞冒（Shwebo）又形成了缅族人的另一个核心，他们的首领叫作雍籍牙（Alaungpaya）。

这一点很像中国的清朝。在明朝时期，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已经来到了中国，并展现出了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实力，但他们的影响很有限，也无法得到政权的重视。明朝灭亡之后，并非是由更加开化的人掌握政权，而且这些人建立的国家还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更无法放眼世界，而是沉醉于自己编织了几千年的美梦之中。

雍籍牙生于公元1714年，200多年来，他的祖先一直生活在瑞冒，并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大家族。雍籍牙年轻时见过缅王，颇有见

识。当孟人灭亡了东吁帝国时，缅人纷纷北逃进入了西北山区。作为望族的雍籍牙乘机在当地训练部队，进行村保，开始了军事斗争。

孟族人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对于孟人来说，北方的重要性远远小于南方，孟人喜欢大海和贸易，也担心东部的泰国人袭击，他们留下了不多的军队，大都撤回了南部，这就给了雍籍牙好机会。

公元1752年9月是改变缅甸命运的时期，当孟族将军前来招降时，雍籍牙拒绝了他，由此导致了孟族对他的围攻。然而结果是，北方军突破了围攻，并发动反攻，占领了北部。雍籍牙在瑞冒自称为王，建立了贡榜王朝。短短的几年时间，缅人的大军横扫了整个缅甸，摧枯拉朽般占领了全国。

更难得的是，为了避免两族未来的冲突，雍籍牙刻意不打造一个纯粹缅人的政权，而是注重吸收孟人的官员和军队，建造一个跨越种族的帝国。他的政策使得孟人被同化的速度加快，两个彼此对立的民族融合了。从此以后，孟人再也没有实力建立一个全国性政权，而是成了巨大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令缅甸人感到骄傲的是：这次贡榜王朝没有再浪费机会，它彻底灭亡了缅甸的死对头、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这使得泰国人更加谦恭和小心翼翼，谨慎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却放大了缅甸人的误判，使得他们更加自大，更不愿意放眼四周了。

在雍籍牙崛起的时候，阿瑜陀耶王朝却处于再次衰落中。

纳黎萱国王统治之后，阿瑜陀耶王朝又经历了100多年时光。在这100多年中，它的政治结构再次变得僵化，贫富差距的增大、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一系列的问题开始困扰这个古老的国度。在这期间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平民起义，以对抗社会的日益不公。

到最后一个国王阿伽达统治时期，宫廷政治的相互倾轧、民间经

济的崩溃、财政的入不敷出以及国防的松弛终于形成了整个链条，使得这个国家向着失控的方向滑去。

缅甸的雍籍牙国王也恰在此时开始了对泰国的征战。1760年，这个统一了缅甸的雄主率领大军进入泰国，跟随他的除了他儿子率领的部队之外，还有不少葡萄牙人的雇佣军。阿瑜陀耶毫无准备地迎来了战争。

经过一系列的外围战斗，雍籍牙很快围困了泰国首都。然而这时候好运突然眷顾了泰国人，雍籍牙可能受了伤，也可能是得了病，他不得不解除了对泰国人的围困，带兵撤退。但还没来得及回到他心爱的国土，这个曾经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就逝世了。

随之而来的缅甸王位争夺使得泰国又获得了三年的休息时期，但泰国已经无法利用这宝贵的时间来重整军备了。由于经济体系的崩坏，民间已经很难承受得起繁重的税赋，泰王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武装自己的部队，他们只能祈祷缅甸人不要如此强大。

公元1764年，获得了王位的缅王孟驳再次率军前来，围困了阿瑜陀耶的首都。这次围困持续到公元1767年。为了攻破城池，缅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选择高地扎营并征集了许多船只，从而在雨季时也可以继续围困。当看到敌人在雨季也没有撤走时，阿瑜陀耶城内的人们开始绝望了。他们弹尽援绝，但又知道这是最后的生死之战，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公元1767年4月7日，缅军在隆隆的炮火下开始了最后的猛攻，他们打破了阿瑜陀耶的城墙，鱼贯而入，开始了对城市最后的破坏。这座拥有着无数辉煌的城市在喧天的火光中慢慢地化成了灰烬。阿瑜陀耶的末代国王在逃跑途中被活活饿死，他的臣民全部被缅甸人带走，所有财宝都被装上了马匹，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都被砸碎或者焚毁。一座400多年的繁华古都在混乱之中落幕。

在东吁王朝攻陷阿瑜陀耶后，尚且安置了一个傀儡皇帝继续驻扎，使得阿瑜陀耶城市得以重建并继续存在，但到了贡榜王朝时，它把所有的一切毁灭了，这里彻底成一座荒城，直到几百年后，人们旅行时，只能通过那断壁残垣看出这座城市曾经的雄伟。

当我徘徊在阿瑜陀耶的废墟中时，望着那一尊尊被砍掉了头的佛像，仿佛还可以感觉到当年缅甸军人的破坏力。

一位旅行者提醒我，一定要去一个叫作大舍利寺（WatPhra Mahathat）的寺庙，在那儿能看到惊人的一幕。

大舍利寺就在复兴寺的旁边，两座寺庙从规模到建筑风格都有相似之处。这座寺庙自从被入侵的缅甸军队焚毁后，就再也没有修复，静静地伫立了200多年，仿佛在讲述着当年的风霜。这里的寺庙有两个特点：第一，大部分寺庙都因为地基的缘故发生了倾斜；第二，它们有的还带着焚烧的痕迹。在寺院内部的围墙周围，有着一整圈的残破的佛像，大部分只剩下了底盘，少数还保留着身子。偶尔有几处完整的佛像，则带着当地人重修的印迹，有的是用水泥将几块粘合起来的，有的则干脆就是水泥重塑的。

只有行走在这庞大的废墟中时，才会感到人类的悲哀。人们建造这庞大的佛寺时花费了多少的人力啊，到最后却总是要被烧毁、荒废。到底建设是人类的特征，还是毁灭才是人类的本性？

在寺庙里有几棵巨大的榕树，其中一棵榕树下站满了游客。当我走过去的时候，才发现这里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惊人一幕”了。

与东南亚的许多废墟一样，废墟上的榕树盘根错节，将许多人类的遗迹吞没其中，更显示了自然的沧桑力量。但在这里，在巨大的树根中间镶嵌着的却是一个完整的佛头。

只有佛头，没有身体。说是镶嵌，是因为整个佛头已经被树根包

得严严实实，只有面部和发髻露在外面。佛头的面目安详，仿佛仍然在观察着这个受苦的世界。

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佛头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到底是被劫掠的士兵放在了这里，还是偶然滚落？我们知道的只是它的存在，仿佛象征着阿瑜陀耶的消亡，带着悲剧色彩却又倔强地存在着，不肯消失。即便阿瑜陀耶再也没有成为泰国的中心，它还是在这里诉说着。这是多么惊人的一幕啊。

留下一片废墟之后，强大的缅人撤走了。他们可以击败泰人，却无法长期占据。由于民族意识已经形成，泰国已经很难由外人统治了。只是，这次泰人迁移到了更加靠南的曼谷，放弃了这片河间的土地。

缅人从泰国撤走之后，缅甸第三帝国的军事扩张期也过去了。

孟驳死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宫廷事件，统治贡榜王朝时间最长的孟云上台了。他的地位相当于清朝的乾隆皇帝，一方面，缅甸的国势在他的任上达到了极盛，另一方面，集权体制带来的问题在逐渐积累，到孟云死的时候，缅甸已经成了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发展停滞的国家。

只是，当英国人到达他们家门口的时候，缅人仍然沉浸在曾经强大的幻象之中，无法苏醒。和缅人一样的还有他们更加庞大的北方邻国。

第二十章　壮烈将军和缅甸陷落

来缅甸之前，我的计划之一是，访问和一位将军有关的地方。这位将军叫摩诃班都拉（Maha　Bandula），中国人则习惯于直接称他为班都拉。

之所以这样计划，是因为在缅甸的历史上，除了阿奴律陀、江喜陀、莽应龙和雍籍牙四位伟大的君主之外，唯一并非君主却被缅甸人铭记的指挥官就是这位班都拉，更何况他是一位失败身死的将军。

在缅甸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战神，一位差一点改变了历史、却功败垂成的人。

公元1824年，班都拉将军率兵进行了一场壮举，人们认为，只有公元前218年汉尼拔领兵翻越阿尔卑斯山可以与之相比。汉尼拔曾经被西方世界认为是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战神，他从西班牙翻越雪山去进攻意大利，差点儿灭亡了罗马。

班都拉将军则从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出发，率领6万名士兵和数百门火炮，翻越2000多米高的阿拉干山脉，进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出现在占领仰光的英国人面前，同样具有震撼的效果。

然而可惜的是班都拉和汉尼拔一样，享有着战神的美誉，曾经让敌人胆战心惊，却不拥有最终的胜利。

在之前与英军的作战中，他曾经多次获得过局部的胜利，但在与英军的决战中，一颗炮弹落在了他的身边，带走了这位缅甸历史上最有名的战将。他死后的战局更是一泻千里，英国人不仅占领了仰光，还割据了整个缅甸南部地区，缅甸坠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殖民地化”过程之中。

寻找班都拉的历程并不复杂。实际上，在缅甸，这个已经成了民族标志的人物经常会在不经意间出现。

比如，刚到达仰光，从机场打车到了市中心之后，的士司机把我放下的那条街就叫摩诃班都拉大街。

在市中心，有一座古老的佛塔叫苏乐塔（Sule Paya），这座金色

的佛塔传说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在佛塔的四周就是背包客聚集的区域。苏乐塔位于两条交叉的大街中心，这两条大街一条叫作苏乐塔街，另一条叫作摩诃班都拉大街。缅甸人为了纪念这位将军，把仰光最主要的大街献给了他。

对于背包客而言，最受欢迎的背包客旅馆也叫摩诃班都拉，由于最近几年大量的游人进入，使得缅甸的住宿价格出现了几倍的变化，只有小小的摩诃班都拉旅馆保持着以往的悠然。在这儿，游人仍然可以找到5美元的住处，而在其他地方，哪怕是一个宿舍的床位都高达9美元。

在苏乐塔的旁边，还有一个叫作摩诃班都拉的公园，在公园的正中心，高耸着缅甸独立纪念碑。缅甸人仿佛想通过这种方式纪念这位身死的将军，告诉他英国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他的愿望已经达成。在公园的四周是大量的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高耸的教堂、高等法院、市政厅都在附近，由于缅甸大规模的建设还没有兴起，老式的街道仿佛让人们回到了过去。

去过印度加尔各答的人会为那儿保存下的原汁原味的殖民地风格感到愉悦，而缅甸市中心附近的仰光则是第二个加尔各答。

班都拉的民族精神和殖民地的务实就这样在这里交错相容，将军的失败反而显得不重要了。

中国人对班都拉的精神并不陌生。在清朝有一位将军可以与之相比，那就是蒙古亲王僧格林沁[27]。同样是英勇善战，同样为帝国的辉煌所鼓舞，同样不把入侵的敌人放在眼里，也同样遭受了巨大的失败。

与清朝的康乾盛世一样，贡榜王朝最后的辉煌也让缅甸人产生了错觉，沉浸在老大帝国的迷梦之中，认为在英国人控制了整个印度、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之后，缅甸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权之

一。

但他们不知道，自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分裂成一个个封闭的单元了。西班牙的舰队曾经横扫了美洲，科尔特斯率领数百名骑士可以击溃整个阿兹特克帝国[28]，将墨西哥收入囊中，而皮萨罗和阿尔马格罗则用了更少的人就摧毁了更加广大的印加帝国，几乎获得了整个南美大陆。冒险家们的作为也摧毁了中世纪以来的价值观念，那些穷困潦倒、背负着罪案的青年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要么默默无闻地死去，要么腰缠万贯回到祖国，于是，整个地球成了冒险家的时代。

在亚洲，葡萄牙人先声夺人，占领了印度的海岸以及中东于海岸上的据点，他们先是依靠从亚洲进货卖到欧洲赚钱，后来发现这种钱并不好赚，船经常在海上遇到问题，于是依靠早到的优势坐地生财，在港口做起了山大王的生意，规定任何使用葡萄牙人占领港口的船只都必须缴税。

但葡萄牙人的如意算盘被英国和荷兰打破了。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和荷兰最早发现了专业分工的优势，于是从商业中分化出了运输业，专门负责运输、不负责销售的船主自此出现了，而英国和荷兰的船主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坐地生财的葡萄牙人。于是，他们联合起来颠覆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霸权。

之后，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在与法国人的交战中胜出，而荷兰人则几乎独占了印度尼西亚那庞大的海岛群。从柬埔寨到泰国，也充斥着外国人的身影，只有缅甸这个古老的帝国还保持着光荣的独立和封闭。

缅甸的君主们总是认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外国人的力量，比如，在东南亚各国都有雇佣洋人打仗的传统，当时的洋人主要来自葡萄牙，由于缺乏组织，他们更像是单独的冒险家，即便结伙，也大都是临时

的。缅甸历史上和南明的战争中，就大量地使用了火器，而在进攻阿瑜陀耶时，更是雇用了洋人为他们效力。

在这时，这些西方人所表现的只是投机，他们希望通过服务于缅王获得一定的特权，并小心翼翼地不触怒缅王。这样的态度也使得缅甸感到西方人是不足惧的。

但当非葡萄牙人的英国人到来时，一切都起了变化。

公元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克莱武将军的领导下在普拉西战胜了孟加拉的领主希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并驱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法国人，开始了在北方的殖民活动。几年后，他们获得了孟加拉和北方邦的治理权，开启了著名的公司政权时代。英国人以孟加拉为基地，一点一点地蚕食了现在印度东北各邦。这些地区与缅甸控制的阿拉干已经相邻了。

对于缅甸来说，英国人与之前的葡萄牙人有明显的区别，葡萄牙人希望获得的是财富，只要有足够的赏赐就可以打发他们，而英国人渴望的是土地和实际统治权，以及独占式的贸易特权，这一切是无法满足的。

在缅甸不满英国人的时候，英国人对缅甸也充满了抱怨。

封闭的缅甸成了英国人贸易的障碍。英国人希望获得更多的缅甸木材，进行自由贸易，他们还想打通通往中国云南的道路，但雍籍牙后裔的不合作使得英国人的数次谈判努力均告失败。

当两个政权对彼此都充满了敌意的时候，战争不可避免了。

公元1823年，一个小小的岛屿成了两国冲突的导火索。

在缅甸和英属孟加拉的交界地带，有一个小岛叫刷浦黎，这个位于双方势力范围夹缝里的小岛成了英缅争夺的焦点。英国人和缅甸人

曾经多次冲突，都驻扎过军队宣誓主权。

公元1824年1月，摩诃班都拉出任了阿拉干总督。这位将军出身贫寒，一直到结婚还是个农民，由于吃不上饭，去太子府上当了名护卫。为了吸引太子的注意，他甚至不惜故意打架斗殴。后来，他从最底层的传令官做起，在历次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中脱颖而出，最后官拜总督。

这位拥有着传奇经历的将军带有缅甸人普遍的傲慢与偏见，他相信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指挥天才，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并主张用最残酷的手段杀戮英国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警示他们。他上任后立即派兵占领了刷浦黎，将英军驱逐。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英国人向缅甸宣战，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了。

英国人面对的是能征善战的班都拉，这位将军果然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指挥官，面对对手的武器优势，他毫不犹豫，主动出击，利用战术来弥补装备的不足，大败英军，让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感到头疼不已。

但这时，英国人却想到了另外的手段。他们意识到：班都拉只是缅甸西部阿拉干地区的总督，在这个地区与他纠缠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要想获得胜利，必须把战争扩大化，不要为一个小岛而付出太多，而是要将战火引向缅甸的中心地带，特别是英国人最觊觎的南部沿海地带。在那儿，可以获得最优质的土地，也可以避开这个善战的将军。

于是，英国人开始策划一场全面的入侵行动，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最肥沃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也正是仰光所在之地。

班都拉曾经考虑过英国人全面进攻的可能性，他提醒缅甸政府要注意防范，但他只是西北地区的总督，南方的防务已经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只能望洋兴叹了。

英国人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包括66支战舰和1万多名士兵，这些士兵在南方开展了一次几乎没有受到抵抗的登陆行动，之后迅速占领了仰光城，并将整个三角洲收入囊中。他们在这儿遭遇了雨季和缺粮，出现了大面积的非战斗减员，但毕竟他们稳占了仰光，找到了继续前进的基地。

缅王这才想起了班都拉的警告。但他的手下没有人能够抵抗英军的入侵，南方由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英制武器可以发挥最大的威力，原始的战马、弓箭和大刀都无法对他们构成威胁。

最后，缅王决定把班都拉从西北调往南方与英国人作战。

在雨季里，班都拉率领着他的士兵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行，他们跨越了阿拉干山脉，在狭窄的山路上，几百门大炮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路前行，赶在英国人继续北进之前到达了阵地。

但班都拉的行动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阿拉干地区没有猛将防守，使得英国人终于长驱直入占领了阿拉干。而在仰光，班都拉的反攻遭到了挫败，当这支疲惫的部队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之下时，几乎是没有获胜可能性的。

班都拉分析了形势，决定撤往北方的达柳漂暂时休养。英国人跟随着他的脚步到达了达柳漂城外，希望他投降。班都拉回答：“你会看到，我将坚定地保卫我的祖国。如果你作为朋友而来，我让你参观达柳漂；但如果你作为敌人而来，那就来吧！”

然而不幸的是，达柳漂成了这位将领的最后归宿，一颗炮弹结束了他的生命。

班都拉死后，英国人长驱直入，占领了骠人的古都卑谬，又占领了缅人的故都蒲甘。那众多的佛塔伫立在伊洛瓦底江旁目睹了英军的到来，它们曾经被孟人、掸人、蒙古人、汉人占领过，如今又迎来了

一位新的征服者。在以往的历史中，占领者们经过短暂的滞留，最终还是会被赶走，但英国人显然比以往的征服者更加强大，也准备得更加充分。

南方尽数收入囊中后，英军最后抵达了缅甸的首都阿瓦城下。

缅甸王朝被迫求和，他们丧失了西北的阿拉干和南方的丹那沙林[29]。丹那沙林位于马来半岛上，是缅甸最南端的一片领地。除了土地割让和赔款之外，其余的主要是贸易上的通商条款，这些条款使得缅甸告别了封闭，被迫与世界融合。

在缅甸，人们仍然在传说着班都拉将军的遗言，据说这位将军在死前已经知道缅甸很难取得胜利。他说：

我们或许会输掉战争，这是我们的命运。我们英勇战斗，然后献出生命。但是，我们不能丧失自尊，也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者不善于战斗而失败，要让他们明白，缅甸之所以输掉，只是因为他们的统帅死了。这将成为缅甸战斗精神永恒的榜样，增强我们的荣耀与辉煌，并鼓舞我们的邻邦们。事实果然是：由于班都拉将军的抵抗，英国人在战争中也损失惨重，有15000多人葬身缅甸，成了英国打得最糟糕的一场战争。但这是缅甸王朝留给世界最后的一笔血色辉煌了。

第一次英缅战争后，缅甸虽然丢失了部分领土，却并没有亡国。但这次战争给缅甸带来的永久性影响却是：以后再也没人有能力阻止英国的军事行动了。班都拉成了缅甸英勇抵抗的最后一人。

公元1848年，一位鹰派狂人戴贺胥出任了印度总督。这位总督不仅是再次入侵缅甸的制造者，还由于在印度的强硬政策，间接地造成了印度1857年的反英大起义。

在殖民地战争中，英国人往往表面上比较“有礼貌”，即便开战，也要有足够的借口做铺陈，并且多以经商为目的，而法国人则显得更

加蛮横，不讲道理。然而，在对待缅甸的态度上，戴贺胥却像个典型的法国人。他制造了一系列借口，并故意制造摩擦扩大事态，于1852年发动了第二次英缅战争。这一次，缅甸再没有铁血将军，英国人除了在仰光遇到一点抵抗之外，其余地区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并吞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也就是缅甸南方靠海之地。失去了阿拉干、丹那沙林和下缅甸的贡榜王朝已经变成了内陆王朝，失去了海岸线的缅甸经济已经崩溃，更无力组织抵抗了。

1885年底的第三次英缅战争只进行了半个月，英军就灭亡了缅甸的残余部分。最后一位缅甸国王锡袍王在城市陷落不到一个小时后，就被押出了王宫，送往“太阳号”军舰，流放到了印度西海岸孟买南方的拉特纳吉里（Ratnagiri），靠英国政府的年金维持生活，并最终死在了那儿。

对于这样的末代君王，英国人往往采取异地滞留的策略。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末代君主巴哈杜尔沙二世就被英国人送到了缅甸，在仰光度过了余生。这两个曾经的帝国互相接纳了对方的末代帝王，迎来了落寞的殖民地时代。

并吞了缅甸之后，英国人把这片新的殖民地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进行治理，直到二战以后才出现了新的转机。

第二十一章　访问法国的越南太子和开创帝国的传教士

我走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贡）的街头，试图寻找一个老人的遗迹。

在越南最后一个朝代阮朝建立之初，这位老人曾经被开国的君主隆重地埋在胡志明市的教堂里，感谢他为越南做过的一切。但1983

年，越南政府挖掘并拆除了百多禄的坟墓，他的遗骨骨灰被送回了法国安葬。从此，老人和他所深爱的越南永别了。

如今的越南已经度过了愤怒的时代，重新改革开放，拥抱了来自西方的客人。当我在越南老街（Lao Cai）过境的时候，曾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壁画。在壁画的一边是与美国和法国“敌人”作战的越南儿女，相信中国人对于那种宣传画的造型都不陌生，越南人的英勇、外国人的狼狈相都被夸张地表现了出来；而在壁画的另一边，则表现了大度和好客的越南人，他们在欢迎着西装革履的外国“友人”们。这里，“友人”和“敌人”如何划分，或许只是时间的区别，就如同我小时候曾经相信，1978年之后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之前的外国人都是坏蛋一样。

我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指望着好客的越南人能够为那位老人留下一点纪念，以证明他在这里生存过。然而，仍然什么都找不到。

越南人有用人物命名街道的习惯，可我只找到一条叫作巴斯德（Duong　Pasteur）的街道。这条双车道的小街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的两侧却有着几个重要的博物馆和古迹，这里已经是老城的核心地区。由于越南有研究细菌和免疫的巴斯德学院分所，作为细菌学鼻祖的路易·巴斯德大概是越南唯一能接受的西方人。

至于曾经帮助他们建立最后一轮王权的传教士百多禄，大概由于现在的越南恰好是从阮朝的手中夺取的政权，帮助阮朝的传教士是没有翻身的希望了。

关于百多禄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下面的一个场景展开，这是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幕——

1787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有两年时光。那时的法国由于前两代国王的挥霍，政府已经接近于破产的边缘。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想不到会发生革命，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还不知道自己在几年后

会被送上断头台，法国的宫廷仍然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处处是莺歌燕舞、美女如云，上流社会的生活仍然仿佛在天堂漫步。即便英国再强大，神圣罗马帝国再广阔，但要论及奢华和潮流，还是要首推法国宫廷。

这一年，法国宫廷出了个热门的新闻，一位从远东印度支那来的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越南阮朝的皇太子阮福景。一位来自亚洲的孩子！一位皇位继承人！这样噱头足以让爱好新奇的法兰西贵族感到动心，并纷纷向路易十六推荐。当说的人多了，路易十六终于动了心，于是，阮福景成了凡尔赛宫里的贵宾。

这是东方王朝和西方王朝相遇的时刻，西方的君主见证了东方的王位继承人，或者东方的王子请求西方最有权势君主的帮助，这样的题材总是能引起法国那些阿谀奉承的上流人士的极大兴趣。

他们还津津乐道于越南王子艰辛的旅程：早在两年前，5岁的太子就跟随法国的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乘船去了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儿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殖民地待了一年多之后，他们才离开了印度，又经过了半年的旅行，最后到达了巴黎。

在巴黎，已经7岁的阮福景享受着人们的恭维和揶揄。一位理发师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型，名字就叫“交趾支那王子”，交趾支那（Cochinchine）是法国人对越南南部的称呼。宫廷画师为他画了肖像，这幅画一直保存至今，在画里，太子长了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他不像一个7岁的孩子，仿佛像一个沉思的东方智者。他还成了法国王太子的玩伴，两人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另有一番景象：就在巴黎人为一个来自越南的太子疯狂时，百多禄却主持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在秘密的会议室里，他代表太子的父亲阮福映签署了一份法越协定，即《法越

凡尔赛条约》，规定法国人出兵帮助阮福映进军西山朝，而阮福映则答应割让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和南部的昆仑岛给法国。

岘港曾经是古代占婆国的核心地带，如今已经成了南北两个三角洲的连接部，拥有着极高的战略地位。

正是依靠着这次谈判，百多禄这个法国传教士才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对于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而言，百多禄可以说是开国第一元勋。依靠一个法国人帮助越南人立国，这也是在殖民航海时代才会有的奇迹。

关于百多禄对阮朝的贡献，跟随他一起去法国的越南太子阮福景的评价或许最接近事实。当百多禄死后，他哀叹说：

“唉！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亲密，甚至在战争和苦难中也始终在一起……你为了恢复安南的命运而奉献了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战略家，你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打败了敌人。我们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习俗，但我们的心却是一样的，并由最强烈的友谊团结在一起。”

百多禄1741年生于法国，当时的法国经过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挥霍，已经在走下坡路，却又保持着老大帝国的尊严。作为宗教国家，法国最好的职业是教士，百多禄也曾经在学校里受过传教的训练，并在24岁时离开法国前往亚洲。

在印度的本地治里、泰国的阿瑜陀耶、中国的澳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不过他真正的归属地是越南，在越南最南端靠近柬埔寨的海边小镇河仙，百多禄成了圣约瑟夫神学院的校长。

这个学院曾经位于泰国当时的首都阿瑜陀耶，但缅甸贡榜王朝焚毁了阿瑜陀耶之后，学院就迁往了河仙镇[30]。

河仙镇这个由中国移民后代建立的城市当时正由一位深受爱戴的中国后裔莫天赐进行统治。1768年，由于泰国国王控告学院收留流亡

的王子，莫天赐把学院的传教士，包括百多禄用枷铐住，关了三个月。之后，学院又经历了一次海盗的袭击，一部分学员被杀死，学校被焚毁，百多禄撤回了印度本地治里的法国人辖区。但他不甘心传教失败，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他在1775年初又回到了河仙镇继续他的传教事业，但进展不大。

这时，百多禄突然开始走运了。他的走运来自于一位逃亡的王子。

百多禄在河仙镇传教的时候，越南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山朝已经将南部的割据政权阮氏推翻，阮氏的残余势力几乎彻底被摧毁，只有一个叫作阮福映的王子逃了出来。

1777年，只有十几岁的王子逃到了陆地的最南端，在河仙镇的神学院避难，此刻的百多禄已经有36岁，他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世事烟云，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他终于明白，如果要想在传教上取得成功，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得到统治者支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扶持一个统治者。

法国的传教士和逃亡的王子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改写越南历史的日子在逐渐接近。

王子来到后，西山大军也尾随而至，阮福映和百多禄战败，他们被迫退到了富国岛，从富国岛被赶走后，顺着一连串的岛屿进入了泰国，最后到达了曼谷。

这时的泰国刚刚复国不久，阿瑜陀耶王朝已经变成了新的曼谷王朝。在这里，阮福映和百多禄利用水军进攻越南的西山军，又遭遇了失败。于是，他们在曼谷待了下来，成了流亡者。

在阮福映最困难的日子里，百多禄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替他出谋划策。由于他的背景，百多禄认定王子只有获得法国的支持，才能够

获得必要的武装重返越南。于是，传教士带上了阮福映5岁的儿子、流亡太子阮福景前往法国的殖民地、位于印度的本地治里，那里是法国在亚洲的大本营。

年幼的太子就这样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全球之旅。他离故国和亲人越来越远，在小小年纪就背上了父辈们沉重的期望。

实际上，他也背负着历史学家的期望。历史学家设想，当这位到过法国、与传教士情同父子的小太子登基后，会采取开明的政策，扭转历史的车辙，将越南拉出传统的泥沼，向西方看齐。他或许能采取西方的制度、教育和科技，避免越南成为西方要的殖民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将如同日本的明治天皇、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帝一样名垂史册。

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本地治里，希望说服那儿的法国人帮助阮福映。但法国在本地治里的总督目光只在印度，对于东南亚那一连串混乱的国家不感兴趣。在经过长久的滞留之后，传教士百多禄认定，只有亲自前往巴黎，说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才有可能得到必需的支持，于是年幼的太子跟随着自己的导师坐船去了更加遥远的巴黎。

法国人为了这位长相俊美的太子如痴如醉，大大小小的酒会、一次次的会见，都成了年幼太子最珍贵的回忆。然而对越南最重要的，却是百多禄代表阮氏与法国人签订的法越条约。

法国人支持百多禄，是因为他们被传教士的观点说动了，百多禄告诉他们支持一位国王的重要性：能够在东南亚地理条件最好的国家取得优势地位，并乘机控制中国南部的大片海域，最终达到称霸东南亚的目的。

然而，两个国家后来对《法越凡尔赛条约》又有着不同的解读，按照法国的观点，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就没有阮朝的出现。法国的帮助包括提供了两艘战舰以及不少雇佣兵，并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和

科技。而越南却由于要割让土地而不悦，加上法国由于碰到大革命，提供的帮助打了不少折扣，很多帮助都是靠百多禄不停奔波从私人那儿争取到的，不是法国政府提供的，所以越南人感激百多禄，却并不感激法国人。

但不管怎样，当越南太子又坐上摇摇晃晃的船只，踏上漫漫归途的时候，拥有西方武器和训练装备的阮福映终于有了再次与西山军对决的资本。

此刻，掌握越南的西山政权已经处于内乱之中，西山阮氏兄弟已经互相开战，并且分成了三块：在北面是阮惠和他的后代控制的河内；中间是阮岳控制的地域，定都于归仁；而最南端是阮侣镇守的嘉定（也就是后来的西贡，胡志明市）。

在阮福映进攻的时候，三兄弟中最能干的弟弟阮惠正在北方处理与中国的问题，最无能的阮侣却直面阮福映的军队，这一点成了阮福映的机会。

百多禄回来之前，依靠葡萄牙人（也是在百多禄帮助下与阮氏结盟）的帮助，阮福映已经取得了嘉定，并逼走了阮侣，不久后，阮侣死去。

到1792年，西山兄弟中最年轻的阮惠也死了，这时阮福映决定向北进攻。然而，在围困阮岳的首都归仁时，他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阮惠儿子的军队赶来帮助大伯，并解了归仁之围。当阮福映撤退后，北方军队乘机占领了归仁，把归仁并入了北方，三兄弟中的大哥阮岳也气死了。

这样，越南的国境内只剩下了北方的河内政权和南方的阮福映。

阮福映第二次攻打归仁是在1797年，第三次在1798年，直到1799年，他才攻克了这个最坚固的堡垒。不过这时已经是百多禄的末

日了，这位年近六旬的传教士把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越南阮朝，他忠诚地履行了对阮福映的诺言，并待太子阮福景如同自己的儿子。他在归仁城中死于痢疾，死后极尽哀荣，并被埋葬在胡志明市。

他虽然死去，却将越南这个地方介绍给了法国人，并扩大了法国在越南的影响力。法国人因为他了解了越南这个偏远的国度，以至于到了后来，追寻全球殖民地的过程中把阮朝变成了傀儡。但我们不能说百多禄就是殖民主义者，他是一个带着功利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完成传教任务不择手段，却又有着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军事技巧。他从客观上造成了越南变成殖民地，但这却并非是他的主观意愿。

1983年，改朝换代的越南再也不想容忍这个傲慢的传教士，将他的尸骨从坟墓中掘出，焚烧后送回了法国。于是，他离开了曾经为之奋斗的第二故乡。

据说，随着越南的改革开放，百多禄又在逐渐恢复着名声，从魔鬼再次变回了朋友。只是，死去已经有200多年的传教士已经不会再为自己辩护了。

传教士的死亡还对另一个人形成了深深的伤害，那就是跟随他去巴黎的太子阮福景。小太子悲痛欲绝，两年后，这个不到21岁的小太子就染天花去世了[31]，阮朝的皇位被他的弟弟继承。

小太子的死亡或许才是越南和阮朝最大的损失，在整个阮氏王朝中，从来没有另一个人如此了解西方，并从心理上接纳西方的政治和技术。人们不禁猜测，如果他继承了王位，阮朝也许不会像后来那样走向闭关锁国，将外国势力全部清除，它会走一条更加温和的道路，同时将越南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如果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殖民地的越南，也不会有后来的越南战争，越南将成为东南亚的稳定剂，数千万的人口可以免于灾难。

但这一切都是不容假设的，小太子在刚成年时就死去了，他的欧

洲经验随着他进入了地下，再也派不上用处。那位法国传教士老人一生培育的最珍贵花朵还没有盛开就凋谢了。

如今的顺化还保留着阮朝的王城，这里见证了阮朝第一位皇帝阮福映（嘉隆帝）的登基，也见证了最后一位皇帝保大（阮福日典）的逊位，这里保存着完整的皇城，以及几位阮朝皇帝的陵墓。

我曾经骑自行车寻找着任何能和景太子（阮福景）联系在一起的古迹，但我却只看到了顺化巍峨的黄色城墙，以及滔滔的香江水。

我去寻找嘉隆帝的陵墓，却被告知嘉隆陵在江的另一侧，需要搭船过去，然而由于游客稀少，船不好找，我只能作罢。

遥望嘉隆陵所在的对岸，黄色江水的另一侧一片郁郁葱葱，即便是在河的此岸，那绿色的小道也把这里的打扮得精致如同仙境一般。

1802年，阮福映登基做了皇帝，定都顺化，并逐渐横扫了西山的残余势力，越南的末代王朝登场了。

我还去寻找明命帝的陵墓，明命帝是景太子的弟弟，正是他重新把越南的竹帘拉上，开始了另一段锁国的历程。绍治帝、嗣德帝、同庆帝、成泰帝、启定帝的陵墓都在，缺少的却是最可能将越南带出千年轨道的那一个人。

第二十二章　印度支那

当你坐在还剑湖边上的楼顶上喝一杯啤酒，或者在巴亭广场附近的饭店里用餐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承认，在越南，两千年的古城河内如今仍然拥有着王都的气质。

越南和中国非常相似，南方的胡志明市虽然是南北战争结束的地方，却并没有保留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儿的商业更加活跃，人们

也显得更加休闲，整个的氛围仿佛是中国的广州。以海边城市芽庄代表的越南中部，则带着些许江浙的味道，景色迷人，又不失雅致。古城顺化仿佛是中国的杭州，历史并不算久远，却又处处透露出一丝贵族的气息。

至于北方的河内，必定是北京无疑。这里的政治气氛浓厚，政府机关、军营藏在不知道哪条街道的拐角。河内比北京强的地方则在于，在河内古城区里，旅行者和当地人杂处其间，仍能感受到明显的生活气息。这里的小摊贩也在自由地做着生意，没有受到城管的驱赶。

河内与北京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北京仍然保留着完整的明清宫殿，而河内的皇城却早已经残缺了。它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以至于只有少量的遗迹得以保存。

当我走在街道上，望见河内升龙城的北门时，那高大的城楼突然吸引了我。登上城楼，在街道的斜对面就是一座雄伟的教堂，而朝古城的方向是一片军事禁区，充满了神秘感。

城楼里供奉着两位守城英雄的牌位，他们是阮知方（Nguyen Tri Phuong）和黄耀（Hoang Dieu）。两位英雄都和法国人的入侵有关。

1873年和1882年，法国的入侵者两次从越南南部出发，派出舰队在北方登陆，他们两次攻陷了河内城，将这座龙脉升起的地方抢到手中。当时，阮知方和黄耀分别是河内城的守将，他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在敌人进攻时顽强地抵抗着，当城陷时则殉于国难。

与清朝和列强的对抗一样，越南人同样是用原始装备与法国人展开战斗。他们根本没有取胜的机会，却选择战斗到底。现代人可以嘲笑他们以卵击石，却无法否认他们的英勇和顽强。

1840年，当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当印度已经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越南还处于光荣的独立之中。但从1858年开始，短短的30年后，整个越南已经成了法国人的殖民地。

不仅如此，法国还从泰国手中获得了柬埔寨和老挝，将三者合起来组成了法属印度支那。

这么短的时间内，法国人是如何占领如此广大的地区呢？

他们又为什么这么晚才动手？

当阮福映建立阮朝之后，号称嘉隆帝的他在任上保持了对于西方的开放态度，但等他一死，一位保守封闭的皇子上了台。明命皇帝采取了和中国鸦片战争之前同样的做法，禁止了基督教的传播，闭关锁国，拒绝自由贸易。到了绍治皇帝时期，这种闭关政策继续了下去。法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在越南立足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百多禄和阮福景太子之间情同父子的友谊已经被精明的算计和陈腐的观念所取代，越南皇室对于任何西方人都不信任，特别是印尼群岛和马来半岛逐渐沦落到外国人手中之后。越南的危机意识比中国更强，由于北京距离南方过于遥远，紫禁城里的皇帝只是把广州的外国人当作小小的蛮夷，而顺化的越南皇帝却眼睁睁看着周围的邻居被西方人占领、殖民。他们试图避免这样的命运，但他们做出的决策却是完全错误的。闭关锁国并不能将西方人长久锁在门外，反而让自己失去了崛起的良机。

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发生的拿破仑战争间接帮助了亚洲的国家，不管是中国还是越南都受惠于此。当拿破仑的铁蹄肆虐欧洲时，荷兰已经被吞并成了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英国也在与法国的战争中精疲力竭，而法国本身先是经历了大革命的混乱，到拿破仑掌权后又没有精力涉足亚洲事务，最后又被俄国绊住了手脚。当中国和越南试图维持独立的时候，欧洲人无暇表示反对，只能听之任之。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法国人因为内部的经济、政治斗争，花了将近半个世纪才恢复元气。荷兰人虽然重新独立，但他们也元气大伤，对亚洲他们满足于获得印度尼西亚众多的岛屿，再也没有精力管其他的地方了。英国人以印度为基地正在设法并吞缅甸，在缅甸和越南之间还隔着泰国和柬埔寨，他们暂时无法涉足这个处在最边缘地带的国家。当所有的殖民国家都腾不出手来的时候，越南的皇帝们还在做着美梦，迷信着自己的实力。

但是，一旦法国人缓过劲来，不再被国内和欧洲的事务拴住手脚，他们迟早会想起这片由百多禄介绍给他们的国度。经过百多禄时期的法国人已经对越南有了胃口，皇帝的禁止不足以把他们吓退。当英国、荷兰开始瓜分东南亚的时候，法国人意识到，只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片最东面的大陆地区是留给他们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借口，好将机会付诸实现。

这个借口终于来到了，这时皇权已经由第四位皇帝嗣德帝来继承。从历史的记载中，嗣德帝是一位非常有德的皇帝，他勤政爱民、遵守孝道、性情和善、勤奋好学，本应该成为东方君王的典范，而历史却如同玩笑一般将他变成了阮朝最不幸的皇帝。

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和越南反西方基督教主义最流行的时期，在中国发生了著名的西林教案。而在越南，1851年至1852年两位法国传教士被杀后，法国舰队炮击了岘港。

1857年至1858年先后有西班牙和法国传教士被杀，这事最终成了导火索。此时法国已经对中国开战，它并不介意在越南也进行一场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联合出兵占领了岘港。不过，法国人最为垂涎的是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他们没有继续在中部和北部用兵，而是在南方开展了一系列的攻势，把西贡（胡志明市）和三角洲全部收入了囊中。

当中国经历了火烧圆明园的惨痛，并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越南也在1862年被迫与法国人签订了条约。法国人的胃口巨大，将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人称之为交趾支那）的一半据为己有。1867年，法国借助镇压叛乱的机会，干脆出兵占领了整个越南南方，交趾支那沦陷。

此刻，越南阮朝仍然掌握着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法国人称之为东京）和以皇都顺化为中心的中部地区（法国人称之为安南），法国人暂时没有触动这两个地方，而是盯上了下一个目标：柬埔寨。

随着吴哥王朝的过去，柬埔寨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欺的小国家。它的东方是统一的越南，西方是重新崛起的泰国，在两个强大邻居的夹击下，柬埔寨的领土纷纷被占领。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本来属于柬埔寨，但已经被越南割走了，而在著名的吴哥城的西部，也已经被泰国人占领。

当法国占领交趾支那后，柬埔寨的东邻已经换成了法国。

法国人到了柬埔寨诺罗敦国王的宫廷，告诉他：法国人决定保护柬埔寨不受泰国的侵略。但诺罗敦刚刚经过了一次政变，是在泰国的帮助下才恢复了王位，对于法国人的建议，他只感到可笑。不过，在法国人的压力下，柬埔寨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宗主国地位。之后，阴谋主宰了政治：法国和泰国通过秘密谈判决定了柬埔寨的命运，泰国决定放弃对柬埔寨的宗主权，把单一宗主权授予法国，而作为交换，法国承认泰国对柬埔寨西部的吴哥和马德望的统治权。一个国家就这样被瓜分和被代表了。

短短的十年间，法国已经取得了整个湄公河下游地区。普法战争的失利让法国的并吞计划暂停了十年，之后又开始加速了。

这次，法国人盯上的是河内和东京（越南北部）地区。关于东京的局势，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密切的关系。太平天国失败后，

余部中许多从广西进入了越南，在东京的山地里成了游击队，这些队伍被称为黑旗军。

黑旗军的历史充满了混乱、迷信、残忍和英勇，也充满了各种政治利用。在不同的时段，中国、越南的执政者都曾经试图镇压过他们，也都试图利用过他们。法国人帮助越南政府镇压过黑旗军，也遭受过黑旗军与越南、中国政府联合的攻击。

这样混乱的局面下，东京一带成了劫掠者的天堂。

1882年，从普法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法国人终于决定再次对越南政府发起进攻，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将越南整个变成殖民地。

在对顺化围攻时，倒霉的嗣德帝死去了，他被作为失败君主的典范为人们所铭记。但法国要想取得越南的宗主权却并没有在柬埔寨那么容易。中国不想像泰国那样轻易放弃宗主权，北京的皇室不惜为此一战。

中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击败了福建水师、占领了基隆和澎湖。中国在镇南关取得了一次胜利，却在接下来的攻势中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战争的结果，中国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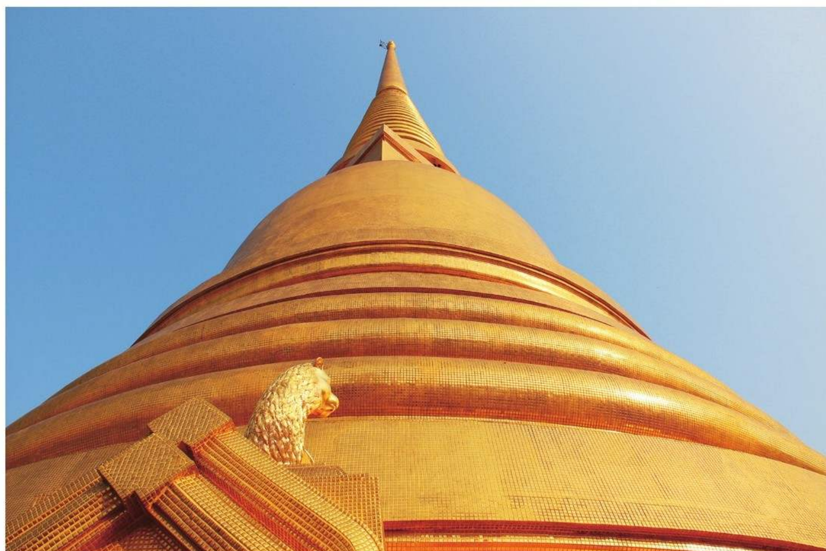
这样，法国人将整个越南置于保护之下，加上之前取得的柬埔寨，印度支那殖民地成形了。1893年，法国通过与泰国的战争获得了琅勃拉邦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老挝，并逼迫泰国归还了柬埔寨的吴哥和马德望。

这样，包括了现代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法属印度支那建立了。

2012年，为了修改小说的草稿，我曾经在越南的小镇沙巴（Sapa）住了20天。沙巴位于越南北部与中国毗邻的山区，建在一个谷地的山坡上，对面就是越南最高峰番西邦峰，几十公里外的老街正经历着夏季的酷暑，沙巴小镇却日日凉风，舒适得如同天堂。绿谷宾

馆是当地一家不大的旅馆，我占据了最高处直面谷地的一间客房，每天修改稿件累了，就出去坐在客房外的阳台上，喝着啤酒，望着眼前的山谷。

在山谷里遍布着法式的小洋楼，点缀着整个山谷。只有这时，才能体会到法国殖民时期对于越南影响之大。



曼谷的佛塔。据称，泰国现在的国王拉玛九世曾经在这个寺庙出家。



柚木行宫。由拉玛五世建立。



柚木行宫顶部存放舍利的场所。



金山寺。建立在一座独立小山头上的寺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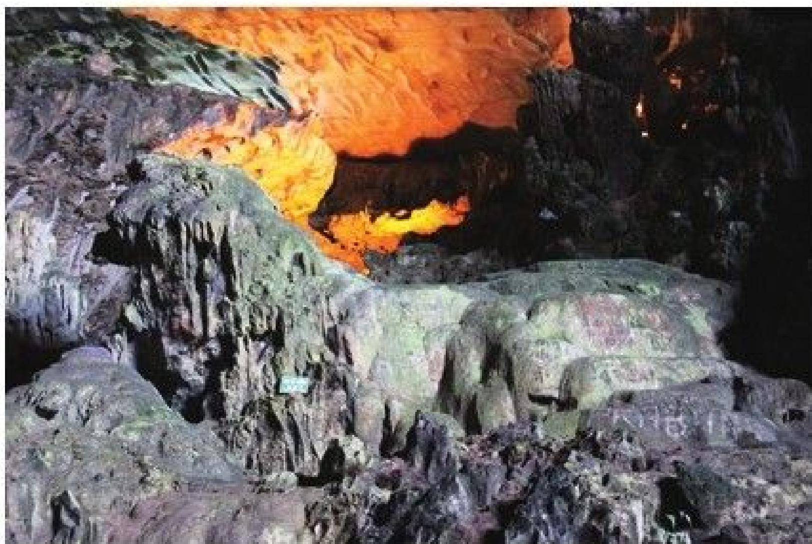
曼谷的宫殿和寺庙群。



曼谷塔。象征着曼谷城市的建立。



越南下龙湾，渔民的小船。



狮子岩。抗法时期，越共领袖们曾经利用溶洞作为休息办公的场所。



下龙湾黄昏。



斗鸡石。下龙湾的标识。



溪生战场上美军撤离时遗留的装备。



溪生战场全景。越共在周围的山上，美军占领着机场。



成为一堆废铁的美军直升机。或许象征了美军在越南的遭遇。



《母亲》，战争罪证博物馆中最著名的雕塑。由炮弹的碎片焊接而成。



美莱村大屠杀纪念墙。许多人在被摄影师记录下之后，随即遭到枪杀。



缅甸仰光大金塔的大门。



通往金塔的道路。

不仅仅是沙巴，在越南的任何地方，其建筑都带着法式风格。甚至越南现在使用的拼音文字都是法国人创立，并在殖民时期取代了根据汉字创立的字喃系统，使得越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更加疏离了。

越南被殖民的历史或许反映了整个东南亚的命运：它们最早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接受了印度的宗教和贸易，之后又被笼罩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下，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思维和文化传统。当进入近代后，印度和中国都已经衰落，中南半岛上的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榜样。不管它们是自愿，还是被迫，西方文明的影子已经悄然登上了这个古老的半岛，而且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八部　当传统遇到现代

第二十三章　泰国模范生

2013年的春节期间，我在泰国等待着飞往缅甸的航班。

距离起飞的日期还有一个星期，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泰国南部海岸走一趟。在泰国旅游时，到南部去看海是花费最高的一段行程，我却准备用最少的钱来完成旅途。于是，剩下几天的夜间我大都在火车上和候车室里度过，只有在普吉岛的那一夜，住在了普吉城（Phuket）的家庭旅馆里。

与汽车相比，泰国的火车速度并不快，但三等车厢的票价便宜，铁路以曼谷为中心，向着四个方向蔓延，乘车旅行非常方便。

从华兰蓬车站出发前，我游览了曼谷的唐人街。临近春节，这里已经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街道上挂满了庆祝春节的横幅，写春联的老人在街边铺开红纸，拥挤的人行道上也挂满了各种节日商品。

泰国的华侨众多，从明清时期开始，大量的华侨就来到了这片土地，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却又保持着华人的传统，春节、传统的中国神祇，都被他们带到了这里。

从华兰蓬车站出发后，我的南方之旅也一直在浓厚的华人氛围中徜徉，列车到达素叻他尼（Surat Thani）后，我转汽车到了普吉岛，普吉老城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和标语。这些年中国国内的春节已经变得无比程式化，反而是东南亚的春节令人耳目一新。

在巴东海滩上逗留一阵之后，我乘车回到素叻他尼，坐火车继续南行，到达了合艾（Hat Yai）， 并转车去了宋卡（Songkhla）。宋卡在半岛的另一侧，面对的大海已经不是浩瀚的安达曼海，而是暹罗湾的一部分了。天黑时，我回到了合艾，与三位马来西亚青年睡在了车站上。夜间，小站已经没有了列车，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下班，站台上万籁俱静。

在睡觉之前，我去合艾的城区里逛了逛。繁华的城市商场正在表演舞狮。

在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撞到了一处庙会上，并接触到了当地华人的社团组织。在泰国华人社区，许多慈善事业是由民间机构来组织的。

合艾有一个叫作同声善堂的慈善机构，这天，这家机构正在善堂外举行庆祝春节的庙会。善堂外的广场和街道上有四处表演场：中心场是当地居民组织的表演晚会；而从外地请来的戏班正在一个戏台上表演中国戏剧；在另一个高台上，一个滑稽班子正在表演泰式喜剧，内容是关于阿瑜陀耶王朝的宫廷故事；在一段封闭的街道上，一群摇滚青年正在举行嘈杂的演唱会。表演之外，则是闻风赶来的各种食品和百货摊，合艾的华人仿佛全体出动，流连于庙会，庆祝春节的来临。

虽然是春节时分，但善堂的慈善机制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施药处排着长队，有人在施棺处询问着什么。对于华人来说，死后是否体面是一件大事，穷人的棺材也是包含在慈善事业之内的。站在善堂的大厅里，我仿佛看到了过去，从明清以来，海外华人就有抱团的传统，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慈善机构，它使得个人更能够在海外生存下去。

庙会散场后，我回到了合艾的火车站，休息时仍然在思考着泰国

的舒适和安详。泰国不仅对于华人是乐园，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避难之地。当缅甸出现针对少数民族的灾难时，难民们想的是逃到泰国来；柬埔寨内战时期，泰国也是许多柬埔寨人的希望；甚至在越南，也有许多船民离家逃亡泰国。他们都知道，在泰国的日子并不好过，但至少这里是安全的。

泰国也是东南亚唯一没有经历过殖民阶段的国家，一直保持着独立和政治稳定，泰国的货币不仅可以在本国使用，在柬埔寨和老挝也可以直接使用泰铢，是典型的区域性货币。

那么，为什么泰国没有被殖民呢？它是怎样完成华丽转身，从一个传统的东南亚政权转变成现代化的民主政权，又是怎样完成经济发展的？

阿瑜陀耶王朝被缅甸毁灭之后，一个叫郑信的中国人登上了泰国的舞台。这位郑信在泰国的历史上被尊称为五大帝之一。

灭亡阿瑜陀耶的缅王孟驳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除了与阿瑜陀耶作战之外，他还把战争的火焰燃烧到了中国清朝的边境。攻下阿瑜陀耶后，他不得不回到缅甸准备迎击清朝乾隆皇帝的军队，无法留太多的军队驻守泰国。

泰国将军披耶达信原名郑信，祖籍广东澄海县华富村[32]。他的父亲是一个破产的农民，漂洋过海到泰国落脚，依靠贩卖水果为生，后来当了征收剧场赌坊的小官，娶了一位暹罗的姑娘，生下了郑信。

父亲过世后，郑信被一位暹罗的大臣收为养子，长大后成了一名将军，在泰国，人们称他为披耶达信。1766年缅军围困阿瑜陀耶时，郑信也在城中。在1767年的一次突围中，郑信率军冲出城池，与缅军作战。但在他的身后，城内守军为了防止缅军突袭，竟然关闭了城门，使得郑信无法回城，只得带兵杀出重围，向南方撤退。

一路上，他不仅击退了缅甸的追兵，还收编了不少泰国的地方武装，随着实力的增强以及阿瑜陀耶的陷落，郑信决定登基称王，举起了抗缅的大旗。

事实证明，缅甸虽然可以毁灭阿瑜陀耶，却无法建立稳固的政权，在郑信和各路义军的攻击下，缅人撤退了，泰国重新获得了独立。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包围，郑信把首都从阿瑜陀耶迁往了南方一个叫作吞武里（位于曼谷的西部）的地方，他建立的短命王朝也因此被称为吞武里王朝。

郑信一生南征北战，不仅将缅人拒于国门之外，还将老挝的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王国从缅甸手中夺了过来，变成了泰国的属国。

然而，过于自信的他最终受到了惩罚。在派兵攻打东部的柬埔寨时，由于泰国内部军力空虚，又出现了民众起义和叛乱，失去了军队的他在叛乱者的威胁下退位当了和尚，并最终被杀害了。

他的好友兼亲信，在柬埔寨率领军队的昭披耶却克里乘机率军回来平息了叛乱，登基成了新的国王，号称拉玛一世。随同拉玛一世一同崛起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村庄曼谷。湄南河将郑信的首都吞武里和曼谷隔开，为了表示与前朝的不同，河西岸的吞武里被废除了，河东岸的曼谷最终成长为东南亚的中心。当穆奥来到泰国的时候，称曼谷是“世界上最美和最大的港口之一”，“并不亚于甚至像纽约那样驰名的港口”。

拉玛一世建立的新王朝被称为却克里王朝，也叫曼谷王朝。曼谷王朝建立的时候，正是英国人在印度急速扩张之时，几十年后，法国人开始在印度支那寻找立足点，荷兰人占据了印度尼西亚，而英国人最终也并吞了缅甸和马来半岛。

位于东南亚中心位置的泰国地处交通要冲，拥有着最优良的港口和最肥沃的土地，自然也成了西方国家觊觎的对象。但这时，曼谷王

朝却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父子国王，正是他们用走钢丝的技巧在英法两大强权之间游走，保持着国家的独立。与此同时，他们又有极大的魄力和开放的胸襟，向西方学习，不仅是学习他们的技术，还包括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民主传统。两位国王放弃了无数的特权，建立了一套较为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制度，从而开启了泰国的现代化之门。

这两位国王分别是拉玛四世蒙固王和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在拉玛四世之前的三位曼谷王朝国王，与中国清朝的皇帝一样，秉持的是闭关锁国的传统，这其中又以开国皇帝拉玛一世为甚。

老国王基本上拒绝了一切形式的西方合作，他不和西方人做生意，也不准许他们传教，甚至不许他们在泰国居住，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一个传统的佛教社会，保持他认为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时的泰国也和他的仇敌缅甸一样，充满着中世纪的自豪感和自闭心，仿佛只要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了。

然而，到了他的儿子拉玛二世和之后的拉玛三世时期，新国王们已经看到，泰人王国无法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了。英国人已经在印度获得了大片的殖民地，并在逐渐蚕食着它的邻居缅甸，缅甸这个曾经令泰国人闻风丧胆的国家，正在被西方人一点一点肢解吞并，这样的过程虽然持续了多年，却让泰国人看得心惊胆战。

西方人与泰国打交道是困难的，最初英国人在泰国的待遇并不比在中国受到的更好，但接下来，他们终于在1826年与泰国签订了一个友好协议。这个协议在非常有限的问题上做了让步，给予西方人一定的贸易权，但距离自由贸易还相差甚远。

如果按照前三位国王的做法，泰国与西方之间迟早会爆发剧烈的冲突。然而就在这时，随着拉玛四世的上台，整个局势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拉玛四世蒙固王是拉玛二世的儿子，曾经是王位的继承人。老国

王按照传统的王位继承人标准精心地培养着这个儿子，在他12岁时让他担任了武装力量的统帅，14岁时，又让他当了几个月的和尚，培养他的慈悲和博学。然而，当老国王死去的时候，蒙固刚出家为僧，他的一位兄弟由此被推举为新的国王，是为拉玛三世。

在拉玛三世进行统治的27年中，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却开始了自己的游历生涯。他广泛地学习西方的知识，不仅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还学习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科技和天文学。在游历中，他经历了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从王公贵族到底层人民都有着深刻的接触。蒙固的游历时代如同是歌德笔下的教育史诗，使得他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王室继承人，他摒弃了传统的宫廷思维，开始站在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考虑问题，认识到泰国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学习。

1851年，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拉玛三世去世了，蒙固继承了王位，是为拉玛四世。蒙固王随即开始了他的改革历程。

和他的儿子朱拉隆功相比，蒙固王是一个乐观派。英国人听说他继位了，连忙派人前来曼谷祝贺，这一点已经打破了英国和暹罗条约中的限制，但蒙固王不仅不以为意，还主动致信表示欢迎。除了热情地接待英国人之外，针对英国人对原来条约的抱怨，蒙固王还爽快地答应进行修改，以至于英国人都感到过于顺利了。

在新条约中，蒙固王授予了英国领事裁判权，将所有港口对英国人开放，允许英国人长期在曼谷定居、在泰国自由旅行，并限定了税收的额度。他还准许外国人自由传教，甚至允诺在政治上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

这个颇为大胆的条约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其他国家也很快都与泰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是一个充满自由贸易精神的条约，它显示了蒙固王的智慧和勇气。条约本身的内容都借鉴了西方最优秀的制度。领事裁判权（治外

法权）虽然看上去是丧失了部分主权（审判权），却逼迫泰国政府的法律向西方靠拢，采用更加文明的法律体系；关于信仰自由、居住旅行自由的内容即便在现在看，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规定也使得双方的经济都得到了好处。

泰国之后的发展告诉世人：开放对落后的经济体也是有利的，它会逼迫着落后国家改变自己的制度，以适应接下来必然发生的剧烈变化。

蒙固王接下来的政治革新也充满了魄力，他废除了王室特权的那些繁文缛节，不再要求觐见者匍匐在他的面前，他出现的场合也不再要求人们回避，他要做个亲民的君主。

接着，他效仿法国人开始发行铸币，并大力发展交通、革新军队，减轻了拖累民间的繁重徭役，限制买卖奴隶。

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关于平等、自由的观念逐渐传入了泰国并深入民心，为泰国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但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868年，他染上了疟疾，这个病让他所有的梦想都要交给后来者去完成。

蒙固王对泰国持久的贡献，还在于他对王室教育的重视。

他聘请了一位英国女士安娜·李奥诺文斯担任了宫廷教师，让王储熟练地掌握英语和西方世俗教育。在西方文学的教育下，年轻的王子朱拉隆功成长为一个信奉宪政、民主、自由的人，日后，正是这位王子带领着泰国保持了独立，又走向了现代。

和他父亲的乐观比起来，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更加实际，也更注重效果。这与他们处于西方殖民思想不同发展时期有关。

在蒙固王时代，英国人基本上和泰国保持着较为和平的共处，但

当蒙固王去世时，形势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在泰国的东面，法国已经攫取了大片的土地；在泰国的西面，英国人即将打败不可一世的缅甸贡榜王朝，将缅甸变为其殖民地；在泰国的南面，英国人也占领了新加坡，并顺着马来半岛向北发展着势力范围。在英法两强的合围下，想要保持泰国的独立和强盛简直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朱拉隆功采取的态度是极端务实的，甚至带有很浓重的悲壮色彩。为了保持泰国的独立，他甚至不惜将泰国对周边属国的控制权拱手相让。他把老挝、柬埔寨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使得法国可以建立一个包含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殖民地，他还将几个以马来人为主的省份让给了英国控制下的马来西亚。在让出了这些领地之后，他利用英法竞争的矛盾，把泰国塑造成两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并得以生存了下来。

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朱拉隆功还和他的父亲一样，注重解决泰国的发展问题。

首先，在教育上，他采取了比父亲更加开明的做法。他的父亲是聘请外国老师来给王子们上课，朱拉隆功则直接把孩子们都送往国外接受教育，他的孩子由于生活在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科学技术都非常熟悉，从而能够采取更加西化的立场来进行政治改革。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泰国王室的子女到海外接受教育成了传统。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朱拉隆功还鼓励自己的臣民去海外学习，他设立了奖学金支持那些有能力但家境一般的人，并建立了大量的基础学校，提高臣民的教育水平。

其次，除了把自己的臣民送出去之外，朱拉隆功本人也热衷于去国外考察。在他刚继承了王位的时候，就到了周边的新加坡、印尼、印度等地考察，在执政之后，更是去了两趟欧洲，将欧洲主要的国家几乎都考察了一个遍。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泰国之外，只有两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有如此的魄力，他们是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和明治时期的日本。彼得大帝乔装打扮到西欧考察的桥段已经为人熟知，日本政府也曾经派出半个内阁去西方考察，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进行立宪。朱拉隆功的开放力度并不比俄罗斯和日本小，唯一对泰国不利的，是泰国的地理环境，俄罗斯有庞大的后方，日本则通过海洋与世界隔离，形成了足够的保护，但泰国的四周却都是英法的殖民地，它的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即便如此，泰国仍然成了整个东南亚发展最好的国家。

朱拉隆功还废除了奴隶制，废除了沉重的徭役制度，使得泰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将人们的热情激发出来，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在政治上，虽然他没有完全建立起宪政制度，却通过加强司法职能、建立顾问机关等方式弱化了专制色彩。到二战之后，顺着这个趋势，泰国终于建立起了责任内阁制。

1910年，当朱拉隆功去世时，泰国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外国人如果在拉玛四世之前到过泰国，假如他活得足够长，能够在朱拉隆功之后再回去看一看，他会发现，泰国已经从一个传统型专制社会逐渐转变成了东西方混合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虽然孱弱，并受到外界的威胁，却又显得生机勃勃，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希望。

在泰国正努力现代化的时候，它周围的国家，那些曾经威名赫赫的帝国，却早已经沉沦在殖民地的阴影之中：越南经过抵抗之后，再也无力对抗法国人的入侵，老挝和柬埔寨也已经沦陷。相比起英国殖民地而言，法国殖民地更加接近君主制，每一任总督就像是一个国王，他们的治理手段和宪政意识要单薄得多，在未来给殖民地带来了无数的祸患。曾经强大的缅甸也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英属缅甸，不，实际上英国人只把缅甸定位成英属印度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从地理上缅甸只是印度的一个突出部分罢了。英国人试图在缅甸建立宪政，但由于统治时间短、缅甸又缺乏宪政传统，使得缅甸未来的政治道路不会像印度那样顺利和成功。

曾经的中华帝国也在沦陷，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泰国达成了不吞并的协议之后，他们却在中国的南方展开了竞争。当泰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进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时，清政府却在人民的反抗声中轰然倒塌，留下了四分五裂的帝国残躯。

当我走在曼谷的街头时，一种浓浓的怀旧情绪挥之不去。

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由于都经历过殖民地化和制度的强行移植，整个社会都已经被分割成了不连续的片段。而泰国的一切都仿佛是连续的，在曼谷的街头，现任国王的肖像仍然挂得到处都是，表现了人们对于国王拉玛九世的无比爱戴。

朱拉隆功王当年建立的中学仍然存在，拉玛五世建立的柚木宫仍然在免费开放，欢迎着众多的佛教信徒，在宫殿里，国王仍然和家人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在国防部的大门外，一门门的巨炮仿佛列阵等待检阅，这些大炮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和谐地与车水马龙的街道融为一体。外国人和本国人在街道上穿梭，他们都安逸而淡定，这里仿佛是所有地球人的家园。

有的外国人为了学佛而在泰国长期滞留，泰国宗教也是宽容的，只要愿意，人们都可以选择在这里出家，并获得五到十年的居留权，当然，还俗也是自愿的，只要想离开，随时都可以走。这样的政策也仿佛是古代的延续，于是，佛教精神和现代社会也合而为一了。

这里是一个获得内心宁静、学会慢生活的所在，它也许带着无数的缺陷，也缺乏领导世界的雄心，却总是在一个人需要休息时，宽容地接纳他，让他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人生的下一步。这或许就是人们喜欢泰国的原因，蒙固王和朱拉隆功王如果能够预料到今天，也该微笑了。

第二十四章　印度支那的爱情和战争

如果人们问我，越南最美的景致在哪儿，我会回答：下龙湾。

这里已经成为越南旅游必到之处，不管是周末还是周中，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充斥着匆匆而过的游客。这里中国游客众多，大团大团的人群在导游小旗帜的带领下亦步亦趋，让我感到仿佛还是在国内旅游。这里的物价也是整个越南最贵的地方。

但不管它有多少的缺陷，下龙湾仍然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当你乘上当地人的小船，穿梭于海中那数千座石灰岩组成的小山时，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步步是景。傍晚时，看着太阳从海平面上、石头礁石的中间慢慢落下，夜里在船上边喝着啤酒边望着船上那黄色的灯光，听着海浪拍打着礁石，才知道什么是人间的仙境。

那天，我乘船从下龙的港口前往吉婆岛（Cat Ba Island），这是欣赏下龙湾最简单的方式。在这儿，我碰到了两位特殊的游客，一位美国小伙子带着他的越南女朋友。他们在中国读书时相识，都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女孩子的皮肤雪白，仿佛乳酥一般湿润，她戴着一顶花帽，看上去更像是香港或者东京街头的女孩。不知为何，我却想到了一个人，那人曾经和一位法国军官在下龙湾的小舟里飘荡，躲避着巡逻的船只……

船带着游客从码头出发，先停在了两座如同覆钟般的岛屿旁，这里有下龙湾最容易到达的溶洞，洞内灯光灿烂，整个溶洞照耀得如同龙宫一般华贵。恩爱的小两口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欣赏着这难得的美景。这里在越法战争时期曾经是越共藏身的地方，有的地方还写着汉字标语，或者留着避难所的痕迹。在越南北部和老挝的山上有众多的溶洞，它们大都具有着战时庇护所的功能，于是世界上最奇异的美景和最可怕的战争在这里相会了。

从溶洞出来，游船载着我们到达了一个小小的海湾，这里四面都有着美丽的石山，海水平静得仿佛是一面镜子。游船在这里抛了锚，

有的游客坐着小艇去另一处玩划桨去了，而我则坐在船上的椅子里，望着周围的景致，继续回想着那个和法国军官一起漂荡的女孩，电影上，他们的船也经过了这里，只是，那时的他们正在躲避通缉……

这是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一幕。在来越南之前，我请一位熟悉电影的朋友给我推荐几部越南的片子。“陈英雄，越南最著名的导演是陈英雄。你可以先看他的《青木瓜之味》，再看他别的片子。”她推荐我说。

于是我看了《青木瓜之味》，差点儿睡着。就像我不喜欢《霸王别姬》和《红高粱》一样，那种带点变态又有些唯美的片子大概无法唤起我的兴趣，我实在看不懂对个木瓜拍半天的认真和对于无聊琐事的兴致，陈英雄的其他片子也就作罢了。

随后我找到了《印度支那》，然后被电影深深的悲剧色彩和画面感所吸引了。电影中所描写的越南之美和越南的悲剧让人感到久久不能摆脱，以至于我再看到越南女孩时，觉得她们都和卡米尔一样迷人。卡米尔就是那位爱上了法国军官的越南女孩。

卡米尔的形象也让我想到了那位叫范林丹（Linh　DanPham）的演员，这位带点儿婴儿肥的小姑娘把卡米尔诠释得如此完美，让人欷歔不已。从表面上看，卡米尔是位带点儿天真、不通世事的小女孩，可是眼神中又透露出作为女人的执著和疯狂，能够为认准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用她来代表法国势力在越南的衰落无疑是最合适的。

还是让我从头回顾一下电影的内容。实际上，当我坐在下龙湾的船上时，就重新在脑子里把电影温习了一遍。

在故事的开头，一位叫艾莉亚娜的法国女士在越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种植园，虽然她是法国人，但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如果历史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她也许还会在印度支那老去，并葬在那儿，这或许也是她的心愿，古老的、仿佛静止的印度支那适合那

些怀旧和游离的人们，是他们与现实世界隔开的庇护所。在这里，她还有一个带着越南皇家血统的养女，名字叫卡米尔。两个不同血统的女人变成了亲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艾莉亚娜和一位法国军官巴普蒂斯塔相爱了。军官的年龄不大，长相英俊，却迷恋着比他大很多的艾莉亚娜。

然而，另一次偶然的机会，巴普蒂斯塔救下了在街道上被误伤的卡米尔。年轻的姑娘从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位军官，她不知道军官是自己养母的爱人。

到这时，一切都顺着法国电影的老套路进行着，仿佛又是一出发生在异域的家庭伦理剧。但突然间，电影却跳出了老的框架，变得慷慨激昂起来。

艾莉亚娜决定成全军官和养女，主动疏远起自己的爱人，但巴普蒂斯塔却并不知道她的心意。他们之间的争吵被巴普蒂斯塔的上级看见了，于是军官被从越南南方直接送往了越南最北端的下龙湾，那时的下龙湾是最荒凉最贫穷的所在，只有最不听话的军官才会被送到那儿与世隔绝。

就是在那儿，巴普蒂斯塔开始发现了现实的世界：他被派去监管那些卖身的越南人。北方的越南人吃不上饭，把自己卖给南方的种植园主，而法国军官则负责维持卖身场的秩序，防止出现意外。巴普蒂斯塔不知道的是，当他在北方做着内心斗争的时候，南方的卡米尔也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得到了未婚夫（一位留过学、带着新思想的越南人）的同意，决定千里迢迢去北方寻找自己的真爱。她抛弃了家庭和可能继承的一切，偷偷地上了火车，向北方赶去。

在路上，卡米尔遇到了逃难的一家，也看到了越南土地上发生的

各种不公和悲伤。法国把越南变为殖民地之后，只是将越南作为一个可以产生利润的地方，从没有想过要平等地对待越南人，当时的越南成了一个天堂和地狱共存的地方。当上流社会在灯红酒绿中翩翩起舞的时候，下层人民却在为温饱而苦苦挣扎，为了活命不得不接受各种苦差，并随时可能遭到殴打和驱逐。

当卡米尔随着那一家人逃到下龙湾时，那一家人不得不参加了人身拍卖，希望到南方的种植园去讨生活。但这时，他们却遇到了骚乱，卡米尔的朋友们被法国人抓起来，绑在了水中。

卡米尔与她心上人相逢的时候，恰好目睹了朋友们的遭遇，她失手用枪打死了一名法国军官，变成了法国殖民政府的罪犯。

巴普蒂斯塔虽然是法国的军官，但在职责和道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带着卡米尔开始了逃亡生涯，也就是在这时，电影中出现了那幅经典的画面：在如仙境一般的下龙湾上，漂荡着一条小船，船上的两个人却都变成了逃犯，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绝美的风景和晦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或许也暗示了越南这个地狱天堂的命运。

他们在逃亡中相爱了，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随后，巴普蒂斯塔和儿子被法国政府逮捕，送回了南方。军官选择了自杀，把婴儿留给了在南方苦苦等待养女消息的艾莉亚娜。

艾莉亚娜最后听说，自己的养女卡米尔也被捕了，她被判了苦役。她想救她，却无能为力。

与此同时，法国在越南的政权也在崩溃，曾经殖民者的天堂已经变成了噩梦，处处是游击队的袭击，处处是越南人的不满。

卡米尔因大赦出狱，艾莉亚娜终于在监狱门口找到了自己的女儿。但这时的卡米尔已经在监狱中成长为一位坚定的战士，她把曾经的养母推到了一边，冷静地告诉她：快回法国去吧，这里已经不是你

的越南了。

如果要把法国人在越南的历史浓缩成一句话，或许可以使用卡米尔的这句话。

在老挝，我还碰到了一位法国人Nikko，他随身带着一本法文书，我看不懂法文，却能从似曾相识的单词猜出他的书是写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在法国人失去越南之后，又失去了在非洲的领地阿尔及利亚，这本书就是讲法国人统治时期的阿尔及利亚。

Nikko热爱历史，他的祖父母都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生活过，当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他们把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扔下，跑回了法国。他们曾经在那儿奋斗了大半生，却什么都没有带走。回到法国后，作为外来户的他们并不受欢迎，只能从头开始打拼，对于这些从殖民地回来的人来说，重新生活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Nikko告诉我，戴高乐在外界都是被当成二战英雄崇拜的，可是，对于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来说，戴高乐却是懦夫的代名词。因为在法国政府宣布放弃阿尔及利亚一周之前，戴高乐刚刚去过阿尔及利亚，并对当地的法国人宣布，法国政府不会放弃这里，也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

但事实是：一个星期之后，非洲殖民地的法国人就只能自己想办法逃走了，稍微犹豫就可能被群情激奋的当地人杀掉。

在越南，法国人的离去也经历了相同的场景，或许更加悲惨，因为法国人是在输掉了一场关键战役后灰溜溜地离去的。

我曾经在2012年去过奠边府，那是一座位于越南和老挝边境附近的小城，如今的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型的纪念碑，而在高耸的小山顶，有一座雄伟的纪念雕塑，纪念着奠边府大捷。对法国人来说，奠边府战役则是一场严重的失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战败的法国又回到了越南。实际上，越南人并不欢迎法国人回来，一个叫胡志明的人已经建立了严密的抵抗组织，并趁日本投降之际控制了北部的山区，组织了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作为南部日军的接收方，推进到了越南的南部。中国的国民政府是北部日军的接收方，从云南派出卢汉的部队占领了越南北方。这件事对中国很有利，法国人为了让国民政府撤军，不得不让出了在中国境内的租界。

当各个外部势力达成一致之后，法国军队开了进来，英军和国民政府军撤出。

此后的几年是胡志明率领的越共与法国人鏖战的时期，越共得到了中国强有力支持，他们背靠中国，逐渐向南扩展。越共的发展和消耗战使得法国人逐渐吃不消了。

1953年，纳瓦尔将军决定集中兵力打一场大仗，歼灭越共的有生力量，战场就选在了奠边府这个偏僻的小城。法国利用空降兵占领了这个宽阔的小坝子，试图切断越共的连接线，各个击破。风流的卡斯特里上校成了前线总指挥，上校一生情人无数，他甚至使用情人的名字为法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命名。

很快这里集中了几万法军，他们将宝都押在了一处。

法国人认为，这里距离中越边境还很远，越军补给不可能跟上，而法国人可以利用空运进行补给。但他们这次想错了，越军利用蚂蚁搬家的方法，依靠人海战术跨越了几百公里，在山地里蜿蜒徘徊，完美地解决了物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袭击了法国在河内和海防的机场，使得法国人依靠空中补给的想法变成了泡影。

为了歼灭法军，越南人利用包围圈将法军团团围住，避免他们逃跑，于是这次战役变成了消耗战，法国人出不去，越南人进不来。法国人感到了疲惫和无奈，他们无法突围，只能防守，他们指望着越南

人也会一样疲惫。但他们错了。

越南人之所以围而不打，是因为他们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火炮运到这里。一旦火炮组装完毕，实力的对比瞬间发生了巨变。

从1954年3月开始，越南人开始对法军阵地狂轰滥炸，数百门大炮吐着火舌将一枚枚炮弹弹射到小坝子里。为了救援，法国人空投了更多的兵力，却只是让更多的人进入了绞肉机。

战役又持续了两个月，之后，风流的卡斯特里将军不得不投降了。他所使用的暗堡至今仍然保留着，供法国人前来凭吊。

如今，在奠边府还可以看到被击毁的坦克、火炮，以及各种武器的碎片。战争过后，这里如同一个巨大的战争垃圾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铁片，即便到现在，仍然有迹可循。

这次战役之后，法国人已经认定印度支那守不住了。之前在日内瓦，印度支那各国与法国人举行着艰难的谈判，但战役之后，谈判变得非常顺利，不仅越南将会取得独立，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也正式通过文件的形式确立下来。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荡然无存。

电影《印度支那》还有一个短短的尾巴：1954年，法国和越南在日内瓦举行谈判的时候，卡米尔也是越南代表团成员之一，艾莉亚娜带着卡米尔的儿子出现在日内瓦，希望能让孩子见母亲一面。但他们没有见到彼此，儿子回避了信仰共产主义的母亲，对于新一代的他来说，他的家是法国，当年的印度支那对于他只是一场梦而已。

第二十五章　当正义让位给权谋

当我到达溪生的机场时，耳朵里听着“西蒙和加芬克尔”组合的Scarborough Fare（《斯卡堡集市》）。

不过，所谓溪生的机场只不过是个历史名词，1968年，机场就已经被废弃，这里如今只是一片长满了含羞草的空地，在空地上摆放着几架旧飞机，保留着几处掩体，以及新建了一座博物馆。

溪生也许是世界上最适合听Scarborough Fare的地方。当西蒙和加芬克尔写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除了人们熟知的主旋律，还包括了一首叫作The Side of a Hill的副歌。在两人合唱的版本中，保罗·西蒙负责演唱主歌，在歌声中，一位青年嘱咐他的朋友，如果要去他的家乡，就帮助他找到一位姑娘，那位姑娘曾经是他的爱人。他希望曾经的爱人为他准备好土地和花束。

如果仅仅听旋律优美舒缓的主歌，人们还很难听出其中的反战色彩，但当把加芬克尔的副歌叠加上去，却突然能让人产生心颤的感觉。副歌中唱道："猩红的弹雨中战地钟声敲响，将军命令士兵们去杀戮，为的却是他们早已遗忘的理由。"

这时人们才想到，主歌里的那位青年是一位战士，他是让战友为他捎话，让曾经的女友为他准备墓地——

这或许是当年一代美国大兵的心声，他们在越南战场上厮杀，却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可不管知不知道，他们却已经置身于世界上最恐怖的战场。

溪生在西方的知名度远大于东方，因为这里曾经是地狱的代名词。1968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集大军将溪生的机场团团围住，美国人立即意识到，这里可能会成为又一个奠边府，于是竭尽全力守卫机场。

与歌词中类似的是，溪生的机场也位于一座小山上，它的四周是更高大的山峰，而这座小山的山脊上却有一片平坦的土地，适合建造机场。越南军队占领了周围更高的山头，利用火炮对机场进行打击。美国人则利用空中优势，出动飞机对越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他们下

定决心不重蹈法国人的覆辙。

在溪生战场的遗址，我碰到了一个只有四位游客的小旅行团，游客包括两位丹麦人、一位荷兰人和一位菲律宾姑娘。越南导游说着标准的英语介绍着战场的情况，并隐隐地透露着越南人特有的骄傲——他们打败了法国人，又打败了美国人。在越南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这种越南的骄傲。

我曾想，在数百年之后，越南人还会像今天这样纪念胡志明吗？答案是：还会。也许以后意识形态会发生大变动，但胡志明仍将会以民族英雄的形象被越南人所熟记。他领导的抵抗异族的斗争对越南民族的激励作用，对于越南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导游指着展览馆里的地图告诉我，溪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距离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DMZ，即停火线）非常近，当时整条停火线都已经成了敏感地带，在这里驻扎重兵是可以理解的。

但它的意义并不仅于此。更大的意义在于：溪生位于停火线的西部山区，而西部山区正是那条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所在地。

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打击越南共和国的最主要方法，就是派遣武装人员、携带各种武器，顺着西部的山地和丛林悄悄地潜入停火线以南，再从山区下到靠海的平原地带，在南越控制的各个地方展开破坏行动。他们白天放置炸弹、暗杀，夜里明着袭击军事目标，即便是最南部的南越首都西贡（胡志明市）都无法逃脱威胁。

更令美国人无可奈何的是，胡志明小道不仅在越南境内，还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由于老挝和柬埔寨的政府无力阻止越共游击队的渗透，只能听之任之，而美军想出动正规部队越境进行打击，又会触犯国际法，使得越南共和国政权举步维艰。

溪生机场恰好位于胡志明小道附近，从这里出发的飞机能够对西部山地和丛林进行轰炸，从而破坏胡志明小道，对于美军来说，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则意味着它是游击队员们的一大威胁。

在如今长满了含羞草的土地上，当年曾经充斥着美国大兵，他们忙碌地运送着武器，或者躲避着敌军的炮弹，然而如今这一切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堆堆的炮弹壳，以及几架旧飞机。有的飞机已经散了架，或许是当年被摧毁的，如今仍然摆在原地任凭风吹雨打。

当年的跑道也变成了一条浅浅的痕迹，如果不是导游的指点，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这是一条跑道。在跑道的边上，几个当年美国人使用的掩体里布满了水坑，我们在水坑间行走时，需要来回地跳着。只有在弹坑里的时候，才仿佛又听到了当年越军进攻时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

战役的结果对于越军不利：这里没有成为另一个奠边府，美国人拥有着更先进的装备，也有着死守的决心，反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占领的山头遭到了美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而溃散了。如果仅仅就一次局部的战役而言，越军失败了。

但奇迹却在越军撤离后发生。当越南人退兵之后，胜利的美国士兵们不仅没有加强修筑工事，反而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也打包撤离了。溪生这个阵地在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取胜利之后，竟然被放弃了。

美国人认为：虽然保住了阵地，但由于跑道遭受火力破坏严重，已经没有了价值，所以决定撤离。而在越南人看来，美国人则是通过这次战役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害怕而逃走了。

事后，人们回顾起溪生战役来，却发现意义还不止于此。

首先，这里真的是一次未实现的奠边府大捷吗？后来的情报显示，溪生战役实际上只是一次佯攻，当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正在准备一场全面的“春节攻势”，在攻势开始前进行了一系列佯攻，溪生就属于佯攻的一部分。当美军因为害怕奠边府战役再次上演而集重兵于溪生的时候，越军却在东部沿海地带集结了重兵，并在1968年春节期间开始了著名的春节攻势。

当我漫步在越南东部的顺化城时，总是试图寻找当年顺化被摧毁的痕迹。在春季攻势中，顺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攻打的重点城市之一，曾经出现过几次易手，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尸体和残砖断瓦混合在一起，使得这个皇朝的故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劫难。

如今的顺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当初的废墟也已经被修复，能够找到当年痕迹的，只有博物馆里的武器，以及留在老一代人记忆里的恐惧。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春季攻势也失败了，他们有数万人的伤亡。但溪生战役的干扰行动却是成功的，如今谈起越南战争，美军首先谈到的不是春节攻势，而是溪生战役。

溪生战役使得美国人认识到越共有多强大。即便越共被打退，但当他们出现在四面八方，如同无处不在时，给人的震撼感却无法消除。当媒体在一次次渲染着美军的几千人伤亡时，美国人也意识到政府在欺骗他们。美国政府总是试图让美国人相信，越南发生的一切都是小菜一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搞定。但这样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

从这个角度，甚至有人认为，溪生战役（与春节攻势）实际上是越南战争的转折点，战役之后，美军的伤亡造成了民众的觉醒，进而逼迫政府不得不退出这场无法获胜的战争。

这也是第一次，美国民众开始大规模质疑政府的军事行动，他们

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对政府的信任感被彻底摧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参与的历次战争往往都有争议性。朝鲜战争争议还相对较少，但到了越战时期，则充满了游行、抵制和批评，直到现在，关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争论仍然存在。

在苏联的阿富汗战争时期，美军虽然没有参加，却在背地里支持阿富汗的反抗势力，而这些反抗势力有一些成了塔利班的源头。至于21世纪的战争，不管是进军阿富汗还是进军伊拉克，都让美国人感到焦头烂额，一方面陷入道义上的争论，另一方面，当地的恐怖主义抬头造成了美军大量的伤亡。这些战争仿佛是另一种形式的越战，对它们的争论也注定还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争论？或许其根源在于二战之后美国全球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战之前，由于世界对于德国的挑衅采取了姑息政策，造成纳粹德国得寸进尺，越来越肆无忌惮，终于酿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大战。于是，人们意识到，对于流氓政权，决不能等它坐大，而是必须在一开始就加以防范。

但这个简单的想法后来则矫枉过正，变成了另一种极端思想：只要目标正确，一切手段都是可行的。具体来说，由于美国将东方阵营视为自由世界的主要威胁，那么，只要能防止共产党掌权，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这些手段包括暗杀、局部战争，也包括扶持敌对政权、大规模间谍活动，后来更是发展到不惜针对平民进行袭击。

可以说，二战之后美国的地下外交政策主动把自己刻画成了“高尚的流氓”，无恶不作却又品德高尚。

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时候，他们的手段会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恨，从而更加倒向东方阵营。

而他们扶持独裁者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也没有奏效，因为独裁者首先考虑的不是防范共产主义，而是坐稳江山和捞钱，他们更倾向于镇压自己辖区内的平民，最终彻底丧失人心，让人民不得不向共产党靠拢。这种循环式的悲剧不是防范东方，而是把对手保送上台了。在越南、柬埔寨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古巴的卡斯特罗也不停地嘲笑着美国人的幼稚。

在越南，法国人撤出后，美国人迅速填补了法国人留下的真空。根据《日内瓦协定》，越南在北纬17度线附近分成了南北两部分，这两部分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合而为一。然而，当胡志明建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更有可能在统一选举中获胜时，西方开始怀疑两越统一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美国认为，与其让越南统一变成共产党国家，不如保持分裂状态。历史上，越南的南北分离也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状态，从古代就有越南和占婆的南北对峙，后黎朝又有郑氏和阮氏的对峙，在法国时期，更是把越南分成了三部分，二战之后的分裂只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而已。

美国对于自己扶持的越南共和国政权的性质也没有在意。

越南共和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民主制的一些特征，但在吴庭艳的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独裁和腐败的政府，没有人能够约束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总统家族的权力。美国支持吴庭艳，相当于将自己的声誉与独裁者绑在一起，从而失去了普通越南人的好感。到了后期，当普通越南人开始反抗吴庭艳时，美国人在越南人的眼里就成了帮凶。

美国人不择手段轰炸平民的做法也成了“目的先于手段”的典型表现。当他们坚持自己的目标是正义和高尚之时，他们的手却已经被越南人的鲜血玷污了。

胡志明市（西贡）的战争罪证博物馆是个有趣的地方，这是一个

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所在，美国人在博物馆里继续被丑化成入侵者和流氓，在越南的社会中，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退居了次席，可是在博物馆里仍然是主流。

但这个博物馆又吸引了大量的西方游客，包括许多的美国游客。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缅怀那些死去的人们。在他们的眼里，人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本身，成了最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里展出了大量关于橙剂的证据。美国人为了对付胡志明小道上向南渗透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士兵，向西部的山区喷洒了大量的橙剂。这种由孟山都公司制造的落叶剂可以让树木的叶子完全脱落，从而使丛林中的敌人暴露。然而，橙剂中含有的二恶英成分却是一种对人体十分有害的物质，直到战后许多年，越南仍然有无数橙剂引发的畸形婴儿诞生。

在我游览占婆的圣地美山时，导游告诉我们，在美山的附近也有许多地方遭受了橙剂的危害，树木全部枯死，畸形婴儿比例很高。除了橙剂之外，当地还有着大量的炸弹遗留，即便到了现在，走进许多深山之中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在老挝的石缸平原上，美军的炸弹甚至是当地人谋生的手段。他们把飞机的副油箱当作船使用，把炸弹壳上的铝打磨成筷子、勺子和叉子出售给旅行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他们仍然需要依靠这些来解决生存问题。

在战争罪证博物馆的三楼，有一座著名的雕塑叫“母亲”，是用炮弹碎片粘合成越南妇女的形象。不，那不是一个女人，那更像是一具骷髅，根根的肋骨和空洞的眼窝将一位母亲的绝望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样是在博物馆的三楼，还有一面墙是为美莱村（My　Lai）而设。美莱大屠杀，已经成了越南战争中一个巨大的污点，让美国人不

管如何标榜正义，都无法将自己从罪恶中洗脱出来。

美莱事件同样发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春节攻势期间。

1968年3月16日，美军在广义省美莱村袭击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通过浴血奋战，他们一共杀害了128名越共士兵。

这件事经过宣扬后，成了美军在战争中的一项重要战绩，并得到了美国军方高层的表彰。

然而，时过不久，突然有质疑的声音提到在美莱村时，美军不仅杀害了越共士兵，还屠杀了大量的平民。于是美国军方对此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除了消灭128名士兵之外，还误伤了22名平民。

在战争中误伤平民是常有的事情，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越南平民死亡是可以被歼敌消息掩盖的。

但此时，突然从执行美莱任务的美军第11轻步兵旅第20志愿步兵团第1营的C连内部也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根据这个声音，美军杀死的全都是平民，即便把疑似分子算上，能够称得上越共的也不会超过三四人！一共有500多名平民死于美军的屠杀！

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后，人们通过复盘才了解到士兵在战场上可以冷酷和机械到什么地步。

3月16日，C连接受任务向美莱村挺进。根据情报，这里驻扎着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个营的军队，美军打算趁早上当地人都出去赶集的时候，将还留在村子里的越军全部围歼。据说曾经有命令要求将村子里的人都杀死，又据说没有这个命令，但不管事实如何，士兵们带着忐忑和兴奋进入了美莱村。

他们没有想到，由于情报出错，美莱村里并没有所谓的越共士兵，而村民们也不可能全家出动去赶集。显然，美国人由于不了解东方的风俗，经常会用想当然的方式来理解当地的情况，实际上，即便再热闹的集市也会有人留守家中。

于是，当美国士兵到达美莱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战前的紧张气息，而是看到一个热闹的小村子，人们按照着似乎从未改变的方式生活着、玩耍着，憧憬着今天和下一天，以及未来更久远的时光。但他们已经见不到未来了。

面对着众多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显然手无寸铁、不是越共，士兵们会根据眼前看到的一切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

不会。他们以执行命令为借口开始了屠杀。那冷冰冰的命令（这个命令还不一定存在）让士兵们对眼前活生生的生活气息视若无睹，他们先是对“可疑分子”开枪，接着对一切人员开枪，最后，又决定将一切活着的生物全部杀死。老人和孩子被他们赶到村子的中央。请记住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的名字，这个屠杀最起劲的军官下达了命令，于是士兵们纷纷射击，将老人和孩子枪杀——他们被战报粉饰成了游击队员。

士兵们不仅屠杀一切，还焚烧了一切，房屋、生活用品、粮食都统统付之一炬，以防止这个村庄死灰复燃。

更奇特的是，美国人在屠杀的时候，竟然还有摄影师跟着。摄影师罗纳德·西伯尔（Ronald Heaberle）负责随军拍摄，他用相机记录了美军的辉煌胜利。但他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另一面，哭泣的孩子、挣扎的母亲，他拍摄的时候，这些人还都活着，但当他一转身，身后传来的枪声告诉他，那些刚才还扭曲挣扎的人已经变成了尸体。

在美军士兵中，也有人学会了自己动脑筋，抵制军官们荒唐的命令。迈克尔·本哈德中士（Sergeant Michael Bernhardt）抵制了上司

的命令，并在事后揭发美莱村发生的一切。他遭到了威胁，甚至被美国人骂成叛国贼。在战争时期，一切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好人成了坏人，而残暴者成了英雄。

在美军进行屠杀的时候，美军一架侦察直升机到达了此处，驾驶飞机的是美军飞行员休·汤普森（Hugh Thompson）和他的两位同事格林·安德烈欧塔（Glenn Andreotta）、劳伦斯·柯本（Lawrence Colburn）。当他们在美莱村的上空看到下面有大量的死亡平民时，连忙下降探查究竟。他们发现在一条沟里还有活人，连忙降落前去询问情况。这时，他们遇到了威廉·凯利，汤普森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凯利回答，一切都是执行命令，请他们离开。

当飞行员们回到直升机时，美国士兵将沟里还没有死去的人们全部屠杀。

愤怒的汤普森命令将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了地面上的美军士兵，并宣布，只要他们再敢开枪屠杀平民，他将直接开枪。



曼谷的佛塔。据称，泰国现在的国王拉玛九世曾经在这个寺庙出家。



柚木行宫。由拉玛五世建立。



柚木行宫顶部存放舍利的场所。



金山寺。建立在一座独立小山头上的寺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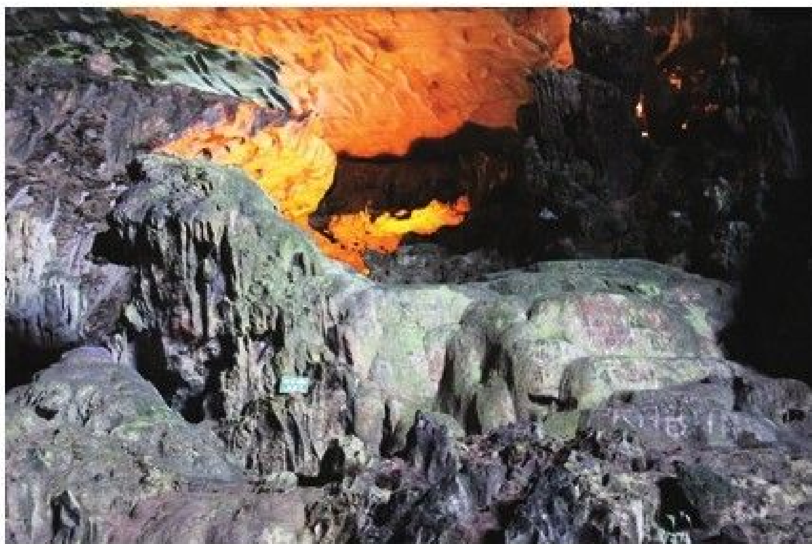
曼谷的宫殿和寺庙群。



曼谷塔。象征着曼谷城市的建立。



越南下龙湾，渔民的小船。



狮子岩。抗法时期，越共领袖们曾经利用溶洞作为休息办公的场所。



下龙湾黄昏。



斗鸡石。下龙湾的标识。



溪生战场上美军撤离时遗留的装备。



溪生战场全景。越共在周围的山上，美军占领着机场。



成为一堆废铁的美军直升机。或许象征了美军在越南的遭遇。



《母亲》，战争罪证博物馆中最著名的雕塑。由炮弹的碎片焊接而成。



美莱村大屠杀纪念墙。许多人在被摄影师记录下之后，随即遭到枪杀。



缅甸仰光大金塔的大门。



通往金塔的道路。

事后，汤普森将美莱村的情况如实向上级反映。他受到了另一些人的指责，声称他才是美莱屠杀中唯一的罪犯。三位飞行员也因此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事后很久，人们才越来越理解了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维护了美军的声誉，若非他们的努力，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将更加耻辱。

对于罪犯们的调查和审判结果，唯一被判刑的是美军中尉威廉·凯利，他被判无期徒刑，然而很快，尼克松总统将他的刑罚改为在家监禁3年半。一个美国人3年半的刑期与数百越南人的死亡是等价的，这就是美军的价值观。

美国遇到了与世界上许多殖民帝国相同的困境：他们的制度更优越，法律更加文明，如果能将他们的法律和制度移植到落后地区去，将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但由于人种之间的不尊重，加上手段不能

满足目标，不仅使得更加文明的制度名声扫地，还逼迫着殖民地向更加暴虐和集权化靠拢。

在所有描写东南亚的电影中，根据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改编的同名电影是经常受到忽视，却又非常优秀的作品。

这部作品以一个英国记者的眼光写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初期的历史。格林以写充满异域风情的政治小说见长，他从根子上是一个疯狂的旅行者，却能够将他的旅行变成小说呈献给读者。当年奥威尔也因为在缅甸生活而写了《缅甸岁月》，但奥威尔作为旅行小说家并不成功，反而是他的政治寓言小说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品。相对于奥威尔而言，格林的异域风情小说显得更加成功。

在《沉静的美国人》中，格林描写了一位英国的老记者，他自认为看透了世界，再没有什么追求，唯一值得留恋的，是他遇到的一个越南姑娘凤儿。与《印度支那》中更加单纯的越南姑娘卡米尔相比，格林眼中的跨国恋情已经从爱退化成了相互需要，凤儿之所以选择一个英国的老男人，只是因为她需要钱和稳定的生活，而老记者选择凤儿，更多是对于女色的迷恋。他们只是相互需要对方，而不是所谓的爱情。

就在这时，一个更加有魅力的美国人出现了。他风度翩翩，深深地爱上了凤儿，年老的英国男人试图维护自己的战利品，却无力做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美国人带着凤儿离开。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人啊！他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为之心动，他爱凤儿，也喜欢越南，他坚信自己做的一切是对越南人有利的，并想帮助越南摆脱“越共的威胁”，但他的手段却是暗杀、炸弹、制造恐怖，再将责任推给越共。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却有着卑鄙的手段。这或许就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之初的真实写照。

当这个有魅力的美国人被暗杀时，格林的书似乎已经预言了美国人在越南的结局。

1973年，美国与越南各方签署《巴黎协定》，当年美军撤出了越南。两年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起了对越南共和国最后的攻势，统一了越南，并改西贡为胡志明市。美国人试图避免越共控制全越，但他们的作为却间接帮助了越共。

如今，在胡志明市，当年的总统府已经成了博物馆。在总统府的院子里展出着当年首先进入总统府的坦克，府邸的几乎所有陈设都保持了原样。在府邸的地下室是众多的通信设备，以及躲避空袭的地下室系统，在地面上，则是各种复杂的会议厅、戏院和办公室，曾经的越南共和国总统们就生活在这奢侈之中。

但从总统府出来，就立即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氛围。如今越南比中国更为有利之处，在于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几乎都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而在越南，从1975年到改革开放的1986年，其间只相隔了11年，许多人还没有适应公有制的生活，就又回到了私有化的浪潮之中。特别在南方如胡志明市这样的城市中，保留了更多的市场化元素。

在这里，越南人可以自由地在街道上做买卖，而在居民区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点小买卖来服务邻里，越南的第三产业比起中国来要更加繁荣，经济结构也更加合理。

当然，越南也有着无数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自然是它拥有一个集权式的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在努力做着改变，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还远远不够。

但毕竟，这个好不容易摆脱了战争的民族已经利用和平的机会开始了高速发展，相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众多战乱相比，和平如此宝贵，才更使人珍惜。

尾声　今天的中南半岛

在越南的西宁（Tay Ninh），耸立着一座蔚为壮观的大庙。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宗教显得极其古怪。如果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流传到现在，也许会和这种叫高台教（Cao　Dai）的宗教有类似之处。

拜上帝教借鉴了基督教，洪秀全自称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而发端于越南的高台教却试图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统一起来。

在寺庙的正中，是他们崇拜的高台神，神的形象是一个框在三角形中的巨眼，如果你有一张1美元的钞票，你会发现钞票上也有一个与寺庙中如出一辙的符号。高台教认为，除了这位高台神之外，世界上其他的神或者圣人，都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在寺中还供奉着一系列的排位，三教五道[33]占据了较高的位置（孔子、姜尚、耶稣、老子、佛陀），而低处还供奉着观世音、李白、关公、牛顿、雨果、莎士比亚、丘吉尔、孙中山和克列蒙梭（一战时的法国总理）。

参观高台教的寺庙也仿佛是一场奇异之旅。那是一座如同教堂一般的巨型建筑，带着两个罗曼式的塔楼。寺庙内的景象更令人震惊，在大厅里两排装饰华丽的蟠龙柱上，巨大的龙头怒视着参观者，令人在盛夏中也能感到一股寒气。大厅的前室有一个小小的壁画，上面画着孙中山、雨果和越南诗人阮秉谦，号称三圣。

大厅里不间断地举行着仪式，穿着红色、黄色、蓝色长袍的道长们如同从古代传说中跳出来一般，透着仙风道骨，他们引领着人们祈祷，钟磬之声叮咚作响，仿佛终南山上神圣又悦耳的音乐。

高台教给人以和平的形象，但如果深入了解，就发现它的牙齿是武装的，并非像其形象一样柔弱，实际上，任何一种东亚民间宗教都带有武装成分。它是一种宗教，也代表了一种组织和生活方式，并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使命。这个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宗教团体最初是作为地方自治势力出现的，得到了法国人的首肯。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法国人的衰弱，高台教越来越成了一种军事力量，他们最初反对越南共和国，后来则反对越共，任何试图干涉他们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冒犯。

1975年，越共统一了全越，高台教也受到了限制，政府希望它变得无害却又代表着“多样性”。

越南重新回归市场经济之后，在政治上也有所放松，高台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潮后，又再次活跃起来。这次不是政府希望的“多样性”，而是民间自发的信仰回归。在去往西宁的路上，和我同乘汽车去寺庙的人中，有被炸掉了手指的老年人、质朴的中年妇女，也有一些年轻人。除了西宁的祖寺之外，在路边还可以看到许多小的寺庙建筑，可见高台教在这个区域的盛行。

不仅是高台教，随着越南的政治宽松，佛教、基督教等传统宗教也都经历了回潮期，在胡志明市的居民区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供奉一尊佛像或者菩萨，显示出民间信仰的旺盛。

在柬埔寨的金边。一位叫作云姆·波帕（Yorm　Bopha）的女士正在监狱中写作歌词。她是金边备受欢迎的歌手，只有29岁，却因为保卫自己的财产权而被关进了监狱。

在金边，有一个对于背包客来说非常著名的地方，叫作“湖边”，这里在金边市西北的郊区，距离老火车站和著名的市内塔山都不远，曾经是背包客最喜欢、最便宜的居住地之一。

然而，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正面临着一次危机：一位国会议员投资

的开发公司看上了这片土地，开发商想出了种种手段逼迫居民把土地交出来。这里的居民已经组织了无数次的抗议活动，带头反抗的，就是年轻的女歌手波帕，这位身材瘦弱的女子成了弱者们心中的女神。

和缅甸的昂山素季不同，波帕没有一个英国教授做丈夫，她的反抗也无法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甚至他们的反抗都是孤立的，没有上升到政治高度，只是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

于是，对波帕的迫害活动展开了，在一场蓄意的事件过后，她被警察逮捕了。对她的指控是：她与别人一起对两位摩托车司机实行了暴力。虽然后来证明两位司机喝了酒，但法官还是决定采纳酒鬼们的证词，而置波帕和其他人的证词于不顾，痛快淋漓地判了她三年监禁。

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已经身陷囹圄的波帕仍然顽强地将自己的声音传出了监狱的高墙，她在监狱里坚持写歌，并让探望自己的丈夫带出来，于是，她的歌成了反抗的象征。当湖边地区的人们反抗暴力时，人们会边走边唱那首名为《生命就像笼中鸟》的歌曲：

我想错了，我以为社会会有公正……人们受难和哭泣，因为当权者有一颗冷酷的心。为了给孩子留下点什么，人们奋力去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家……但是，殴打、逮捕和监禁，却让我们痛哭几近死亡。谁能为穷苦的人们解决问题？还是让他们等待到绝望？另一首歌的名字叫《何时能自由》，歌中唱道：

欢笑的日子变成痛苦，冷酷的老爷们毫无怜悯之心。在湖边曾经有舒适的生活，可那是在把我们赶走之前，他们说这个世界发展了，可为什么，那些穷人们却看不出任何改变？老爷们，请告诉人们院何时能自由？还是让那些爱美元的人们喝我们的血？还有一首歌叫《心痛不公正》。歌里唱道：

我想尽力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但是我太穷，又没有官衔所以

我被侵害。老爷们哪，请帮助饥寒交迫的我们获得自由吧！柬埔寨的发展带有非常典型的急功近利特征，当地的政府官员和议员联合房地产开发商，借发展之名驱赶着人们，企图掠夺土地。这样的开发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对弱者的侵犯，并最终发展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和社会风险。

对于柬埔寨来说，好的方面是，政府允许像波帕这样的人发出声音，也允许媒体对她进行一定的报道，不是一味地封杀。坏的方面是，政治和商人勾结起来，如果不加以防范，则会越陷越深，最终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柬埔寨虽然摆脱了内战，但它通向繁荣的道路仍然曲折漫长，充满了急功近利的诱惑和陷阱。

据说，当游行的人们唱着波帕的歌曲走在街头的时候，警官让下属对示威群众进行武力威胁，但是，警察们听懂了歌词的内容，他们拒绝执行长官的命令。这或许给人以希望，让我们相信未来。

在泰国清迈府宗通县（Chom　Thong），我误打误撞进了一家寺庙禅修了7天，却找到了久违的宁静。

我去宗通寺最初的目的是去见一位在越南遇到过的朋友。

当我从柬埔寨到达泰国后，听说他在泰国的一座寺庙禅修，于是前往寺庙见他一面，希望能把酒言欢。

然而到达寺庙后，来自台湾的女师父善愓雅尼接待了我，告知朋友在寺庙禅修，不能会客。唯一能够见他的方法，是我也在寺庙禅修一段时间，这样就能在禅修室内见到朋友。

当然，饮酒是不被允许的，不管怎样我必须打消把酒言欢的念头。

于是，我这个偶然来到宗通寺的无神论者在善惕雅尼师父的指导下，禅修了7天。

出乎我的意料，在这里，我见到了另外一个泰国。当旅行者匆匆来到曼谷、清迈、普吉、芭提雅，他们获得的印象是“泰国是一个有着美丽海滩、众多佛寺，充满了诱惑的地方”，但寺庙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泰国社会最好的窗口。在这儿，我才知道，泰国虽然是东南亚最西化的地方，却也是将佛教慈善传统保持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寺庙在泰国社会中意味着什么？

一座寺庙就是一所慈善机构，富人们把钱捐献给寺庙，再由僧人们免费施舍给穷人。泰国人有着乐天知命的性格，乡间的人们大都拥有着永久产权的土地和房屋，有了多余的钱再买辆汽车，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这片慷慨富裕的国度。再有了多余的钱，人们就贡献给寺庙，通过这个慈善机构转移给更需要的穷人。

一座寺庙还是一所大学。佛教的知识系统庞杂精深，更加上佛寺内还传授医学等实用知识，即便西式教育成为主流的今天，泰国人仍然有到佛寺短期修行的传统，甚至连王室子弟在青年时都会进入佛寺。现任国王拉玛九世青年时就曾在曼谷出家。宗通寺除了我们这些带发的禅修者，还有许多外寺的僧人，他们如同是现代大学里的访问学者，来到寺内只是为了学习一两门佛教经典，学习完毕通过了结业答辩，就会奔向下一个寺庙学习新的知识。

在禅修时，处处能够体会到泰国人的友好和宁静。每一位寺庙中的人都保持着微笑和开朗的心境，时时做好帮助别人的打算。他们温和而不偏激，从不强迫不信佛教的人接受教义，也不拒绝任何人前来聆听，修行是自己的事，一切随缘。当泰国人把这种心态带到生活之中时，佛教社会特有的谦恭与温和就形成了。

除了善惕雅尼师父之外，我还认识了一位中国大陆来的短期出家

僧，以及几位去过中国、会说汉语的僧人。他们带我参加晚课，请我去舍利塔练习禅静，成了我最好的向导。一位在同一禅修室的老妇人看到我的裤子过紧，坐禅不方便，立即送给我一条更加宽松的裤子。每天吃饭时，总有人拿着好吃的在桌间布施，不管认识不认识，均相逢一笑，将食品留在桌上。

整个过程不言一语，却尽显友善之情。

在缅甸的仰光，我碰到了几位韩国的大学生。他们受一家韩语学校的邀请，到仰光与学校的学生们进行交流。经过他们的允许后，我观摩了他们的交流活动。

由于缅甸政府的改革开放，除了众多的商人们纷纷赶往缅甸寻找商机之外，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也迅速展开。

缅甸学生大约去了三四十人，他们都是韩语学校的学生。

就像当年中国刚刚开放时一样，人们对外部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唯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最流行的仍然是军装和蓝布衣裳，而在教室里的青年人却早与国际接轨，穿上了牛仔裤和T恤衫。

韩国的学生们买了饮料与学生们分享着，他们交流的题目也是五花八门。韩国青年的题目大多是和生活相关，比如缅甸人如何看待外面的世界，他们对家庭的态度如何，他们是否愿意要孩子；而缅甸青年则希望了解外部人怎么看待缅甸的改革，以及怎么评价如今的政府。他们的交流没有任何禁区，缅甸的青年们虽然显得稚嫩，却有足够的自信。

一位韩国青年交替说着韩语和英语，使得每个人都能了解他说的话，现场唯一了解不全的是我，因为我不会韩语。我多么希望在中文学校里也有这样的活动，让缅甸青年对这个地域广大的北方邻居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丰富多彩的民间活动开展起来，才能摆脱两

个政府笨拙臃肿的形象，当然，这样的交流还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一家缅甸的超市里，我查看着货架上的商品。这里仿佛是万国博览会现场，日韩的电器和化妆品，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休闲食品，印度的日用品，中国的小商品和小家电，夹杂着一些美国和欧洲货，都出现在了缅甸人的面前，而缅甸本国生产的，在整个商店里却不超过20%——这还是一个高估的数字。缅甸的商品往往只是原材料或最简单的加工品，稍微复杂一点就要依靠进口。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这里的许多商品在未来都可能被本国货替代掉。这个过程或许会比人们预料得更久，因为缅甸仍然处于传统商业阶段，没有产生出现代工业化的需求。但最终，我们会看到结果。

老挝仍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慵懒的国度。那儿的商品也和缅甸一样，大部分来自国外，甚至依赖进口的比例更高，但老挝人似乎并不在意，也没有办法，他们的人口实在太少了，不到700万，赶不上中国的一个大城市。

老挝的地域广大，资源也充足，养活这一点人口并不费事儿，人们也自然而然养成了懒散的生活态度。

在老挝的餐馆里吃饭，即便点一个最简单的菜，也需要等上半天，哪怕馆子里是空的，没有其他客人，等待时间也无法减少。我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在万荣（Vang Vieng）时专门找了一家街边店，能看见老板娘准备食品。我点了一份炒饭，她只有我一个客人。依靠这种近距离观察，我可以使自己的好奇心得到满足。

只见她先费了半天劲找了一块肉出来，每切一片下来都要花10秒钟，大概每切一片心里都在盘算切下来的是否已经够多了。切了5片之后，她开始慢慢吞吞地把5片肉切成更小的肉丁，可切了一半，又觉得肉少了，于是又切了两片下来，继续切丁。

之后是切豆角、白菜，都花了超乎想象的时间。等这些东西都准备完了，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了。如果是在中国或者泰国，炒饭这时早该上桌了。

但可爱的老板娘还在挣扎着，她开始找油，花了点工夫才找到油，点上火，把油倒在锅里，突然发现米饭还没有拿，然后又得花半分钟去找电饭煲里的米饭，找碗，把米饭装到碗里。装完之后，她突然又觉得没有装够，最后决定把电饭煲拿到炒锅那儿去。这时候炒锅里的油已经开始冒烟了。

可她刚准备炒饭，发现鸡蛋忘拿了，又花了好久去拿鸡蛋。她找什么都需要花时间，因为要找的东西她一定不知道放哪儿了。

等把菜、肉和米饭都倒进锅里，找酱油又花了不少时间。

这时候来了个客人，她去照顾了一下，把铲子交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不知道该做什么，只能装模作样地翻腾一下。

两分钟后等她回来，突然记起来应该给我倒水，于是叫她孩子给我倒水，她孩子慢慢吞吞跟她一样，倒水花了三分钟。

这时候，她突然又觉得肉不够，又跑去切了两片肉，再切丁，撒到锅里。我感激地望着她又放一次肉。但这意味着又要多炒一会儿，等待着新的肉变熟。

又等了一会儿，好不容易等到了关火时间，我以为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谁知她又花工夫去找盘子。等把盘子拿到锅边，她突然又花了半分钟去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碗，把炒饭先放到碗里，再扣到盘子里。

我以为这次终于好了。可她又花了好久找了根黄瓜出来，给黄瓜削皮花了两分钟，然后切片。又摸出个柠檬，切一半放盘子里。又磨磨蹭蹭给我倒了一碗水，花了很久切了几片香菜叶子，放了点盐，算是汤。这才一块端上来。

为了一碗炒饭，整个过程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按照一天工作8小时计算，她大概可以做16份炒饭。

但这份饭的味道却出乎意料的好吃，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到底她的哪道工序让炒饭增加了滋味？

今天，这五个国家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它们的政治制度各异、生活方式不同，唯一能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宗教，除了越南之外四个国家都信仰南传佛教。

从整体历史上看，这个地区已经进入了最好的时代之一，战争已经远离了大部分地区，与战争频仍的半个世纪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和平的日子。

一直保持独立的泰国已经进入了较为富裕国家的行列，经过了惨烈战争的越南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战争和动荡曾经让柬埔寨损失了数百万人口，但毕竟战争已经结束，和平时代的柬埔寨人虽然还带着战争的记忆，但他们已经开始在努力建设一个民主的政权。老挝政府已经逐渐承认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对于人民生活的干预越来越少。缅甸则正经历着最深刻的政治改革，虽然前景仍不会一帆风顺，但它正在努力走出经济停滞，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读者诸君，当你们读书至此，请记住，历史的价值不是让人愤恨，而是为了更加理解此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当下，热爱生活，为了兴趣而努力，才能走出历史的覆辙。

附录一　中南半岛五国旅行地列表

Vietnam　越南

1. Lao Cai　老街
2. Sapa　沙巴
3. Lai Chau　莱州
4. Dien Bien Phu　奠边府
5. Hanoi　河内
6. Co Loa Citadel　古螺古城
7. Con Son　昆山
8. Halong Bay　下龙湾
9. Cat Ba Island　吉婆岛
10. Haiphong　海防
11. Ninh Binh　宁平
12. Hoa Lu　华闾古都
13. Dong Ha　东河
14. Khe Sanh Combat Base　溪生战场

15. Hue　顺化

16. Danang　岘港

17. Hoi An　会安

18. My Son　美山

19. Nha Trang　芽庄

20. Mui Ne Beach　美奈海滩

21. HCMC　胡志明市（西贡）

22. Tay Ninh　西宁

Cambodia　柬埔寨

1. Takeo　茶胶

2. Angkor Borei & Phnom Da　昂戈博雷和达山

3. Phnom Penh　金边

4. Kampong Thom　磅同

5. Sambor Prei Kuk　三波坡雷古

6. Siem Reap　暹粒

7. Sisophon　诗梳风

8. Poipet　波贝

Thailand　泰国

1. Aranyaprathet　阿兰雅普拉特

2. Bangkok　曼谷

3. Ayuthaya　阿瑜陀耶（大城）

4. Lopburi　华富里

5. Kamphaeng Phet　甘烹碧

6. Sukhothai　素可泰

7. Chiang Mai　清迈

8. Chom Thong　宗通

9. Chiang Rai　清莱

10. Chiang Saen　清盛（景线）

11. Khon Kaen　孔敬

12. Udon Thani　乌隆府

13. Ban Chiang　班清

14. Nakhon Ratchasima（Khorat）那空叻差是玛（呵叻）

15. Nang Rong　南隆

16. Phanom Rung　帕侬隆

17. Phimai　披迈

18. Surat Thani　素叻他尼

19. Phuket　普吉

20. Hat Yai　合艾

21. Songkhla　宋卡

22. Chumphon　春蓬

23. Ratchapuri　叻差浦里

24. Nakhon Pathon　佛统

25. Ubon Ratchathani　乌汶

Myanmar　缅甸

1. Yangon　仰光

2. Bago　勃固

3. Taungoo　东吁

4. Nei Phi Daw　内比都

5. Phynmana　品米纳

6. Mandalay　曼德勒

7. Nyaung U　娘乌

8. Pyay　卑谬

9. Thayekhittaya　塔耶基塔亚

Laos 老挝

1. Vang Tao 万涛
2. Pakse 巴色
3. Champasak 占巴塞
4. Vientiane 万象
5. Vang Vieng 万荣
6. Luang Prabang 琅勃拉邦

附录二　东南亚历史朝代及大事简表

越南

公元前2879—前258文郎国（传说）

公元前257—前208瓯雒国

公元前221年—前206年间秦朝攻陷瓯雒国北部，建立象郡。

公元前207—前111隶属于南越国

公元前207年汉代的南越王赵佗攻陷瓯雒国首都古螺，越南开始了北属时代。

公元前110—公元543隶属于中国

公元40年因丈夫诗索被杀，越南征侧夫人和妹妹征二率军起义，被东汉名将马援镇压。

公元248年越南本地将领赵国达和赵妪兄妹起兵反对吴国，被镇压。

公元544—602前李朝

从公元542年始李贲起义反对南朝梁，被梁朝大将、后来陈朝的开创者陈霸先击败身死。李贲的部将赵光复和李佛子坚持了60年。后投降隋朝。

公元603—938隶属中国

公元722年梅叔鸾反唐起义。

公元791年冯兴和儿子冯安反唐起义。

公元846年起云南兴起的南诏政权屡次征战越南北部。

公元906年曲承裕乘唐末的乱世，攫取越南统治权，曲氏三代统治越南。

公元923年南汉政权剿灭曲氏，接管越南。

公元931年曲氏部将部将杨廷艺赶走南汉军队，6年后杨廷艺被部将矫公羡杀害，越南重新依附南汉。

公元**939—965**吴朝

公元939年杨廷艺部将吴权在白藤江击败南汉军队，建立吴朝，定都华闾，越南自主时代开篇。

吴朝后期陷入藩镇割据的十二使君时代，后为丁朝先皇丁桓所统一。

公元**968—979**丁朝

公元**980—1008**前黎朝

公元980年黎桓发动兵变推翻丁朝，并击溃宋朝军队的进攻。

公元**1009—1124**后李朝

公元1009年李公蕴取代黎氏，后李朝维持115年，是越南第一个稳定的独立王朝。

公元1075年宋越交战，越南在获胜后议和。宋朝的越战为财政崩溃做出了贡献。

公元**1125—1399**陈朝

公元1125年李惠宗死后无子，传位给女儿李昭皇。李昭皇将王位让给丈夫陈煚，陈朝建立。

公元1257年蒙古人伐越，被大将陈守度赶走。

公元1284年蒙古再次伐越，兴道王陈国峻将其击溃。

公元1287年兴道王再败蒙古，使自己成为越南最著名的战神。

公元**1400—1407**胡朝

公元1400年胡季犛篡位。

公元1407年明朝英国公张辅灭亡胡朝，越南再次丧失独立，进入属明时期。

公元**1407—1413**后陈朝（割据的地方小政权）

公元**1418—1789**后黎朝

公元1427年黎利击破明军，越南再次获得独立。黎利大杀功臣，大有朱元璋的势头。

公元1442年开国元勋、名臣阮廌被杀灭族。

公元1527—1677年莫氏擅权，控制朝政。

公元1539—1787年郑氏以反对莫氏而登台，但莫氏灭亡后，郑氏取代莫氏成为北方诸侯，控制朝政。后黎朝的君主成为傀儡。北方郑氏与南方阮氏对峙的时期，号称越南的南北朝时期。

公元1558—1778年阮氏割据南方，与北方郑氏对立。

公元1627年始郑阮战争持续50年。

公元1789年西山朝灭阮氏、郑氏，结束南北对峙，最后又灭掉后黎朝，末帝昭统帝逃往中国求助未果。

公元**1778—1802**西山朝

公元1789年越南国王阮惠派遣一个假冒自己的臣子去拜见乾隆皇帝，并受到优待和册封。乾隆皇帝不再支持后黎朝废帝昭统帝。

公元1782年阮惠死去。西山朝开始走下坡路。

公元**1778—1945**阮朝

公元1778年后黎朝时期阮氏子弟阮福映逃走，开展与西山朝的斗争。

公元1787年阮福映的太子阮福景在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的陪同下出现在巴黎，成为焦点。法国与阮福映签署协议，帮助阮福映对抗西山朝。

公元1802年阮福映灭西山朝，定都顺化。阮朝步入封闭之路，对西方采取闭关锁国的方针。

公元1852年法国炮击岘港，越南殖民地化启动。

公元1862年法国割占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半。

公元1868年法国并吞整个湄公河三角洲。

公元1883年清法战争。法国获得整个越南宗主权。

公元1945年二战结束，在战争期间被日本赶走的法国人再次回到越南。

公元1954年奠边府大捷。法国人离开越南。

公元1963年美国深度卷入越战。

公元1968年美莱惨案。

公元1975年北越攻克西贡，统一越南。

占婆[34]

公元**192—336**第一王朝，中国史料称为林邑

后汉末年区连杀汉朝的象林县令，自称为王，建立林邑。

公元248年、269年林邑北侵臣属中国的越南北部。

公元**336—420**（？）第二王朝，中国史料称为林邑

公元347年林邑北侵。

公元**420**（？）**—529**（？）第三王朝

公元**529**（？）**—757**（？）第四王朝

公元605年隋炀帝征战破，攻陷首都。

公元**758**（？）**—859**（？）第五王朝

公元**875**（？）**—991**（？）第六王朝，中国史料称为占城

公元979年国王波罗密首罗跋摩进攻丁朝，遇风暴败归。翌年丁朝攻占婆，杀其国王。

公元**991**（？）**—1044**（？）第七王朝

公元991年击退越南重新立国，迁都到南方的佛逝。

公元1044年越南攻占佛逝，占婆王被杀。

公元**1044—1074**（？）第八王朝

公元1061年占婆王律陀罗跋摩三世继位，进攻越南，失败后被俘，割让北方三省。

公元**1074**（？）**—1139**（？）第九王朝

公元**1139**（？）**—1145**（？）第十王朝

公元**1145**（？）**—1318**（？）第十一王朝

公元1281年蒙古元帅元朝唆都从海路进军占婆，无功而返。

公元1284—1287年蒙古人试图借道越南攻打占婆，被越南击败。

公元1292年蒙古人进军爪哇，与占婆擦肩而过。

公元1306年越南玄珍公主出嫁占城王制旻，越南得到顺化地区。

公元1307年制旻死后要求玄珍火葬殉夫。玄珍被越南营救，双方因为公主嫁妆问题开战。

公元**1318—1390**第十二王朝

公元1390年屡次对越南发动进攻的占婆王制蓬峨被越南击毙。

公元**1390—1458**第十三王朝

公元**1458—1471**第十四王朝

占城被越南合并。余部在19世纪完全并入越南。

柬埔寨

公元1世纪后期—550扶南王国

公元137年《后汉书》记载了柬埔寨进贡，这是柬埔寨首次出现于史书。《梁书》记载，一个外来的叫混填的首领征服了柬埔寨本地的女王柳叶，建立扶南国。

公元1世纪印度教伴随贸易传入扶南，成为国教。

公元6世纪僧人真谛由扶南北上中国，真谛与鸠摩罗什、玄奘齐名，位居四大译经家。

公元550—8世纪末真腊王国

公元6世纪巴伐跋南成为真腊国王，并征服了扶南。

公元7世纪真腊灭亡扶南。

真腊曾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前者定都于三波坡雷古，后者定都于昂戈博雷。

公元8世纪末真腊为印尼爪哇岛上的室利佛逝王国所灭，国王摩希婆提跋摩被杀。

公元802（？）—1443吴哥君主国

公元9世纪初阇耶跋摩二世起兵反抗室利佛逝，建立吴哥君主国，都城在三波坡雷古，随后迁往现在吴哥附近的荔枝山、罗洛，并最终定都吴哥。

公元1113—1150年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在位，建造吴哥窟。末年在与占婆的战争中战败。

公元1181—1215年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战胜占婆人，建造吴哥城。

公元1296年元朝官员周达观奉命出使吴哥，写下了著名的《真腊风土记》，成为现代了解吴哥的必读书。

公元1431年吴哥被泰国阿瑜陀耶击败，此前阿瑜陀耶已数次蹂躏吴哥。

公元**1443**至今柬埔寨王国

公元1484年由于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连续打击，柬埔寨人最终放弃吴哥。16世纪中期柬埔寨王安赞在吴哥古城旁打败阿瑜陀耶，将战场改名为“暹粒”，即“打败了暹罗（泰国）之地”的意思。

公元1595年柬埔寨彻底被阿瑜陀耶击败，成为泰人的附庸，直到法国人到来。

公元1860年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重新发现吴哥。

公元1863年法国从泰国手中夺取柬埔寨宗主权。

公元1954年柬埔寨独立，国王西哈努克（后来辞去国王，担任亲王和首相）开始了平衡外交，试图在各大强国夹缝中寻求空间。

公元1970年亲美的郎诺政变赶走西哈努克，平衡战术失败。

公元1979年越南进攻柬埔寨。

缅甸

？**—1044**传说时代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听说从云南可以到达印度。

公元69年东汉政府在滇缅交界地带设立永昌郡。

公元7世纪骠人在缅甸建立国家，室利差呾罗是其首都之一。骠人之前和同时代类似，孟人曾经在缅甸南部建立过国家。

公元748年位于云南的南诏崛起，并在随后南下击溃了骠人，骠人国家消失。

公元9世纪缅人从北部山区下到中部平原，一位叫作频耶的缅族首领在伊洛瓦底江边的蒲甘平原建立村落，是为蒲甘的起源。

公元**1044—1287**蒲甘王朝

公元1044年缅王阿奴律陀继位，统一缅甸，引入小乘佛教，建立瑞山都塔。

公元1084—1113年江喜陀在位，平息孟人叛乱，再次统一缅甸。建立阿难陀寺、瑞喜宫塔。

公元1113—1167年阿隆悉都在位，蒲甘达到全盛。建立他冰瑜塔、瑞姑塔。其后两代国王建立达玛扬基、苏拉玛尼等巨型佛塔，蒲甘佛寺规模达到最大。

公元1254年那罗梯诃波帝继位，北方的掸族发生叛乱。

公元1271年始蒙古与蒲甘发生冲突，蒙元军队攻陷蒲甘。马可·波罗记载了这次战争。

公元**1298—1364**掸族王朝

公元1299年掸族大掠蒲甘，在阿瓦建立掸族王朝，在南方的孟族

人建立勃固王朝，南北分裂达200年之久。

公元**1315—1364**实皆王朝（地方王朝）

公元**1364—1555**阿瓦王朝（地方王朝）

公元**1486—1752**东吁王朝

公元1486年明吉瑜成为东吁国王，使得这个边缘的小国家开始扩张。

公元1531年莽瑞体成为东吁国王，他击败孟人的勃固王国，统一全国，并与泰国的阿谕陀耶王朝成为世敌。

公元1551年莽应龙成为东吁国王，他建设了新的都城汉萨瓦底，成为东南亚的中心。

公元1568年莽应龙进攻阿瑜陀耶，他杀掉了泰人的国王，攻克了城市，阿瑜陀耶成为东吁王朝的属国。

公元1581年莽应龙去世。

公元1592年阿瑜陀耶王纳黎萱击败东吁，获得独立。东吁王朝衰落。

公元1635年缅王他隆将都城迁往阿瓦，东吁王朝再次强大。

公元1659年南明永历帝从云南保山、腾冲一带进入缅甸境内，被缅王解附录二东南亚历史朝代及大事简表307除武装后收容。李定国等勤王部队入缅作战，使得永历帝处境艰难。

公元1661年中国军队的围困造成物价飞涨，激起缅甸民愤，王子白莽乘机杀掉缅王平达力（也是他哥哥）自立为王。

公元1662年“咒水之难”：缅王白莽杀永历帝的大臣，并在吴三桂的压力下归还永历帝。

公元1752年叛乱的孟族军队攻陷阿瓦，东吁帝国结束。

公元**1752—1885**雍籍牙王朝（贡榜王朝）

公元1752年雍籍牙崛起于北方的瑞冒，建立雍籍牙王朝，并很快统一缅甸。

公元1767年雍籍牙灭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焚毁阿瑜陀耶。

公元1824年摩诃班都拉将军完成一次不可思议的急行军，抗击英军。但缅军以失败告终，英国人割占缅甸南部和西北部。

公元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英国人获得整个下缅甸。

公元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

公元1948年缅甸独立。

公元2010年缅甸改革启动。

泰国境内的泰人王朝

史前时期

7000年前泰国的班清出现了东南亚特有的班清文明。

传说公元前3世纪孟人建立泰国最早的城市佛统。

公元659年从云南南下的泰人在泰国北部建立兰纳泰王国，定都景线（清盛）。

公元1080年高棉人攻陷景线，但十几年后景线复国。

公元13世纪末兰纳泰先后迁都清莱和清迈，并抵抗了蒙古人的进攻。

公元**1238—1419**素可泰王朝

公元1278年素可泰第三位国王兰甘亨继位，兰甘亨是泰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帝之一，创立文字、推行佛教、南征北战。

公元1296年兰甘亨攻打吴哥获胜。

公元1313年兰甘亨围困占婆。

公元1317年吕泰继位，素可泰开始收缩。

公元1419年阿瑜陀耶灭亡素可泰。

公元**1350—1767**阿瑜陀耶王朝

公元1351年乌通王拉玛铁菩提定都阿谕陀耶，建立王朝。

公元1352年阿瑜陀耶进攻吴哥。

公元1393年阿瑜陀耶进攻吴哥，攻陷吴哥城，杀死吴哥王。

公元1431年阿瑜陀耶再次入侵吴哥。

公元1533年葡萄牙人将天花传入泰国。

公元1548年女英雄、王后素丽瑶泰在抵抗缅甸国王莽瑞体的战争中战死沙场。

公元1556年缅甸吞并泰国北部的兰纳泰王国（清迈）。

公元1568年缅甸国王莽应龙进攻阿瑜陀耶，阿瑜陀耶成为东吁王

朝的属国。

公元1592年阿瑜陀耶王、泰国三大帝之一的纳黎萱击败缅甸，重新获得独立。阿瑜陀耶进入黄金时期。

公元1767年缅甸第三帝国国王雍籍牙灭阿瑜陀耶王朝，焚毁阿瑜陀耶。

公元**1767—1782**吞武里王朝

公元1767年阿瑜陀耶将军、中国人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15年后，在叛乱的压力下，郑信被迫退位去当和尚，随后被杀。

公元**1782**至今曼谷王朝

公元1782年拉玛一世镇压叛乱登基，拉玛一世建立的王朝至今犹存。

公元1851年拉玛四世蒙固王继位，在他的推动下泰国开始主动向西方靠拢，开始改革进程。

公元1868年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继位，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进程。泰国由此成为唯一没有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并成为东南亚的稳定剂。

老挝境内的泰人王朝

公元**1353—1700**澜沧王国

公元1694年澜沧王国分裂。

公元**1700—1828**万象王国

公元**1707—1949**琅勃拉邦王国

公元1893年法国通过与泰国的战争获得琅勃拉邦。

公元1953年老挝独立。

公元1975年结束君主制，改行社会主义制度。

[1]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缅甸政治家，199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就任缅甸国会议员，2013年6月宣布竞选缅甸总统。——编者注

[2]仲始的名字又作赵始、赵仲始。——编者注

[3]曲颢之名又作曲承颢。——编者注

[4]华闾在越南阮朝时期的典籍又写作花闾。——编者注。

[5]丁桓即丁先皇，一说名为丁部领。——编者注

[6]《占婆王国》又称《占婆史》，对研究占婆历史乃至越南历史都是重要著作。——编者注

[7]本段及后文与占婆王朝相关的描述主要参考D·G·E·霍尔的《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该书中将占婆分为14个王朝。详见附录二《东南亚历史朝代及大事简表》占婆部分。——编者注

[8]巴戎寺（Bayon）始建于苏利耶跋摩一世时期，后由阇耶跋摩七世重建，以“高棉的微笑”闻名。——编者注

[9]贡榜王朝（1752要1885），缅甸最后的王朝，又称雍籍牙王朝。《琉璃宫史》全名《琉璃宫大王统史》，始编写于1829年，历时近4年完成。——编者注

[10]泰国人正式建国是在1257年即素可泰王朝。此前泰人的国家在各地史籍中有零星记载，最早有名可考的是金地（Savannabumi），泰人认为其都城在佛统，当时为孟人的居地。佛统在巴利语中意为“最初的都城”。——编者注

[11]佛历的计算方法是佛陀涅槃年数543年加上今年的年数，新年之后则加一年计算。——编者注

[12]丹隆亲王（1862要1943）是泰国现代教育与省行政区划的创办设计者，也成为泰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13]也称兰纳王国。——编者注。

[14]莽应龙（1517要1581），缅甸东吁王朝统治者之一。莽应龙征服兰纳泰后保留了兰纳泰政权，但此后的兰纳泰国王为缅甸的傀儡。——编者注

[15]兰甘亨去世时间部分史籍认为是在1298年。——编者注

[16]陀罗钵地据信是孟族建立的多民族城邦王国，佛统为其中心的城市。——编者注

[17]一说为50万，另一说为20万。——编者注

[18]指贡榜王朝，亦称雍籍牙王朝。——编者注

[19]即阿瓦（Ava）。——编者注

[20]本段出处为《琉璃宫史》中《中国皇帝在东部城镇征税情况》一节。——编者注

[21]本段见《琉璃宫史》中《与中国交战期间御弟卑明将王兄王嫂溺毙》一节。——编者注

[22]见《琉璃宫史》。——编者注

[23]阮惠又作阮文惠，后改名作阮光平，西山阮朝第二任皇帝，1788到1782年在位。年号光中，因而史称光中皇帝。——编者注。

[24]本段出自陈仲金的《越南通史》，又译为《越南史略》。——编者注

[25]阮氏路，强行把她带走了。然于一说为婢女。——编者注

[26]又称阮弘淦。——编者注

[27]僧格林沁（1811要1865），清朝名将，嘉庆帝嗣外孙。活跃于与英法联军的战役，与捻军作战时战死，清廷为此辍朝三日以示哀敬。——编者注

[28]阿兹特克帝国，位于墨西哥谷一带，由三个城邦组成的印第安人的国家，存在于1428到1521年。印加帝国（1438要1533），位于南美洲，重心区域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上，前哥伦布时期美洲最大的帝国。——编者注

[29]丹那沙林即今缅甸德林达依省（Tanintharyi）。——编者注

[30]属坚江省，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编者注。

[31]一说阮福景是被毒死的。——编者注

[32]即今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镇。——编者注

[33]高台教的三教指佛教、圣教、仙教，后文的孔子等人分别为五道的人道、神道、圣道、仙道、佛道。——编者注

[34]参考D·G·E·霍尔的《东南亚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中的王朝划分。



天眼。高台教的神圣符号。



高台教的仪式。



柬埔寨的小姑娘。



越南西宁的高台祖寺。高台教是越南独特的宗教。

泰国宗通寺的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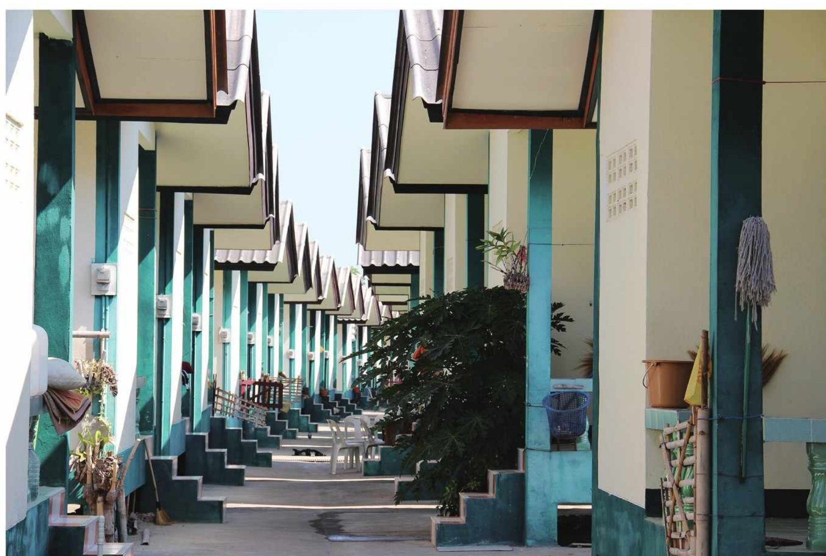
金边最高的大厦。大厦设计成那伽的形象，鳞片一直拖到了副楼上。



泰国宗通寺的佛塔。



泰国宗通寺的老鼠雕像。



宗通寺的禅房区。



作者曾经住过的禅房。



缅甸首都内比都的火车站。



缅甸品米纳的佛塔阵。品米纳是从仰光通往内比都的必经之地，也是重要的铁路枢纽。



老挝占巴塞的菩萨。



老挝奇异的菩萨雕塑。